

#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

中國女性文學生活

補正再版

天

01570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

---

譚正璧編

補

再版

上海光明書局出版

1931

本書編者其他著作

中國文學進化史（三版）

中國文學史大綱（九版）

詩歌中的性欲觀（續版）

藝術的良心（續版）

人生與悲哀（再版）

選（再版）

中國通俗文學研究（在編）

中國鄉村文學研究（在編）

## 自序

爲中國女性文學作專史者，在昔有謝無量與梁乙真二氏。謝氏之中國婦女文學史，撫探宏博，肇自上古，迄於明末；梁氏之清代婦女文學史，依代爲斷，名似續作，體旨實異。梁氏又有中國婦女文學史綱之輯，則第見于書局之廣告，迄未出版，其內容惜不得舉列以論也。

謝梁二氏，其見解均未能超脫舊有藩籬，主辭賦，述詩詞，不以小說戲曲彈詞爲文學，故其所述，殊多偏窄。本書則以時代文學爲主。例如自宋而后，小說戲曲彈詞居文壇正宗，乃專著筆於此。緣是之故，搜材既侷促，排比又匪易，卽稿檢讀，頗自驚其創獲之艱辛。雖斯篋之創，非我作古，爲功爲罪，我願尸之！

本書之作，原以補拙著中國文學進化史之不逮，初擬成五萬言。旣屬稿，乃下筆不

能自休，累月積日，竟成此二十萬言之巨著。其中借助他山，賴以攻錯之處，固屬不少。卽全節屬稿既竟，忽獲新料而棄置重編者，亦更僕難數。嗚呼，敝帚自珍，文人通病，九仞既成，安忍任其覆瓿！乃商之光明主人，隨付剞劂；勞手民二月之光陰，始得與讀者相見。

抑又有不能已於言者：女性地位之窳弱，自古云然。社會學家知其意，乃有研究女性問題之創，解放之聲，亦隨之以起。夫女性而成問題，女性之不幸也；爲男性者，當本「同爲人類，悲樂與共」之旨而扶掖之，贊勉之。今乃不此之務，反從而非嗤之：若昔張若谷氏編雜志女作家，或譏其何不另編男作家，而祇取悅女性。嗚呼，有見本書而諷以何不另編男性文學史者乎！我將以此覘國人對於女性問題所抱之真態度，更以估海內學者知識程度之軒輊如何也！

所謂女性文學史，實爲過去女性努力于文學之總探討，兼於此寓過去女性生活之概況，以資研究女性問題者之參考；成績之良窳不問焉。故女性文學史者，女性生活史之

一部份也。但歷來人均知女性生活之殊異於男性，獨對於文學乃歧視之，頗令人不解其故。由是言之，則本書之作，誰云其可已哉？

作者僻處窮巷，位微言輕，是書之作，殊不自量。然我好之而我爲之，殺青之日，殊不異於波斯賈之獲異寶，其欣喜至不可名狀。若是，已足償我半載以來之辛勤矣！如云藉是以沽名，則我安敢！

一九三〇，一〇，二〇，編者於黃渡

## 再版自序

本書初稿，滯誤甚多，靜夜檢讀，深自愧慙！乃乘此再版之機會，將半年來瀏覽所獲，著爲補正，約三萬言，附於書後，以贖罪愆。

但此次所補正，以詩文作家爲多；其於戲曲，小說，彈詞，仍所獲無幾。且原書夢影緣作者未立專章，又聞蕙風氏之精忠傳新有出版，均未及於補正中編入。凡此種種：私心頗不自愜，願努力之於後日。

# 目次

第一章 敘論	一——三四
一 女性生活	一
二 女性與文學	一七
三 中國的女性文學	二六
第二章 漢晉詩賦	三五——九四
一 詩賦的來源	三五
二 卓文君	四四
三 塞外哀鴻	五三
四 班門兩聖人	五九
五 蔡琰	六九

六 徐淑……………八一

七 左芬……………八七

第三章 六朝樂府……………九五——一二二

一 樂府的來源……………九五

二 子夜……………一〇〇

三 華山畿……………一〇七

四 包明月與王金珠……………一一二

五 楊白花……………一一九

第四章 隋唐五代詩人……………一二三——一三〇

一 律詩的來源……………一二三

二 侯夫人……………一三二

三 宮闈詩人……………一三九

四 武 曷	一四九
五 紅葉與織衣	一五九
六 李 冶	一六七
七 魚玄機	一七七
八 楊容華與步非煙	一八八
九 薛 濤	二〇五
十 劉采春	二一五
十一 花蕊夫人	二二三
<b>第五章 兩宋詞人</b>	<b>二三一—三二七</b>
一 詞的來源	二三一
二 蕭皇后	二三六
三 李清照	二四五

四 魏夫人與孫夫人·····	二六一
五 吳淑姬·····	二七二
六 朱淑真·····	二七九
七 嚴蕊·····	二九三
八 張玉嬈·····	三〇一
九 管道昇·····	三一—
<b>第六章 明清曲家</b> ·····	三一九——三八一
一 曲的來源·····	三一—九
二 黃夫人·····	三二八
三 葉小紈·····	三三七
四 梁夷素·····	三四四
五 阮麗珍·····	三五二

六 林以寧	三五九
七 王筠	三六四
八 吳藻	三六九
九 姜玉潔與吳逸香	三七七
第七章 通俗小說與彈詞	三八三——四六六
一 通俗文學的來源	三八三
二 汪端	三九一
三 陶貞懷	三九八
四 陳端生與梁德繩	四一一
五 侯芝	四二四
六 邱心如	四三八
七 程蕙英	四五三

目  
次

# 補正目次

## 第二章 漢晉詩賦

- 一 詩賦的來源……………補一
- 六 徐淑……………補四
- 七 左芬……………補七

## 第四章 隋唐五代詩人

- 一 律詩的來源……………補九
- 二 侯夫人……………補一〇
- 三 宮闈詩人……………補一一
- 七 魚玄機……………補一三
- 八 楊容華與步非煙……………補一七

九 薛 濤……………補二五

十 劉采春……………補二六

十一 花蕊夫人……………補三三

### 第五章 兩宋詞人

一 詞的來源……………補三八

四 魏夫人與孫夫人……………補四二

五 吳淑姬……………補五五

七 嚴 蕊……………補五七

### 第六章 明清曲家

一 曲的來源……………補六二

### 第七章 通俗小說與彈詞

六 邱心如……………補六四

性 女 國 中  
的  
活 生 學 文

# 第一章 敘論

## 一 女性生活

大約在十八世紀末的前後，中國有位浪漫怪誕的文人王曇，他的詞中有兩句從前人所沒有說過的話，就是：

一幅紅裙，包裹了十二萬年青史！

這兩句話會引起不知多少人的驚異。一切憧憬於肉和欲的女性崇拜者，就想用來建設他們的「女性史觀」的哲學。這事情似乎很滑稽。不過我們自己如果平心靜氣也來觀察一下，那麼在過去的歷史上的一切的一切，牠們的演化和消長，果然多少總和女性有些關



(南)

00812

係。說得乾脆一些，整部的過去的歷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兩性演串戲的劇本。拉些陳舊的例子出來；吳王夫差爲了愛戀西施，便放棄一切，雖亡國亦不悔悟；晉代的石崇爲了愛戀綠珠，不獨賤視他富可敵國的家財，而且犧牲了自己生命；蘇秦因爲受了嫂與妻的侮辱，遂發憤向學，卒至六國封相，強秦側目；吳三桂如果不是爲了陳圓圓而引清兵入關，不但清兵不會統一中國，就是現在的中國不知將成何種局面。這四個例子中的男性主人翁，他們的行爲並不含有經濟的意義，完全是受了性的誘引或抗拒，而堅決了他們狹隘的心志。結果如何，在他們行動的過程中並不顧到。所以爲了女性，的確使地圖不知曾經變換了多少次顏色。我們現在雖然不當再拿「女禍」這個毫無理由的罪名加在女性身上，但女性之有力量，較一切物質爲顯明，這是誰都不會否認的。

照這樣說來，女性在人類社會上的地位及勢力，應該取男性的地位而代之，至少她的勢力須超於男性之上，爲什麼現代還有人在高唱着「女子解放」而又有人正在從事「女性運動」呢？這種情形，正和有移轉社會趨向的能力的經濟一樣。人人都知道如果沒

有經濟（將來不敢預測），人類社會便將停止活動，但操縱經濟的權力，却又屬之於人類。所以女性之被男性所操縱，正因女性有力量，否則便無用其操縱了。其結果，女性所有的力量，不獨無益於己，反促成了男性的功業，而使他們更有壓迫她們的權力與機會。所謂「女性史觀」也者，其實不過是女性力量造成男性機會的歷史觀察而已！我們再來觀審數千年來為男性所操縱的宗法社會裏的女性地位究竟怎樣？楊之華女士在婦女運動概論裏說：

中國婦女自從家族制度成立，有了家庭的組織，便發生許多道德上法律上習慣上的不平等待遇，從前的儒教聖賢，如孔子孟子，無不極力提倡對於女子的壓迫和束縛，輕視女子，侮辱女子，易經上明明說「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論語上說「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當時的宗法社會的經濟是如此：必須束縛女子於家庭奴隸的地位，絕對的尊崇父權和夫權。幾千年來訂定了種種規律，壓抑束縛，蔽塞聰明，使女子永無教育，永無能力，成為馴服的牛馬和玩物。孟子說：

「毋違夫子」，「以順爲正」，簡直看了女子沒有人格。宋代的儒者又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些看輕女子的話，影響直到現在，社會中一般守舊頑固的人，還以此藉口，爲束縛女子的工具，可憐還有許多女子自己願意承認着這種信條呢！尤其是一般市僧式的普通婦女。唉！這算是儒教正人心維綱紀的豐功偉績。據說道德是人類共守的規律，可是男女同是人類，而所守的規律，爲什麼不同？這樣，我們知道所謂道德不過是欺騙女子殺害女子唯一的利器。（八三頁）

這樣，我們已經很明白了，可以不必再贅一詞。但這是父系時代興起以後的情形。近代社會學家總說人類最早是母系時代，我們從古書中也可找見片言隻語作母系時代的證據；可是父系是什麼時候代興的，母系是怎樣被推翻的，也就說不清楚了。母系時代的唯一特徵 便是「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一個現象，許多「聖人無父，感天而生」的傳說，如華胥履人跡而生伏羲，安登感神龍而生神農，女節感流星而生少昊，女樞感虹光而生顓頊，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女嬉吞薏苡而生禹，諸如此類，都因不知有父而捏造出

來的。中國人「姓」的起源，好像也以母爲中心，與父沒有關係，所以「姓」字從「女」從「生」，如古之著姓，「姚」「姒」「姬」「姜」「媯」「嬴」「姁」「姁」……諸字，旁皆從女。有人謂姓爲我國最古的團體，那末卽是以母姓爲中心的團體。母系時代，血統一定是純一的。父系代興以後，婚姻的最初形式是掠奪，其次是買賣，再次便是媒妁，媒妁婚制的形式，已經有史可據，並且相沿極長，直至今日。在這樣一個長時期中，女性便長受男性的操縱，生活上的一切處處都顯出不平等，時或受到各種無理的慘酷的壓迫，尤流露了男子自私的劣根性。

不論是男性或女性，凡是人類都有他的靈性，否則便不名爲「人爲萬物之靈」了。女性處在數千年來以男子爲中心的宗法組織之下，她們不是都是「冥頑不靈」的傀儡，她們也時常在謀對付的方法。這裏先把她們對付的方法列成表式，然后再加以詳細的說明：

男性中心社會制下女性對付男性的方法



男性中心社會裏的法律，禮教，風俗，……正似大軍壓境，不絕的在向女性陣線壓迫，不由她們不籌對付的方法。在這兒，只有兩種截然相反的對付方法可以表示，不是投降，便是反抗，絕不容再有第三種的表示可以運用。但同樣是投降，有的係出於威迫而不得已，並不是出之本衷，她們祇有消極的守「貞」以示無他；有的却心服情願，惟恐男性不信任，就積極的用「容」以悅男性。這裏所用「貞」的意義，如易經上所說「家人利女貞」的「貞」字，是守男性所定的女性的本分的意思，不過用以表示她的不反抗而已。被冒為不貞的朱淑真也有過這種表示，她的自責詩云：

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繡折金鍼却有功！

這樣的表示，在男性看了當然爲之首肯的。可是不知她的心理是何等的酸苦，當她因自知力弱而這樣表示的時候！「容」本來是女性「四德」之一，她的意義，正如司馬遷所說「女爲悅己者容」。這樣，在男性正求之不得，因爲她已不異於對他弄舌的鸚鵡和對他搖尾的狗兒。人類大都相信運命。女性的不幸，柔弱的女性也都以歸之天命。於是，一切的壓迫，只有逆來順受，以圖苟延殘喘。她們又恐怕男性不信任她們，而又想安定自己的牢獄生活，於是競向男性獻「媚」，說得好聽些就是「婦容」。有時獻媚的不得法，還要被男性罵爲「冶容誨淫」。「淫」是女性反抗男性手段的一種，現在反加在投降的女性身上，你想她們冤枉不冤枉？而且又是有冤沒處訴！這一派可以班昭爲代表。她所作的女誡，便是她向男性投降而取悅男性的證據。她解釋「婦容」的意思道：

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盥澆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女誡婦行第四）

這本是日常衛生，無論男女，皆當如此；但是一經她特別指出，認爲「婦德」之一，可就

也有些「誨淫」的意義了。正同洗淨了的豬糞待宰，薰香了的衣服待御一樣。自己不獨不反對，反而獻身相從，那麼也太卑下而太無意識也似乎太無聊了！講到反抗，那是一般意志堅強，頭腦清楚的女性的行爲。但因能力有強弱，見解有高下，反抗的方法也有消極積極的不同。兩性間最顯出不平等的要算是婚姻，男子可以多娶，女子只許從一而終。她們向男性宣戰，第一就是取到和他們同等的婚姻地位，所以也抱多夫主義。所謂「多夫」這個名字當然有些不很切合，因為丈夫是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合的，而多交其他的男子，決非父母所許，亦無媒妁肯替她奔走。換一句男性替她們罩上的犯罪的名詞，就是「淫」。這一班女性不獨不怕男性社會加上她們以這種惡名，還要出來提倡，而也學男性玩弄女子的方法去玩弄那班和她交接的男子。這一派人在社會很占優勢，凡被稱爲淫風最盛的地方，就是她們戰爭勝利的地方。我們可以在歷史上舉出兩個大名鼎鼎的女性出來：一個是宋山陰公主，一個是大周金輪皇帝武則天。

辭源「面首」條

引宋書云：

山陰公主，宋前廢帝妹也，淫慾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升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成一九二頁）

胡三省云：「面是貌之美，首是髮之美」。公主向帝所說的話，完全着重在「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兩語，本沒有所謂淫不淫，如果皇帝沒有六宮萬數，她決不會有此請求。好在這位廢帝自知理屈，竟從她的請願，不媿爲「乃兄乃妹」。武則天是幾乎誰都知道的淫婦，她做了皇帝以後，便也廣置姬侍。張宗昌是她所最寵愛的妃子（也可說是皇后），你看她怎樣的玩弄他：

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資治通鑑卷二百六）

鬚眉男子，被玩弄至此，她的怨氣總可大洩了。她又命上官婉兒平衡文士詩章，卽以之定文名高下，更抬高了女性作家的地位。她一生事跡頗夥，總之，無處不在貫徹她對男

性對抗的宗旨。此意當於後文詳細敘說，這裏暫止於此。這一類女性的行動，我們何以名之爲消極的抵抗呢，而積極的抵抗又是怎樣？前面已說過，因她們能力有強弱，見解有高下，所以反抗的方法有不同。其實最澈底的辦法，只有將男女不平等的種種，努力剷除，如男子多妻，積極的辦法就是使之不再多妻。因爲男子多妻而我亦多夫，乃是不能直接反抗而單向男子示威。這樣，反被他們加上以淫的罪名，甚至亦爲愚陋的同性所嗤笑。至於直接的反抗，禁止男子多妻，昔人也曾把牠加入「七出之條」，羅織牠的罪名爲「妒」，以威嚇女性，使之不敢去做。可是威嚇儘管威嚇，「妒」儘管「妒」，我們看：

唐管國公任瓌，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子，瓌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妬忌，合當七出，若能改行無妬，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妬，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共死訣，其實非鳩也。（後人謂太宗賜任瓌妻飲的，是醋不是酒，「吃醋」之說出此。）既不死，他日，杜正倫

譏弄瓊，瓊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長生男女，如養大蟲；豈有人不怕大蟲耶？年老面皺，如鳩盤荼鬼，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聞者歡喜。（御史筆記）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妬忌，家畜妓樂甚多，居常即隔絕之，或宴飲即使隔簾幕奏樂，某未嘗見也。其妻左右常令老醜者侍之；某嘗獨處，更無侍者，而居第器服甚盛。後，妻病甚，語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當立取之。」及屬壙，某乃召諸姬，日夜酣飲爲樂，有掌衣婢尤屬意，即幸之。方寢息，忽有聲如霹靂，帷帳皆裂，某因驚成疾而死。（王氏紀聞）

這樣的妒法，不由男性不爲之「退避三舍」！再有許多因妒得方法不當，反而戕害同性，像漢呂氏之以「人屍」待戚姬，武則天之以「斷去手足，投酒甕中，令二姬骨醉」待王后及蕭妃，就不免於「矯枉過正」，自相殘殺。更有像：

唐宣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人執之，截其耳鼻，剝其陰皮，附駙

馬面上，並截其髮，令應上判事集僚史共觀之。(耳目記)

這便妒得失了「妒」的意義了。理正辭嚴，使男子無言可答的，莫若劉夫人對謝安的一番話：

晉謝太傅安，妻頗妬，欲置姬妾而不敢。兄子輩微達其意，因方便，稱關雎雎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己，乃顧問云：「此詩是誰所撰？」答云：「周公。」

夫人答曰：「周公是男子，想爲之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是言！」(遺愁集卷一)

這一段故事，不獨揭穿了男性社會上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和他們偏面的理論的根據，而且也揭示了女性所以反抗男性的正大理由。現在我們且來研究這偏面理論的根據的由來。

中國古來一切思想的泉源，完全出在一部易經，關於兩性間的關係，他是這樣的說：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繫辭上第七)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同上)

闔戶之謂坤，闔戶之謂乾。(同上)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繫辭下第八》)

乾，健也；坤，順也。(《說卦第九》)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同上)

全部易經所講八八六十四卦的爻象，完全基礎於陰(一)陽(一)兩爻，所以陰陽兩爻就是一切思想的根源，也就是一切文化制度……的根源。有人說：陰陽兩爻，是男女生殖器的象形，這話雖似乎近於猥褻，實在也並非沒有理由，我們只要再讀：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交，言致一也。(《繫辭下第八》)

這是乾脆地說明了兩爻的本來意義。從「三人行則損一人」這話看來，可見古代聖人也

是主張一夫一婦的，不過這是指同一時間同一空間而說，並未說一定要白頭偕老。後來人推演其意，乃定「從一而終」之制。所以我們可以說：一部易經的思想，完全基礎於生殖崇拜，而中國一切學術文化制度……，無一不建築在這個基礎上。中國的歷史家，不妨索性出來提倡「兩性史觀」的歷史哲學，比了狹義的「女性史觀」要有意義得許多。一般自私的男性，他們看了「坤作成物」，便說女子只要能生殖，不能生殖便是女性的罪惡，把來列入「七出」之一。看了「坤以簡能，簡則易從」，便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妻子應該服從她的丈夫。看了「效法之謂坤」，便說女子只能「夫倡婦隨」，女子沒有獨立的人格。看了「闔戶謂之坤」，便說女子應該深居家內，不當與聞外事。看了「坤，順也」，那麼就以爲女子只有順從她的丈夫，以丈夫的意志爲意志，而不許表示一些自己的意見。但這些，他們都以爲「不應該」，並不以爲是「不會做」。「不應該」和「不會做」完全不同：「不應該」是她會做而不許她做，「不會做」是叫她做而她不能做。後來的女性因爲歷久的「不許做」遂變爲「不會做」，於是男性只看見她們「不會做」不知她們會

經要做不能做，而說她們心理上生理上怎樣怎樣不及男子了。其實真是「冤哉枉也」！因為硬把不生殖之罪歸之女子，於是有飛燕賈后私載男子入宮之事；其他如武則天的稱帝創制，木蘭的代父從軍，黃崇嘏的易服爲官，……無處不是在表示她們並不是「不會做」，只要她們有「做」的機會。

總之：在男性中心的宗法社會之內，女性生活處處受男性的操縱，壓迫，欺騙，藐視，……而她們也有投降也有反抗；投降者被譽爲「貞女」「良妻」，反抗者被罵爲「淫女」「妒婦」；而最后，投降者多數是成功，反抗者到底只有一個失敗！一般人的心理都不曾認清「失敗的英雄的光榮」，所以歷史上只看見極少數的叛徒在反抗，而多數的總在觀望，以致叛徒永遠是叛徒，難有「成則爲王」的一天！

現代的她們，已在作有計劃的反抗，可是人數還是太少，結果恐也難說。真正的光明世界，還須期待着將來！

第一章 敘 論

本節參考書，——

周易

司馬光：資治通鑑

張貴勝：遺懋集

楊之華：婦女運動概論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

## 二 女性與文學

「沒有女性便沒有文學」，這句話我們差不多時常聽得見的。牠的意思，以為女性是給與文學家以藝術的情緒與環境的唯一人物，文學裏沒有女性的表現也決不成為偉大的文學作品，而女子又特別賦有文學的創作和欣賞的天才。因此，又轉而成爲「文學是女性的」這句口號。胡雲翼在中國婦女與文學裏說：

因爲生活的層層桎梏，那些被壓迫在宗法社會底下的婦女，她們一切值得謳歌的天才和能力，都不容許表現出來，簡直可以說，她們的能力是受禮教的摧殘而葬送了。一部廿四史，只是一部男性活動史，無論從哲學史，經學史，政治學史各方面去觀察，那裏有了女性的篇幅？那裏表現了女性的光榮？縱使有幾個難能的女性，做了一兩件可歌可泣的事業，或者值得讚美的技能。也不過供遊人騷客茶餘酒後的談笑而已，那裏有在專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那裏曾經有過女哲學家，

女經學家，女史學家值得我們來誇耀？然而，宗法社會儘管是宗法社會，壓迫儘管是壓迫，儘管壓迫的重力能夠使婦女各方面發展的能力都全部斲喪，却不能抑壓女性特殊的藝術天才在文學裏面的表現；雖說學術史上不會有女哲學家，經學家，史學家，然而在文學方面，女性却曾遺下卓越的成就，使一部中國文學史還籠罩着女性文學的異彩，給與我們一點讀文學史時的安慰。（女性與文學五二—五四頁）女性所以能在文學上留下偉大的成績，其理由還因為文學是屬於情感的，而女子的心理，情感又是特別的豐富於理知。就是前面所說「沒有女性便沒有文學」的三個理由，也未嘗不是女性有特別豐富的感情的結果。現在我們在講「女性與文學」，我們就把這三項分開了講。這三項就是：

- 1 文學裏面所表現的女性。
- 2 女性給與文學家的藝術的情緒與環境。
- 3 女性的作家。

文學本是時代的反映，時代包含「時間」「空間」而言；以時間講，她是跟了歷史而演變的，無論在體裁上內容上都是這樣；以空間講，她是跟了階級而歧異的，無論在形態上或是意識上總是一般。我們不妨舉個例來看看：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指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人

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古詩）

這首詩裏的女主人，她是漢晉時代的人物，她是一個棄婦，被丈夫棄絕而窮得採野菜來吃的棄婦。她的丈夫也並不是個了得的人物，他的家裏靠着織耕度日，所以他評量他的新人和舊人，除了顏色之外，却重在「指爪」。這完全是他們的階級的形態意識的暴露。在這短短的篇幅中，一幕家庭的慘劇完全展現在我們的眼前，妻的戀戀的舊情，夫的追悔不及的懊喪，不由我們不感起酸冷的同情了！其他如孔雀東南飛的表現專制家庭的惡毒，男女婚姻的不自由，再嫁的不被輕視，……無處不是當時時代的表現。再像羅敷行

中寫富豪欲強佔人妻，女性之被壓迫，幾乎又回復了「掠婚時代」的情形。在這幾首詩裏所表現的女性，倒也是現代社會裏最痛苦的女性。一切的名辭都變換了，好像皇帝已由總統而主席，叛逆叫做反革命，私情叫做自由戀愛，但社會的實情還是和從前沒多大兩樣。前兩詩不必說，就是羅敷行中所敘的沒有實行的事，現在反都實現了！這種種，愈顯得女性運動有急進的必要。

在唐人詩中，雖然也有人在寫下層階級女性的痛苦，像白居易一流人的作品。但在同時，女性却寫成了物品，「一枝紅艷露凝香」，「芙蓉如面柳如腰」，……粗看好像尊重女性，其實早把女性物品化了。但這個歷史已很長久，像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曹植的洛神賦，都已特別寫出女性美，而用物品作象徵。宋人詞中，這情形尤為顯著。至於唐人傳奇中所寫女性，像紅拂妓及聶隱娘一流人物，都是理想中人物，因為傳奇文學本來什九是理想。但從這個理想中，却反映出了當時女性的柔弱，不肯用一些反抗的力量，很辜負了一般人的希望！

在戲曲中也曾表示出一些女性的痛苦。但女性到了那時愈形麻木，不是切身的痛苦，她們不會感到。婚姻是最切身的問題，所以元明清三代的文學作品所表現的女性痛苦，大都是婚姻不自由或婚姻失時的痛苦，其他很少表現。至於以女性為中心的彈詞——這自然是專指女性的作品——那麼都在發抒她們的畸形的理想，正和鏡花緣中專寫女性一樣。但這些理想仍不脫男性中心社會的因襲思想，只是以改裝男子求功業為起點，而功業成就后，不能不仍舊「雌伏」，順從她的丈夫，助她丈夫娶得三妻四妾，以不妒為最好的婦德。這種冒牌男性的女性，簡直還是沒有的好，而且也遠不及鏡花緣中所寫女性合於女性要求而有意義與價值。胡適在鏡花緣內引論裏說：

他是最早提出婦女問題的人，他的鏡花緣是部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說。他對於這問題的答案是，男女應該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選舉制度。這是鏡花緣的本旨。……三千年的歷史上，沒有一個人會大胆的提出婦女問題的各方面來，作公平的討論。直到十九世紀初年，才出了這個多才多藝的李汝珍，費了十

幾年的心力，提出這重大的問題。他的女兒國一大段，將來一定要成爲世界女權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他對於女子貞操，女子教育，女子選舉等等問題的見解，將來一定要在中國女權史上，佔一個很光榮的位置。（胡適文存二集卷四一三八

——六八頁）

李汝珍對於蓄妾就持很堅決的反對，他也同俞正燮的見解一樣，以爲「妒」非婦女惡德，他在鏡花緣五十一回裏所寫兩面國強盜的押寨夫人反對丈夫娶妾，先打了四十大板，還數他的罪狀道：

既如此，爲何一心只想討妾？假如吾要討個男妾，日日把你冷淡，你可歡喜？你們作男子的，在貧賤時，原也講些倫常之道。一經轉到富貴場中，就生出許多炎涼樣子，把本來面目都忘了；不獨疏親慢友，種種驕傲，並將糟糠之情也置度外。這真是強盜行爲，只該碎屍萬段。你還想娶妾，那裏有個忠恕之道？我不打你別的；我只打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你打的驕傲全無，心裏冒出一個忠恕

來，我纔甘心。今日打過，嗣後我也不來管你。總而言之，你不討妾則已，若要討妾，必須替我先討男妾，我纔依哩。我這男妾，古人叫作「面首」。面哩，取其貌美；首哩，取其髮美。這個古典，並非是我杜撰，自古就有了。

我們不要看了「忠恕之道」四字，以為強盜婆也在講迂闊話。中國古代聖人有許多話原是說得不差的，被後人解釋差了，就此代後人受過。什麼叫做「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用一個單純的真操標準：男所不欲，勿施於女；所惡於妻，毋以取於夫；這叫做「忠恕之道」！但這些話原該女性自己出來說的，現在她們不但不說，反而贊成娶妾，中國女性之為中國女性，也可見一斑了！

講到女性給與文學家的藝術的情緒與環境，在中國文學上例證也不少。大詩人曹植戀愛甄氏失敗，產出了他的偉大傑作感甄賦（一名洛神）；六朝樂府的產生，十九免不了因為兒女私情；就是詩經三百篇，抒情詩也占去不少。至若李義山因戀愛宮女與女道士，也產出了不朽之作無詩。朱竹垞因戀愛他的妻妹而作成他的風懷詩二百韻，且又

表示富願犧牲入聖廟去吃冷豬肉，而不願將風懷詩刪去不編入集。其餘如作紅樓夢的曹雪芹，作惡姻緣的西周生，作真記的元微之，作影盧憶語的冒巢民，……無一不直接受到女性所給與的藝術的環境與情緒。反之，男性給與女性文學家的藝術的情緒與環境也不少：像卓文君之作白頭吟，蘇伯玉妻之作盤中詩，丁廩妻之作寡婦賦，魏胡太后之作楊白花歌，……尤為顯著，其他在本書里還可看見不少。

若問女性的作家在文學上的貢獻有些什麼？那真如輝羣女士所說：「真是我們婦女界的一件恥事。」但是，這並不是女性內心的弱點，這是長期受了男子的束縛與社會上不平等的境遇所造成的結果。譬如中國舊時的女子，就以學詩作文為一件無聊的事，做家事，生養小孩而已！但文學史上也並非沒有一二傑出作家，像蔡琰之作胡笳十八拍，李清照之作漱玉詞，即男性亦為之驚異感嘆，就是在以男性為中心的中國文學史上，也大特書，不會遺落。由這一點看來，她們女性並不是沒有文學的天才，並不是沒有文學的情緒。因了長期的束縛與不平等的待遇，壓制了她們要表現的心情。現在

呢？新時代在到來了。以前的束縛，她們應該努力的解除牠，使她們的藝術心情，重行表現出來，創造未來的生命。

最後，我要將輝羣女士所舉出的與謝野晶子女士的幾句話以鼓勵她們——

說到過去和現在，婦人的實力，雖然不能和男子相比，但是明日，却是充滿着不可預測的激變和自由的無邊無量的世界。我們婦人雖說失望於過去和現在，而對於未來決無絕望的理由。靠着我們的注意和實際的努力，我們女性的素質，能夠驟然開展，也未可知！（原文見與謝野晶子的婦人<sup>文學</sup>）

覺悟的女性們，你們應當奮起，用你們的全副力量創造你們偉大的將來。

### 本節參考書，——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

緬 琴：女性與文學

胡適：胡適文存二集

姜亮夫：文學概論講述

### 三 中國的女性文學

如果以「質」「量」來說中國的女性文學，那麼女性文學在中國文學史裏占不到十分之一二的地位。如果說：文學真是屈服於天才權威的支配者，那麼中國的女性文學家確是具有先天的藝術天才。蔡琰的悲憤詩，薛濤魚玄機的絕句詩，李清照朱淑真的詞，黃夫人阮麗珍的曲，在質量上當然不及她們同時代的男作家曹植、李白、杜甫、柳永、辛棄疾、湯若士、馮夢龍，而在她們的狹隘的生活裏，能得到這樣一種成績，使人不由不佩服她們的卓越的文學天才！

女性爲什麼具有卓越的文藝天才呢？要答這個問題，請讀胡雲翼在中國婦女與文學的一段話：

中國文學的變遷，總不外兩種趨勢，便是婉約和豪放。無論那一種文體，都可概括在這兩種作風裏面；無論那一時代的文學，總不能自外於這兩種趨勢的圈套。

就這兩種不同的風格講，婉約文學又往往爲文學的正宗，而豪放則被稱爲別派。並且實際上號稱爲別派的文學實在很少，中國文學的主潮，可以說是完全向着婉約方面的發展。

女性底文學，實在是婉約文學的核心，實在是文學底大國裏面一個最美麗的花園，我們只看見許多文人學士在那裏作婦人語，我們只看見許多詩人在搖頭擺尾的模擬那些旖旎的情歌，我們只看見許多文學者在擬作閨怨、閨情，在描繪女性的溫柔和情態，甚至於那七八十歲了的老頭兒，做起詩詞來，也老起面皮來試作嬌聲，這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像的。然而那些不像樣的詩詞，已經在文學史上佔得不少的贊許和光榮了。

婉約而溫柔的文學，總得女性來作才能更像樣，——如其我們這樣想，而且覺得事實上的確不錯，那末，我們儘可以說女性文學實是文學正宗裏面的文學正宗。可不是，無論文人怎樣肆力去體會女子的心情，總不如婦女自己所了解的真切；

無論文人怎樣描寫閨怨的傳神，總不如婦女自己表現自己的恰稱。所以我們一談起婦女文學，便使我們的欣賞趣味立刻換一個起勁的方向。

因為中國文學是傾向婉約溫柔方面的發展，而婉約溫柔的文學又最適宜於婦女的着筆，所以我們說；婦女文學是正宗文學的核心，這句話不見得大錯吧。（女性與

文學五五——五七頁）

說女性文學實是文學正宗裏面的文學正宗，這未免過甚其辭。如說女性的文學是正宗文學的核心，及無論文人怎樣肆力去體會女子的心情，總不如婦女自己所了解的真切，……這在一般文藝批評家的見解都是相同，却不是故意的矜誇。

她們既有這樣卓越的天才，為什麼在質量上的成績遠不如男子呢？牠的原因當然是受男性中心社會的壓迫，使她們的天才很少發展的機會。她們是閉鎖深籠的小鳥，她們是埋藏地底的寶玉，地位愈珍貴，行動愈不自由，天才愈不易發展。偶然她們突破藩籠，如蔡琰 王嬙之絕塞長征，李冶 薛濤之浪漫交際，李清照 朱淑真之顛苦流離，便充實

了她們的乾枯的生命，助長了她們蘊藏未露的天才的發展，使她們都得在中國文學史占一位置。此外的作者，如果她的生活沒有受過不幸的詛咒，那麼她們即使也在文藝花園裏來往躑躅，她們不過是些效舌的鸚鵡，搖尾的叭狗，一方面把來當做她們閒逸生活的消遣，一方面使愛好文藝的男性拜到石榴裙下，增加他們玩狎女性的情緒。所以袁枚的收女弟子，曾受當時許多人的反對，恐怕就因他的心理的動機有些猥鄙。後來一班文學史家，因為看見他這樣行動的結果，於女性文學不無功績，於是都寬恕了他。而所謂「隨園女弟子」也者，有幾個曾在質量上壓服了男子，雖然她們未嘗不是在發展她們的天才？她們既沒有富裕的生命做文藝的內容，也沒有超早的思想作含蘊的寄托，雖然也在洩憤遣愁，誰人不知她們是無病呻吟。她們即或有不幸，決不是物質的生活不滿，而是精神上的缺陷，這樣，無怪要為一般人譏誚女性多患歇斯的里症了！

這個原因當然由於教育的不普遍，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不單是女性一方面的情形。有發展她的天才的機會的女性，大都是物質生活優越的女性，所以女性文學多數沒有富

裕的內容。就在男性方面，他們不過多一個可以浪游的機會來增濃他的意緒，在物質生活上，除了像杜甫一流人外，能有幾個文人知道物質生活不滿的苦痛？他們和她們，失戀了，做一首詩來洩怨；知友遠離了，做一首詞來寫思；花落了，做一篇文來寄他遲暮之感；月圓了，作一篇賦來襯托他的孤獨。這許多在物質生活上沒有關係的精神苦悶，都被現代文學家認為不需要和不緊要在文學上發洩。所謂「文藝是苦悶的象徵」，雖然包括精神與物質兩方面而言，而實際上精神的苦悶也帶有物質的條件，不是單純的精神上的苦悶。至於受到物質生活不滿而感起苦悶的女子，她們根本沒有讀書識字的機會，她們縱有滿腔的文藝的情緒，叫她們用什麼來發洩呢？

南北朝彷彿是女性生活墮落的鴻溝。我們只要從文學裏面看，南北朝以前的女性作品，都是她們不幸生活的寫照，像卓文君蔡琰……一流人的作品中，沒有一絲諂媚男性的表示。南北朝以後就不然，就像侯天人的許多幽怨詩，也無處不是表現她勾結男性的失敗；至若李季蘭、魚玄機、薛濤一流人，她們的作詩彷彿專爲了諂媚男性。至若明

清兩朝女性詩人和詞家，可以車載斗量，但她們幾乎沒有一個不是爲了要搏得男性稱贊她們爲「風雅」而作。她們在諂媚男性失敗時，又把文學當做洩怨的工具。有時情不自禁，和男性沒有交接的機會，於是文學又做了她們和男子交通的工具。至若青樓妓女的作品，更爲了要取悅男子，或自己做來唱給男性聽，以便在他們身上取得物質的代價。但這個鴻溝的造成，並不是偶然的發現，她的本身也並不是突然的產生，只要稍研究一下歷代女性生活情形的人，就知道她們也沒有跳出時代背景一步。這個情形也是研究中國女性文學的人所必須知道的。

中國文學是韻文的，說得時髦些是音樂的，這句話如移來專指女性文學，尤其來得切合。女性作家所專長的是詩，是詞，是曲，是彈詞，她們對於散文的小說幾乎絕對無緣；不但她們沒有作過古文的傳奇，就是白話的通俗小說的作者也僅發現了一人。因爲通俗文學的發達是兩方面的，一是散文的小說，一是韻文的彈詞，而女性則專從事於韻文方面。有人說：這也是女性投降男性的結果。因爲韻文是可以唱的，她們的全神傾向

於韻文，恐怕就爲了牠是可以唱的緣故。像妓女的從事文學，就是她們要用來唱，以博取男性的歡心。在男子方面，因她們能對他們竭盡諂媚之能事，所以又從而加以贊賞，以增加她們的趣味。這樣，她們不又等於娛人的留聲機嗎？但因爲這樣，她們在每個文學演化的時代，她們都是開疆闢土的大功臣。這話怎樣講呢？我們看了詩演化爲詞就知道。唐代的絕句律詩都可謳唱，就是妓女所唱也盡是這一類的詩歌。後來因爲在唱的時候，求音節的和諧，不能按字死唱，必須在曲調上設有「泛聲」。有人把這些「泛聲」填入實字，於是產生了長短句。曲的成立，情形也和此相同。但這個功勞知道的人却很少。

因爲中國文學家素來不以戲曲彈詞爲文學，所以女性戲曲家和彈詞家都很難發現。但從我們已發見的看來，她們都已有驚人的成績。不過有一點我們須特別知曉：漢晉詩賦，六朝樂府，隋唐近體詩，兩宋詞，她們的創作在時期上較男子並不落後，但戲曲的發達始於元代，而元代沒有一個作雜劇的女性，明代是南曲——傳奇——的黃金時

代，而傳奇的女性作家直至明末清初才有。彈詞在明代也很發達，而女性作家却都是清人。這一點，我們不能不責女作家太不勇敢而事事落後。也許爲了這兩種向來不爲一般文學家認爲文學正宗的原因吧！那麼我們不免奇怪了！

最使我們高興的，就是每個著名的女作家的身世都帶有浪漫的意味，彷彿她的本身就是一篇絕妙的文學。她們的作品又是她們身世的寫照，所以即使她們的歷史一字一句都不遺留到現在，只要作品遺留到現在，我們便可窺見她們身世的一斑。也有一班無聊的女作家，前面已經說過，她們專門吟風弄月，以搏取男性的歡心，結果，她們的作品都是無病呻吟。抹却了自己真實的心靈，把文學當做媚人的遊戲，早已失去文學的偉大的意義了。

自新文化運動開始到現在，已十有餘年，新文學的成績，在最近始有顯著的進步可見。女性作家在這個時代也曾下過不少的努力，她們的成績如何，我們姑且不去估量，只是這現象，已值得使一般人爲之欣幸。如詩人中有冰心女士，小說家中有冰心女士，

盧隱女士，白薇女士，綠漪女士，學昭女士，戲劇家中有白薇女士；不獨她們在藝術上有獨到的成功，就是她們的思想也在並着現代思潮奮勇猛進。只是她們都是現代人，她們生活的踪跡一時無從詳考，她們的前途也難以限量，在本書裏只好從缺了。這個缺陷，留待後來的文學史家去彌補罷！

總之：中國的女性文學，現正向着光明的大道前進，決不會再有過去那般的情形了。

本節參考書，——

——輝：女性文學

——胡適：詞話紀源

## 第二章 漢晉詩賦

### 一 詩賦的來源

文學的發生，在於有文字之前，而且肇始於風謠。人生不能無情感，既有所感於中，便不能不謀有所以抒於外。班固所謂「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朱熹所謂「有欲則不能無思，有思則不能無言，言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不能已」，文學便在這樣情形中發生出來。

風謠是原始的文學，由於風謠更進一步便成爲詩。詩亦是原始的文學，詩亦可以該括一切創作的文學。本來由於各體文學發生的程序而言，韻文常先於散文，所以由風謠

更進一步的文學，實在可以詩爲代表。風謠與詩本來無甚區別。不過由於內容而言，風謠是未成熟的而詩是較成熟的文學作品；從表現的工具言，風謠是以言語而詩則用文字爲工具而已。

古詩先有四言，至漢才有五言，七言詩係受了辭賦演化的影響才成立。講到最古的詩，大概沒有一定的字數限制，我們讀了詩經就可知道。嚴格的限制字數，乃是近體詩成立以後的事。古詩雖有四言，五言，七言之分，但三言，六言的也未嘗沒有，而且五言中雜以三言或七言，或三言中雜以五言或七言，或四言中雜以三五七言，……都是常見的事實。於此可見古代作詩是極自由的，作者決不會至於撚斷髭鬚，或撞倒官長，或瘦得像杜甫在飯顛山下一樣！

講到賦，本來是「古詩之流」，或「不歌而誦謂之賦」，但在詩經裏，原是「六義」之一。詩的賦，比，興，本是指詩的體裁。比興與專是感物引譬而作的，而賦却直接地抒述思想和感情，所以朱熹把牠解作「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賦是古詩之一體，又是不歌

的，固然是不差，然迴溯其源流，則後世的賦，全是從楚辭出的。後來演化而爲駢體，失去了原來的風格，便爲人視作文體之一種（如姚鼐古文辭類纂）。實在駢體也受了律詩的影響才成立，仍沒有脫離詩的關係啊！

現在流傳的三代以前的詩歌，都是僞作，可置之勿論。三代歌詩，大都被採入詩經，而不載作者姓名。其中有許多很佳的類乎女性的作品，雖然後來間或有人加上作者名字，但不是誤會，便多妄誕，所以本書完全不引。古時詩賦不分，而日沒有長篇。在春秋戰國兩個時期，女性作家姓名可考而略悉她們身世的，並不很多。但那時的一般作家都是如是，不單是女性。現在把她們一一敘述，不分她們所作是詩是賦，都爲之加以錄引。

魯漆室女是個愛國愛民的處女，她時常倚柱悲吟而嘯。鄰人問道：「你爲什麼這樣的悲吟呢？你要出嫁嗎？」她長歎一聲，道：「我爲悲憐民心而嘯，豈是要出嫁！」她自傷志潔而爲人所疑，乃褰裳入山，見女貞木，喟然太息，援琴而歌，歌云：

菁菁茂木，隱獨榮兮。變化垂枝，含蕤英兮。修身養志，建令名兮。厥道不同，善惡并兮。屈躬就濁，世疑清兮。懷忠見疑，何貪生兮？

此歌或謂之女貞木歌，或叫牠貞女引，或題作處女吟。她後來自縊而死。

百里奚爲秦相，一天，堂上樂作，有所僱浣婦自言知音，乃命之歌。她乃援琴撫絃

歌云：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麩屨。今日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臨當相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爲？

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春黃蘗，搯伏雞。西入

秦，五羊皮。今日富貴捐我爲？

百里奚問之，乃是他的故妻，遂仍爲夫婦。此歌亦名屨屨歌。

魯女伯姬，爲宋共公的夫人。公死后，宋宮忽失慎，有司請遁。伯姬道：「吾聞婦

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遂被焚斃。她的傅母自恨行遲，乃援琴以歌悼之云：

嘉名潔兮行彌彰，托節鼓兮令躬喪；歎歎何辜遇斯殃，嗟嗟奈何罹斯殃。

衛女傅母，作雉朝飛操，辭云：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游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莫兮可奈何，嗟嗟莫兮可奈何！

魯陶門之女陶嬰，年少卽寡，扶養幼孤，無昆弟相助，紡績爲生。有魯人聞她高義，將求爲妻。嬰聞此消息，恐不能免，乃作歌自明云：

悲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鴉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

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悲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尙然兮，況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魯人聞之，遂罷其念。

趙河津吏有女名涓。簡子南擊楚，適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娟大恐，持械走前道：「願以微軀，易父之死！」簡子遂釋而不誅。及將渡，少一搖櫂的人，娟攘

拳操楫請行。簡子許之。及中流，她爲簡子歌河激之歌，歌云：

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祖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

簡子歸，納爲夫人。

越王將入吳，與百官在浙江之上話別，人人悲泣。越王夫人見烏鵲啄江渚的蝦，飛去復來，因感而作歌云：

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兮號翻，集洲渚兮啄蝦，恣矯翮兮雲間，任厥性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大？颯猶憂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懨懨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

彼飛鳥兮鳶鳥，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冕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

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身翺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遙，情悵惋兮誰誰？  
後來越王自吳還國，臥薪嘗膽，苦心積慮，圖雪國恥。他知吳王歡喜穿好的衣服，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織成黃絲之布以獻。吳王乃增賜封地，又賜羽毛的飾物，几，杖及諸侯的衣服，越國人民大悅。有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若之何詩云：

葛不連蔓藜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令我采葛作絲。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罪罪，號絺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几杖茵蓐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

戰國時女性作品更少見，這都因為當時兵亂頻仍，易致遺失，又因民生困苦，從事者少。現只敘述一二較為可信者。衛侯有女，邵王聞其賢，聘為后，未至而王已死。太子欲留之，女不聽，被拘於深宮，欲歸不得，乃援琴歌云：

涓涓泉水，流及於淇兮。有懷於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墜，殫軻何辜兮離厥菑，嗟乎何辜兮離厥菑。

歌罷，縊而死。此事載琴苑要錄，戰國無邵王，昔人以爲恐是燕王之誤。

韓憑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不美。王思奪之，捕憑命築青陵台，何氏乃作烏鵲歌以

見志云：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

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又作書與憑，書云：「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憑遂自殺。她又陰腐其衣，與王登台，忽自投台下，左右忙捉其衣，衣不勝手，遂墜死。在衣帶中得遺書云：「願以尸還韓氏而合葬！」王大怒，又得前寄憑書，不解，以問蘇賀。賀道：「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深，不得往來也；日當心，有死志也。」乃令分埋於野，兩冢相望。過了一夜，忽有梓木各生於冢，根交于下，枝連於上。又有烏如鴛鴦，雙棲其樹，朝暮悲鳴。見者莫不淚下！今人吳研因著烏鵲雙飛新劇，就取這個悲劇的經過以爲材料。

綜觀前面所引諸詩，大半也可算作短賦。後來屈原作離騷，延爲長體，於是好像另

是一種體裁，但仍認為詩體之一。漢代五言詩成立，作五言長詩者很多，於是更覺得賦體與詩體日離。迨南北朝駢儷風行，古賦的風格遂此消亡了！

秦以后，漢武帝以前的女性作品，偽造者多，故本章自卓文君說起。

### 本節參考書，——

趙 曄：吳越春秋

劉 向：列女傳

郭茂倩：樂 詩集

鄭紹虞：中國文學風流之變遷

國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義

## 二 卓文君

大概是在春天，臨邛卓王孫的府上預備請客。他家是當地有名的富戶，所畜家僮多至八百人，家內築有池臺苑囿。到了請客那一天，大堂上懸燈結綵，陳設一新。一班陪客，陸續來到，臨邛令王吉也親自蒞臨，只是那專誠邀請的司馬相如沒有到來！日已過午，酒筵久已齊備，主人一再遣人催請，相如託詞有病，委言辭謝。後來經王吉親自乘車去迎接，又過許久，方將相如勉強請至。

是主人的榮光，同時也是全地方人士的榮光，請到了這樣一位難得的貴客。杯箸交錯，不覺酒過數巡，王吉又捧了他帶來的心愛的綠綺琴，請相如彈奏數曲。相如推辭不過，遂彈了兩曲。這兩曲是中國著名的琴曲——鳳求凰，一樁千古豔稱的戀愛故事——琴心——就跟了琴聲的餘韻一幕一幕地搬演出來。

「洋洋乎志在高山」，「湯湯乎志在流水」，古今知音者能有幾人？一班賓客只曉得他

彈得琤琤好聽，怎能了解他曲中的意思？原來曲辭是：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豔淑  
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顏顏兮共翱翔？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託葦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  
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此時主人的女兒文君正在屏後偷覷貴客。她年才十七，出嫁未久，卽喪其夫，回到母家居住。正是燦灼的芳時，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生性放誕風流。好夢初寒，濃情始歇，何況又是春天，怎怪她要牽動情懷，自傷影隻呢！當她一聞有客來臨，便已心動，等到看見相如人品清秀，舉止閒雅，又見車馬僕從，亦甚美麗雍容，心中使十分羨慕。一時看得忘情，不覺顯露色相，卻爲相如瞥見。文君過去的一切，相如已有所聞，所以此時借了兩曲鳳求凰來挑動她心絃。她在屏後聽得出神了，幾乎醉倒。待至酒闌席散，相如同衆客告辭回去，文君才獨自回房，心中惘惘如有所失。

她細細玩味曲辭的語意，愈使她神情狂蕩，坐立不安。此時她的侍兒已受了相如的囑買，乘機代相如致殷勤之意。於是她下了決心，「中夜相從知者誰」，果然在半夜裏悄悄地奔到相如寓所。一到天明，便離開臨邛，同到相如的故鄉成都去。

原來相如家徒四壁，在臨邛的一切舉置，都是他友人王吉的策略。文君是嬌養慣的少女，從小錦衣玉食，常時未曾料到相如家中會窮到如此地步，深悔臨走時沒有多帶些細軟物件。初起時因貪享紗婚之樂；雖質賣度日，尚不覺怎樣。日子稍久，文君隨身插帶的金珠首飾，看看待盡，她不免要焦灼起來，長日黛眉緊蹙，花容憔悴。相如心中十分不忍，雖不時替她彈琴解悶，可是今非昔比，同樣是琴聲，再也掀不起她欣喜的心情來。有一天，相如想使文君快樂一天，便悄悄地將他自己身上僅存的一件鸚鵡裘，乘天氣不很冷，脫下來換了兩瓶酒，幾樣肴饌，請文君對飲。飲到半酣，文君觸動心事，想起眼前家景落薄，度日艱難，不由得一陣、酸，低頭抱着頸項，那兩行眼淚，便如斷線珍珠，撲簌簌墮了下來，襟袖都被沾濕。

經了相如的勸慰，文君含淚說道：「我們如果住臨邛，父親雖然爲了我的私奔，分文不肯給我，但向兄弟姊妹們去借貸，也可以過活。何至自苦如此！」於是夫婦倆計劃了一回，決計同到臨邛去。到後，不去通知一人，便將車馬變賣，開了一家酒店。文君每日濃妝艷服，出到店前，常壚賣酒。相如身穿短褐，下著犢鼻袴，繫了圍裙在店中洗滌杯盤，兼作雜事。卓王孫知道了這事，以爲大恥，爲之閉門不出。於是許多親戚朋友來勸他道：「你只有一男兩女，家中不患無錢，都因不給她資財，迫他們做出此事。且文君既已失身於相如，相如舊曾爲官，以病免職，家道雖貧，人才也還相配，況且又是縣令之客，奈何使他辱沒到此田地！」卓王孫不得已，乃分與文君家僮百人，錢百萬，以及嫁時衣被財物。文君得此大財，立即閉了店門，與相如仍回成都，置賣田宅，使用奴僕，頓然成了富人。

相如素有消渴之病，現在衣暖食足，文君又是貌美多情，不免淫欲過度，遂至舊病復發。他自己也知道病因，深自懊悔，乃作美人賦以自警。但要想清心寡欲，却又不

能。此時恰值他的官運到來。原來武帝在宮中讀了他的子虛賦，大加稱賞，恨不與作者同時，經了狗監蜀，揚得意的介紹，才知作者爲相如。於是武帝下詔召他入都，便與文君忍痛暫別，一路曉行夜宿，到了長安，入見武帝。當下問起子虛賦是否相如所作，相如對道：「有之，但此乃諸侯之事，尙未足觀。請再爲天子游獵之賦。」武帝便命尙書給與筆札。相如退下，遂作上林賦，奏上武帝。武帝大悅，拜相如爲郎，常侍左右。

後來唐蒙奉命開通西南夷，在巴蜀徵調夫役，人民大爲驚擾。武帝聞知，遣相如前往宣慰，責備唐蒙，勿輕舉妄動，並作檄文曉諭各屬，方得安靜無事。其時南夷已與中國交通，多得賞賜，引起西夷的羨慕，皆願歸附。武帝又召相如問計，相如以爲西夷地近蜀郡，其道易通，不若沿用秦制，置以爲縣。武帝大以爲然，遂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出使，招徠西夷，使其歸附。相如此時乘坐高車駟馬，前呼後擁，到了蜀郡。蜀郡太守出郊遠迎，成都令身負弩矢，先驅引導。當日蜀郡士女，沿途圍觀，見相如置身尊貴，衣錦還鄉，莫不嘖嘖稱羨。消息到臨邛，卓王孫與一班富人聞知，遂皆趕到成都，

自己不敢進見，各備牛酒厚禮，託門下獻與相如，希望博他歡心。此時卓王孫喟然歎氣，自恨眼力不高，使文君得配相如，尙嫌太晚。於是重新分給文君家財，與兒子相等。這時文君始回家中，與父母兄弟相見。

相如到蜀後，實行他的使命，惟蜀中父老皆言夷人不爲我用，此舉無益於事。相如雖也追悔，但因此策係自己建議，不能進諫武帝，遂作成一篇文字，詰難蜀中父老。相如事畢，帶同文君回長安覆命，武帝大悅。後來有人向武帝上書，告發相如奉使不職，受人賂遺金錢。相如竟因此免官。遂與文君家居茂陵，不回蜀郡。過了年餘，武帝思念相如，愛惜其才，復召爲郎。一日，相如從武帝至長楊宮射獵，武帝正年富力強，最喜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阻，武帝見辭稱善，爲之罷獵。迴鑾行過宜春宮秦二世葬處，相如又作賦以弔二世。武帝回宮，遂拜相如爲孝文園令。

相如既得卓王孫兩次分給財產，家道富足，不慕爵祿，往往稱病閒居，在旁人觀之，大可逍遙自在。誰知相如素性好色，自得文君，患了消渴之疾，意猶未足，又想聘

茂陵人家女兒爲妾。這事引起了文君的悲傷的憤火，幾乎破裂了夫婦的關係。男子真不是好東西！當女子在青春美貌的時光，他對她淺涎微瀉，似蝴蝶之於花葩，戀戀不離。一旦春光易逝，花謝花飛，老去徐娘，已不似往昔的風韻，他就想避之若浼。「四月薔薇處處開」，「花開花謝年年有」，時光在不息地流逝，而青春的少女，却無時沒有，無地沒有，所以他就做了永遠留戀新花的蝴蝶。他沒有想到，一個被遺棄了的女子，她眼看花還是去年一般的紅，葉還是去年一般的綠，而她的似水的妙年，再也不會恢復過來，自己心上的人兒，犧牲了名譽道德，不顧一切去俯就的心上人兒，他竟棄絕了她，飛上別枝去，這時她心中是如何的悲憤沈痛！於是，她下了決心，作白頭吟一篇，以示與相如決絕。其詩道：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筵筵，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有人批評這篇詩沒有溫柔敦厚之音，盡是洩怨的憤語，這是他不去研究這首詩產生的背景緣故。假使你也是失了侶的燕子，或者是被擲在道旁的萎枯了的花卉，你過去却會犧牲了一切爲了愛你的伴侶，那麼你就會同情，就會原諒她抑不住憤火是必然的結果。另外，她又寫了兩次信給相如：

春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替於淫而不悟！

朱絃斷，明鏡缺，朝露晞，芳時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毋念妾。井水湯湯，與君長訣！

這想來是相如的天良發現，或許是卓王孫分給他女兒財產的效力，終於不會將聘妾事實現。後來相如又曾替陳皇后作長門賦，得到十萬錢的潤筆，可是文字無靈，沒有替她挽回已失去了的戀情。武帝元狩六年（前一二七），相如病死，約年六十餘。臨死前，著封禪書，預備武帝遣使來求遺書，就以此書與他。後來果應其言。

從此文君是永遠的孤侶了。不過她這時至少已是五十餘歲的人，社會的地位，家庭的生計，決不會影響她老年的生活。我們的多情的絕世的佳人卓文君，在向來的歷史上從不曾替她戴上詩人的冠冕，所以從沒有人在文學史上特別爲之敘述。其實我們單就她僅存的遺詩——白頭吟——看來，她自有她新鮮活躍的真生命。所以，在這裏，在她死了已將近二千年以後，我們僅將漢代唯一女詩人的榮名，上之於這位多情而絕世的佳人卓文君女士。

本節參考書，——

司馬遷：史記

葛洪：西京雜記

徐陵：玉臺新詠

郭茂倩：樂府詩集

### 三 塞外哀鴻

在中國古史上，匈奴的爲患中國，不下於近代的日本。我們在東南沿海各地，每每看見數里一墩，連接不斷，就是當時各地舉烽火以互報倭警的遺跡，由此可以想見當時爲禍之烈。但日本不過做些劫掠竊盜的勾當，匈奴的爲患，却爭城奪地，時常變更我國地圖上的顏色，影響於中國全部歷史。秦始皇不惜受人民怨恨，修築萬里長城，他却有遠大的見識，並不是他的任性。我們如果跑到北京去，登萬里長城遠眺，這邊是人煙稠密，阡陌交錯，那邊是黃土荒沙，艸稀水絕，彷彿是另外一個世界。在這裡，就顯出了秦始皇的功績和萬里長城的偉大。

匈奴所以強盛和他所以爲患中國的原因，全由於：一，游牧部落，性質勇悍；二，處塞北瘠薄之地，當然要向南方豐富之地發展。在漢初因高祖於平城，七日乃解。於是用劉敬「婚姻」「賂遺」的計策，以求暫時的和平，更增高了他的勢焰。後來武帝用全國

的力量與之對壘，也不是他的貪好武功。如果不是這樣，西漢就不待王莽出世，早已亡了！

在這樣情形之下，却犧牲了兩位女性詩人，因之產生了塞外飛鴻般的哀感的文學。

武帝想盡了方法要滅匈奴，便用遠交近攻策略，和烏孫交結。公元前一〇五年，以

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於烏孫王昆彌（一作昆莫）。據漢書所載，係烏孫獻馬千匹，願

尚漢公主，而後將細君嫁他，做他的右夫人。公主到了烏孫，自建宮室，住了幾時，還

是言語不通。我們試想：她是一位尊貴的王女，在家過的是何等富麗安適的貴族生活？

一旦遠適異國，那裏沒有崔巍的宮殿，只有低陋的氈幕；沒有和暖的春風，只有漫天的

沙漠；吃的沒有山珍海味，只是半生不熟沒有調味的獸肉；飲的不是玉液瓊漿，而是腥

騷觸鼻難於下喉的乳酪；她將怎樣過她的生活？於是她將她的創痛發洩之於詩歌中：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

漿。常思漢王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昆彌此時年已很老，遂欲使他的孫子岑陬妻公主。這是他們的國俗。公主不肯，上書報告漢王。漢王叫她服從國俗，公主只好從命。從此以後，她還是忍耐了痛苦和那少年王子過情愛的生活呢，還是因幽鬱而促短了她的生命？那麼書闕有簡，難於考證了。

武帝用了這策略，果然大收其效，烏孫也時常幫同攻打匈奴，最後，竟使匈奴變成弱國，但是他還不肯降服中國。直到公元前六八年（宣帝地節年）以後，國內又起了內亂，五單于爭立，後來都併於呼韓邪單于。未幾，呼韓邪為兄所敗，乃款五原塞，前五年，就入朝於漢。他得到漢的幫助，其兄知敵之不勝，乃他去，遂又統一匈奴。元帝時，又來朝，且求美人為閼氏。

其時有齊國王穰之女嬙，字昭君，年十七，儀容雅麗，國中長者求之，皆不許，乃獻元帝。元帝後宮很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毛延壽畫了她們的形容，按圖召幸。宮人皆以金錢賄賂延壽，獨王嬙自恃貌美，不肯行賄，乃將她形容畫得醜。適逢呼韓邪來求美人，元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嬙入宮不見御，怨恨不平，乃憤而請行。臨行開會歡

送，元帝見嬙豐容靚飾，光彩射入，顧影徘徊，竦動左右，乃大悔恨。但不便失信，只有目送她懷抱琵琶，上馬出關而去。時爲元帝竟寧元年（前三二年）。

她的願嫁匈奴，不過是一時氣憤所致，到了匈奴以後，過不慣那食肉飲酪的生活，動了思鄉之念，就作詩以寄哀怨：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於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旣得升雲，上游曲房。雖宮絕曠，身體摧殘。志念抑沉，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回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另外，她又寫了一封信給元帝：

臣妾幸得備身禁衛，謂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意丹青，遠竄異域。誠得捐軀報主，何敢自憐？獨惜國家黜陟，移於賤工，南望漢闕，徒增愴結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憐之。

元帝得書，大爲動情，恨畫工之欺罔，窮究其事。畫工毛延壽樊青……等同日棄市，京師一時畫工爲之斷絕。歐陽詩云：「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元帝真何必多此一舉啊！

但呼韓邪得了她，却非常歡喜，號爲寧胡閼氏。後生一子，名伊屠訶牙師。呼韓邪死，前閼氏子雕陶莫臯立爲復株索若鞮單于，欲繼妻嬙。嬙乃上書求歸，成帝勅從胡俗，遂爲後單于閼氏。又生二女：長女云須卜居次，小女當於居次。平帝時，單于遣云須卜居次歸漢，入侍太后。後人因痛惜她的遭遇，頗以她從胡俗爲白圭之玷，於是造作種種異說：一是她出關後即投江自盡，關漢卿的漢宮秋雜劇就這樣說；一是後單于欲娶她，她不言飲藥而死，樂府詩集引漢書匈奴傳這樣說；一是後單于立，她對他說：「爲胡者妻母，爲秦者更娶。」他欲行胡禮，她乃飲藥而死，同書引樂府解題這樣說。這許多異說，在打破舊貞操觀念的人看來，都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我們不必去理會了。

塞外遍地都是黃沙，只有王嬙的墳上有幾根青草，做了她死猶不忘故國的象徵。現

在到西湖去的人們，在憑弔小青墓蘇小小墓的時候，每每會聯想到北地的青冢。只是這  
樣，她也難以不朽了。唐代詩人杜甫詠懷古蹟第三首云：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畫圖省  
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下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昭君村在現在湖北秭歸城東北四十里；青冢在現在綏遠歸化城南三十里，夕陽斜照，碑  
碣猶存，吾們偉大的詩人也爲之低徊不置呢！

本節參考書，——

班固：漢書

徐陵：玉台新詠

郭茂倩：樂府詩集

稽人蔭：蘇軾補集

#### 四 班門兩聖人

我們看見「聖人」二個字，便會聯想到我們中國古代唯一大聖人孔丘先生，好像「聖人」二字是他專有的照牌。其實也難怪，因為中國歷史上所有的聖人，屈指數來恐怕用不到屈完了指放開再數。這是事實，聖人不是容易做到的。你一心要做聖人，言動都模仿得着實不差，可是沒有人把這尊號上給你，你即使以聖人自稱，歷史家非但不承認你，並且還要笑你。至於女性之稱聖人，尤不容易，男聖人既說「唯女子小人爲難養也」，那麼女性如果捧同性爲聖人，至少要受嫌疑，必須得男性贊同才可。話雖如此，女性總是退讓，她們不會自己捧自己的。你看周之聖母——大姜，大任，大姒——那一個不是男性把她們捧出來的？而男聖人捧的效力尤大，否則她決不會名傳到現代。

漢代女文學家被捧爲聖人者有二人，一是班婕妤，一是班昭。班昭因著有女誡的緣故，捧她的人尤多。爲了時代的先後，這裏先述班婕妤。

班婕妤的名字已失傳，婕妤是當時后妃的位名，她的父親是左曹越騎校尉班况。成帝即位之初，被選入後宮，始爲少使（列女傳作小使），俄而大幸，遂爲婕妤。成帝游於後宮，曾欲與她同輦，她辭道：「觀古代圖畫，賢聖的皇帝，都有名臣在旁，只有三代的末主，才親近女嬖。現在要妾同車，豈不和他們一樣嗎？」成帝贊成她的話，遂止。太后聞知，喜而贊美道：「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她每讀詩，讀到關雎，鵲巢，葛覃一類的詩篇，必再三復誦。每進見上疏，皆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溺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賜姓衛，亦立爲婕妤。其後趙飛燕姊妹得寵，她和許皇后都稀復進見。鴻嘉三年（前一八），飛燕姊妹譖訴她同許皇后挾邪詛祝；乃廢許皇后，考問班婕妤。她對道：「妾聞先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而且假使鬼神有知，不會接受不臣的請求；如其無知，那麼訴之何益？所以是不做的。」成帝以爲然，乃憐而赦之，賜黃金百斤。其時飛燕等聲勢威赫，很嫉視她，她恐日久見危，乃請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她退處東宮，作賦自傷。賦云：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爲後庭。蒙聖皇之渥  
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  
幾乎嘉時。每寤寐而叅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  
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襄閭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似之母周。雖愚陋其靡  
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閱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  
裸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晝莫而昧  
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供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灑  
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  
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闔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幃幄  
暗，房櫺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綵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覲處，君  
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展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  
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

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又有怨詩一首，文選作怨歌行，相傳亦爲班婕妤作。詩云：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颺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及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卒，因葬園中。她的作品，在當時曾有集通行，今已佚。現存遺文，除前引一賦一詩外，尚有擣素賦，文辭亦流麗動人。

班婕妤以後不滿一百年，而有班昭。她是扶風班彪的女兒（婕妤是班彪的姑母），曹世叔的夫人，一名姬，字惠班（或作惠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和帝召入宮，命皇后貴人師事之，號曹大家。兄固作漢書，未成而卒，和帝命她就東觀藏書閣續成。漢書的八表及天文志，相傳就是她的手筆。每有貢獻異物，和帝常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二〇五），她亦與聞政事，因爲出入的辛勤，特封她的兒子成爲關內侯，官至齊相。漢書始出時，未有能通者，大儒馬融亦伏於閣下，從她受讀。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

母愛上書乞身，太后欲不許，以問昭，昭因上疏勸從他們的志願，乃許之。作女誠七篇，連序約一千六千字，全書在說明三從之道和四德之義，爲當時唯有的女子教育學。男尊女卑的觀念，夫爲妻綱的道理，雖然是早就有的，但大都很散漫，也很浮泛。就是劉向的編列女傳，他所定的婦女行爲標準，也並不十分苛刻，而且只要一善之長，便是他所讚頌的。班昭女誡，纔系統的把壓抑女性的思想編纂起來，使他成爲鐵鎖一般的牢固，套上了女性的頸子。

女誠的基本觀念，在於以女性爲天生卑弱，所以處處要處於卑弱的地位。她說：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卑弱第一）

又說：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強爲貴，女以弱爲美。鄙

諺曰：「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敬慎第三）

這稱思想，大概是從易經演繹出來的。三從之道，以從夫爲最要，其他曲從舅姑，和悅

叔妹，都由從夫而發。何以從夫最爲重要呢？她說：

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違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事夫如事天，與孝子事父，

忠臣事君同也。（夫婦第二）

因爲丈夫是尊貴的，所以妻對之曲不能爭，直不能訟，只能永遠做他的應聲蟲。她又以爲在無論什麼時候，不能和丈夫鬧一鬧玩笑，因爲容易引起侮夫之心。尤其無理的，她把丈夫對於妻的關係，認爲是一種「恩」。這真是悖謬的思想！不得丈夫歡心的妻，仍然不能忘情於丈夫的緣故，都因爲從前受過他的「恩」；不但夫婦之間如此，就是桑間濮上男女偶爾的結合，在女的方面，也總以爲是受了他的「恩」；這不是奇怪絕倫嗎？

對丈夫既能如此，其對舅姑只要一味順從便得。「姑云不爾而是，固宜曲從；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曲從第六）至於對待叔妹，更應敷衍，因爲「婦人之得於夫，由舅姑之愛己；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所以曲從舅姑，和悅叔妹，都是從敬夫一點

而發。女子因爲寄食於人的原因，遂不能不如此卑弱，以應付目前的環境，也有她不得已的苦衷。但這是兩性爭鬥中降服的行爲，是女性的自殺政策，究竟不足爲訓的。當時她的夫妹曹豐生曾作文反對，一定另有新奇的見解，可惜文已不傳。

永初七年（一一三），她同兒子穀到陳留爲官，作東征賦：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乃舉趾而升輿兮，夕子宿乎偃師。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悵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櫟而椽蠹兮，得不陳力而相追。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門。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武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涉封邱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邱之北邊。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

兮，乃困畏乎聖人。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觀蒲城之邱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迄於今而稱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尙其邱墳。唯令德爲不朽兮，身旣歿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而仁賢。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盡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則有作兮，誰其不敏，敢不法兮。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無怠，思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她死時，年已七十餘，大約在公元一三〇年前後。皇太后亦素服舉哀，使人監護喪事，以示優禮。

她生平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共十六篇，子婦丁氏替她編撰成集，又作大家讚。隋書經籍志，載有曹大家集三卷。原集已不傳。今存賦四篇，除東征外，餘爲大雀賦，鉞縷賦，蟬賦，文字皆不全。此外，還有上鄧皇后疏及爲兄上書二篇，都見於後漢書。她又曾注列女傳，亦已不傳，然偶可見於他書所引；又爲兄固所作幽通賦作注，尚存文選中。曾鞏以今本列女傳中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十六事，爲她所增益。所續漢書，除八表及天文志外，王莽傳亦有人以爲是她所作。這兩書今都存。

總之：她是以女教的聖人的資格，博得在歷史上的聲譽的。她的作賦，不過是隨衆的附和，或奉命而作。因爲是不欲言而言，所以作品大都沒有情感，也沒風趣。但是在賦發達的時代，女性的作者僅有班婕妤和她二人，究屬不可多得。所以在這一節裏，一面揭穿她們的謬悖的見解，一面仍敘述她們的著作，以不沒她們在當時文學上的成績。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我們如果要打倒陷溺女性的禮教，我們不能不先打倒這兩位

女教的聖人！

本節參考書，

范曄：後漢書

梁燾：列女傳注

蕭統：文選

徐陵：玉台新詠

## 五 蔡琰

漢代女性作家的命運，除了班氏兩聖人外，幾乎沒有一個不似飄拂的桃花。吾不  
是在這裏用桃花來象徵她們的輕薄，因為一般文學家慣以「輕薄桃花」四字比喻女性的放  
浪，於是大家看見了「桃花」兩個字便引起他們憎惡的感情。這自然是男性中心的社會上  
的偏面的見解，實在女性就是一放浪」也並沒有什麼可惜。我所以在這裏要辯明不是在  
象徵「輕薄」，不過因於我的原意是用來比喻她們的薄命罷了。如果我要用來比喻女性  
的放浪時，我是不會因怕人們的憎惡而避諱不用的。

我們試想，卓君是位聰明絕世的詩人，但她十七歲便死丈夫，後來雖再嫁司馬相  
如，白頭一吟，使她實在傷心。烏孫公主和王昭君，以才美質麗的弱女子，遠適異國，  
與不通言語不同習俗的野男子爲偶，終其一生，尤覺酸苦。到了漢末，蔡琰先適衛仲  
道，而仲道天死，爲胡騎虜入匈奴十二年，已生二子，又爲曹操贖歸，再嫁董祀，猶念

念不忘胡中所生的二子；那末不但備嘗卓文君烏孫公主王昭君所受之苦，尤添加上了母性的哀愁。像這幾個人的身世，我們用「桃花」來象徵，如果他是個感情的動物，怕再也不會引起什麼憎惡罷。

而且，在漢代，雖已有人在提倡或鼓吹貞節，可是社會對於貞節，還不嚴重看視。社會重視貞節，乃是宋代以後的事。如照宋儒的眼光看來，像蔡琰的始爲寡婦，再爲胡人妻，尚不知餓死，真是荒謬絕倫的蕩婦，有誰再願去娶她！但是，時代決不會一步直跨到宋代，在常時的男性，只知道可憐她，安慰她，不但沒有人痛罵她，而且反有人願意娶她，像司馬相如之於卓文君，太守縣令之於蘭芝（焦仲卿妻），惟恐求之不得哩！

蔡琰字文姬（列女後傳以爲字昭姬），陳留人，文學家蔡邕的女兒。博學有才辨，又妙於音律。一個晚上，篋鼓琴偶斷一絃，她說道：「斷的是第二絃。」邕道：「這是偶然的猜中罷了。」他有意再斷一絃問她，她說道：「這是第四絃。」猜得果然不差。初嫁河東人衛仲道，仲道早死，無子。興平中（二九四——二九五）天下大亂，琰爲胡騎所獲，沒入南匈奴。

奴，爲左賢王之妾，甚見愛憐，相處十二年，生二子。曹操與邕素友好，此時忽然痛念他沒有後嗣，乃遣人以金璧贖她回來。不知她這時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母性的愛，已經消除了她在異國的痛苦和寂寞。她有些不願回來罷！我們看宋畫院真蹟文姬歸漢圖：她和左賢王相對而泣，大的兒子牽住了她的衣裾，小的兒子在另一個人手裏，舉起一手要撲向她，二個侍女也掩着鼻。外面是漢使和他帶來的兵馬，一個馬夫倚在一匹空馬上，看着他們戀戀不捨，自己也一手掩住面上，另外一個頭向那邊，表現出不忍看的樣子。這幅畫作者的想像力的確不差。她和左賢王相處十二年，即使是一個對之沒有感情的人，一朝分袂，總會感起異樣的悵惘！何況已有了二個兒子！她歸漢後所作胡笳十八拍，除了前十拍寫她入胡的原因及經過外，其餘八拍中無一拍中不露出她思子的哀吟。胡笳十八拍所以成爲千古絕唱，就因爲她有這樣深摯的情感做內容。現在全部錄在下面：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隨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節義虧。對

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筵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一作壘）兮歸路遐，疾風千里揚塵（一作風揚）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絕，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氈裘爲裳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遇我情；鞞鼓喧兮從夜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感昔兮三拍成，銜悲畜恨兮何時平？

無日無夜兮不思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苦。天災國亂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兮身難處，嗜欲不同誰可與語？尋思沙歷兮多艱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雁南征兮欲寄邊聲，雁北歸兮欲得漢音。雁高飛兮渺難尋，空斷腸兮思愔愔。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泠泠兮意彌深。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饑對肉醢兮不能餐。夜聞隴水兮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艱。六拍悲來兮欲能彈。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蕭條兮烽戍萬里，俗殘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兮安窠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獨處我天南北海頭？我不負天兮，天何使我殊配儔？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斯八拍兮擬俳優，何知曲成兮心轉愁。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愁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天，天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拍懷情兮誰與傳？

城頭烽烟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

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緣離別，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損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恥，愍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哀，起響纏綿兮徹心髓。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虜舞蹈兮共謳歌，兩國交權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近臣，詔遣千金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難具陳。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駢駢，胡兒號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銷影絕兮恩愛遺！十有三拍兮絃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身歸國兮兒莫之隨，心懸懸兮常如饑。四時萬物兮有盛衰，唯有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

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十五拍兮卽調足。何填胸兮誰識曲？處穹廡兮偶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歡心足。心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仰歎兮訴蒼蒼，胡爲生兮罹此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修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饑飢兮筋力單。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絕兮淚闌干！

胡笳本是出胡中，絲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

兮子西母東；若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

但她沒有力量反對歸漢，只有硬着心腸別離了她的丈夫和兒子。歸漢後，再嫁爲董祀妻，夫妻也很和好，丈夫並不因她曾在胡生子而輕視她。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她親自去請求曹操。那時公卿名士，遠方使驛，滿坐堂上。操對賓客說道：「蔡伯喈的女兒在外面，現在叫她來和諸君一見。」她進去時，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可辨，語意非常酸哀。衆人都爲動容。操說道：「事情誠可原諒，不過文狀已發出去了，奈何！」她道：「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一救垂死之命！」操爲感動，就下令赦祀之罪。其時天甚寒，乃賜她頭巾履襪。操因又問起：「聽說夫人家從前多書籍，現在尚能憶得否？」她道：「從前父親賜書四千餘卷，後因流離塗炭，不贖一卷。現在所記得的，不過四百多篇罷了。」操道：「那麼我叫十吏到夫人那邊來聽寫。」她道：「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受，請給紙筆與我，待我自書，真草惟命。」於是她親自寫了送去，沒有一字的遺誤。

她生平著作，現只存悲憤詩二章和胡笳十八拍。但據唐劉商胡笳曲序，以爲十八拍乃董生所作。據琴集（樂府詩集引）則云：「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八拍，並蔡琰作。」我們讀第十八拍，有「胡笳本是出胡中」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等句，的確似是第二者口氣。悲憤詩一爲五言古詩，一爲七言古辭，都是她歸漢後感傷離亂而作。五言的對象，是在寫一般離亂的慘像；七言只寫她自己的遭遇，也似胡笳十八拍一樣，尤在懷念她生離的兒子。最後一段寫道：

……北風厲兮南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與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甯，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箏箠，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這一段就是一幅活現的文姬歸漢圖。「家既迎兮當歸寧」「還顧之兮破人情」，烏孫公主欲歸不得歸，她不欲歸而不得不歸，造化弄人，至此而極！五言寫漢末離亂情形，傷心

慘目，殊不下於韋莊的秦婦吟，而尤痛恨於當時政治的不良。請讀原文：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彫弱，來具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遺，尸骸相拒撻。馬邊懸人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停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楚，毒痛參并下；且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巨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得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吾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徵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常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一人言母當去，豈復有

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一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遣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復忽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勸厲。淪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蘇軾以此詩爲後人僞作，他以爲琰的流離，在父沒之後，董卓既誅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爲董卓所驅虜入胡，更流露了他的作僞。蔡寬夫駁道：

後漢蔡琰其載其二詩，或疑董卓死，邕被誅，而詩敍以卓亂流人胡爲非琰辭。此蓋未嘗詳考於史也。且卓既擅廢立，袁紹輩起兵山東，以誅卓爲名。中原大

亂，卓挾獻帝遷長安，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誅之後。……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則邕尚無恙，尤無疑也。

（蔡寬夫詩話）

這種說法，自然會使蘇軾俯首無言的。

女子大都好吟風弄月。悲憤詩的成功，不僅由於作者有超越的天才，最大的成因，是由於她的顛沛流離的生活，做了她的悲劇的背幕，使讀的人沒有一個不為之傷心墮淚。像這樣的好的長詩，在全部中國文學史上，你能夠找到幾首呢？

本節參考書，——

范曄：後漢書

朱熹：楚辭後語

郭茂倩：樂府詩集

阮閱：詩話總龜

## 六 徐淑

漢代女性詩人，除了前面所述的幾個都有豐富的生活外，其他身世不很可考，而作品僅存一二首者，還大有人在。在這一節裏，就將這許多詩人併合起來敘述。

徐淑，隴西人，上郡掾秦嘉之妻。嘉到郡就職，淑因病不能同往。但他們的感情特別的好的，臨別，嘉作詩贈她，別後又常寫信給她。又贈給她明鏡，寶釵，芳香，素琴等，以表示情意。淑亦有答夫秦嘉詩及答書二通，今錄她的詩於後，以見一斑：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逢命，迢遞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敘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歲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我去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嘆，淚下兮沾衣。

秦嘉死後，淑年尚青，便毀形不嫁。不久，她以哀慟過甚，亦卒。這一雙優靜雅好的

夫婦，素被後代文學家奉爲夫婦的模範。她們的短命而死，不知曾引動了許多許多人的惆悵！

蘇伯玉妻，姓名已不可考。伯玉奉使到蜀去，長久不歸，她住在長安，非常思念。因將心中的感慨，作成一詩，寫入盤中，屈曲成文，人就叫他做盤中詩。這首詩詞意迴環，質同其形，實爲千古傑作。蘇蕙的織錦迴文，雖亦稱古今無兩，但只以巧妙勝，辭意枯澀，毫不如盤中詩之富有情致。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雀，常苦饑。吏人婦，會夫稀；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嘆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帶，長相思。君忘妾，未之知；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蘇，字伯玉；人才多，智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觔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

當從中央周四角。

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中山無極人，本是袁紹次子熙的妻。後來袁紹爲武帝（曹）所滅，文帝私納爲夫人。她是曹植的偉大作品洛神賦中的女主人翁，她和曹植有一層到現在還未祕密着的關係。在袁紹破滅的時候，爲了她，丕和植曾起過劇烈的爭執，終於是植失敗。從此植便鬱鬱終身，爲文帝所嫉忌，她亦因此爲郭后所譖而賜死。她有塘上行云：

蒲生我池中，綠葉何離離。豈無蒹葭艾，與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菅與蒯。倍恩者苦枯，蹶船常苦沒；教君安息定，慎莫致倉卒。與君一別離，何時復相對？出亦復苦愁，入亦復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椹椹？從軍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拿這首詩來和洛神賦對照了看，他們的關係可以隱約看出。她的身世也可憐極了！

王宋是平虜將軍劉勳的妻。她們已結婚二十餘年，勳忽然又別愛山陽司馬氏之女，遂以「無子」的罪名把她停出。她在歸去的途中，作詩自傷云：

翩翩牀前帳，張以蔽光輝。昔將同爾去，今將爾共歸。緘藏箆篋裏，當復何時披？

誰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望遠未爲傷，踟躕不得共！

孟珠是魏時丹陽人，能爲陽春歌，今存三章。歌云：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道逢遊冶郎，恨不早相識。

陽春二三月，草與水同色。攀條摘香花，言是歡氣息。

望見四五年，實情將懊惱。願得無人處，回身與郎抱。

這三詩的風格，和子夜歌很相像。大約在漢末兵亂之後，女子的處境已不比從前，所以會產生這種艷麗婀娜的絕妙文學。

這時候的賦家，有丁真妻某氏。丁真在建安（漢獻帝時）中爲黃門侍郎，爲陳思王

（曹植）門客，魏文帝卽位，就把他殺掉。他妻乃作寡婦賦自悼，賦云：

惟女子之有行，固歷代之彝倫。辭父母而言歸，奉君子之清塵。如懸羅之附松，似浮萍之托津。何性命之不造，遭世路之險迤；榮華靡其始茂，所恃奄其徂泯。靜閉門以卻掃，魂孤煢以窮居。刷朱扉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幃。含慘悴以何訴，抱弱子以自慰。時翳翳以東陰，日蹙蹙以西墜；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以赴肄。還空牀以下幃，拂衾褥以安寐。想逝者之有憑，因宵夜之髣髴。痛存歿之異路，終窈漠而不至。時荏苒而不留，將遷靈以大行；駕龍輶於門側，設祖祭於前廊。彼生離其尤難，矧永絕而不傷！自銜恤而在疚，履春冬之四節。風蕭蕭而增勁，寒凜凜而彌切；霜淒淒而夜降，冰瀟瀟而晨結。瞻靈宇之空虛，悲屏幌之徒設。仰皇天而歎息，腸一日而九結。惟人生於世上，若馳驥之過櫛；計先後其幾何，亦同歸於幽冥。

晉賦家潘岳也有寡婦賦，但不過是他同情的相像，怎及得她躬親的寫照。在文學史上，潘岳的寡婦賦時見引述，而廋妻這篇寡婦賦，却少有人知道。這也是身為女性的不幸的一幕！像這樣的不幸，不知已埋沒了多少女性天才！除了把這罪名歸在男性的自私上，再有什麼話可以強辯呢！

本節參考書，——

徐陵：玉台新詠

謝元暉：中國婦女文史

## 七左芬

晉代是自然派古詩發達的時代，阮籍、陶淵明都是這派的中堅分子。古賦則反而逐向古典和駢儷的道上走去，從此便入了墳墓之門。但民間詩歌却大發達，所以自然派古詩在這時代也已不能執掌文壇的中樞。這個時代的女作家，更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現，除了做些隨衆附和的古典的詩賦之外。就是蘇蕙的織錦迴文，也不過在藝巧上顯得她的聰明，在詩的本身毫無情感與風韻，都是些枯索無味的陳言，簡直不能稱做文學。

晉代又是一個亂世時代，一般聰明的文人都沉浸在飲酒與服藥之中，假做癡呆，以避危險。偶或叙而談話，也不過說幾句簡單的含意的諷刺話，普通人聽了不很了解，以爲談的是古理聖訓，不加注意。這樣，就造成了當時所謂「清談」的風氣。這派人的中間，最著名的女性，只有謝道韞一人。她是安西將軍謝奕之女，聰明有才辨。謝安是她的叔父，一日，在宅裏閒集，忽然下雪，安道：「這像什麼呀？」安兄子朗道：「散鹽空

中差可擬。」道韞云：「未若柳絮因風起。」安乃大樂。後嫁王凝之，初嫁時大不樂。安問道：「王郎乃逸少之子，甚不惡，你有什麼不滿意呢？」她答道：「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辯論，詞理將屈，她乃差婢女告獻之道：「請爲小郎解圍！」乃以青綾步障自蔽，申戲之前議，客不能屈。凝之及諸子均爲孫恩所害，她抽刃出門，手殺亂兵數人，方被虜。後來寡居會稽，家門嚴肅，人都欽敬。所著詩賦誄頌，今僅存數篇。錄她的登山一詩於左：

峨峨東嶽高，秀極冲青天。巖中間虛宇，寂寞幽以元。非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氣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遊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

女性中著名的賦家，有左太冲的妹子九嬪。她名芬，臨淄人，自幼好學，善作文，名亞太冲。晉武帝聞其名，納入宮中。泰始八年（二七二）拜爲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乃著離思賦。後爲貴嬪。她的文才既亞於太冲，她的姿容也同太冲一般的醜陋，所以武帝並

不寵愛，不過因她有才德而敬重她。她又體弱多病，常居薄室。武帝游華林，回來時常訪她，同她談論文學。她彷彿是武帝的秘書，每有方物異寶，必命她作賦頌。她的著作，傳世頗多，今尚存賦五，其二已不全，誄二，頌二，贊十三，古詩四言五言各一。今錄一賦一詩於后，以見其作風的一斑。

生蓬戶之側陋兮，不聞習於文符。不見圖書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茅之所處兮，恆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忉兮，兼始終之萬慮。嗟殷憂之沉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晡曖而無光兮，氣瀏慄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練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之歔歔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踰月。况骨肉之相違兮，

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悟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沔兮。

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雅思）

自我離膝下，倏忽踰載期。邈邈情彌遠，再奉將何時？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彷彿想容儀，歔歔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於詩書；何以訴厥苦，告情於

文辭。（答兄感離詩）

蘇蕙字若蘭，是苻秦時陳留令道質的季女。年十六，嫁於扶風人竇滔。滔字連波，仕秦爲安南將軍，因若蘭才色殊異，很是敬愛。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若蘭苦加捶楚，陽台很恨她，於是時常造謠與謗。其時詔命滔留鎮襄陽，若蘭不願同往，乃祇帶陽臺到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爲迴文，五彩相宣，瑩心眩目，名曰璇璣圖。命人送至襄陽，滔大爲感動，遂送陽台至關中，具輿從迎若蘭於漢南，夫婦恩愛踰初。按是圖反讀，橫讀，斜讀，交互讀，退一字讀，疊一字讀，皆成文章，計八百四十一字，得三

四五六七言詩三千八百餘首。惟玩其詞義，不免遷就字句，殊多勉強。原詩本爲一圖，傳錄很不便，今不引。汪元放有五彩印的原圖，載在彼所標點的鏡花緣中，可以參看。

楊茗華，東莞人楊德慎之女，有才貌，許字同郡王晞。未及結婚，晞捨俗出家，茗華作書和詩勸他，不聽。後來茗華見他意志堅決，遂亦感悟入道。勸他的詩云：

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因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經  
厲。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  
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不道妾區區，但令  
君恤後。

松陽令鈕滔的母親孫瓊，吳興人，性好鶴。有集二卷，今不傳，惟存賦二，贊一，  
書二。悼艱賦云：

伊稟命之不振，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怙，哀塗瘁以抽心。覽蓼莪之遺詠，

詠肥泉之餘音。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從而有歸，爰奉嬪於他族。仰慈姑之惠和，荷仁澤之陶渥。釋褻服以斬衣，代羅帷以綺布。仰慈尊以飲泣，撫孤影以協慕。遇飛廉之暴骸，觸驚風之所會。扶搖奮而上躋，頽雲下而無際。頓余邑之常春，望峻陵而鬱青。瞻空宇之寥廓，感宿草之發生。顧南枝以永哀，向北風以飲泣。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王邵之，劉柔（一作劉和）之妻，有集十卷，今只存二賦二頌一銘一詩。春花賦云：

千葩粲其昭晰兮，百卉舊而同榮。蘭圃翹以含芳兮，芝薄振而沈馨。翠穎競臻，衆條頻英。或異色同形，或齊芳殊制。自然神杳，不可勝計。爛若羅秀之垂光，灼若隋珠之宵列；爽若翡翠之羣翔，練若珊瑚之映月。詩人詠以託諷，良喻美而光德。準工女於妙規，飾王后之首則。

劉臻妻陳氏，聰慧昭文，嘗於正旦獻椒花頌，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今尚傳一賦二頌二書。箏賦云：

伊夫箏之爲體，惟高亮而殊特。應大律之修和，與七始乎消息。括八音之精要，超衆器之表式。后夔創制，子野考成。列柱成律，既和且平。度中楷模，不縮不盈。總八風而熙泰，羌貫微而洞靈。牙氏攘袂而奮手，鍾期傾耳以靜聽。奏清角之要妙，詠騶虞與鹿鳴。獸連軒而率舞，鳳踉蹌而集庭。汎濫浮沉，逸響發揮；翕然若絕，皎如復迴。爾乃祕音艷曲，卓礫殊異；周旋去留，千變萬態。

辛蕭，常侍傅伉（亦作傅統）之妻，有集一卷。今存頌三，詩一。芍藥古頌云：

曄曄芍藥，植此前庭。晨潤甘露，晝晞陽靈。曾不逾時，荏苒繁茂。綠葉青葱，應期吐秀。緗蕊攢挺，素華菲敷。光譬朝日，色艷芙蓉。媛人是采，以廁金翠。發彼妖容，增此婉媚。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聊用興思，染翰作歌。

### 本節參考書，——

劉義慶：世說新語

第二章 漢晉詩賦

趙世杰：《歷代女子文集》

朱淑真：《璇璣圖記》

## 第三章 六朝樂府

### 一 樂府的來源

樂府是什麼？樂府就是民間的詩歌。但是漢書卷二十二說：

……乃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

舉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禮樂志）

可見「樂府」本是一種官署名，後人即以他們所搜集的詩歌叫做「樂府」，似乎不很妥當。但沿用已久，也不便更動了。

我們從漢書所記載，知道當時所搜集的樂府，都是各地的民歌。但民歌未必能協樂

器之律，故使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把她們增刪一下，或修改一下，使她們都能入樂。現在所存的樂府，除魏晉樂所奏外，尚有「本辭」存在。我們若把本辭同魏晉樂所奏的本子校對一下，便可發現許多修改或增刪之處，便是這個緣故。

漢代的民歌共分三種：一，鼓吹曲辭；二，橫吹曲辭；三，相和歌辭。相和歌辭所採的歌詞，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創作；所用的樂器，是中國本國固有的樂器。鼓吹曲辭與橫吹曲辭恰和相和歌辭相反，所用樂器，多數係外族的樂器；所採民歌，橫吹曲辭失傳無查考，鼓吹曲辭很含有外族的色彩。鼓吹與橫吹的分別：有簫、笛叫做鼓吹，有鼓、笛的叫做橫吹；用於朝會道路的叫做歌吹，用於軍中的叫做橫吹。相和歌則取絲竹相合而歌的意思。漢武帝設樂府所採集的，都是相和歌辭。

漢高祖的宮人唐山夫人著房中祠樂，亦名安世房中歌，純仿古代頌體，文辭毫無情趣，雖以「質古文雅」見稱，究竟不可取。全詩共十七章，今錄三章於後，以見一斑：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懸，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

庶旄翠旌。(其一)

豐艸蔓，女蘿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其八)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其十五)

相和歌中真正的女性作品，只有卓文君所作白頭吟，原作本爲五言詩，亦爲後人採入樂府。又有陌上桑，相傳爲女子羅敷所作，後人因考詩中口氣不很相像，以爲僞托。

原詩如下：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系，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妹？」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

有婦，羅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鬢鬢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這是一首很好的敘事詩。當時這種體裁的好詩很多，最著名的是孔雀東南飛，可惜作者不知爲男性抑女性，在這裏不能引述了。

六朝樂府，當然是承漢魏樂府歌辭而來，但這個時代，北音的鼓吹曲已不復續有創造，橫吹曲却在北朝極一時之盛。相和歌辭却流入南方，同南方音樂化合，產生了清商曲辭。也和漢代一樣，北曲因國民性及地方關係，流傳很少；清商曲辭中的西曲歌、吳聲歌曲及神弦歌，不但數量繁多，而且大都是優美的第一流文學作品，尤以女性所作爲甚。

到了唐代，律詩取了古詩和樂府的地位而代之。古詩所重在意義，樂府所重在聲

調，而律詩（包含絕句）則兼收並有。所以唐代雖有許多詩人還在專門作什麼「新樂府」，實際上唐人所作的詩歌都是樂府，用不到他們專門去創作。宋代的樂府是詞，元代的樂府是曲，這是稍讀文學史的人都知道的，不用我們多說了。

### 本節參考書，——

郭茂倩：樂府詩集

陸侃如：樂府古辭考

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

## 二 子夜

樂府中的吳聲歌曲，本來是南方的作品。南方文學素以柔媚宛轉勝，而吳聲歌曲尤能表顯出這種特殊的韻致。文學家本以出於南方爲多，而女性作家的產生於南方的，亦較北方爲多。這因爲是風土的關係。吳聲歌曲中多民歌，中間特多女性作品，便是個有力的證據。我們一提起樂府詩歌，便不由得會聯想到子夜歌中那種悱惻纏綿的嬌態，這子夜歌的作者便是個女性的子夜。

樂府中最多的是無名的詩人的作品，他的原因前已說過。子夜歌是千古絕唱，是抒情歌中的「白眉」，但作者因爲是個民間的平常的女子的緣故，除了知道她的名字卽爲子夜和晉時人外，其餘一些都不可考。又從後人「聲過哀苦」這句考語上，知道她的聲調的大概外；現存的四十二首中那幾首是她原作，我們也只能保持我們的疑問。她的體制一

例是五言四句，差不多可以算是已成形的五言絕句。現在選錄十八首於後——實在太好了，幾乎使我們一首也不忍割愛——包你讀後爲之環誦不置：

芳是香所爲，冶容不敢當。天不奪人願，故使儂見郎！  
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腕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  
前絲漸纏綿，意欲結交情；春蠶易感化，絲子已復生。  
自從別郎來，何日不咨嗟；黃蘗鬱成林，當奈苦心多！  
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蘗塢。果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  
朝思出前門，暮思還後渚。語笑向誰道，腹中陰憶汝！  
擘枕北窗臥，郎來就儂嬉。小喜多唐突，相憐能幾時！  
年少當及時，蹉跎日就老。若不信儂時，但看霜下草。  
歡愁儂亦慘，郎笑我卽喜；不見連理樹，異根同條起？

別後涕流連，相思情悲滿，憶子腹靡爛，肝腸尺寸斷。

誰能思不歌？誰能飢不食？日冥當戶倚，惆悵底不憶？

夜長不得眠，轉側聽更鼓；無故歡相逢，使儂肝腸苦！

歡從何處來，端然有憂色；三呼不一應，有何比松柏！

我念歡的的，子行由豫情，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

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朝東暮還西！

憐歡好情懷，移居作鄉里。桐樹生門前，出入見梧子。

遣信歡不來，自往復不出；金銅作芙蓉，蓮子何能實！

晉時琅琊王軻的家裏，和豫章僑人庾僧虔家裏，曾聞鬼歌子夜。於此可證明子夜歌確很

哀苦，可以使鬼神歌泣。後人把她更爲四時行樂之詞，謂之十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

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都是子夜歌的變體。這許多歌的名稱雖異，但仍不脫她原有

的悱惻纏綿的韻致。

懷儂歌亦爲晉代有名樂府之一，她的始創者是著名的美人金谷園中的鳳凰綠珠。她的肉體的代價雖值到眞珠三斛，然她的精神的代價却誰也不能估量。愛她的丈夫石崇爲她而犧牲了生命，她也墜樓而死以報知己。相傳她善於彈琴，懷儂歌是她僅存的作品。曲云：

絲布澀難逢，令儂十指穿。黃牛細犢車，游戲出孟津。

民間的仿作，連原作共存十四首。但仿作的作風，大半都似失戀詩，與原作之意不同。今選錄八首於後：

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

寡婦哭城頰，此情非虛假。相樂不相得，抱恨黃泉下！

我與歡相憐，約誓底言者？常歎負情人，郎今果成詐！

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閣裏。桐樹不結花，何由得梧子？

長橋鐵鹿子，布帆阿那起。詫儂安在間，一去三千里。

愛子好情懷，傾家料理亂。攬裳未結帶，落托行人斷。

月落天欲曙，能得幾時眠？悽悽卜牀去，儂病不能言！

髮亂誰料理，詫儂言相思。還君華艷去，催送實情來！

石崇又有愛婢，名叫翹風，嘗作怨詩一首，從前人也把她收入樂府。石崇得翹風於

胡中時，她年方十五歲，正在美妙的青春，又加以絕艷的姿色，華麗的文才，曾搏得主人莫大的寵愛。這時年長寵衰，不由她不幽怨填中，在文字中發洩出來！

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煙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

桃葉歌的作者是王獻之和他的妾桃葉。獻之作歌云：「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

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或作我自迎接汝）！」桃葉乃和之云：

桃葉映紅花，無風自婀娜，春花映何限，感郎獨采我！

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

晉中書令王珉，好持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發生戀愛，情好甚篤。嫂撻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她歌一曲以贖罪。她乃歌道：

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

後來王珉知道了，問她這歌是遺誰的，她又隨口改作道：

白團扇！顛顛非昔容，羞與郎相見！

這故事傳到民間，便產生了團扇郎歌。古辭今存六曲，其一二兩曲，或以爲桃葉所作。

全錄於后：

七寶團團扇，燦爛明月光。餉郎却暄暑，相憶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托方便。

曠甲薄不乘，步行耀玉顏；逢儂都笑語，起欲著夜半。

團扇薄不搖，窈窕搖蒲葵。相憐中道罷，定是阿誰非。

御路薄不行，窈窕決橫塘。團扇障白日，面作芙蓉光。

白練薄不著，越欲著錦衣；異色都言好，清白爲誰施？

除了以上各曲外，樂府之爲晉代女性作者，想還不少。但因爲沒有著明的緣故，我們已無從辨別。這自然是很可惜的啊！

本節參考書，——

陸侃如：樂「古辭考」

郭茂倩：樂府詩集

### 三 華山畿

吳聲歌曲幾乎都是艷麗的抒情歌，大都又有戀愛的故事做背景。華山畿也是吳聲歌曲之一，她的第一首就是這故事中的主人公所作。相傳在宋少帝時，南陵有一士人，從華山畿經過到雲陽，客舍中有一年約十八九歲的女子，他見了非常愛悅，但無由通達他的情懷，回家後，遂感心疾。他的母親問他的緣故，就將心事盡情告訴。母親乃到華山去尋訪，尋到了這個女子，將兒子的事告訴她。她聽了非常感觸，因脫下她的蔽膝，叫母親暗暗放在他的席下，臥之當愈。母親依言而行，過了幾天，病果然好了。偶然揭起席來，見了蔽膝，就抱持不放，把他吃下而死。氣將絕時，他對母親道：「葬吾的時候，柩車須從華山經過。」母親依了他的話，柩車一到女家門前，牛停止不肯前行，打拍不動。女子說道：「姑且等待我一會！」遂跑到裏面去妝點沐浴，既畢乃出，嘴裏唱

着歌：

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

棺應聲開，女躍入棺中。家人扣打她，再也不能出來！乃合葬，呼曰「神女冢」。此曲古辭共有二十五曲，今選錄十一首於後：

夜相思。投壺不得箭，憶歡作嬌時。

未敢便相許。夜聞儂家論，不持儂與汝！

啼着曙。淚落枕將浮，身沉被流去！

別後常相思，頓書千丈闕，題碑無罷時！

臨津歎。牽牛語織：離淚溢河漢！

啼相憶。淚如漏刻水，晝夜流不息。

無故相然我。路絕行人斷，夜夜故望汝！

不能久長離！中夜憶歡時，抱被空中啼。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

奈何許！天下人何限，慊慊只爲汝！

公上蘿。願君如行雲，時時見經過！

青溪小姑曲係神弦歌之一。神弦歌都是南朝民間的祭曲，中間特多怪誕的神話做背景。廣陵蔣子文嘗爲秣陵尉，因擊賊受傷而死，吳孫權時封中都侯，立廟鍾山。青溪小姑是他的第三妹。宋元嘉中（四二四——四五三），會稽趙文詔爲東扶侍，廨在青溪中橋。偶於秋夜步月，悵然思歸，乃倚門唱烏飛曲。忽有一青衣，年約十五六，詣門說道：「吾家女郎聞歌聲有悅人者，逐月遊戲，故遣相問。」文詔毫不疑懼，遂命青衣邀女郎來。須臾，女郎至，年可十八九許，容色絕妙，向文詔道：「聞君善歌，肯爲妾歌一曲否？」文詔卽爲歌草生盤石下，聲甚清美。女郎命青衣取箜篌，鼓之，聲泠泠似楚曲。又命青衣歌繁霜，自脫金簪扣箜篌而和。青衣歌道：

歌繁霜，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於是留連宴寢，將旦始別去。女郎臨別，以金簪贈文詔，文詔亦報以銀盃及琉璃七。明日，銀盃等忽於青溪廟發現，方知所逢乃是青溪神女。古辭今存一曲，爲四言四句：

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神弦歌中的其他歌曲，如聖郎曲、白石郎曲、湖就姑曲等，大概也有神怪的戀愛故事做背景。但這些故事都失傳，我們無從敘說。今將所存曲一併附錄於後。聖郎曲云：

左亦不佯佯，右亦不翼翼。仙人在郎傍，玉女在郎側。酒無沙糖味，爲他通顏色。

白石郎曲今存二曲，曲云：

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

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艷狗絕，世無其二。

湖就姑曲亦存二曲，曲云：

赤山湖就頭，孟陽二三月，綠蔽黃荇藪。

湖就赤山磯，大姑大湖東，仲姑居湖西。

南齊時，錢塘名倡蘇小小（一名簡簡），有西陵歌云：

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此歌後亦被收入樂府。現在西湖有蘇小小墓，是真是幻，尚在不可肯定之中。然一般遊客，每臨其墓，往往抵首徘徊，追懷不已了！

本節參考書，——

陸侃如：樂府古辭考

郭茂倩：樂府詩集

#### 四 包明月與王金珠

吳聲歌曲中，子夜、上柱、鳳將鵲、上聲、歡聞、歡聞變、前溪、阿子、丁督護、團扇郎十曲，並爲梁所用曲。鳳將鵲以上三曲，梁代的作品今已不傳。上聲以下七曲，宮人包明月作前溪歌，其餘都是王金珠所作。包明月和王金珠二人的身世不可考，其他作品亦不可見，她們大概是梁代製作樂府的專門家。包明月的前溪歌，五言五句，只存一首，茲錄於後：

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牕，獨眠抱被嘆，憶我懷中儂，單情何時雙？

王金珠的子夜四時歌，今存春歌三首，夏歌、秋歌各二首，冬歌只一首，共八首：

朱日光素冰，黃花映白雪。折梅待佳人，共迎陽春月。

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鬱如此，情來不可限。

吹漏不可停，斷絃當更續，俱作雙思引，共奏同心曲。(以上春歌)

玉盤貯朱李，金盃乘白酒，本欲親自持，復怨不甘口。

垂簾倦煩熱，卷幌乘清陰，風吹合歡帳，直動相思琴。(以上夏歌)

疊素蘭房中，勞情桂杵側。朱顏潤紅粉，香汗光玉色。

紫莖垂玉露，綠葉落金櫻。著錦如言重，衣羅始覺輕。(以上秋歌)

寒閨周繡帳，錦衣連理文。懷情入夜月，含笑出朝雲。(冬歌)

其他子夜<sup>變</sup>歌、上聲歌、歡聞歌、歡聞變、團扇郎歌、丁督護歌、阿子歌各一首：

七綵紫金柱，九華白玉梁，但歌繞不去，含吐有餘香。(子夜變歌)

花色過桃杏，名稱黃金瓊。名歌非下里，含笑作上聲。(上聲歌)

艷艷金樓女，心如玉池蓮。持底報郎恩？俱期遊楚天。(歡聞歌)

南有相思木，合影復同心。遊女不可求，誰能識得音？(歡聞變歌)

手中白團扇，淨如秋潭月，清風任動生，嬌聲任意發。(團扇郎)

黃河流無極，洛陽數千里；轆軻戎旅閒，何由見歡子？（丁督司歌）

可憐雙飛鳥，飛集野田中，饑食野田草，渴飲清河流。（阿子歌）

西曲中有莫愁樂，亦爲舞曲，相傳爲石城女子名莫愁者所作。梁武帝歌，有一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一句，當另爲一人，石城在竟陵，今湖北鍾祥縣西有莫愁村。後人誤以石城爲石頭城，所以南京城外又有莫愁湖；又誤以洛陽的莫愁爲石城的莫愁，於是莫愁湖上又有鬱金堂。今存二曲，或以爲卽莫愁所作，或以爲原曲已亡，此係他人所作，二曲似男女一唱一和之詞，爲絕妙抒情歌，我們以不解解之好了。

莫愁在何處，莫愁；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

莫愁的時代，昔人大都以洛陽的莫愁爲梁代人，以石城的莫愁爲唐代人，這因爲依據了所從出的書籍的時代而誤。舊唐書云：

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石城樂和中復有忘愁聲；因

有此歌。

石城樂爲宋臧質所作，則莫愁至早當在宋以後。古今樂錄云：

莫愁樂亦云蠻樂。舊舞十六人，梁八人。

據此，則莫愁至晚不會在梁以後。但宋後爲齊，齊祚至短，不過二十三年，接着就是梁，所以我們暫時假定她是梁時人。

此外，木蘭詩有人以爲亦梁代作品。木蘭詩係橫吹曲之一，本來已佚，唐浙江西道觀察使御史中丞韋元甫得之民間，又自己附作一首，仍以歸入樂府。木蘭或疑並無其人，程大昌演繁露云：

樂府有木蘭，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爲作詩。然不著何代人，或者疑爲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

彎弓征戰作男女，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既有廟貌，又云「曾作女兒」，則誠有其人矣。

獨異志載木蘭花姓，商丘人。他書或云梁時人，或不著時代。曾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爲女郎，歸，乃作戍邊詩一首。現存木蘭詩有兩篇，一卽爲韋元甫擬作，一卽原詩。古文苑卽以原詩爲木蘭所自作，確否委實難以斷定了。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燕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

將；阿妹聞姊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容鬢，挂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惶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著名的哀艷詩人陳後主，他在歷史上是以浪漫出名的。他好聲色，以宮人擅文學的袁大捨等爲女學士，而以文士江總等十餘人爲狎客。後主每宴飲，女學士和狎客便共賦新詩，擇其尤艷麗者，譜成曲調，命宮女F餘人習唱。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指皆在贊美張貴妃、孔貴嬪的容色。然所謂女學士的篇章，今皆不存。後主皇后沈氏，亦有文才，後主死，爲賦哀辭，文甚酸切，今亦不傳，只存答後主詩一首，云：

誰言不相憶？見罷倒成羞。情知不肯住，教遣若爲留。

### 本節參考書，——

第三章 六朝樂府

陸侃如：樂府古辭考

郭茂倩：樂府詩集

方 毅：中國人名大辭典

謝元量：中國婦女文學史

## 五 楊白花

雜曲歌辭中有楊白花，爲北朝魏胡太后所作。她是武帝的皇后，孝明帝卽位（五一六），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嘗於都亭曲水宴羣臣賦詩。有武都仇池人楊白花，係名將楊大眼之子，少有勇力，容貌雄偉，太后逼他私通。白花懼及於禍，乃率其部曲南來降梁，更其名爲華。太后追思不能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日夜連臂踏足歌唱，聲調悽惋異常。歌云：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闈闥，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腳無力，拾得楊花淚沾臆！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裏。

從這一首歌的背景裏，使我們窺見了南北女子性格的不同。北方的民族性是剛直的，女子亦然，所以她們不喜歡柔媚的文士，而愛雄糾的武夫。南方則完全相反，她們所追逐

的男性不爲武夫而反爲文士。北方的女性，正和歐洲中古時代的女子一樣，她們戀愛英雄，英雄也爲了她們立下了許多偉大的事業。數年前，國民革命軍到達江西時，女子一時的「皮帶熱」，也可算是南方女子性格上的大變化。但是此種熱情，不久便跟着革命熱度，銷沉於無形！因爲那時軍中重要人物，都是「投筆從戎」的書生，後來遇到種種失望，積極的都做了犧牲品，消極的都銷聲匿跡，於是恢復了軍隊從來的常態。所以她們的「皮帶熱」，和北方女性的愛剛勇的武夫，實在也不能相提並論。

後魏王肅妻謝氏，江南人。初，肅爲齊祕書丞，聘謝氏。太和十八年（四九四），北投後魏，魏高祖擢爲尚書令，復令尙陳留長公主。於是謝氏入道爲尼，作詩及書貽肅。書中有「修途因頓」及「得假片刻，以罄鄙懷」等句，可見她自南來北後，肅竟未與接見。這並不出之於肅的本懷，所以他一聞她爲尼，便很惆悵，連忙建造正覺寺安頓她。她給肅的詩云：

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絡逐勝去，頗憶纏綿時。

那封信也寫得宛轉動人，文長不錄。長公主就替肅代作一詩答謝氏：

絨是貫絲物，目中當紅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

與前詩對照，可謂針鋒相對！

北齊盧士琛妻崔氏，崔林義之女，有才學。一日爲春天，以花和雪爲兒洗面，作詞祝云：

取紅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馮小憐是北齊後主的妃子。她本是穆后的婢女，穆后愛衰，乃於五月五日進於帝，號曰續命。慧黠工歌舞，善彈琵琶，後主非常寵愛，立爲左皇后。齊亡國，小憐爲周武帝所獲，以賜代王達。侍王彈琵琶，絃偶斷，乃感而作詩云：

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

周亡，隋以賜李琬，琬乃令著市裙，主柁白事。自此以後，她的消息就沉寂了！

第三章 六朝樂府

本節參考書，——

郭茂倩：樂府詩集

陸侃如：樂府古辭考

謝無量：中國婦女文學史

## 第四章 隋唐五代詩人

### 一 律詩的來源

這裏所謂「律詩」，係包含「絕句」而言，也叫做「近體」。牠和「古體」的不同，牠有一定的平仄，古體（也叫古詩）可以不拘。

唐代是近體最發達的時代，但牠的來源却在前代，中國文學概論講話裏說：

詩本來是歌詠的東西。在漢以後，雖完全與樂府分岐，好似成爲不是歌詠的一樣，但已經使用律語，遂沒有不尊重聲律底諧協底理由了。以故詩人特別注意於修辭法而用了種種的工夫。漢魏之詩專尚質，但至六朝而趨重華艷，晉之陸機潘

岳山，一變而開排偶之端，至宋之謝靈運顏延年，齊之謝朓，再變三變而儷句遂愈加多起來了。……

迨齊梁之際，四聲之論起，沈約等論詩底八病而主張作詩應整理平仄。至陳之徐陵，庾信，體例漸嚴，成爲唐詩底先驅。其中所用平仄，殆與唐詩無甚區別。……

至唐而聲律對偶之法益加嚴格，沈佺期宋之間等愈努力於研鍊精切，穩順聲勢，以定五七言八句之式，號爲律詩。於是平仄底圖式遂完全定了。故後世稱沈宋爲律詩之祖。（第三章詩式）

其他還受到樂府的影響，因爲古詩尚質，樂府重律，近體乃兼而有之。所以有人竟目近體爲唐代的樂府，原因就是因爲牠都能歌詠的。

在隋唐之前，晉之後，也有幾個由古體到近體詩過渡時代的女性作家。她們在女性文學史上的地位，正和謝朓鮑參與徐庾在整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一樣。以下就把她們分

宋代女詩人，鮑令暉與韓蘭英並稱。鮑令暉，東海人，詩人鮑照的妹妹，照曾答孝武帝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所著有百願詩，鍾嶸詩品有「百願」之評，今已不傳。在今所傳的詩數篇中，如：

裊裊凌窗竹，藹藹垂門桐。灼灼青軒女，冷冷高堂中。明志逸秋霜，玉顏掩春

紅。人生誰不別？恨君早從戎！鳴弦慙夜月，紺黛羞春風。（擬青河畔草）

自君之出矣，臨軒不解顏。砧杵夜不發，高門晝常關。帳中流熠燿，庭前華紫

蘭。楊枯識命異，鴻來知客寒。游暮冬盡月，除春待君還。（擬自君之出矣）

已通體是排偶；又如：

桂吹兩三枝，蘭開五六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寄行人）

幾乎是首平仄和諧的五絕了。韓蘭英是吳郡婦人，齊時尚在，為後宮司儀，有集四卷，今不存。她在宋孝武帝時，獻興賦，被賞入宮；明帝時用為宮中職僚，世祖以為博

士，教六宮書學，因地年老多識，呼爲韓公。作品現都失傳了。

梁代女詩人較多，劉氏三妹最爲著名。她們都是瑯琊 劉繪的女兒，孝綽的妹妹；長嫁王淑英，次適張暎，幼歸徐悱。今只長幼二妹的作品，尙能考見。王淑英妻詩，今存三首，錄其二云：

一生竟何定，萬事最難保。丹青失舊儀，玉匣成秋草。想妾辭關淚，至今猶未燥。漢使汝南還，殷勤爲人道！（昭君怨）

梅花自爛熳，百舌早迎春。逾寒衣逾薄，未肯惜腰身。（暮寒）

徐悱妻名令嫺，世稱劉三娘，有集二卷。悱爲晉安郡，卒，喪還建業，令嫺爲文祭之，詞甚悽惋。悱父勉本欲爲哀文，見之乃罷。令嫺所作詩，今存十一首，錄其三云：

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還看鏡中色，比豔似知非。摛詞徒妙好，連類頓乖違。知夫雖已麗，傾城未敢希。（詠佳人）

庭樹且新晴，臨鏡出雕楹。風吹桃李氣，過傳春鳥聲。盡寫山陽笛，全作洛濱

笙。注意留歡聽，誤令妝不成。(聽百舌)

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關人。(摘同心梔子贈謝娘)

衛敬瑜妻王氏，瀟陵王整的姊姊(或作妹)，年十六歸敬瑜，敬瑜溺水而死。父母舅姑，憐其孀獨，都欲嫁之，她乃割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或云：敬瑜妻名姚玉京。或又云：玉京乃姚氏的乳名，姚乃從母姓。敬瑜死後，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餘又分散。她乃作詩云：

墓前一株柏，連根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頽城何足奇？

王氏所居，嘗有雙燕巢梁間，一日，雄燕爲鷲鳥所傷，其雌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王氏臂，像告別的樣子。她以紅縷繫其足，云：「明年新春，再來做我的伴侶。」明年，果然復來，乃贈以詩云：

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

自后秋返春來，凡六七年。王氏病卒，明年燕又至，繞梁哀鳴。家人對她說：「王氏死

了，墳在南郭。」燕子遂至墳所亦死。沈滿願，范曄（一作范曄）之妻，長於詩，所著甚富，有集三卷，亦不傳。今錄遺詩四首於後：

可憐潤霜質，織削復毫分。織作回風苧，製爲縈綺文。含芳出珠被，耀彩接湘裙。徒令嗟麗飾，豈念欲凌雲？（詠五彩竹火籠）

珠花縈翡翠，寶葉間金瓊。剪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動瑤英。但令雲髻插，蛾眉本易成。（詠步搖花）

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唯餘一兩焰，纔得解羅衣。（詠殘燈）

別怨悽懽響，離啼濕舞衣。願假烏棲曲，翻從南向飛。（越城曲）

陳後主妹樂昌公主，嫁徐德言。時陳政方亂，德言對公主道：「以卿之才容，國亡必入豪家。倘情緣未斷，猶期相見。但宜以物爲信。」乃破一鏡，各執一半，約他年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隋代陳，公主歸楊越公家。德言如期到都，有蒼頭賣半鏡，大高其價，德言以半鏡合之，題詩付蒼頭。公主得詩悲泣，越公詢得其實，召德言與飲，

令公主作詩，遂厚遺送還江南。公主詩云：

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

陳時女性能作詩的，尚有陳新塗妻李氏，她作冬至詩云：

靈象尋數迴，四氣不運散。陰律鼓微陽，大明啓修旦。感與時來與，心隨逝化嘆。式宴集中堂，賓客迎朝館。

又有某少女寄夫詩云：

自君上河梁，蓬首臥蘭房。安得一樽酒，慰妾九迴腸？

北魏文明文太后，善詩賦，曾登台見雀啄食，乃作青台歌云：

青台雀，青台雀，綠山采花額。

北周趙王宇文昭女千金公主，嫁爲突厥沙鉢路妻。隋滅周，公主自傷社稷絕滅，每懷復讐之志，日夜言於沙鉢路，率衆爲寇。後以力弱內附，賜姓楊氏，改封大義公主。

隋平陳後，以陳叔寶屏風賜公主，公主心不平，題詩屏上云：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台中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恆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吾獨申名。惟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

隋主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連結西突厥。隋主慮她有不軌，乃設計勾通突厥，卒爲沙鉢略之姪所譖殺。她是一個弱女子，有這樣「富貴不能移」的堅定的意志，也是一時難得的女英雄了，雖然她最后還是一個失敗！

昔人分唐人詩爲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這是不適用於本書的。不過在盛唐以后，女詩人却比較的多些，這當然是也受到當時整個詩壇的影響。五代是詞的時代，花蕊夫人是詞家，同時也是一位過渡時代的詩人，本書就用她來結束這個近體詩的時代。

陸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註

陸 翹：歷朝名媛詩詞

謝元學：中國婦女文學史

第四章 隋唐五代詩人

## 二 侯夫人

隋代自文帝統一南北，國內一時盛平。文帝治國雖嚴，但宮庭以內，頗多不可告人之隱，以致爲兒子所弑。煬帝弑父篡位后，不理國家政事，只是沉迷女色，一反文帝的行爲。晚年時，又大興土木，建造迷樓，較秦始皇的建阿房宮，尤爲堂皇富麗。迷樓記（不知何人所作）裏說：

……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循，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戶，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乎戶旁，壁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云極，自古無有也。……

顏師古隋遺錄裏也說：

……因此乃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裳，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

麝名香於四隅，煙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曰散春愁，二曰醉忘歸，三曰夜酣香，四曰延秋月。粧奩寢衣，帳各異製。……

於是他日夜流離在內，更不問外事了。

迷樓中宮女既多，後宮的宮女更沒有一見顏色的機會。其中有一位侯夫人，容貌妍麗，富有文才，因沒有被選入迷樓，自知此生將終老長門。而來日方長，春華秋月，不免要時時牽動情懷。與其作終身的監禁，不如一刀送命的痛快，於是乃自縊於棟下。死時，臂懸錦囊，中藏文字。左右拿來呈於煬帝，原來都是些詩稿。自感三首云：

庭絕玉螿跡，芳草漸成科。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

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

春陰止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柳，翻承雨露多。

看梅二首云：

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舉。庭梅見吾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  
香清寒豔好，誰識是天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

其他爲粧成、遣意、自傷各一首云：

粧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粧成)

祕洞扃仙卉，雕窗銷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遣意)

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入骨清，獨臥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疏遠，妾意徒彷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身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惟命誠可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自傷)

煬帝讀詩，頗爲傷感，乃親往後宮去看她的死屍。她此時已氣絕，但顏色如生，煬帝爲之大慟，云：「她死了顏色猶美如桃李，她生前不知有怎樣的美麗！」因詩中有「毛君

真可戮，不肯寫昭君一句，乃急召中使許廷輔來責問道：「朕叫你到後宮選宮女入迷樓，爲什麼獨棄此人？」乃下廷輔於獄，賜自盡，厚禮以葬侯夫人，將她的遺詩付樂府歌唱。

煬帝久住迷樓，日久生厭，於是在大業十二年（六一六），假征遼東爲名，臨幸江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挽留，攀車阻駕，指血染鞅，不能搖動帝意。自都至汴后，改御龍舟，每舟擇妍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鑲金楫，號爲殿脚女。一日，煬帝凭殿脚女吳絳仙的肩膀，看她非常柔麗，說不出的愛她，不覺久不移步。復召她入舟，欲拜爲婕妤，恰在其時嫁爲玉工萬羣妻，只能作罷。乃擢爲龍舟首楫，號曰嚙峒夫人。煬帝每倚簾觀絳仙，移時不去，嘗對人家說：「古人云，『秀色若可食』。如絳仙，真可療飢了。」煬帝既到江都，絳仙等乃不得親侍寢殿。嘗有人進合歡水菓一器，煬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馳騎賜絳仙，因馬急搖解。絳仙乃作詩謝云：

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甯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

煬帝看了大不悅，詢問黃門，知合歡果已不成連理，所以有此怨辭，乃說道：「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

此外，隋代的女詩人，有丁六娘、蘇蟬翼、張碧蘭、羅愛愛、秦玉鸞，都有作品傳於後，但里居家世却不可攷了。

丁六娘的十索曲，是古今知名的豔曲，選錄五首於後：

裙裁孔雀羅，紅綠相參對，映以蛟龍錦，分明奇可愛。麤細君自知，從郎索衣帶。

爲性愛風光，生憎良夜促，曼眼腕中嬌，相看無厭足。歡情不奈眠，從郎索花燭。

君言花勝人，人今去花近，寄語落花風，莫吹花蕊盡。欲作勝花嬌，從郎索紅粉。

二八好容顏，非意得相關，逢桑欲採折，尋枝倒嬾攀。欲呈纖纖手，從郎索指

環。

闌房下翠帷，蓮幙舒鴛錦，歡情宜早暢，密意須同寢。欲共作纏綿，從郎索花枕。

下面是蟬翼的因故人歸有感：

郎去何太速，郎來何太遲？欲借一樽酒，共敘十年悲。

下面是張碧蘭的寄阮郎：

郎如洛陽花，妾似武昌柳。兩地惜春風，何時一攜手？

下面是羅愛愛的閨思：

幾當孤月夜，遙望七香車，羅帶因腰緩，金釵逐髮新。

下面是秦玉戀的憶情人：

蘭幕虫聲切，椒庭月影斜，可憐秦館女，不及洛陽花。

觀玩詩意，這許多人大概都是妓女，不過趙慶楨青樓小名錄不載她們的名字，所以不敢

隨便下斷。這些作品，作風全似樂府，如果她們果然是妓女，那麼她們自作自歌，更顯得她們的技倆的高妙，不是一般能作不能歌的文人所能及了。

本節參考書，——

周樹人：唐宋傳奇集

陸昶：歷朝名媛詩歸

### 三 宮闈詩人

在詩歌的黃金時代的唐代，不獨民間的女詩人多至不可勝數，就是在幽閉的皇宮裏，也出了不少的女作家。像徐賢妃，像上官昭容，她們的作品都可與當時的男作家並駕齊驅。五宋與鮑君徽所作樂府與近體詩，大都宛轉清麗，表現出她們女性的本色，也是不可多得的作品。至于武則天（唐）以一代大政治家而兼爲文學，尤爲宮闈文學生色。

太宗的皇后長孫氏，河南洛陽人，自幼嫻習文藝。做了皇后後，非常約樸，服用僅取足用，喜歡看書，雖梳洗亦不廢置。居九成宮，嬰疾，太子欲請太宗大赦天下，況度道人，祓寒災會。長孫后道：「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可推挽。若修福可延壽命，那我並不會做惡事；假使爲善無效，那我還求什麼呢？況且大赦天下係國家大事，佛老又是外國的宗教，都是皇上所不做的。豈可因我而叫他亂天下法律？」她會著女則十篇，今不

傳；作品僅存春游云：

上苑桃花（一作杏花）朝日明，蘭闥艷妾動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邊嫩柳學身輕。花中來去看舞蝶，樹上長短聽啼鶯。林下何須遠借問，出衆風流舊有名。

此曲爲太宗所見，頗嘖嘖稱美。她生於公元六〇一年，死於六三六年（貞觀十年），年只三十六歲。

徐惠是太宗的妃子，湖州人，出世五月卽能言語，四歲通論語及詩，八歲已善屬文。父親孝德會叫她擬離騷爲小山篇，乃擬作云：「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思；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爲太宗所聞，乃納爲才人。貞觀末，上疏極諫征伐土木之煩，太宗頗善其言。太宗崩，她悲哀成疾，不肯服藥，說道：「皇上待吾甚厚，得先侍園寢，正是我的志願了！」又作詩連珠以表示她的意志。高宗永徽元年（六五〇）卒，贈謚賢妃。她的著作，長於駢賦，詩亦端雅可誦。鈔錄三首於後：

舊愛柏梁台，新寵昭陽殿。守分辭芳葢，含情泣團扇。一朝歌舞榮，夙昔詩書

賤。顏恩誠已矣，覆水難重薦。(長門怨)

由來稱獨立，本是號傾城。柳葉眉開發，桃花臉上生。腕搖金釧響，步轉玉環鳴。纖腰宜寶襪，紅衫艷織成。懸知一顧重，別覺舞腰輕。(賦得北方有佳人)

朝來臨鏡台，粧罷暫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粧後答太宗？)

上官婉兒是詩人上官儀的孫女，母鄭氏。方姪時，母夢人給予大秤，說道：「當以之秤量天下。」及生，方逾月，母戲道：「秤量的就是你嗎？」她「啞」然而應。武后時，配入掖庭，辨慧能文章，并曉政事。武后很愛她，拜爲婕妤，掌管詔命。及中宗復辟，大被信任，拜爲昭容。她乃勸帝立修文館，選公卿中長於文學的李嶠等二十餘人充其數。中宗每宴名儒賦詩，令婉兒評其甲乙，被評者不獨爲之拜服，且引以爲榮。後與崔湜戀愛，章后失敗(七一〇)，被殺。開元初，哀次其文章，詔張說爲之序，共二十卷，今不傳，她的詩屬於艷一派，開沈(佳期)宋(之間)體之先，華而無實，非詩歌正宗，實不足取。茲錄二首於后，以見她作風的一斑。

葉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屏虛。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惟悵久離居。（採書怨）

帝里重陽節，香園萬乘來。却邪莫入（一作惹）佩，獻壽菊傳杯。塔類承天湧，門疑待佛開。睿詞懸日月，長得仰昭回。（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圖臺臣上菊花壽酒）

武后時，有士人陷冤獄，妻配掖庭，善吹簫，作別難曲以寄情。初名大郎神，蓋取她丈夫的排行，後來恐爲人知，乃易名爲悲切子，最后又名爲怨回鶻。曲云：

此別難重陳，花飛復戀人。來時梅覆雪，去日柳含春。物候催行客，歸途淑景新。剡川今已遠，魂夢勝相親。

楊玉環，蒲州永樂人，初爲壽王妃。玄宗使高力士潛搜外宮美人，得玉環，賦冶動人。乃召之入，賜浴華清池，定情之夕，賜金釵鈿合以固其情。明年（七四五），冊爲貴妃，與玄宗行同輦，止同室，親愛異常。於是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一時朝野爲之側目。後安祿山反，以討楊國忠爲辭，潼關不守，玄宗乃幸蜀。

軍次馬嵬坡，六軍徘徊不進，請誅戎首以謝天下。玄宗乃賜國忠自盡。但軍心猶未愜，非誅玉環不可！玄宗乃於無可奈何之中，忍痛亦賜玉環自盡，但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後亂平還都，眷念玉環不已！有蜀道士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命之致訪其神。今人俞平伯因白居易長恨歌中有「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語，認玉環爲未死猶在人間。且玄宗當時亦並未親見她死，安知不牽出後爲兵士所污，因之不忍再致之死，遂流落道觀中。但玉環以一妃子之尊而到此地步，當時人都不敢明言，故白居易等均託之虛無縹渺之談，使後人自去理會。此時她既流落在外，玄宗因面子關係，當然覆水難收，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即指此意。玉環托道士所致的辭中，有「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語，所云「天上」，即指死後，所云「人間」，明指當世，則未死之意更爲顯見。玉環能作詩詞，但所作均少見，詩今只傳她的贈張雲容舞，詩云：

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

楊玉環的情敵江采蘋，莆田人。開元初，高力士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姿態明秀。性喜梅，所居悉植梅花，梅開時，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玄宗戲呼之曰梅妃。後玉環入侍，二人相嫉，玄宗雖無所偏，但采蘋性懦，後竟爲玉環遷於上陽東宮。於是她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希悟玄宗。力士畏玉環之勢，誑稱無人能賦。她乃自作樓東賦。有一次，玄宗密封珍珠一斛賜采蘋，她不受，報以詩，云：

桂葉<sub>離</sub>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玄宗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後祿山叛亂，采蘋死於兵燹中。她的著作，除此詩及樓東賦尙載於不知何人所作的梅妃傳中，其他尙有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破盃，剪刀，綺窗七賦，今都不傳。

貝州宋廷芬，是詩人宋之問的姙裔，生有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荷——都聰明而能文。若華若昭文才尤高，皆性素潔，不屑薰澤靚妝。貞元中，李抱真

表其才，德宗召入宮中試文章，乃留居不歸。德宗每與侍臣賦詩，姊妹五人無不參預。又因敬崇她們的風操，不以妾侍看待，呼作學士。若華死於憲宗元和末（八二〇）。自貞元七年以來，祕禁圖籍，均令若華總領。若華卒，穆宗以若昭尤通練，拜尚宮，嗣若華的原職。歷憲宗穆宗敬宗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子諸公主，都以師禮相見。寶曆初（八二五），若昭卒，若憲代司祕書，爲文宗所重。五人詩文，只若華若昭若憲所作，今尙有存者，但亦不多。若華僅存七絕一首。相傳雲安公主下嫁，吳人陸暢爲僕相，暢才思敏捷，應答如流。暢語爲吳音，若華以詩嘲之云：

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歊入漢宮！

若昭存詩一首，牛應貞傳一篇，傳長不錄，詩頗爲本和御製麟德殿宴百僚應制，詩云：  
垂衣臨八極，肅穆四門通。自是無爲化，非關輔弼功。修文招隱伏，尙武殄妖  
兇。德炳韶光熾，恩霑雨露濃。衣冠陪御宴，禮樂盛朝宗。萬壽稱觴日，千官信

一同。

若憲有樂府辭四首——宛轉歌二，長相思，採桑各一——或題郎大家宋氏作，未知是一是二人？

風已清，月朗琴復鳴，掩抑非千態，殷勤是一聲。歌宛轉，宛轉和且長，願爲雙鴻（一作黃）鵠，比翼共翱翔。

日已暮，長簷鳥聲度，此時（一本無上二字）望君君不來，此時（一本無上二字）思君君不願！歌宛轉，宛轉那能異棲宿，願爲形與影，出入恆相逐。（以上宛轉歌）

長相思，久離別，關山阻，風烟絕。臺上鏡文銷，袖中書字滅，不見君形影，何曾有歡悅！（長相思）

春來南雁歸，日去西蠶遠。妾思紛何極，客一作君遊殊未返。（採桑）

若憲所作，尚有五言律二首，茲不錄。

和宋氏姊妹齊名的，有鮑君徽。君徽字文姬，鮑徵君女，善詩，早寡，無兄弟，奉母以生。德宗亦召入宮中試文章，與侍臣廣和，賞賜很多。入宮不久，即以奉養老母上

疏乞歸。君微所作詩，今存四首，茲錄二首於後：

高高秋月明，北照遼陽城。寒迴光初滿，風多暈更深。征人望鄉思，戰馬聞鼙驚。朔風悲邊草，沙漠昏虜營。霜凝匣中劍，風憊原上旌。早晚謁金闕，不聞刁斗聲。(蜀山月)

枝上花，花下人，可憐顏色俱青春！昨日看花花灼灼，今日看花花欲落；不如盡此花下歡，莫待春風總吹却。鶯歌蝶舞媚韶光，紅爐煮茗松花香；粧成吟罷恣游樂，獨把花枝歸洞房。(惜春花)

「枝上花，花下人，可憐顏色俱青春！」青春的顏色有什麼可憐，可憐的是青春時就失却了她的情侶！縱然她能達觀地知道「不如盡此花下歡」，但一到「獨把花枝歸洞房」時，怕要和「把酒澆愁愁更愁」一般，更是無可奈何了！

武曩是政治家而兼文學家，她的一生事業，大足爲五千年來沉埋的女性一吐憤氣，非短文可盡，下節便把她作專門的敘述。

本 節 參 考 書 ， 一 一

周 翁 人：唐 宋 傳 奇 集

俞 平 伯：長 恨 歌 及 長 恨 歌 傳 的 質 疑

謝 元 量：中 國 婦 女 文 學 史

#### 四 武 嬰 (六二四——七〇五)

在中國的男尊女卑的社會制度之下，不獨一般平凡的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受男子的擠壓，就是女性中地位最高的皇后，要想參與政治，也爲社會清議所不容。打開全部的中國歷史來看，我們歷代的有才能的皇后也就不少，可是每當她們想伸手到政治上去的時候，那所謂故舊大臣的男子就要出來拼命反對，引那「牝雞無晨」一類沒理由的古語來作反對的根據。他們甯願讓那白癡的男皇帝傀儡地坐在寶座上，看天下弄得稀糟，而任英明有政治手腕的皇后，終身禁閉在深宮裏，做男皇帝許多妻子中的一個。偶或有幾個皇后很靈敏地摸到了政權，而千秋萬世，一些男文人却儘量造浮言來污蔑她們，使她們永遠蒙着洗不清的罪名。就是一般識字的女子，也隨了男子附和，表示那反對的態度，而且又相率引以爲戒。

大周金輪皇帝武曌，就是被萬世吐罵的皇后的一人。他本是唐太宗的才人，賜號武媚。父親士彘，并州文水人，與兄士逸士稜，俱助高祖起兵，有大功於國。她稟有政治天才的遺傳，所以她一遇機會，便儘量地傾發出來。可是她是一個女性，一方面要對付反對她政治主張的人，一方面又要對付那蹂躪女子的男性，憑她那副精神才力去對付，終後還是個失敗。成敗論英雄，已不是我們應持的論調，所以我們處處只見到她的偉大，像她這樣單人匹馬的無畏的和因襲思想，因襲制度，自私的男性，盲目的女蠶相慶戰。但終太宗之世，她雖已入宮十三年，却毫無什麼特殊的表現。這原因：一則太宗是個英明的男皇帝，決不容許她有參與政治的機會；一則她年紀還青，自身的經驗還不允許她有表現的可能。她自己也看清這兩點，所以她用全副的精力應用到在宮禁中長大的少不經事的高宗身上去。果然，當高宗爲太子入侍太宗時，就「見而悅之」。其後大約經過了好久的在高宗一方面的甜蜜的初戀時期。與在武曌一方面的靈活的外交應付時期，所以太宗一死，高宗行香時看見她已削髮爲尼，不覺慘痛而泣。自后，適逢她的機運到

來：王皇后因嫉蕭淑妃得寵，知道武曌爲高宗所戀，乃陰令她蓄髮，納入後宮，以間淑妃。於是，她用全力博得王皇后一黨人的歡心，共同推倒了她們愛情與政治上的仇敵；淑妃既倒，她又用剪枝割葉的方法，排除皇后的同黨，扶植一般久不得志而可以爲已用的私黨。最后，因爲她生了兒子，高宗竟廢了皇后，立她爲正宮皇后，雖然有老臣褚遂良出來反對，也已沒用。於是她的第一步抓到地位的計畫大告成功！

此后的高宗，完全成了一個懶而蠢的傀儡。在冊立武后後年餘，卽隔日視事，終則於冊立武后五年後明令以皇后決百司奏事。於是她乘機抬高同性的地位。古代一切祭祀儀式本來都由男子主持，她却奏准高宗，率領了內外命婦參加封禪典禮，乾封元年（六六）禪於社首祭皇地祇的時候，武后在錦繡的帷帟中間行了亞獻禮，越國大妃燕氏行了終獻禮。這麼一來，震動了好多男子的反省與女子的覺悟，影響之大，可以猜想了。這時候，她的目光忽然看到「祖先崇拜」在政治社會上勢力的偉大。但在男性中心制的社會裏，在父系家長制的社會裏，女性的祖先也蒙到不平的待遇。她以爲要抬高現在女性的

地位，須要先抬高女性祖先的地位，所以她在上元元年（六七四），在她上的十二條陳當中，請廢除「父在爲母齊衰期」的古禮，而實行「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在做兒子的看來，父母本來沒有什麼高低可分，有時反而覺得母親懷胎乳哺之恩甚於父親（晉阮籍就有這種見解）。但在男性家長制下無法可想。武后看破一般做兒子的心理，所以她雖然違反古禮，沒有一個母親的兒子出來反對，而這個制度一直履行到現在。在素來重視喪禮的中國社會上，這麼一改革，却給人民以一個「父母居平等地位」的極大暗示，而愈顯得男女之不該不平等了。她又爲着顯示女性也應該受人尊敬，所以又把歷史上偉大的女性顯揚給百姓看，於是在顯慶元年（六五六）及上元二年（六五七），兩次舉行極鄭重的祀先蠶典禮。在祭祀的時候，武后主祭，百官都居陪位。當時她又召集一些文學之士——如劉思茂，范履冰，衛敬業等——撰列女傳二十卷，古今內範一百卷，都是要使人曉得婦女有應該尊敬價值；而證明那一些維護男權的創作爲無理論的根據的。開耀元年（六八二），爲了廢立太子，高宗適患病，由她主持了一個「宴百官及命婦

於麟德殿的大會。我們雖然不曉得那時有沒有用簾子來把男女的坐位隔開，但婦女也參加有政治意味的宴會，總算是創聞。她在顯慶五年代高宗決百司奏事；上元元年，又與高宗並稱「天皇天后」，內外都尊爲「二聖」；儀鳳三年（六七八）正月，她獨自受百官四夷的朝賀。這些空前的創舉，一方面顯示由男權移到女權的過度，一方面顯示武后——一個女子——至少有與男子同等的政治能力，所以天下安堵。這時，她的第二部的計劃——抬高女權——又大告成功！

接着高宗崩逝，武后臨朝稱制。又廢中宗爲廬陵王，立睿宗，大殺唐宗室，凡有才能者無能幸免。六九〇年，她以百姓四夷六萬多人的表請而做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帝。於是她的目的完全達到了，她可以儘量發揮她的主張了。以下略爲分類敘明她做皇帝後的一切舉措。

她非常反對男子多妻，因爲多妻，一方面造成男女不平等，一方面又養成輕視女性。所以她一朝得志，便反其道而行之，你看：

尚乘奉御張易之，……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

（文苑通鑑卷二百六唐紀則天皇后神功元年）

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同上久觀元年）

這種顯然的對於男性的報復行動，雖然「矯枉過正」，但這是每種革命運動中不能避免的事實，不獨她一人如是。實在，神功元年，她已是個七十四歲的老嫗，她的生理上無論特異到任何程度，她決不至需要許多美男子來滿足她的性欲。她的如此，無非是效男皇帝的採選宮女，當她們作日常伏侍的婢僕而已。我們如果明白：賢明的皇帝不去臨幸宮女，不是他的失職，那麼怎見得她選了「宮男」一定要個個得幸呢？況且歷代以來沒有一個男皇帝的宮中沒有宮女，從不聞有人目每個男皇帝都是淫主，何獨她一選「宮男」，便即以爲她是淫主呢？後來一般無聊文人像袁枚一輩，專門憑空造出她的淫穢的事實來

污蔑她，於是衆口一辭，覺得她真是天生淫媼了！

在她廢立中宗那一年，她恐怕臣僚牽掣她的行動，便用她首創的告密的制度。她未嘗不知因此要冤屈多少人，但不如此不能威服臣下。我們看她慘殺王后與蕭妃，慘殺許多被告密的人，便覺得她存心太忍。要曉得她如果有不忍之心，早和一般女子一樣，舒舒服服地做皇后皇太后，何必要鬧出些歷來女子所不敢做的事呢？在革命的時候，爲了要革命成功，有時不能不用高壓手段以對付反對的人；她的如此，也無非要促快她主張的實現。「小不忍則亂大謀」，孔丘也明明教我們不要小不忍，那她做得何嘗有誤呢？等到她一卽皇帝位，就自建國號曰周，稱金輪皇帝。她很會利用人民的心理，唐代是道佛二教最發達的時代，人民對於佛教的信仰尤甚。她金輪皇帝這個名號，就用佛經裏轉輪王中最利害的金輪王的稱號，以期取得人民絕對的信仰。她做了皇帝后，在政治上的成績，最著的是她能拔識真材。譬如在垂拱二年，她制令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以補考試制度的不足；又於天授元年（六九〇）創行殿試制，以破除普通考試制度的流弊。同時，她

仍沒有廢掉薦舉制度，不過也和舊法不同，她是設一些「存撫使」，使他們到各地訪得可用的人而薦舉出來。他們責任既專，弊端自少。她在軍事上也具有超卓的見識。她一方面用一些文人爲軍事長官，以免養成軍人的跋扈，如婁師德，如狄仁傑，都是以文人而任武職，成效卓著。一方面她大膽地廢掉祖宗的御史監軍制度，以便「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才能打得勝仗。她又具有非常的眼光能夠在羣僚中認識出治世的能臣來，如像打張昌宗的蘇良嗣；恭勤不怠的婁師德；揭破假祥瑞的李昭德；魏元忠以忠直得罪，將及臨刑的當兒，她飛書以辯明他的罪；狄仁傑那樣直言極諫，而酷吏攻訐他的時候，她反以善言安慰；其餘如在玄宗朝都還稱爲賢相的姚崇宋璟；舉兵匡復的張柬之等，都爲她所尊重。

七〇五年，張柬之等擁中宗復辟，殺張昌宗，張易之等，仍奉武后爲太后。那時她正患重疾，沈頓牀褥，無法可想！中宗既復辟，遂將她的枝葉逐漸芟除，恢復國號。她的費了一生心血所造成的功績，全成了曇花一現！而且我們這位偉大的女性，遂即於懷

喪歎息聲中，與世長逝了！

綜觀武后一生歷史，她對於文學上沒有什麼貢獻可言，因為她已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活動上。她的著作有垂拱集百卷，金輪共六卷。唐史以爲她所作詩文，大都爲元萬頃，崔融等代作；但她並非不識字的，也能自作，現在已不能辨別。她集中有樂府多章，古質典雅，作風似漢之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所作詩很少，然大多非常莊厚，只有如意娘一首，露出了她的本色。如意娘云：

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

此外，都是些富麗堂皇的制誥、序跋、碑銘等古文，我們可以不去理會了。

她死后，中宗的韋后也效她垂簾聽政，表請令士庶人喪出母三年，並與高宗的應天皇帝並稱順天皇后。安樂公主請立爲皇太女，以與皇太子對立。這都是她所下的種子的蔓延。可惜這些後繼者才力既不及她，而一般男子再也不放鬆她們，以免蹈武后的覆轍，所以沒有在政治上興起偉大的波瀾。此后，男子也愈加壓迫，她們更無報復的機

會，除了在文字中略有人發洩外，都只有安守她們的沉默了！

總之，她是政治史上，社會運動史上的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在女性文學史上只沾到她的光榮的餘影，爲五千年來女子一吐憤氣。她的一生行動的批評，就是從前的史家也並不菲薄她。劉昫在舊唐書上贊她說：

……汎延讜議，時禮正人，……飛語辯元忠之罪，善言慰仁傑之心，尊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指周興、來俊臣等），有旨哉！有旨哉！

這許多贊語，已足夠一雪她歷來被人的謬蔑了！

本節參考書，——

振之：我們的女權運動者——武選

司馬光：資治通鑑

## 五 紅葉與續衣

自從隋煬帝在民間選宮女，遂開選女之例。此後宮中女子，不是從民間選，即是大臣家沒官的婦女。民間處女被選入宮，便將其青春斷送，此非人所樂願，自不待言；就是沒官的婦女，雖然未蒙一死，入宮以後，秋月春花，等閒虛度，豈不是一樣的痛苦？況且家庭睽隔，骨肉分離，天性至情，誰能泯滅？唐代的皇帝，沒有一個不是見了女子好似蒼蠅聞了羶腥，併命的設法弄到宮裏去，以爲這個例非創自我，樂得沿用。唐代是詩歌的黃金時代，詩中宮怨詩之多，也超前越後。人是有情有性的動物，女子並不在例外，可以關住的只是她的身子，而沒有方法可以關住她的心。於是，她們於春宮寂寂之宵，掖庭蕭蕭之夜，將她們滿腔幽怨，滿腹辛騷，一一的在詩裏發洩出來。偶然感動了皇帝，或者加以臨幸，或者遂其素願；後者是比較人道些，於是又造成了許多婚姻的佳

話。最流傳的就是紅葉與續衣，大概是先有口傳而後有人拿來著於書上，所以在當時已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先說紅葉的故事：

顧況在洛陽時（大概是在肅宗憲宗朝），暇日與一二詩友遊於苑中，於水上得大梧葉一張，上題詩曰：

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

況亦取一葉，題詩其上，泛於波中。詩曰：

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一作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尋春，又得葉上一詩，因以示況。詩云：

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尋春（或作乘風）次第

（或作取次）行。

後來況娶宮人韓氏，成婚後，偶然在況的書篋中翻得前葉，驚異道：「此妾所題也。向

日妾亦於水中得一葉，……」況向她要來看，果然也就是自己所題。於是都訝稱異。本事詩所載，大略如上述。又雲溪友議亦載顧況事，與此稍異：

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頗衰悴，不備掖庭。常書落葉，隨御溝水而流，云：

舊寵悲秋扇，新恩一作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去接一作寄與枕流人。

顧況著作，聞而和之，既達宸聰，遣出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焉。和詩曰：

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裏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唐僖宗時，詩人于祐，於晚上散步禁溝，拾得一紅葉，上有詩云：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囑紅葉，好去到人間。

亦題一葉，置溝上流，有「深宮葉上題紅怨，付與清流欲寄誰」句，爲宮女韓翠蘋所拾得。後來祐做了丞相韓泳館客，恰值帝放宮女三千人，泳聞翠蘋有才學，又與他同姓，遂爲之作伐嫁祐。成禮後，翠蘋檢笥見葉，甚爲駭異，乃各出所得相示。韓泳聽得此

事，復替他們設筵敘賓相慶，戲語祐道：「你們倆今天可以謝媒了。」翠蘋又詠一絕句云：

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得成鸞鳳侶，方知紅葉是良媒。

以上係據山堂肆考所載。雲溪友議及古今詩話都以此事歸之盧渥，下爲古今詩話所載：

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一絕云：

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盧渥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旨許宮人從人，盧渥所獲人，因覩紅葉而吁怨久之，

曰：「當日偶題，不謂君得之！」

這個故事一直傳到宋代，內容逐漸趣味化。王銍補侍兒小名錄所記云：

貞元中，進士賈全虛，黜於春宮，偶臨御溝。見一花流至，拾之，香馥頗異，旁連數葉，上有一詩，筆蹟纖麗：

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

全虛得之，企想其人，不能離溝上。街吏疑而白之，金吾奏其事，德宗令人細詢之，乃翠筠宮奉思院王才人養女鳳兒所書。詰其由？云：「初從母學，選初學記，及慕陳後主孔貴嬪爲詩。數日前，臨水折花，偶爲宮思。今事露宜死！」德宗爲之惻然，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并院資賜焉。

既曰假——買回香——又曰全虛，就變爲向壁虛造的了。孫光憲北夢瑣言所載，內容更爲複雜，間以神話，而有悲劇的意味：

進士襄陽李茵，偶遊宮苑，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有題詩，……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寓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見紅葉，驚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及綿州，逢內官田大人，識之，曰：「侍書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之前去。茵甚快快。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田某，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茵疾篤，有道士言茵面有邪氣。雲方子自陳：「往年綿州相遇，實已自縊而死，感君之意，

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置酒賦詩，告辭而去。

這許多故事當然是一元的。女主角的詩，很能表現出當時專制皇帝宮庭內幕的一角，使千百年後的我們看了，也要替她們歎歎歎息。

續衣的故事，在唐時也有兩種傳說：

玄宗開元中，賜邊將軍大續衣，製自宮中。有兵士於袍中得一詩，云：

沙場征戰客，寒夜苦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棉。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

軍士以詩白於主帥，帥聞於上。玄宗徧示後宮，聲言「作此者勿隱，決不加罪。」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憫之，以嫁得詩者，曰：「吾與汝結今生緣。」此其一。

僖宗時，自宮內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真，在袍絮中得金鎖一枚，并詩一首，云：

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

眞就市賣鎖，爲人告發，主將得了他的詩，奏聞僖宗。令赴闕朝見，就以作詩的宮人妻眞。此其二。

這兩樁故事，大概也同出一源。明人天然癡叟作的石點頭，第十三卷「唐明皇恩賜續衣緣」，就是將這故事演爲通俗小說。可見這故事的流傳之久了。

如果要知道唐代宮人痛苦的情形究竟若何，請一讀白居易新樂府中的上陽白髮人：

上陽人，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秋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轉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尙書號。小頭鞵履窄衣裳，

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尚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宮人白髮歌！

天寶五年（七四六）以後，楊貴妃專寵，後宮無復進幸，宮人美者，俱遷置別宮，上陽宮是其一。不久貴妃雖死，此事亦被人忘却，故宮人尚不得解放。「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在這所謂笑聲裏面，却隱含着何等的怨憤苦恨啊！

本節參考書，——

計有功：《唐詩紀事》

阮閱：《詩話總龜》

樵人叢：《堅瓠三集》

范攄：《雲溪友議》

陳東京：《中國婦女生活史》

## 六 李 冶

唐代是道教最發達的時代。自從高宗尊老聃爲玄元皇帝（這自然爲了同姓的關係）以來，歷代帝王羣相尊崇。「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民間都知學道爲高尚的事，而一班士大夫也時常和他們發生關係。唐詩人與道流往返之詩，尤不可勝數。一時風氣所趨，連女性也被道家思想所鼓動；唐宮主每每修道不嫁，楊貴妃亦曾求爲女道士，宮人亦有自請出家的，女道士就成了當時的高貴階級。

但唐時女道士固不乏刻苦清修的人，而借出家以便其交際之自由的，却也不在少數。因此唐朝便發生了一種特殊的婦女階級，蘇雪林女士曾替她們題過一個名目，叫做「半娼式的女道士」。這個階級的形成，不外乎下面幾個原因：第一，女道士大都通曉文學，士大夫喜與交遊。中國女子教育素來無人提倡，所以丈夫是知識階級，他的妻往往

目不識丁，漫無知識。兩性間自乏調和的興味。如果聽聞有一個具有文墨才的女子，就視之爲威風禪麟，珍重不已，甚至求與唱和，設法與之親近。歷史上有才女子往往多少有點風流故事，純是男性這樣追逐的結果。一班迂儒遂倡「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論，殊爲不明事理。知女子如果人人有才，就不易有不德的現象。這些女道士靜居道觀（也有居在家裏的）中，既無家事牽累，又爲要嫻熟經文、遂專精於文事。一旦磨練出一點才學來，士大夫們自願和她們來往了。第二，唐時女冠多爲貴族，如公主之類，每自請出家。一般有官迷的人，走她們的門路，倒是一條終南捷徑。因爲公士雖出家，而父母手足的感情，仍然未斷，借其一言，重于九鼎。那些彙緣的人，巴結不上公主，就先交歡于她們手底下的徒子徒孫。兩性間交際的密切了，自然有發生戀愛的可能。風氣一開，就是不想做官的人，也要交結一二個女道士，當作倡和的伴侶了。第三，女道士皆爲出家人，別無財產，靠諷經設醮以爲生。這些弱質纖纖的女兒，爲了生活的壓迫，不得不時常出入人家，便被人輕薄幾句，又敢怎樣呢？看劉禹錫贈張鍊師詩「……金縷機中拋錦字

，玉清壇上背霓衣，雲衛不用吹簫伴，祇擬乘鸞獨自歸。」意雖不莊，詞還得體。而劉長史的一大羅過却三千歲，更向人間魅阮郎。」（贈成鍊師）白居易的「上界女仙無嗜好，何因相過兩徘徊？」（贈韋鍊師）便不像話了！

女道士的善於吟風弄月的，本來可以車載斗量，其中確有天才而為當時一般詩人所稱許的，只有李冶和魚玄機二人。從現在所存的她們的作品看來，她們每個人都有許多的戀人，和她們唱和。這種不自然的多角式的戀愛，當然不足為訓。但我們應該要諒解，她們和一般女道士不同，她們不僅是識字而已，她們都有她們自己的思想。她們一方面在和生活相掙扎，一方面又發現了人類社會對待女性的不平等，於是便與之反抗。她們的反抗手段，就是玩弄男性，於是便也走入了這種半娼妓式的生活中。但她們天生的命運，也只能在這樣一種生活方式中掙扎着，一直送她們走入墳墓之門。

李冶字季蘭

音樓小名餘及太平廣記作季蘭

，烏程

（現併入吳興縣）

人。唐才子傳以為峽中

人，當從她詩句「妾家本住巫山雲」一語推想而云，恐不確。美姿容，神情蕭散，專心

翰墨，善彈琴，尤工詩。五六歲時，作咏薔薇詩，有「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句，她的父親看見了，大恚道：「此女聰黠非常，恐爲失行婦人。」後爲女道士，與文士交遊，性情浪漫，好作雅謔。她時常往來劍中，與山人陸羽上人皎然意甚相得。皎然曾作詩打趣她道：

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

她歡喜過這樣的浪漫生活，還是出之於她的下意識呢，還是另有緣由？像她這樣一個聰明絕世的女子，決不會像那無智識的妓女一般，過那「不知有秦漢，無論魏晉」的盲目生活，而失却自己的人性的。她一定另外有她的說不出的苦衷。她有湖上臥病喜陸鴻漸至一詩，云：

昔去繁霜月，今來苦霧時。相逢仍臥病，欲語淚先垂！強勸陶家酒，還吟謝客詩，偶然成一醉，此外欲何之？

「偶然成一醉，此外欲何之？」這正是她所痛心疾首的啊！她有豪邁的天才，她有經世的

知識，假使她是個男子，她可以儘量發揮她的天才，儘量運用她的知識，廁身士夫之林，揚名千載之後。但她是個女子，爲一般人視爲不足與謀大事而以玩物看待的女子，滿腔才識，欲何所用？她既不能作積極的反抗，也不安於過那單在理想中造成女性的偉大（像彌爾頓家之創作以女性爲主人公的彈詞）的渺茫生活，於是只有浮沉於那保復式的玩弄男性的消極生活之中，以度過那不幸的受創的生命。有時清醒過來，自問一句「偶然成一醉，此外欲何之？」便要雙淚盈睫，痛哭不已了。我們再來研究這兩個和她意甚相得的是怎樣的人物，藉此更可了解她的隱匿的性情。

陸羽字鴻漸，不知所生。相傳竟陵有智積禪師，得嬰兒於水濱，育爲弟子，及長，耻從削髮。以易自筮，得蹇之漸，云：「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姓，又從而定名與字。性談諧，少年時，匿優人中，撰談笑寓言。後遁去。上元初，隱居苕溪，閉門讀書，與名僧高士，談飲終日。貌寢口吃而辯，與人約，雖阻虎狼不避。自稱桑苎翁，又號東崗子。工古調，詩與極閑雅，著書甚多，嗜茶，著茶經三卷。扁舟往山寺，

唯紗巾，簾鞋，短褐，覆鼻，擊林木，弄流水。或行曠野中，誦古詩，徘徊至月黑，興盡，慟哭而返。與皎然爲忘言之交。詔拜太子文學，不就。貞元末卒，鬻茶者祠爲茶神。皎然字清晝，吳興人，俗姓謝，宋詩人謝靈運的十世孫。初入道，肄業杼山，與靈徹陸羽同居妙喜寺。羽在寺旁建亭，以癸丑歲癸卯朔癸亥日落成，湖州刺史顏真卿爲題名曰「三癸」，皎然賦詩，時稱「三絕」。于頔，韋應物均器重之。著有詩式五卷，詩評三卷，詩集十卷。

這兩個人物，既非似元微之之風流倜儻，亦非同韓退之的彬彬君子，乃是超然物外，與世無爭，志行芳潔而又不同流俗的真人。她同他們二人的交誼，從上面二詩看來，也可算得不同泛泛。她所交的是這樣一種人，而說她自己是個全沒有心肝的蕩婦，誰肯相信？人海茫茫，知己難得，何怪她在百無聊賴的病中，一見陸羽到來，便要「欲語淚先垂」了！

因爲她是個憤世的人，所以也是一個熱情的人，她對待她任何那一個愛她的人，沒

有分量上的軒輊。我們讀她的寄人或懷人的詩，不要去管她是寄何人是懷何人，總覺得首首中都有她真摯的感情，熱烈的情緒。譬如相思怨一詩，所思者並未指定何人，但我們覺得任何那個愛她的人都可裝得上。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海水尚有涯，相思渺無畔。攜琴上高樓，樓虛月華滿。彈得相思曲，絃腸一時斷。

在這清微淡澹的吟聲裏，每個字都在叫出她潛藏着的刺人的酸苦的情味，使讀者感到悽然的感覺。

從她現存的十餘首詩裏，可以看出和她有關係的人，除了上述特殊的二人外，尚有朱放（才調集作朱昉）韓揆（唐詩紀事作韓翃），閻伯均，蕭叔子四人。現在各舉一首在後面，并用以證實我上面所說的話。

望遠試登山，山高清又闊。相思無曉夕，想望經年月。鬱鬱山木青，緜緜野花發。別後無限情，相逢一時說。（寄朱放）

相看拆楊柳，別後轉依依。萬里西江水，孤舟何處歸？  
溢城潮不到，夏口信應稀。唯有銜陽雁，年年來去飛。（送韓揆之江西——才調集作送閻伯均往江州）

情來對鏡懶梳頭，暮雨蕭蕭庭樹秋。莫怪闌干垂玉筍，只緣惆悵對銀鈎。（得閻伯均書）

妾家本住巫山雲，巫山流泉常自聞。玉琴彈出轉寂寞，疑是當時夢中聽。巫峽迢迢幾千里，一時流入深閨裏；巨石崩崖指下生，飛泉走浪絃中起。初疑憤怒含雷風，又似嗚咽流不通；回湍曲瀨勢將盡，時方滴瀝平沙中。憶昔阮公爲此曲，能使仲容聽不足；一彈既罷復一彈，願比流泉鎮相續。（聽瀨叔子彈琴賦得三峽流泉歌）

此外，她同詩人劉長卿也有一段因緣。有一次，她同諸文士集會於烏程開元寺，劉長卿亦在內。她知他有陰重之疾，就借陶淵明詩譏誚他道：「山（諧疾）氣日夕佳？」長卿也用陶詩應聲道：「衆鳥（諧屜）欣有託。」合座爲之大笑。天寶時，玄宗聞她的詩才，詔命赴闕。那時她恰在廣陵，有恩命追入別廣陵故人七律一首，詩云：

無才多病分龍鍾，不料虛名達九重。仰媿彈冠上華髮，多慚拂鏡理衰容。馳心北闕隨芳草，極目南山望舊峯。桂樹不能留野客，沙鷗出浦謾相逢。

考詩意，此時她自慚不是美妙的青春，雖然不得不應命北上，但令她大興遲暮之感。到京後，留居宮中月餘，優賜甚厚，遣歸故里。評者以爲「上比班姬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媼。」則到京後之待遇隆重，可以想見。

她生平足跡所經，除了當時著名的花都廣陵外，姑蘇臺畔，似乎亦曾經她駐足。看她的詩：

流水閨門外，孤舟日復西。離情遍芳草，無處不萋萋。妾夢經吳苑，君行到剡溪。歸來重相訪，莫學阮郎迷。（送閻二十六赴剡縣）

她的戀人閻伯均，大概就在姑蘇認識，這是她的送別詩。他和他的感情也不同平常，所以別後依舊魚雁來往，各道相思。

遲暮以後，她還是依舊過她那笑裏含酸的浪漫生活呢，還是另外有所歸宿？這時她

已是衰謝了的花卉，不能再引起他人的注意，因此沒有人把她記載出來。在千餘年後的我們，只能對之作永遠的悵惘了！她的著作，本有詩集傳世，至元代尚存，但到現在，亦早成了絕響的廣陵散了！

本節參考書，——

辛文房：唐才子傳

許有功：唐詩紀事

章 燾：才調集

李 昉：太平廣記

趙慶楨：香樓小名錄

蘇雲林：李義山戀愛事跡考

## 七 魚玄機

生來是個女性，命運已給與她終身的不幸。如果沒有知識，渾渾噩噩像牛馬般的過一世，倒也大家都省事。最不幸的是也去吃了「智果」，從模糊中清醒過來，認識了自己也是一個人。在這許多最不幸的女性中間，有的去投降男性，反把知識做了諂媚男性的工具，這種人不必說。有的和禮教反抗，處處模仿男性的行爲；有的要打倒男性中心制社會，而以女性統治一切。這二者方法雖不同，而其不幸則一樣，因為結果都是一個空虛。男性中心的社會制度，真的是動搖不得嗎？

唐代的女道士，在道德家看來，都是些淫蕩無恥的小女子，他們只知吟風弄月，做男子們玩狎的器具，有什麼思想，更談不到知道什麼幸運與不幸。這是偏面的浮泛的話，我們倘然費一些心思去細細研究一下，我們便知道此中有人在。「欲哭不成還強

笑」，覺悟後的女子都歡喜抱這種無可奈何的態度。因為環境的關係，李季蘭和魚玄機都僅僅做了個男性模仿者，所以歷史家不把她們看在眼裏。如有武則天那樣的機會，她們是龍是蛇，我們真不可加以限量。但是，能夠這樣，已不媿為巾幗的英雄了。

魚玄機是怎樣一個女子呢？在未敘述她的身世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她所抱的主張和她對於自己的表白。男子多是薄倖的，被棄的女子不是消極的痛哭，便用媚的手段去挽回她失去的愛情，這是一般女性的態度。她却毅然決然的主張脫離關係，而去另找愛人，「天下人無限」，何必要迷戀屍骨！她的贈鄰女詩道：

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粧。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

「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這是何等大膽而又爽快的主張啊！「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在女性的她的口中說來，要魏殺一切意志遊移愛情不專的薄倖男性了。這是她的主張的出發點，因為男性愛情不專，喜新棄舊；所以她主張男子不愛我的時候，我

也儘管去愛別人。正是對症發藥，以怨報怨的公平手段。男性可以多戀，女性爲什麼不可多戀呢？我想，就是道德家對這質問，也不會給我們滿意的答覆，那麼又怎能說她們這樣就是淫蕩無恥呢！再來看她自己怎樣表白她自己：

臨風與歎落花頻，芳意潛消又一春。應爲價高人不問，却緣香甚蝶難親。紅英只稱生宮裏，翠葉那堪染露塵？及至移根上林苑，王孫方恨買無因。（寶鏡牡丹）

不差，她正是被殘了的牡丹。她本有高貴的顏色，她本有芬烈的舉止，不幸她生在路旁，就受人摧殘，不之注意。同樣是這樣一種顏色，同樣是這樣一種香氣，如果生在宮苑中，就要圍以雕欄，扶以綠葉，一般王孫公子欲求一見亦不可得。她不是自驕。像她這樣的一個人，如果身爲男子，雖不一定能金榜題名，但至少也可與一般詩人相逐鹿。唐代有名的詩人不得志者很多，她也只要搏得詩人的榮名，她已經滿足。但詩人的宮苑只許男子占據，她是路旁的花卉，沒有供養在宮苑的資格，於是，她大失所望了，不由得「臨風與歎」了！這並不是我的猜測，請再一讀她的遊崇真觀南樓觀祈及第題名處：

雲峯滿目放春晴，歷歷銀鈎指下生。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

「自恨羅衣掩詩句！」她的心情很顯明的表露出來了。可恨，她不是一個男性，雖有詩才似海，其將奈何！

不過，她這樣的主張和她這樣的自白，都不是她憑空想出來的，完全有她的生活做背景。以下就敘述她的身世：

她是長安人，字幼微，一字蕙蘭；自幼好讀書，尤工詩，情致繁縟。瞿中溶詩道：

「女郎本是長安人，生長良家顏如玉。」可見她是一個很美麗的良家淑女。咸通（八六〇）中，玄機已是一個盈盈少女，年紀約十七八歲，就嫁給李億做妾。那時玄機文才已經很好，面貌非常美麗，所以李億十二分的寵愛她。後來李億的夫人嫉妬得不堪設想，弄得玄機一刻也不能安身，而李億在長時間經過他夫人一句半句的讒言，把愛她的心情也漸漸兒衰下來了。一切苦楚的事情都叫她去幹，披星戴月，仍是不好，還要受夫人苛酷的呵斥。這種生活，誰也都替她流淚。她曾有兩句詩怨李道：「易求無價寶，難得有

心郎」如李億對她的心腸不是刻薄到極點，她那肯出這種怨言呢？她既不蒙丈夫鍾愛，遂入咸宜觀做道士，也去過那半娼妓式的浪漫生活。

她雖然是個女子，意志却非常豁達。可惜她做女道士時一段生活史，各書都沒有記載，不能詳考了。但她的詩集裏面有首道懷詩，很可以見出她的個性，詩云：

閑散身無事，風光獨自遊；斷雲江上月，解纜海中舟。琴弄蕭梁寺，詩吟庾亮樓。叢篁堪作伴，片石好爲儔。燕雀徒爲貴，金銀志不求。滿杯春酒綠，對月夜琴幽。遶砌澄清沼，抽簪映細流；臥床書冊遍，半醉起梳頭。

這是她的理想生活，正是當時一般詩人所要求的生活。可是她是一個下堂妾，又是一個女道士，不比男詩人借了做官可以弄到一筆錢來滿足他的要求，而像她沒有錢的弱女子，這種生活却永遠只是她的理想。她推原所以不能達到這種志願的原因，就歸罪於男性的自私，和自己的不得爲男子身，於是她就產生了前述的主張和自白。因爲她過過妾的生活，所以她主張自由愛男子；因爲自恨不能達到理想生活，所以就罵人們看人的盲

目。她要報復，她要洩忿，於是就任意去玩弄男性。

她的情人很多，如李子安，溫飛卿，李近仁……等，都和她有密切關係。同巷有李鄩（字端公？），因為居處接近，詩筒往返，尤無虛日。她的集中，寄李子安的詩最多，而且感情也特別的好，摘錄二首於後：

山路欹斜石磴危，不愁行苦苦相思；冰銷遠壠憐清韻，雪遠寒峯想玉姿。莫聽凡歌春病酒，休招閑客夜食碁。如松匪石盟長在，比翼連襟會肯遲。雖恨獨行冬盡日，終期相見月圓時。別君何物堪持贈，淚落晴光一首詩。（春清寄子安）

醉別千卮不澆愁，離腸百結解無由。薰蘭銷歇歌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聚散已悲雲不定，恩情須學水長流。有花時節知難遇，未肯厭厭醉玉樓。（寄子安）

她和溫飛卿的交情，多半在文字，只要看她的冬夜寄溫飛卿云：

苦思搜詩燈下吟，不眠長夜怕寒衾。滿庭木葉愁風起，透幌紗窗惜月沉。疎散未聞終遂願，盛衰空見本來心。幽棲莫定梧桐處，暮雀啾啾空遶林。

她和李近仁的交情，却全似娼妓之於狎客，我們從他對他的稱呼上可以看得出來。她有迎李近仁員外一詩，語氣完全是尋常的敷衍：

今日喜時聞喜鵲，昨宵燈下拜燈花。焚香出戶迎潘岳，不羨牽牛織女家。

李郢和她是「住處雖同巷，經年不一過」（翻李郢夏日釣魚同李示）的詩友，但他雖「流水無情」，她却「落花有意」，她約李端公垂釣回寄贈云：

無限荷香染暑衣，阮郎何處弄紅歸？自慚不及鴛鴦侶，猶得雙雙近釣磯。

她對待文士都是這樣纏綿多情，對待她的同道却另有一副面目。她是女道士，當然和道流也有來往，所以集中也有幾首贈給道流的詩。如訪道鍊師不遇云：

何處同仙侶，青衣獨在家？暖爐留煮藥，鄰院爲煎茶。畫壁燈光暗，幡竿日影斜。慇懃重回首，牆外數枝花。

就通首說的是道話了。

她既不是一位深藏閨閣的千金，而她的志願也想作豪邁的浪遊，一有機會，自然會

出門作遠遊。從她的江陵愁望寄子安，江行，過鄂州，隔漢江寄子安四詩看來，可以知道她會到過湖北。鸚鵡州上的芳草，黃鶴樓頭的夕陽，都會搬到她筆下去成了詩料。從她的浣紗廟一詩看來，她似乎又曾溯江而下，到過人間的樂園江南。她集中大都是抒情詩，只有這幾首是風物的寫照，懷古的深情，另有一種神韻。她的夏日山居云：

移得仙居此地來，花叢自遍不曾栽。庭前亞樹張衣桁，坐上新泉泛酒杯。軒檻暗傳深竹徑，綺羅長擁亂書堆。閑乘畫舫吟明月，信任輕風吹却回。

綜觀這一段生活情形，她的志願十九已達到。她也足夠自驕了。

她做妾時的生活，是網羅中的局促生活；做女道士時的生活，是海闊天空的放浪生活。總可算是從不幸走向幸運的生活。可是她的生命的結束，却身首異處，死的異常悲慘。

她有一個女僮名綠翹，也很聰明艷麗。有一天，玄機被鄰院裏邀去有事，到晚上才回來。綠翹告訴她道：「剛才某客來過，因為鍊師不在，所以就去了。」這個客人是

玄機所最要好的，她以爲綠翹與之私通，就把她的衣服脫掉，笞責數百下。綠翹氣絕復蘇，請盃水潑地，道：「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佩臨枕之歡，反以猜疑厚誣清真，翹今天必斃於毒手了。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誓不蠢然於冥冥之中，任汝淫佚！」言畢氣絕。玄機大恐，把她埋於園中，以爲不會有人知道的。不久後，有一個客人到後園去小便，見青蠅數十集於瘞上，驅去復來，仔細一看，旁邊血痕很多，而且有些腥臭。返家后，就將這事告訴他的家人，偶然也爲他的僕人所知。不意僕人的兄弟是府衙裏的當差，曾經想敲玄機的竹槓，她不睬他，所以他很懷恨。他聞知此事，就招幾個小兵，帶了插具，擁入玄機的後園，把青蠅所集的地方發開一看，綠翹面目如生。遂把玄機解到京兆府，府尹溫璋加以詰詢，她便招認。當時的一班朝士，都替她說情。但她的罪惡過重，沒法挽回。終於定了個斬首之罪。

這一個記載出三水小牘，府尹不詳名字，北夢瑣言以爲溫璋。我對於玄機之殺綠翹，深有懷疑，並不是自以爲見解特異，欲替古人翻案。玄機因殺僮抵罪，此事可以無

疑，但綠翹是否玄機所殺，却是一重疑問。在唐代如果確已有衙役索詐的事；那麼也難保有屈打成招的事。她殺了人又無他人作證，她如何會貿然承認；或許因為衙役索詐不遂，遂殺僮埋於她院中，以圖陷害，事發，官吏又串同一氣，以致屈打成招。這位京兆尹溫璋又是以「爲政嚴明，力鉅宿弊」出名的，對於玄機的平日行爲，早已有所不滿；一旦犯罪有據，自然不去多尋底細，以除去爲快！她是一個供人玩弄的極平常的女道士，既已定罪，誰肯爲她多爭辯，所以任她這樣冤抑地死了！

今有唐女郎魚玄機詩一卷傳於世。

又有元淳，亦女道士，洛中人，亦善吟詠。唐末有海印，蜀慈光寺尼，自幼出家，才思清俊。她們都是方外女性而能作詩，所以附記在這裏。

舊國經年別，關河萬里思。題詩憑雁翼，望月想蛾眉。白髮愁偏覺，歸心夢獨知。誰堪離亂處，掩淚向南枝！（元淳寄洛中諸姊）

水色連天色，風聲益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魂驚。舉棹雲先到，移舟月逐

行。旋吟詩句罷，猶見遠山橫。（海印月下乘舟）

本節參考書，——

皇甫枚：三水小牘

孫光憲：北夢瑣言

辛文房：唐才子傳

儲 巖：女詩人魚玄機

## 八 楊容華與步非煙

本來一切的歷史是屬於男子的，文學史是歷史之一，所以難得有幾個女性被稱引。歷史既屬於男性，在歷史上也很少女性可以找見；因此我們在敘述唐代女詩人的時候，除了幾個著名的略可考得她們的身世和作品外，尚有許多許多，都不容易考見她們的身世，只憑了一二殘廢的作品而保留她們的名字。此外，因遺文全佚而連名姓都不傳的，不知尚有多少！男性中心社會的罪惡，於此可見其一斑了。

唐初四傑之一楊炯的姪女楊容華，華陰人，有新妝詩云：

啼鳥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纒，鸞鏡玉爲臺。妝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又徘徊。

武后時，南海有女子，七歲能詩，武后召見，令賦別兄詩，應聲而就。或作長安女

子。詩云：

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得一行歸！

魏求己妹，其夫未詳。有曾外詩，彷彿白頭吟意，展轉敘述，情詞黯然。詩云：

浮萍依綠水，弱葛寄青松。與君結大義，移天得所從。翰林無雙鳥，劍水不分龍。諧和類琴瑟，堅固同膠漆。義重恩欲深，夷險貴如一。本自身不令，積多嬰痛疾。朝夕倦牀枕，形體羞巾櫛。游子倦風塵，從官初解巾。束裝赴南郢，指鴛出西秦。比翼終難遂，銜雖苦未因。徒悲楓岸遠，空對柳園春！弟兄不重舊，丈夫多好新。新人喜新聘，朝朝臨粉鏡。兩鴛固無比，雙娥誰與競？詎憐愁思人，銜啼嗟薄命。華華不足恃，松枝有餘勁。所願好九思，勿令虧百行。

薛元曖妻林氏，濟南人。元曖爲隰城丞，早卒。林氏博涉五經，訓其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姪據，摠，播，並登進士第。有送男彥輔左貶詩云：

他日初投杼，勤王在飲冰。有辭期不罰，積毀竟一作詆許相仍。謫宦今何在？銜

冤猶未勝！天涯分越微，驛騎（一作驛）速毗陵。腸斷腹非苦，書傳寫豈能？淚添江水遠，心劇海雲蒸。明月珠難識，甘泉賦可稱。但將忠報主，何懼點青蠅？

寇坦母趙氏，有擬古三首云：

鬱蒸夏將半，暑氣扇飛閣。驟雨滿空來，當軒卷羅幕。度雲開夕霽，宇宙何清廓？明月流素光，輕風換炎鑠。孤鸞傷對影，寶瑟悲別鶴。君子去不遠，遙心欲何託？

金菊延清霜，玉壺多美酒。良人猶不歸，芳菲豈常有？不惜芳菲歇，但傷別離久！含情罷斟酌，凝怨對窗牖。

霽雪舒長野，寒雲半幽谷。嚴風振枯條，援啼抱冰木。所嗟游宦子，少小荷天祿。前程未云至，悽愴對車僕。歲寒成詠歌，日暮棲林樾。不憚行險道，空悲年運促。

喬氏，馮翊人，喬知之之妹，有詠破簾詩云：

已漏風聲罷，繩持也不禁；一從經落後，無復有貞心。

元載妻王韞秀，王忠嗣之女。載微時爲人所輕，既貴，常慢客。韞秀作詩諫云：

楚竹燕歌動畫梁，更闌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佳客，知道浮雲不久長。

及載被誅（七七七），帝令她入宮，她說道：「三十年太原節度女，十六年宰相妻，豈非要  
做長信昭陽的給事使嗎？死也做幸了！」遂爲京兆笞斃。又有偕夫遊秦詩云：

路掃飢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攜手入西秦。

大歷十才子之一吉中孚妻張夫人，楚州山陽人，亦善吟咏，今尚存詩多篇，茲錄其  
二三：

拜新月，拜月出堂前；暗魄初籠桂，虛弓未引絃。拜新月，拜月妝樓上；鸞鏡始  
安臺，娥眉已相向。拜新月，拜月不勝情；月臨人自老，人望月長明。東家阿母  
亦拜月，一拜一悲聲斷絕！昔年拜月逞容輝，如今拜月雙淚垂！回看衆女拜新  
月，却憶紅閨年少時。（拜新月）

靄靄芳春朝，雪絮起青條。或值花同舞，不因風自飄。過尊浮綠醕，拂幌綴紅綃。那用持愁翫？春懷不自聊。（柳絮——或作春日華）

晁采，小字試鸞，大歷時人，少與鄰生文茂約爲夫婦。及長，茂常寄詩通情。母從其志，遂歸於茂。有春日送夫之長安詩云：

思君遠別妾心愁，踏翠江邊送畫舟。欲待相看遲此別，只憂紅日向西流！

她又作有子方歌多首，情詞宛轉，不減六朝人所作，而又在發抒她自己的情感。觀歌中語意，大概是在她姻事未遂時，寫來寄她愛人的。不忍割愛，全錄於後：

儂既翦雲鬢，郎亦分絲髮；覓回何人處，綰作同心結？

夜夜不成寐，擁被啼終夕。郎不信儂時，但看枕上跡。

何時得成匹，離恨不復牽！金針刺齒菴，夜夜得見蓮。

相逢遂涼候，黃花忽復香。顰眉臘月露，愁殺未成霜。

明窗弄玉指，指甲如水晶；詢之特寄郎，聊當搯手行。

寄語閨中娘，顏色不常好；含笑對棘實，歡娛須是棗！  
良會終有時，勸郎莫得怒；囊藥畏春蠶，要綿須辛苦。  
醉夢幸逢郎，無奈烏嚙啞。山中如有酒，敢惜千金價？  
信使無虛日，玉醞寄盈觥。一年一日雨，底事太多晴？  
繡房擬會郎，四窗日離離；手自施屏障，恐有女伴窺。  
相思百餘日，相見苦無期；褰裳摘藕花，要蓮敢恨池！  
金盆盥素手，焚香誦普門；來生何所願？與郎爲一身！  
花間多芳水，玉杯挹贈郎；避人藏袖裏，溼却素羅裳。  
感郎金鍼贈，欲報物俱輕；一雙連素縷，與郎聊定情。  
寒風響枯木，通夕不得臥；早起遣問郎：昨宵何以爲？  
得郎日嗣音，令人不可覩；熊膽磨作墨，書來字字苦！  
輕巾手自製，顏色爛含桃，先懷儂袖裏，然後約郎腰。

儂贈綠絲衣，郎遣玉鉤子；郎欲擊儂心，儂思著郎體。

大詩人元稹的繼室裴淑，字柔之。稹自會稽到京，未踰月，又出鎮武昌。她頗露難別之色，稹賦詩相慰，她也作詩答云：

侯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唯愁別近親。黃鸞遷古木，朱履從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江正暮春。

稹曾作會真記，中有崔鶯鶯詩文。或云鶯鶯確有其人，張生乃稹自喻。茲錄明月三五夜一首，以概其餘：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姚月華幼聰慧，夢月輪墜於妝台，覺而大悟，未嘗讀書，即能搦筆作文。後隨父泊揚子江，與鄰舟楊生詩詞往來。父歸，遂亦隔絕。有怨詩效徐淑體，殊平常，今錄其七言詩三首：

春草萋萋春水綠，對此思君淚相續。羞將離恨向東風，理盡秦箏不成曲。（古怨）

梧桐葉下黃金井，橫架鞦韆牽素綆。美人初起天未明，手拂銀瓶秋水冷。（趙妃怨）  
銀燭清尊久延佇，出門入門天欲曙；月落星稀竟不來，烟柳腫腫鵲飛去。（有韻不）

（至）

後：

杜羔妻趙氏（一作劉氏），貞元時人，善屬文。羔仕至尚書。今傳詩數首，錄其二於

君從淮海游，再過蘭杜秋；歸來未須臾，又欲向梁州。梁州秦嶺西，棧道與雲  
齊；羌虜禹餘落，矛戟自高低。已念寡儔侶，復慮勞攀躋。丈夫重志氣，兒女空  
悲啼。臨邛滯游地，肯顧濁水泥？人生賦命有厚薄，君但遨遊我寂寞。（雜言寄杜）

（詩）

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聞杜羔）

（登第）

王氏，太原人，永福潘令之妻，隨夫在任。任滿餞別，留連累日。王氏先行，泊舟

五里汰王灘下，俟潘久不至，乘月登岸，題詩石壁，未署太原族望。日久詩漫滅，獨太原二字入石，後人因以名灘。詩云：

何事潘郎戀別筵？歡情未斷妾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援叫山山月滿船。

蔣繚

或作薛繚

一名馥，

彥輔的

姝女，

有贈鄰女

及贈故人

詩云：

豔陽灼灼河洛神，珠簾繡戶青樓春。能彈箏篔弄纖指，愁殺門前少年子，笑開一面紅粉妝，東園幾樹桃花死。朝理曲，暮理曲，獨坐窗前一片玉。行也嬌，坐也嬌，見之令人魂魄銷。堂前錦褥紅地爐，綠沈香檯似屠蘇。解佩時時歌歌管，芙蓉帳裏蘭麝滿；晚起羅衣香不斷，滅燭每嫌秋夜短。(贈鄰女)

昔別容如玉，今來鬢若絲。淚痕應共見，腸斷阿誰知？(贈故人)

張窈窕，寓居於蜀，當時詩人頗爲推重。有成都郭事詩云：

昨日賣衣裳，今日賣衣裳；衣裳渾賣盡，羞見嫁時箱。有賣愁仍緩，無時心轉傷！故園多阻隔，何處事蠶桑？

陳玉蘭，吳人，夫王駕戍邊，玉蘭製衣并詩寄之。詩云；

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薛媛，濠梁人，南楚材之妻。楚材遊陳，已允妻穎牧之女，乃托言有訪道行，不再歸家。媛微知其意，對鏡圖形，并作詩寄之云：

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經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楚材得詩大慙，遂歸偕老。

孫氏，樂昌人，進士孟昌期妻，善詩，每代夫作，有焚琴詩云：

玉指朱絃軋復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比流

泉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露濕叢蘭月滿庭。

侯氏，邊將張揆之妻。揆防戎十餘年不歸，侯氏乃作詩，繡成龜形，詣闕上之武宗，詩云：

睽離已是十秋強，對鏡那堪重理妝？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疊練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龜形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

武宗閱詩，乃下勅命揆還鄉，并賜侯氏絹三百匹。

慎三史，昆陵儒家女，適斬春嚴灌夫（一作瓊夫）。十年無子，欲以禮出之。三史留詩爲別，灌夫感之，復聚如初。詩云：

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是孤帆從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

竇梁賓，夷門人，盧東表的侍兒，有雨中看牡丹詩云：

東風未放曉泥乾，紅藥花開不奈寒。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攜手雨中看。

張文姬，鮑參軍妻，今存詩四首：

溶溶溪口雲，纔回溪中吐；不復歸溪中，還作溪中雨。

此君臨此池，枝低水相近；碧色綠波中，日日流不盡。

沙頭一水禽，鼓翼揚清音；只待高風便，非無雲漢心。

綠影競扶疎，紅姿相照灼；不學桃李花，亂向春風落。

程長文，鄱陽人，嘗爲強暴所誣下獄，長文獻詩雪寃。有銅雀台怨云：

君王去後行人絕，簫箏不響歌喉咽；雄劍無威光彩沈，寶琴零落金星滅。玉階寂  
寞墜秋露，月照當時歌舞處；當時歌舞人不同，化爲今日西陵灰。

裴羽仙，張說之妻，說遠征出外，羽仙寄征衣并詩，詩云：

深閨乍冷開香匣，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香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重重白  
練如霜雪，獨下寒階轉淒切；祇知抱杵搗秋砧，不覺西樓已無月。時聞寒雁聲呼  
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空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刀尺，回  
刀剪破澄紅色；愁稔銀針信手縫，惆悵無能試寬窄。時時舉袖勻殘淚，紅箋謾有  
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托邊使。

彭伉評事，宜陽徵君之孫，及第後，入口西廡使于公口幕中，歲久不歸。妻張氏寄

二絕云：

久無音信到羅幃，路遠迢迢遣問誰？問君折得東堂桂，折罷那能不暫歸？  
驛使今朝過五湖，殷勤爲我報狂夫；從來誇有龍泉劍，試割相思得斷無？

李弄玉，會稽若耶溪人，好以花木自娛。隨夫至函關，夫死，扶柩而歸。過三鄉，題哀詩於壁，後書「二九子，爲父後，玉無瑕，弁無首，荆山石，往往有」，隱寓她的姓名。哀詩云：

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沒妾空還。謝娘衛女不相見，爲雨爲雲歸舊山。

又有題興元明珠亭一絕（或以爲京兆女子作）云：

寂寥滿地落花紅，獨有離人萬恨中！回首池塘更無語，手彈珠淚背東風。

蕭氏，武陵王妃，有夜夢詩云：

昨夜夢君歸，賤妾下鳴機。極知意氣薄，不著去時衣。故言如夢裏，賴得雁書飛。

步非烟，咸通中參軍武公業妾，容止纖麗，不勝綺羅，好詞章，善秦聲，尤工擊

既，謂協絲竹。鄰生趙象以詩誘之，非烟答詩，象因踰牆相從。後事露，公業詰責，非烟色動聲顫，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乃被笞死。今存與趙生詩四首，全錄於后：

綠慘雙蛾不自持，只因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誰？（酬趙生）

無力嚴妝倚繡櫺，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曉風。（寄趙生）

（譯詩音義）

畫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怨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郎歸。（寄懷趙）

（正詩）

相思只恨難相見，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贈趙生）

下列諸詩，大都只能知作者姓名，其他概不可考。其中亦有存詩不止一首的，現亦但錄其一，以省篇幅。

歌扇向陵開，齊行奠玉杯。舞時飛燕列，夢裏片雲來。月色空餘恨，松聲莫更

哀！誰憐未死妾，掩袂下銅臺？（梁瑤銅雀臺）

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登樓望君處，靄靄蒼關道；掩淚向浮雲，誰知妾懷抱

（一作靄靄浮雲飛，浮雲遮却關關道，向晚誰知妾懷抱）？玉井蒼苔春院深，桐花落盡 （一作地

無人掃。（劉雲有所思）

晴天霜落寒風急，錦帳羅幃羞更入；秦箏不復續斷絃，回身掩淚挑燈立。（崔公遠

——一作逢——獨友詞）

昨日桃花飛，今朝梨花吐。春色能幾時，那堪此愁緒？蕩子遊不歸，春來淚如

雨！（張琰詩詞）

雨滴梧桐（一作長門）秋夜長，愁心和雨到昭陽；淚痕不學（一作共）君恩斷，拭却千行

更萬行。（劉綬長門怨）

梧桐階下月團圓，洞房如水秋夜闌。吳刀剪破機頭錦，茱萸花墜相思枕。綠窗寂

寞背燈時，暗數寒更不成寢。（劉瑤古意曲）

碧池漾漾春水綠，中有佳禽暮棲宿；願持此意永相貽，祇慮君情中反覆。（崔豈

敘別）

所居幸接鄰，相見不相親；一似雲間月，何殊鏡裏人？丹誠（二作成）空有夢，腸斷不禁春。願作梁間燕，無由變此身。（羅仲容贈所思）

彩鳳搖搖下翠微，烟光漠漠徧芳枝；玉窗仙會何人見？唯有春風仔細知。（葛鵲見

會仙詩）

塵塵何微微？朝夕通其輝。人生各有託，君去獨不歸！青林有蟬響，赤日無鳥飛；裴回東南望，雙淚空沾衣。（廉氏懷遠）

攜手共惜芳菲節，鶯啼錦花滿城闕。行樂逶迤念容色，色衰祇恐君恩歇。鳳笙龍管白日陰，盈虧自感青天月。（田嬌攜手曲）

兩城相對峙，一水向東流。今夜素娥月，何年黃鶴樓？悠悠蘭棹晚，渺渺荻水秋。無奈柔腸斷，關山總是愁！（劉淑柔中秋夜泊武昌）

此外，再有幾個連名姓全不知而其他也概不可考的女詩人，各引一首於后：

紅葉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湘驛女子題玉泉溪）

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劉元載）

（裴早梅）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酌，爲君斟酌；今夕不飲，

何時歡樂？（夷陵女子夷陵歌）

本節參考書，——

計有功：唐紀

謝元暉：中華婦女文學史

陸翹：歷朝名媛詩詞

## 九 薛 濤

離開四川成都東門外八九里，離開樓前江水日夜滔滔不絕的望江樓里許，在一個竹叢之中，就是我們的女詩人薛濤的墳墓所在。聽說墓園原是茂盛的桃花，花開的時候，一片紅浪，遠望正如薛濤自製的一幅桃花色的詩箋一樣。但一到桃花落了，飄零了，也未嘗不像我們這位女詩人身世的象徵！一瓣一瓣的綠野間躺着，一瓣一瓣的似魚鱗般逐水飄流！所以鄭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而今不惟飄散的落花沒有，就是一片桃葉也沒處可以追尋。幸有修竹千竿，以蔽驕陽，不然一抔黃土，早給牧童樵叟任意踐踏，那裏還有我們憑弔之所？更那裏有我們追懷留戀的古跡？她有酬人雨後玩竹詩云：

南天春雨時，那壁雪霜姿！衆類亦云茂，虛心能自持。多留晉賢醉，早伴舜妃

悲。晚歲君能賞，蒼蒼勁節奇。

不啻爲她自己寫照。不錯，不有烈風，無以知勁草；不到歲寒，無以知松柏之後凋；她居於唐時，蜀中與同時的女子中有詩名者不知有多少，而她獨能艷傳至今，亦有其能夠在文學史上佔一頁的長處。而今墓上千竿竹，便是她後身的餘影在那裏搖曳。

薛濤字洪度（一作弘度），本陝西長安人，生於唐元和時代（八〇六——八二〇），父名鄭（一作鄭），因官流寓於蜀。她八九歲即曉音律能詩，一日，她的父親指井上梧桐對她說：「庭除一古桐，聳幹入雲中，令她續成一詩。濤應聲續成云：「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父愀然久之。但於此可見她天才露發，高出尋常。後來她父親死了，只有她一人供奉寡母，年及笄，詩名噪一時。時章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因入樂籍。在唐宋時女子之入樂籍，全是以她的藝術，並不如後世娼妓之必兼賣淫，但因多與男子交接之故，所以後人竟視之和娼妓一樣。她入樂籍後，章皐以校書郎奏請，護軍未及應，遂罷。事情雖未實現，然「薛校書」之名，已遠近流傳了。自章皐至李德裕凡歷十一鎮，濤皆出

入幕府，以詩受知。當代名流文人，如元稹，白居易，令狐楚，張祐，劉禹錫，裴度，牛僧儒，嚴綬……等，皆樂與來往唱和。她和元稹的交情尤特好，清異錄云：

蜀多文婦，亦風土所致。元微之素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硯，濤請走筆作四友贊，其略曰：

磨潤色（或作捫麴）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畝以休休。

微之驚服。……（文用十七）

這是他們第一次會見，稹已向她傾倒。她也引他爲知己，她有寄贈元稹詩云：

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下詠光憐暗澹，雨朝題柳爲欹垂。長教碧

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教男兒。

這樣不客氣的自負，她怎肯對不相知的人訴說？及元稹歸京，她居浣花溪。浣花那邊的人，多好造十色彩箋，濤乃別模新樣，造松花箋及深紅小彩箋，時人名爲「薛濤箋」。雅緻異常，以之錄詩寫懷，別有風趣。她於製成后會題詩寄元稹百餘幅，稹因於松花

箋上復題詩贈答：

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色，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濤酷愛菖蒲，故末句云云。青叟小名諱載元，稹廉訪浙東，其時別濤已十載，擬馳使到蜀取濤。後來不知爲了怎樣，竟作罷論。

薛濤不獨長於詩才，口辯也好。有黎州刺史作千字文令，須帶魚禽鳥獸，先云：「有虞（與魚同音）陶唐。」她道：「佐時阿衡。」刺史道：「語中並無魚鳥……等字，須罰。」她笑道：「衡字內有小魚字，使君的『有虞陶唐』，一魚也沒有。」坐客大笑。又：高駢鎮蜀時，令薛濤改一字令云：「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逐韻。」他自己先行云：「口有似，沒量斗。」濤續云：「川有似，三條椽。」駢道：「奈一條曲何？」她笑道：「相公爲西川節度，尚使一沒量斗；至於窮酒佐三條椽止有一條曲，又何足怪！」她酬對敏捷大率如此。

我們讀她集中的贈答詩，覺得她誰都要好，是在濫施愛情，其實是一偏的見解。因為她是女性，所以覺得如此，如果她是男性時，我們便覺得平常了。而她對待她的朋友，正和男性對待他的朋友一樣，是一種人類普有的共鳴的感情，不一定是男女相愛的戀情。如果她是一個濫施愛情的人，那麼她至少是一個樂天的驕子，再也不會牽動她的離愁別恨，而事實偏又不是這樣。她既身世凋零，知音難得，悲懷抑鬱，很少可以告訴的人。所以有一次她望着那牡丹的開謝，清淚便在頰上直淌了：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濕紅箋怨別離；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更在武陵期？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只欲欄邊共枕席，夜深閑共說相思。

一種柔情哀惋，及她孤獨的悲痛，全在這幾滴清淚裏蠕動。她自少隨父入蜀，稍長父親便死了，壯時母親又死了，身外無人，飄零一葉，北仰華山，瞻望弗及。她此時已入晚年，居碧雞坊，建吟詩樓棲息其上，著女冠服以堅決自己的意志。在她執筆想寫她的詩的時候，纏繞在筆尖上的都是撥不斷的鄉思。李白說得好：「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

鄉。」我們這位飄泊如柳絮的詩人說得愈加急切：

峨眉山水如油，憐我心同不繫舟；何日片帆離錦浦？權聲齊唱發中流！

但願與心違，正似蜀中泣血的杜鵑，空吟着「不如歸去」！她的欲歸不得歸，身外無人的愴感，只得借他人酒杯，澆澆胸中塊壘，她的摩訶池贈蕭中丞詩云：

昔以多能佐碧油，今朝同泛舊仙舟；淒涼逝水頽波遠，惟有碑泉咽不流！

詩中俯仰之間的情懷，竟忘了是持以贈人的了。她當時入了樂籍，免不了有些無識者，總以很勢利的眼光來窺察她，或者還有視之爲玩物的人。她頗不高興，我們可在她和李太尉的棠梨花詩中看出一些她的懷感：

吳均薰圃移嘉木，正及東溪春雨時，日暮鶯啼何所爲；淺深紅膩壓繁枝！

她和許多男性唱和，不免有人造謠誣謗，於是她也不能不有所表白。她的蟬詩云：

露滌清音遠，風吹故葉齊，聲聲似相接，各在一枝棲！

「聲聲似相接」，正是誣謗的由來；「各在一枝棲」，就是她對於誣謗的表白了。但她又另

外有足以招謗的證據。她的鴛鴦艸詩云：

綠陰滿香砌，兩兩鴛鴦小。但娛春日長，不管秋風早！

這詩最末兩句，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一種是用第一人稱去解作「我們但知在日長的春天裏歡娛，不去管秋風的來遲來早」；一種是用第二人稱解作「你們不要儘在日長的春天歡娛而不管秋風的到來，秋風到時你們便不能再歡娛了。」前一種是頹廢的驕矜，後一種是警醒的惋歎。普通都用前一種來解釋，於是都把她看作是個不甘獨宿「朝秦暮楚」的蕩娃了！

她卒時年已七十二，全唐詩小傳以爲七十五歲。段文昌爲撰墓誌，今不傳。各書都云她有詩五百首，現在僅存百餘首。坊間有薛濤詩一書，不獨遺漏尚多，且將小說中無稽的她和田洙的唱和詩也載入，誕妄已極，我們不必取讀。清光緒時，有貴陽陳矩客居成都，常徘徊於薛濤墓及吟欄井畔，以風雅自命，曾將薛濤的詩編入靈風草堂作一種小品，助其流傳，距今將近三十年了。但此書蜀外流傳很少，我們一時不易見到。陳矩的

題詞說：

冰綵皎奇，巧麗清奇，本良家女，比竹調脂，剪波來霞，光彩離離，詞壇酒壘，名重當時，天桃穠李，忽化松枝，證明珠果，青燈古祠，臨流試茗，懷古生悲，遺詩流播，祥雲護持。

於此可想薛濤之爲薛濤，自有她知音生於千載之后，不是永遠能爲人們所污損的了。

她集中有十離詩——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韉，竹離亭，鏡離台——相傳她以事觸韋臯之怒，不許從官；或云，元微之使蜀，嚴司空遣濤往事，她以忤己不應，得罪遠去，乃作此詩以獻，仍復恩寵。於是後人大爲她惋惜，說她不該自賤若是，減低了她的人格。其實青樓小名錄的編者已告訴我們：

或云：元相公賓府薛書記，薛爭令，擲注子傷相公子，遂出幕，乃作十離詩。

因爲同姓的關係，又因元薛確有一段因緣，於是便張冠李戴了，使薛濤蒙了千載不白之怨。我以爲以後如有人重編薛濤詩，當刪去十離詩以替她雪怨，才能有以對我們這位孤芳清拔的女詩人。

她的作品中爲一般人所愛讀的，還是她的春望詞。今人姜華評道：

據她遺稿中還存在的詩來批評，春望詞總算是第一等作品，也是最成功的產兒。

我們從藝術方面去看，「善」和「美」這兩個階級是走到的；從文字間去體味，「真」的功夫也全走到；至於表現作者人格之明白，更不必說了。……（介紹女詩、薛濤）

我們來讀她的原文罷：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若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

橙艸結同心，將以遣知音；春愁正斷絕，春鳥復哀吟。

風花日將老，佳期猶渺渺；不結同心人，空結同心草。

那堪花滿枝，翻作兩相思；玉箸垂朝鏡，春風知不知？

也正如姜華所說：質樸如白衣處女，婷婷獨立，毫無俗態，其表白其胸襟，蕩蕩然如一池清水！

本節參考書，——

姜華：介紹女詩人薛濤

辛文房：唐才子傳

章 淵：稿簡贅筆

承 渙：牧豎閒談

陶 穀：清異錄

計有功：唐詩紀事

周亮功：字園

趙慶植：香齋小名錄

## 十 劉采春

唐代娼妓中能作詩的很多，本節所述，大都有篇什傳世，或在當時頗有聲譽的。其他，概從割愛了。

劉采春是越中人，周季南妻，善歌，響遏行雲。詩才雖不及薛濤，然容貌佚麗，非濤能比。元微之廉訪浙東，其時別濤已十載，方擬馳使到蜀取濤，適遇采春自淮甸來，他似乎忘了薛濤，贈采春以詩云：

新妝巧樣畫雙蛾，慢裏恆州透額羅。正面偷輸光滑笏，緩行輕踏絨紋靴。言辭雅措風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

望夫歌卽囉嘖曲，曲云：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婿去，經歲又經年。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那年離別日，只道住桐廬；桐廬人不見，今得廣州書。

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

昨日北風寒，牽船浦裏安，潮來打纜斷，搖櫓始知難。

采春所唱的歌，皆當代才子所作，此曲聲調淒苦，聞者莫不漣洏。有女周德華，亦善

歌，有楊柳枝詞云：

清溪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板橋。曾與情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

關盼盼是徐州人，善歌舞，姿態風雅。張尚書建封納爲妾。白樂天遊淮泗間，尚書

張宴款待，酒酣，出盼盼佐歡。樂天贈詩，有「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之句。尚書

歿，盼盼獨居彭城燕子樓，歷十餘年。嘗作詩云：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北邙松柏鎖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已十年。

適看鴻雁岳陽迴，又觀玄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

樂天一一和之，又贈詩譏其不死。盼盼泣道：「妾非不能死，恐我公有從死的妾，有損清名耳！」乃和樂天詩云：

自守空閨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台不去隨。

旬日不食而卒。臨歿，口中吟云：「兒童不識冲天物，漫把青泥污雪毫！」樂天爲人頗有卓見，很能打破當時陳腐思想，獨此事不免隨從俗見，把盼盼逼死。怪不得盼盼臨死有「兒童不識冲天物」之語了。

歐陽詹遊太原，戀一妓女，相約到都後即差人去接。別後，音息斷絕，思念成疾。乃割髻作詩寄詹，絕筆而逝。詩云：

自從別後 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鬢樣，爲奴開取縷金箱。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官，賓僚設宴送別。蟾以牋書文選二句，授坐客請續。有妓口

占二句，座上人莫不贊美。蟾乃贈數十千納爲妾。詩云：

悲草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

韋應物愛姬生一女，流落潭州，委身妓館。李翱見而悲憐，乃於賓僚中擇一士人嫁之。女遂作詩謝翱云：

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鞋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常浩，亦名妓，有寄遠詩云：

年年二月時，十年期別期。春風不知信，軒蓋獨遲遲。今日無端捲珠箔，始見庭花復零落。人心一往不復歸，歲月來時未嘗錯。可憐熒熒玉鏡臺，塵飛霧縵幾時開；却念容華非昔好，畫眉猶自待君來。

賈中郎與武補闕同遊峴山，遇一妓同飲，自稱襄陽人。臨別，送武補闕詩云：

弄珠灘上欲銷魂，獨把離懷寄酒尊，無限烟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孫。

裴思謙及第後，作紅箋小紙，攜至平康里，想與諸妓唱和。有某妓取紅箋題詩以贈

云：

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喚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盛小叢，亦越中妓。李訥爲浙東廉使，夜登越城樓，聞歌聲，問之，乃小叢唱突厥

三臺詩。詩云：

雁門山上雁初飛，馬邑關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趙憇憇，平康名妓，能詩，有閨房五詠云：

擾擾香雲濕未乾，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黃金鳳，妝罷夫君帶笑看。(雲鬟)

彎彎柳葉愁邊戲，湛湛菱花照處頻，嫵媚不煩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柳眉)

銜杯微動櫻桃顚，咳唾輕飄茉莉香。曾見自家樊素口，瓠犀顆顆綴榴芳。(檀口)

纖纖軟玉削春葱，長在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弦索上，分明滿甲染猩紅。(纖指)

粉香汗濕瑤琴軫，春逗酥融綿雨膏，浴罷檀郎捫弄處，靈華涼沁紫葡萄。(酥乳)

徐月英，江淮間妓，有集行世，今不傳。金陵徐公子寵一營妓，死，乃焚之。月英

送葬，戲謂公子道：「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稱爲雅謔。她有敘懷詩云：

爲失三從泣淚頻，此身何用處人倫！雖然日逐笙歌樂，長羨荆釵與布裙。

觀詩意，頗有誤洛平康之憾。又有送人詩云：

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又有句云：「枕前淚與階前水，隔箇閑窗滴到明！」尤爲一時傳誦。

薛仙姬，亦名妓，作回文四時詩，顛倒可讀，頗有清逸之致。詩云：

花朵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霞明半嶺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樹松。（吟春）

涼回翠鈿冰人冷，齒沁清風夏井寒，香篆裊風青縷縷，紙窗明月白團團。（吟夏）

蘆雪復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孤燈客夢驚空館，獨雁征書寄遠鄉。（吟秋）

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關城，殷紅炭火圍爐暖，淺碧茶甌注茗清。（吟冬）

灼灼，錦城官妓，善舞柘枝，能歌水調。戀一河東人，就不再應召，有春愁詩云：

自有春愁正斷魂，不堪芳草思王孫！落花寂寂黃昏雨，深院無人獨倚門。

後來因貧且老，殞落於成都酒市中。詞人韋莊曾作詩弔之。

王蘇蘇，南曲中妓。有進士李標，在大諫王致君門下，因此同了致君弟姪一同到蘇家宴飲。飲次，標題詩於窗，有「洞中仙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放歸」句，蘇蘇不甘，說道：「誰曾留郎君，莫亂道！」乃取筆在標詩後續題一絕云：

怪得犬驚雞亂飛，羸童瘦馬老麻衣。阿誰亂引閒人到，留住青蚨熱趕歸？

標生性褊狹，頭紅面赤，乃命駕先歸。自後蘇蘇每遇見王家子弟，常問「熱趕郎在否」。

卓英英，成都女郎，好與文士唱和，有錦城春望及理笙詩云：

和風裝點錦城春，細雨如絲壓玉塵。漫把詩情訪清景，艷花濃酒屬閒人。（錦城春）

（理笙）

頻倚銀屏理鳳笙，調中幽意起春情。因思往事成惆悵，不得綵山和一聲。（理笙）

杜秋娘，金陵妓家女，年十五，爲李錡妾，常唱金縷詞勸酒，詩云：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花空折枝！

上面所述各妓，因為當時記載的不同，多有可以斟酌之處。如劉采春的囉嘖曲，或以為她只善唱此曲，並不指定是她所作。盛小叢的突厥三台，青樓小名錄以為是她舅父所授。徐月英、張窈窕、卓英，青樓小名錄把她們的時代都排在五代。……像這種種，我們只可存疑於此，暫時不去多考了。

綜觀娼妓所作詩，不是傷離惜別，便是追悼年華，或者抒寫她們那濃情豔意的生活，都別無什麼特殊的生命表現。但有唐一代女詩人，都因生活的狹隘，情感的單調，都沒有什麼特別成績，那麼我們也不必單去苛責這許多可憐蟲了。

本節參考書，——

趙慶積：青樓小名錄

陸：網：歷代名媛詩詞

計有功：唐詩紀事

## 十一 花藥夫人

蜀中自古多才女，漢有文君，唐有薛濤，後先輝映，大爲峨眉生色。到五代時，中原大亂，多數文學家都避難奔蜀，如韋莊，如牛嶠，如毛文錫，如歐陽炯，都是一代大詞家；花間一集，幾乎做了蜀國文學的代表作。這時的女作家，在前蜀有賢妃淑妃李舜弦，李玉簫與僞裝男性的黃崇嘏，在後蜀有花藥夫人。其他女作家都是詩人，只有花藥夫人以詩人而兼詞家，而且她專於愛情，不同流俗，終爲情死，頗可欽仰。人家看到花藥夫人的芳名，都不加細考，便認爲張麗華孔貴嬪一流人物，這未免太冤枉她了。

向來的文學史上，都說花藥夫人有二，其一卽前蜀王建的妃淑妃，就是賢妃的妹妹（或以爲是她的姊妹），姊妹倆都是徐耕的女兒，也都是王建的妃子。王衍時，冊賢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后。咸康元年（公元九二五），衍奉太后、太妃同禱青城山，凡遊歷所到之地，各賦詩刻石。是年蜀亡，後人因以「坐游燕汚亂亡國」之罪加之於二女。亡國後，

二女隨衍入唐，半途遇害。其一爲徐匡璋女，後蜀孟昶的妃子，就是著名宮詞百首的作者，也就是本節最要介紹的花藥夫人。

聰明與美麗似乎做了名女的必備條件，而且也奇怪，這兩者好似影之於形，總是賦予在一個人的身上。除了西施王嬙之外，花藥夫人在中國歷史上也算是位聰明美麗的傑出女子。她的這個富有詩意的名號，已把她的真名掩沒。這個名號是孟昶給她題的：古來都以花來比美麗女子的面貌，但夫人的美麗，花尚不足比擬，故題曰「花蕊」，以比花蕊之翾輕。又升號慧妃，以表顯她慧聰的性格。孟昶非常寵愛她，一日大熱，二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賦玉樓春云：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月獨（或作猶露一點月）窺人，倚枕欽橫雲鬢亂。起來（或作三更）庭（或作曉）戶啓（或作悄）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或作不道）流年暗中換。

此詞或以爲夫人作，或以爲孟昶作，後來蘇東坡把他改作洞仙歌，更流膾人口。

夫人的作品，特別好的是她的宮詞。唐詩人王建也有宮詞，也很著名；不過是宮外的模寫，頗多揣測之詞。夫人身居宮中，親嘗一切，信筆拈來，都成信史。文辭很流麗清新，沒有晚唐詩人綺麗的習氣。下面是幾首較好的：

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

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遊，試炙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

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鬪濕羅衣。

廚盤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

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

夫人所作詞，除前引的亦稱爲孟昶所作的玉樓春外，只有醜奴兒半闕。乾德三年（九六五）

宋師平蜀，夫人隨孟昶入汴，道經葭萌驛，在驛壁題醜奴兒云：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

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有人續之云：

……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

到汴後，夫人被召入宮，昶遂遇害。相傳宋太祖曾以蜀亡之故問夫人，夫人答詩云：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再（或作更亦作並）無一個是男兒。

蜀亡時，尚有精兵十四萬，而宋師平蜀，只有兵三萬，所以夫人言下向有所不甘。夫人入宮後，太祖也非常寵愛她。但是夫人不是得新忘舊的薄倖人，她的身子雖遭蹂躪，可是蹂躪不到她一棵真實的心。孟昶被殺，使她十分痛心，惟悵悵不敢言。孟昶是個文雅的美丈夫，且解吟詠，平日此唱彼和，夫婦間何等靜好！太祖是個武夫，不懂得什麼溫存，他也曾作過什麼詩，可是粗豪不通，他只提得起三尺龍泉，而拿不動三寸毛翰。這樣，愈使她憧憬於往昔的溫柔舊夢了！在百無聊賴，情不能已的時候，辛虧她會繪畫，遂畫了一幅孟昶的像，朝夕奉侍，以寄悲情。有一天給太祖看見了，她詭稱乃張仙，祝

之可多子，乃被她瞞過。

她這時已是插在主人几上的瓶花，憑了秀色的誘惑，得到主人的任意愛憐；一旦花容憔悴，不堪玩拱，便要爲主人棄之如弊屣，不稍留戀！年華似逝水的過去了，她的生命也隨之終結，終結時的情形，和她心愛的丈夫一般不幸。大概此時她的顏色，已不如往日的艷麗的緣故，爲輸入蠶室，尤悲憂抑鬱，不忘故君，卒以罪賜死。但考鐵圍山叢談所載，她的結果，與此不同。說：夫人入宮後，太祖爲所惑，一嘗造毒，屢爲患，不能遂，太宗數諫太祖，總不忍去。一天，太祖行獵苑中，夫人亦在側，太宗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夫人，一箭射死。所謂造毒，大概是指金蠶毒，此法本始於蜀，夫人或亦習爲之。她死的罪名，或卽爲此。惟爲太宗所射死一節，恐卽因太宗曾射死李煜妃而誤。

原來妃爲閩人王某之女，後歸南唐李煜。煜降宋，妃亦入宮，爲太祖所嬖，號爲小花蕊。可見她也是非常的艷麗。一天，遊苑中，太祖使她奉晉王（卽太宗）酒，晉王故意不

飲，說：「必得夫人手摘一朵花來才飲。」太祖便命她去摘花，剛走到樹下，晉王便從後一箭射去，卒被射死。爲了自己的妒意呢，還是真的替他哥哥前程着想？我們可不要去問他。總之，太宗射死花蕊，確有其事，不過射死的是小花蕊，決不是這裏所說的花蕊夫人，我們可以不用懷疑了。

或以爲夫人姓費，蜀之青城人；宮詞原作，當時所傳，只有三十二首（或以爲二十八首）較爲可信，其餘的都是後人要集滿百首，雜拉硬湊，故連唐人詩亦被收入內。果然，好詩都在三十二首內。其餘的詩也有好的，可是詩雖好，儘有不像宮詞的也被湊入了。

五代女性文學，多出蜀中。前蜀徐太后徐太妃的略史已見前，茲錄她們的作品若干首於后：

千尋綠嶂夾溪流，登眺因知滄（一作衆）岳低。瀑布迸春青石碎，輪茵橫翦翠峯齊。  
步黏苔蘚龍橋滑，日閉烟蘿（一作巒）鳥徑迷。莫道穹天無路到，此山便是碧雲梯。

（徐太后元節觀）

聖燈千萬炬，旋向碧空生。細雨濕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光如有情。（徐太妃三學山夜看燈）

翠驛江亭近玉亭，夢魂猶是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行。（徐太妃）

（青城山回）

李舜弦，梓州人，李珣的妹妹。珣很有文才，尤工詩詞。王衍納舜弦爲昭儀，有隨駕游青城詩云：

因隨八馬上仙山，頓隔塵埃物象閑。只恐西追王母宴，却憂難得到人間。

李玉簫，亦王衍宮人，有宮詞云：

鴛鴦瓦上瞥然聲，晝寢宮娥夢裏驚。元是我王金彈子，海棠花下打流鶯。

黃崇嘏，臨邛人，自幼作男子裝，人都不知道她是女子。及長，以詩謁蜀相周庠，庠薦攝府掾事，很明敏有幹才。庠頗愛重，欲妻以女，她不得已上詩云：

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

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

庠詢其詳，乃知爲黃使君的女兒，尙未適人，深爲驚嘆。後歸家，與老嫗同居終其身。

一代奇女子，就此埋沒在故鄉，誰都覺得可惜呢！

本節參考書，——

秦儵：鐵嶺山叢談

吳晉：能政齋叢錄

蔡榮之：碧湖雜記

吳之振：宋詩鈔

稽人獲：堅瓠廣集

## 第五章 兩宋詞人

### 一 詞的來源

詞，一名詩餘，又名長短句，本是樂府的變體。他的源流，如在詩藪和文體明辨裏所說：

樂府之體，古凡三變。漢魏古詩，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詩藪）

按詩餘者，古樂府之流別，而後世歌曲之濫觴也。（文體明辨）

那麼詞雖是古樂府的流別，却是直接從唐代的絕句生出來的。因為漢魏的樂府漸漸亡失，所以唐人專以絕句爲歌。在絕句的歌法裏所用的和聲，散聲，偷聲等，就是詞的所由起。絕句是五七言四句的短章，很整齊的，因而少變化，乏興味。所以在實際唱歌的時候，在一句的中間偷去一字或填入一字，或於句間句尾加以和聲或散聲，使成爲長句，以此調節抑揚緩急的調子。所以如其聲的含蓄，或伸張而按譜以填字的，就是詞了。朱子說：

古樂府只是詩中泛聲。後人怕失却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

是。(兩村曲話)

這一說很可以供我們的參考。

依現成的曲拍，作爲歌詞，這叫做填詞。凡填詞有三個動機：

1. 樂曲有調而無詞，文人作歌詞填進去，使此調因此更容易流行。
2. 樂曲本已有了歌詞。但作於不通文藝的伶人倡女，其詞不佳，不能滿人意，於

是文人給他另作新詞，使美調得美詞而流行更久遠。

3. 詞曲盛行之後，長短句的體裁漸漸得文人的公認，成爲一種新詩體，於是詩人常用這種長短句體作新詞。形式是詞，其實只是一種借用詞調的新體詩。這種詞未必不可歌唱，但作者並不注重歌唱。

唐五代的詞的興起，大概是完全出於前兩種動機的，最末一種，乃是宋及宋以後的事。然也由此走入死亡的路了。

有意填詞，始於中唐。中唐以前並非沒有人寫作，不過不名爲詞，而出之於無意中罷了。在女性作品中，隋宮人侯夫人的看梅詩，後人更名一點春，作爲詞調之一。原作共有兩首，今錄其一，云：

砌雲消無日，卷簾時自整。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

唐貴妃楊玉環的贈張雲容舞一詩，後人更名阿那曲，亦爲詞調之一。詞云：  
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秋烟裏。輕雲嶺下乍搖風，嫋柳池塘初拂水。

妓女劉采春，以善唱望夫歌顯名。望夫歌即囉嘸曲詞，共有五首，今錄其一云：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

五代陳金鳳，閩王鑄之后，本爲鑄父審知的婢女，鑄非常寵愛她，立以爲后。有樂游曲云：

龍舟搖曳東復東，采蓮湖上紅更紅。波淡淡，水溶溶，奴隔荷花路不通。

蜀妃花蕊夫人，有玉樓春詞，或以爲孟昶所作，又有醜奴兒詞半闕。玉樓春云：

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間明月獨窺人，倚枕欹橫雲鬢亂。起來  
庭戶啓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醜奴兒半闕云：

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

入宋以後，女詞人遂多，惟大都在南渡前後。北宋時，在北方的遼國，倒出了蕭皇后那樣的一位女詞人，也算奇異。宋代女詞人以地位著名的，有魏夫人與孫夫人；以作

品著名的，有李清照，朱淑真，吳淑姬，張玉嬾，被稱爲四大詞家。其他尚多，正和唐詩人一樣，作者各階級的人都有。

管道昇是宋末元初人，她却做了有宋一代女詞人的殿軍。實在她所作漁父詞已屬強弩之末，遠不如她給趙孟頫我儂詞來得清麗有新意。這正因我儂詞是自由的小曲，而漁父詞是有一定格調的詞令啊！

詞到元代，遂演化而成散曲。

本節參考書，——

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義

胡適：詞的起源

馮樹：詞律

## 二 蕭皇后（一〇四〇——一〇七五）

遼國文學，素無可稱。又因遼主禁止彼國文書流入中土，故在當時已絕少流布。女性作者，如蕭皇后，如蕭文妃，她們的作品都做倖遺留至今，不可不奉爲稀世的珍寶。而蕭皇后的因文字而起冤獄，含冤莫白，我們生在數千年後，言之尙爲之髮指！她不但是一位遼國公絕的文學家，又是遼國宮闈大悲劇的主人翁，她的自身的歷史，就是一篇哀酸苦生動淒惻的文學故事。

皇后是欽哀皇后弟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的少女。母親邪律氏，夜夢月亮墜於懷中，後來又東升，光耀照爛，不可仰視，升至中天，忽爲天狗所食，大驚而寤，遂生皇后。時爲重熙九年（一〇四〇）五月五日。姿容端麗，爲蕭氏諸女子冠，能歌詩彈箏，琵琶尤爲當時第一。人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二十二年，道宗在青宮，慕后賢淑，聘納爲

妃。及道宗卽位，於清甯元年（一〇五五）十二月冊爲皇后，方出閣升座，扇開簾捲，忽有白練一段，自空中吹到后坐褥前，上有「三十六」三字。皇后就問：「此是何意？」左右回答道：「這是天書，命可敦（卽皇后）領袖三十六宮的意思。」她乃大喜。宮中爲之語云：

孤穩（譯言玉）壓帕女古（金）轉，菩薩喚作耨幹（后土）麼（母）。

二年八月，道宗獵秋山，皇后率妃嬪從行，到伏虎林，命皇后賦詩。皇后應聲道：

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都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

道宗大喜，出示羣臣道：「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明日，道宗親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他說道：「朕射得此虎，才可不愧后詩！」果然一發而殪。羣臣皆呼萬歲。是年十一月，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佑皇帝，皇后曰懿德皇后。

三年秋，道宗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皇后亦應制屬和。明年，生皇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妃流目送媚，極盡趨奉。皇后對她說道：「貴家婦宜莊以臨下，何必如此！」妃歸，罵重元說：「汝若有志，當除此恥，答捷此婢！」於是重元父子合定叛謀，

於九年七月，乘駕在樂水，起兵作亂。但不久兵潰，父子伏誅。討平此次亂事，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有大功，遂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顯赫一時，惟后家不肯相下。及咸隆初，皇太子濬冊爲太子，乙辛遂決計乘間圖陷。皇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於嘗御之夕，進諫得失。遼國風俗，君臣尙獵，故有四時捺鉢。道宗亦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谷邃林，扈從求之不得。皇后頗以爲患，上疏痛諫。道宗面上雖嘉納，心裏却很厭煩，所以到咸雍之末，便不很和皇后親近。皇后因此作同心院詞，被之弦管，以寓望幸之意。詞云：

掃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墁面。掃深殿，待君宴。  
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  
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爲是秋來展轉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  
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  
裝繡帳，金鈎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眠。

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白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  
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  
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行。  
熏薰鑪，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體香徹膚。熏薰鑪，待君娛。  
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

時諸伶都不能表演此曲，只有伶官趙惟一能表演。有宮婢單登，本是重元家婢，也善於彈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能，怨皇后不知她的本事。皇后乃召她來，和她對彈四旦二十八調，皆不及皇后。單登始媿服。有時道宗召登彈箏，皇后諫道：「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御前！」因遣值外別院，登更怨皇后。單登有妹清子，嫁爲教坊朱頂鶴妻，時方與耶律乙辛狎暖，登每向清子誣皇后與惟一淫通，盡爲乙辛所知。乙辛正欲害皇后，聞知此事，恰中心懷，猶恐不能證實，乃請人作十香淫詞，用爲誣案。十香詞不知出於何人手筆，的確淫艷非常，也可算得傑作。詞云：

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  
紅綃一幅強，輕闌白玉光，試開宵探取，尤比檀酥香。  
芙蓉失新艷，蓮花落故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  
蟾蟾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傾盞香。  
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  
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  
既摘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搵手，纖纖春筍香。  
鳳韓拋合縫，羅襪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鈎香。  
解帶色 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裙內，消魂別有香。  
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沉水，生得滿身香。

十香詞成，乙辛乃陰使清子使單登乞皇后手書。其時登雖外直，仍常得見皇后，乃詭言  
道：「此乃宋國忒里蹇（皇后）所作，若更得皇后御書，便稱雙絕。」皇后取讀，頗爲贊

美，卽爲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已所作懷古詩一絕云：

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鳥入昭陽。

登旣得皇后手書，持出與清子道：「老婢淫案已得，况可汗性忌，早晚可見白練掛她的粉匣了！」乙辛遂搆詞命單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伶官趙唯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淫詞爲證。是年爲太康元年。乙辛卽據以密奏。原奏寫趙唯一與皇后私通情形，備極媒孽。道宗得奏大怒，卽召皇后對詰。皇后痛哭轉辯，說道：「妾托體國家，已造婦人之極，况誕育儲貳，近且生孫，兒女滿前，何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道宗出「香詞」道：「此汝親手所書，再有什麼話說？」皇后道：「此宋國武里蹇所作，妾從單登處得來，就寫來賞賜她。且國家無親蠶事，妾作那得有親蠶辭？」道宗道：「詩正不妨以無爲有，如詞中『合縫鑿』，亦非汝所著而爲宋國服耶？」道宗怒甚，以鐵骨朵擊皇后，皇后幾殞；遂命張孝傑與乙辛窮治其事。乙辛乃繫械惟一長命等鞠訊，加以釘灼盪錯等刑，皆爲誣服。獄具將奏，樞密副使蕭惟信馳書請反案，不聽，遂具獄上奏。此時道宗

忽躊躇起來，指紙後懷古詩道：「這是皇后罵飛燕的詩，如何再會作十香詞？」孝傑進奏道：「此正乃皇后懷趙惟一所作。」道宗問故。孝傑道：「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二句中正包着趙惟一三字。」道宗意遂決，即日族誅惟一，併斬長命，敕皇后自盡。時皇太子及齊國諸公主，都披髮流涕，求代母死。道宗道：「朕親臨天下，臣妾億兆，而不能防閑一婦，更有何面目覩然南面乎！」皇后乞更面一言而死，亦不許。乃作絕命詞云：

嗟薄祐兮多幸，羌作儻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托後鈞兮凝位，忽前星兮啓耀。雖蠶蠶兮黃牀，庶無罪兮宗廟。欲貫魚兮上進，乘陽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惡兮宮闈。將剖心兮自陳，冀回照兮白日。甯庶女兮多慚，遏飛霜兮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右兮摧傷。共西曜兮將墜，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慘悴，恨古今兮安極。知我生兮必死，又焉爰兮旦夕。

遂閉宮以白練自經，時年三十有六。聞者莫不稱冤。道宗怒猶未解，命裸屍以葦席裹還

她家。皇太子投地大叫道：「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爲人子！」明年，遂亦爲乙辛構辭陷死！

這椿暗無天日的冤案，在當時竟不聲不響的就過去了。直到大安二年（一〇八六），皇后第二女趙國公主以匡救中央，竟誅乙辛，孝傑剖棺戮屍，以家屬分賜羣臣。人心爲之大快。時有涿州人王鼎，將此案經過詳細情形，著焚椒錄一書，所有一切詩詞奏疏，無不備載。他以爲皇后所以取禍的原因有三：爲好音樂，能詩，善書。假令不作回心院，則十香詞不致被誣爲皇后所作。此仍不免苛責女子，而爲男子卸罪，不能謂爲持平之論。至於懷古一詩的巧合，諉之爲「天實爲之」，則除了此外也正無他辭可解，我們可不必嗤之爲迷信了。

現在北京瓊華島尚有皇后妝洗樓舊址，清代大詞人朱彝尊填臺城路詞詠之云：

層闌不厭波光冷，明霞遠捎魚尾。細艸含茸，圓荷倚蓋，猶與舞衫相似。揉藍片水，曾簇蝶滿紅，影娥描翠。錦石秋花，當時穩貼阜羅髻。春城幾番士女，縱

嬉遊元夕，沙界烟寺。黃面瞿曇，白頭宮監，也說千年遺事。回心院子，問殿脚  
香泥，可留蕭字？懷古深情，焚椒尋蠹紙。

同時大詞人陳維崧納蘭性德等亦有填詞，辭尤不勝備錄。

本節參考書，——

王鼎：焚椒錄

周春：遠詩話

齊召南：歷代帝王年表

戴壽：藤陰雜記

### 三 李清照（一一八二——一二四一以後）

當我涉筆要寫我們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女文學家李清照而翻讀她的身世和作品的時候，使我忍不住感情的迸裂，屢屢爲之擲筆長歎。這樣拙劣又是這樣枯索的我的筆鋒，不知怎樣的去寫，才能將我們這位出落得異樣偉大的女文學家的豐腴的生命和她的超越的天才，整個地活躍而迫真地表現出來！我幾不信我自己有去嘗試的大膽！

一〇八二年（宋神宗元豐五年），清照誕生於歷城西南的柳絮泉上。父親名格非，母親是狀元王拱辰的孫女，他們倆在當時都有很好的文名。山川靈秀所鍾，遺傳稟賦之厚，又加上文學的家庭教養的陶冶和薰育，使她的文藝創造的慧根，早已在她幼小的時候深深種下。光陰似逝水般的飛馳。當她二十歲（宋史作年十八，此據她自作的金石錄後序）的那年，便脫離了她的處女時代，和太學生諸城趙明誠結婚。她倆的結合，在素持定命論的中國文

人的筆下，又渲染得額外有聲有色：

明誠幼夢誦一書曰：「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蓉拔。」挺之曰：「此離合字，

「詞女之夫」也。」（易安居士事輯引鸞媛記）

挺之是明誠的父親，那時正做吏部侍郎，格非正做禮部員外郎，兩親家正都在顯赫的時候。所以他們結婚之後，生活很是豐腴，閨中又是靜好無猜。由她早年所作的詞裏，很可看出她初婚的情致和意緒：

絳綃薄，冰肌整，雪膩酥香；笑語檀郎：「今夜紗幮枕簟涼。」（采桑子）

繡幕芙蓉一笑開，斜偎寶鴨依香腮，眼波才動被人猜。（浣溪紗）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減字木蘭花）

這是她一生活最幸福的時代。她嘗自稱易安居士，所以後人都稱她做李易安。

結構未久，明誠涉爾出遊，這自然是難割難捨的分別。她有一首極有名的善寫相思的一翦梅，便是她在這時候寫在錦帕上送給明誠的。她又曾填醉花陰詞函寄明誠。明

誠思勝之，謝絕一切，廢寢忘食者三日夜，得五十餘闕，把清照所作，抄雜一起，請友人陸德夫月旦。德夫玩誦再三，說：「有三句絕佳。」問：「那三句？」德夫說：「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這三句剛巧是清照作的，明誠終未能勝她。這首詞的全文，是：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寶枕紗櫺，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結縞後二年，明誠亦出仕。其時挺之升擢宰相，竭力排斥元祐黨人，格非因黨籍被罷官。清照上詩挺之，有「何況人間父子情」句。這兩個兒女親家，因了政見不同，不能顧全平日常情，使子女哀愁，委實令人惋悵！明誠本有金石的嗜好，時常質衣買碑文，夫婦相對展玩，自謂是「葛天氏之民」。這時，在館閣的親舊，多藏有世所罕見的古籍，他倆儘量的借來鈔寫。又常典衣質物，購買古今名人的書畫及三代的古器。記得有一次，有人拿着徐熙的牡丹圖，要賣錢二十萬，他們已經承受了，但因為沒有錢，只好

退還去。爲了這件事，夫婦倆相向惋悵者數日。

宋是詞的黃金時代，柳永、秦觀、蘇軾、歐陽修、晏殊……等都是一時的樞柱。你看，清照對之作何批評呢？

……本朝柳屯田永，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鷹輩繼出，雖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直如酌蠶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往往不協音律。……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黃魯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少游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若溪漁隱叢話）

一代詞人，俱在言下，她的大膽卓識可見。由此，可知她的文藝的來源，決不是薰染先

代的遺傳和影像，而自有她「憂然獨造」的鮮燦的新的生命！

此後十年，明誠屏居鄉里，家計稍裕，不似往日的須典質市物；後又連守青州萊州兩郡，盡他所有的俸給，來滿足他的嗜好——考證金石書畫，著金石錄三十卷。這是他們倆最快樂的時代，自以爲「樂在聲色狗馬之上」。金石錄之成，明誠得清照之助最多，清照在金石錄後序裏寫他們這時的生活道：

……每獲一書，卽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摩玩舒卷，指擿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卽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鼻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藏旣富，於是几案羅列，枕席枕籍，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這是何等豐潤而有味的夫婦生活！從結婚至今二十餘年，可算是清照的黃金時代。令今

日的吾們追想他們倆當時的情況，不禁也要爲之徘徊低首。

不知是自然的美意還是歹意，當她消失了她的青春的花朵以後，甜密的生涯，逐漸成爲過往的迴憶。文藝本是苦悶的象徵，無論那位大文學家都掙脫不出這個天然的牢籠。所以她的不幸的生涯，不但增濃了她的辛楚的情緒，又引起她纏綿的追想，擴大了她的作品的多方面的意境。當她四十六歲的那年，明誠奔母喪至金陵，「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收藏之富，可以想見。其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又將她們豫備於明年遷載南來的十餘屋藏書燒燬了。使她只有苦笑。

從此以後，明媚的故鄉已成爲羶騷的異域，時常逗起她的鄉愁；皇室南渡之後，更使她懷戀故都，悵鬱現於辭什。南來后，明誠曾在江甯做了七個月官，就被罷免。清波

雜誌載：

在江甯日，每值天大雪，卽頂笠披簑，循城遠覽，得句必邀廣和，明誠苦之。

在這一段記載裏，她使他丈夫怎樣的狼狽？香閨中的膩友，在書房中却變爲畏友，她偏有此閒情逸致。明誠罷官後，他們想到江西去住家，雇船上駛，已到池陽，明誠忽又被旨召知湖州。她遂留居池陽，明誠從陸路隻身赴任。臨別的那一天，明誠捨舟登岸，「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清照看這神情，不覺惡心，誰知明誠此去，果不生還了。她因呼問：「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明誠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服，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或作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忽忘也。」這幾句話，好像遺囑一般了。遂馳馬去。後來果然在途中受了暑，到行在時，就害病了。清照聞訊，急解舟東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病已危。這是蕭瑟的深秋，明誠最后的握別清照了。嗚呼！「白日正中，歎龐公之機敏；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我們讀了清照的祭夫文，誰能忍住他潸潸的酸淚呢！明誠死時，尚有書二萬餘卷，金石刻二千卷，爲清照送往洪州；這年十二月，金人陷洪州，遂盡委棄。

從此清照是永遠的孤侶了。一生心血，既盡付東流，悲痛餘生，又屢遭變亂。在建康既染沉疴，爲「玉壺」事又幾置身牢獄。悲憤之餘，她此時已無家可歸，只好往台州依其弟。適台州亂，守官已遁，乃泛海由章安至越州，復至衢州。其後，又避亂西上，過嚴子陵釣台。時清照年已五十三，與弟李迒卜居金華。風霜憂患之餘，在她老年的作品裏，如：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暝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武陵春）

很深婉的唱出往事的哀吟。清人謝啓昆有詩曰：

風鬟尚怯宵江冷，雨泣應含杞婦悲。回首靜治堂舊事，翻茶校帖最相思。

晚境淒涼，往事又不堪追想，此后的清照，便是這樣終她以殘年了呢！不知她是否終老於金華，不知她是不是還要在別處漂流？我們臨風懷想，何處去弔她的孤墳呢！

只因她生性勇於批評，并雜諷譏，故恨她的人很多，於是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根據鄙惡小說之言，就說他改嫁張汝舟了。後來又不堪張之虐待，和張離婚，作有離婚啓，因此其事爲定案。但清照的歷史，據上面所述看來，她四十九歲時死了丈夫，後即依弟以居，生活很恬靜，怎樣會有改嫁的事呢？齊東語說李心傳在蜀，去天萬里，輕信記載疎舛固宜。又謝枋得集亦言蔡年要錄爲辛棄疾造韓侂胄壽詞，那末宜乎此書慣作假話。可是因爲清照名聲太大，惹人注意，其改嫁之說，遂愈傳愈確。直至清代俞正燮，替她編排事實，作易安居士事輯，辨無其事。李慈銘又作輯補，事始大白。改嫁原不是醜事，然而她沒有改嫁，誣之爲改嫁，豈非大不平麼？

清照改嫁之說是從何發生的呢？趙明誠從池陽到行在的時候，學士張飛卿（即汝舟）以玉壺示明誠，相語久之，仍攜壺去。時韓康置防秋安撫使擾攘之際，或疑其饋璧北朝，言者遂列以上聞，有人說趙張皆當置獄。那時明誠已死，清照方大病，僅存喘息。聞玉壺事大懼，盡以其家所有，赴越州行在投進，而高宗已奔明州。時中書舍人綦崇禮爲趙明誠辨護，事乃得白。易安因爲與綦有舊親情，這回又極得其幫助，因作啓謝之，曰：

素習義方，粗明詩禮。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蟻不分，灰釘已具。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序欲投進家器，曰抵雀捐金……

繫年要錄卻謂清照既改嫁張汝舟，不睦請離，是蔡崇禮爲之處理的。後來清照有謝綦的信，就把上面的啓改了。改曰：

牛蟻不分，灰釘已具。弟旣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呻吟未定，強以同歸。猥以桑榆之末影，配茲鴛鴦之下才。……視聽才分，實難共處。惟求脫去，決欲殺之。珍肆欺凌，日加毆擊。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

據李慈銘說：也許張汝舟妻亦姓李，或竟是清照一家，與夫不成，訟訐離異。或者也嫻於文字，作文自述被夫欺凌毆擊之事。她告其夫「妄增舉數」時，亦必牽及閨門乖忤，自求離絕。後人因其適皆李姓，遂牽合到清照了。這證據很有道理。此外證據尙多，今述其最重要的三個如次：

1. 李慈銘指出繫年要錄所載張汝舟妻李氏告她的丈夫「妄增舉數」，在紹興二年九月朔。而清照作金石錄後序在紹興二年十月朔，尚自稱「易安室」，「豈有三十日內忽在趙氏爲妾婦，忽在張氏訟其夫」之理？

2. 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二）五月十三日，綦崇禮增陽夏謝伋寓家台州，自序四六談塵，時清照年已六十，伋稱之爲趙令人李。若崇禮爲處理張汝舟婚事，伋是他的親婿，還有不知道的嗎？

3. 淳佑元年（一二四二）張端義作貴耳集，尚稱「易安居士趙明誠妻」，則清照之以寡婦終無疑。

其實改嫁在當時都視作平常的事，像范文正公之母謝氏，改適朱氏，程明道的子婦亦改嫁，不一而足。造此以誣清照，殊亦太無意思了。

清照生年，依各家所載推算，都爲公元一〇八二年。獨胡適以爲是一〇八一年，因此以她出嫁那年爲二十一歲（見胡適《胡適選集附小傳》），不知何據。

以下再略論她的文藝的內容。

生活的活躍，正是文藝的泉源。她雖然是「名門閨女」，雖屬「貴族婦人」，但終她的一生，都在和生活相激盪，躍動生命的高潮。青春的歡娛，少女的情懷，她倆的藝術生活，不久便如夢地飛去了；而新婚的慘別，故鄉的眷念，生父之罷免，舊都的傾陷，處處都刺激她無窮的哀感。至於愛人之遽逝，家產之蕩失，書籍金石之全部焚燬與散失，病軀呻吟，無人慰侍，輾轉千里，倚恃弱弟；這樣的晚境，自然產生繁複的文學內容，不但不是鎮日長坐閨門的少婦所能比擬，也不是那「淺斟低酌」「風流自賞」的名士生活所能企及。而且她足跡所至：北地是她的故鄉，是她少年時代躑躅之所，晚年更走遍了大江南北。一朵花的開落，一江水的流逝，燕雁的飛翔，風雨的飄拂，都成了她寄愁托感的寶貴材料。再加上她文學的天才，藝術的技巧，怎麼不會創作出偉大的作品來呢？

因為生活和環境的幻變，把她整個的人生截成兩片不同的染色，以她四十六歲那年

爲界域。在前期，那是童年的憧憬，是少女的情懷，是初戀的生活；在後期，那是奔馳的孤苦，是孀居的淒涼，是頹喪的晚境。前者是喜劇，後者是悲劇。所以在她的作品裏面，也顯然劃成這一道鴻溝：如「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眼波才動被人猜，「是何等的妖豔！而」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又是何等的淒涼！

清照不但善於作詞，詩與四六亦所擅長，朱文公所謂「本朝婦人能文章者，會相布妻魏及李易安二人而已」，恐怕不是贊美她的詞而說的。雖然魏夫人亦善作詞，但我們不能決定她必不擅長於作文。清照又能書能畫，她會將白樂天的琵琶行，圖而書之，還有她畫的墨竹和她自書所作一剪梅詞，後人都奉爲鴻寶。她又創造一種遊戲，名曰「打馬」，會著打馬賦一卷，說明這種遊戲的方法。多才多藝，集於一身，宜乎她的盛名，歷數百年而未朽了！

她的著作，據宋史藝文志說：「後人集易安所作，爲文七卷，詞六卷，行於世。」

但現在所流傳的，不過薄薄的不滿三十首的一卷漱玉詞罷了，并且這都是從別書中摘出的。其他詩文，散見於各家雜記詩話詩文選總集裏的尚很多，謝无量的中國婦女文學史第三編中幾乎徵引完全，歡喜讀她詩文的人儘可取以鑑賞。下面，是她的比較爲人所時常稱引的幾首佳詞，但前面已經引及的，這裏不再重引：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

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唯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

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鳳凰臺上憶吹簫)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梨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

一灘鷗鷺。(如夢令)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

積；憔悴損，而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  
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聲字慢）

窗前種得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淒清。點滴淒清，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添字采桑子）

暝雨晴風初破凍；柳眼梅腮，已覺春心動。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鈿重。

乍試夾衫金縷縫。山枕斜欹，枕損釵頭鳳。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燈花  
弄。（蝶戀花）

紅藕香殘玉簫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  
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  
上心頭。（二首梅）

到了清朝，大詩人漁洋山人王士正和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句，盛傳  
京都，遂號爲「梧桐花」。流風餘韻，雖在數百年後，却使我們的偉大的女詞人增色不

少。

本節參考書，——

謝元益：中國婦女文學史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

胡雲翼：宋詞研究

俞正燮：羣經類稿

徐鉉：蘭苑叢談

況周頤：漱玉詞箋

#### 四 魏夫人與孫夫人

宋代是詞的黃金時代，無論是貴族婦女，平常女性，能夠作詞的很多。貴族婦女中最享盛名的，當推會布妻魏夫人。講道學的朱熹也說：宋婦人能文者，惟有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可謂推重之至。但是她的身世已不能詳考，所有作品今僅存詩一首，詞數闕。她是襄陽人，曾封魯國夫人。她的丈夫會布，字子宣，是唐宋八大古文家之一曾鞏的弟弟，累居大官，徽宗即位（一一〇二），拜右僕射，後與蔡京不睦而罷。由此以推，她大概是北宋末的人，高宗南渡時，她不是已經逝世，便是已近耄耋的老婦，所以在她作品中，沒有一些悲傷亂離的痕跡。她也善作婉麗的艷詞，如江神子及菩薩蠻云：

別郎容易見郎難，幾何般？懶臨鸞，憔悴容儀，陡覺縷衣寬。門外紅梅將謝也，誰信道，不會看？曉妝樓上望長安，怯輕寒。莫憑闌，嫌怕東風，吹恨上眉

端。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春閑！（江神子）

紅樓新倚連溪曲，樓前溪水疑寒玉。蕩漾木蘭船，船中人少年。荷花嬌欲語，

笑入鴛鴦浦。波上暝烟低，菱歌月下歸。（菩薩蠻）

她的詞，所寫的十九是離愁別恨。這是一般少婦共有的心情，但別人都鬱悵不宜，她却憑了她的文藝天才，一無遮掩的寫了出來。她是一位貴族夫人，衣食住都沒有什麼不足，所欠的只是感情上的不足。遠別의 丈夫是位溫柔的才子，愈使她自傷孤寂，所以她的詞，自有她特殊的鮮躍的生命。不過生命的花圈，比較平常人狹隘些罷了。下面再錄引幾首：

小院無人簾半卷，獨自倚闌時。寬盡春來金縷衣，憔悴有誰知？玉人近日音書少，應是怨來遲。夢裏長安早晚歸，和泪立斜暉。（武陵春）

落花飛絮，杳杳天涯人甚處。欲寄相思，春盡衡陽鴈漸稀。離腸泪眼，腸斷泪

痕流不斷。明月西樓，一曲欄干一倍愁。（蝶字木蘭花）

雨後曉寒輕，花外曉鶯啼歇；愁聽隔溪殘漏，正一聲淒咽。不堪西望去程除，離腸萬回結，不似海棠花下，按涼州時節。（好事近）

孫夫人，名道綯，號沖虛居士，是黃銖的母親。年三十歲喪夫，生平所作文章詩辭很多，晚年遭回祿，燬焚無餘。黃銖替她搜訪，只得到詞數首，曾於紹興三年（一一三三）替她作序。其時她已逝世。她的時代，大約較後於魏夫人。所作南鄉子及清平調，後人譽爲可與李清照相頡頏：

曉日壓重簷，斗帳春寒起未忺。天氣困人梳洗懶，眉尖，淡畫春山不喜添。閒把繡絲擲，認得金針又倒拈。陌上遊人歸也未，厭厭，滿院楊花不捲簾。（南鄉子）  
悠悠颺颺，做盡輕模樣；半夜蕭蕭窗外響，多在梅邊竹上。朱樓向曉簾開，六花片片飛來；無奈熏爐烟霧，騰騰扶上金釵。（清平樂）

她的醉思仙是悼亡之作。女子悼亡之作本來很少，這首詞又能極慘黯淒涼之致，并錄於後：

晚霞紅。看山迷暮靄，烟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鶯鴻。心似盞，髮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薜華潛改衰容。前事銷凝久，十年光景匆匆。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彩鳳遠，玉簫寒，夜悄悄，恨無窮。歎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醉思仙)

又有一位孫夫人，她是秀州人鄭文之妻。鄭文肄業太學，夫人寄以憶秦娥詞。詞云：

花深深，一鉤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閑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沈沈，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而今。

此詞一時傳播都下，酒樓妓館，都拿來譜入絃管彈唱。這二位女作家因為同以「孫夫人」名字著名，所以她們的著作在各選本中時常彼此誤入。下面一首風中柳，有的書中便以爲孫道絢所作：

銷滅芳容，端的爲郎煩惱，鬢慵梳宮妝草草。別離情緒，待歸來都告。怕傷郎又

還休道。利鎖名韁，幾阻當年歡笑，更那堪鱗鴻信杳！蟾枝高折，願從今須早。莫辜負鳳幃人老。

天聖中（一〇二三——一〇三二），有盧姓女子，父爲縣令。她從父到漢州回來，在泥溪驛壁上，題蝶戀花一闋，云：

蜀道青天煙霧翳，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鞦烏雲膩。

綬帶雙垂金縷細，玉佩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妝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

舒氏，王彥齡之妻，夫婦都善詞曲。舒氏的父親是武人，彥齡時常對他失禮，大怒，邀舒氏歸寧，竟至離絕！舒氏在父家，偶獨行池上，懷念她的丈夫，作點絳脣一闋：

獨自臨池，悶來強把闌干凭；舊愁新恨，耗卻年時興。鷺散魚潛，煙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箇年時影。

建陽人阮逸女亦能詞。逸字天隱，天聖進士，景祐初（一〇三四）知杭州，後遷屯田員

外郎。阮女所作，今僅存花心動及魚游春水（或作失名作）兩詞：

仙苑春濃，小桃開，枝枝已堪攀折。乍雨乍晴，輕煖輕寒，漸近賞花時節。柳搖臺榭東風軟，簾櫳靜幽禽調舌。斷魂遠，閒尋翠徑，頓成愁結。此恨無人共說！還立盡黃昏，寸心空切！強整繡衾，獨掩朱扉，枕簟爲誰鋪設？夜長更漏傳聲遠，紗窗映銀缸明滅。夢回處，梅梢半籠淡月。（花心動）

奏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拂黃金縷；鶯囀上林，魚游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妝淚洗！鳳簫聲絕沉孤雁，望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里，寸心千里。（魚游春水）

延安夫人，是丞相蘇子容的妹妹。現存的幾首詞，都是她寄給她的姊妹的：

小闌干，深院宇，依舊當時別處。朱戶銷，玉樓空，一簾霜日紅。弄珠江，何處是，望斷碧雲無際。凝眼淚，出重城，隔溪羌笛聲。（更漏子——寄季玉妹）

「夜東風穿繡戶，融融暖應佳時。春來何處最先知？平明堤上柳，染遍鬱金枝。

姊妹游來時節近，今朝應怨來遲！憑誰說與到家期？玉釵頭上勝，留待遠人

歸。（臨江）——寄季順妹）

淚濕征衣脂粉煖，四疊易開，唱了千千遍。人道山長山又斷，瀟瀟微雨聞孤館。

惜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深和淺。若有音書憑過雁，東萊不似蓬萊

遠。（蝶戀花）——寄姊妹）

鄭意娘，楊思厚之妻，爲撒八太尉自盱眙掠得，不辱而死。有好事近云：

往事與誰論，無語暗彈清血！何處最堪腸斷？是黃昏時節。倚樓凝望又徘徊，

誰解此情切？無計可同歸雁，赴江南春色！

慕容暉卿妻，姑蘇人，不知姓氏，作有浣溪沙云：

滿目江山憶舊游，汀花汀草弄春柔，長亭巖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

猶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

徐君寶妻，岳州人，被掠至杭，居韓蘄王府。主者欲犯她，她哀告道：「俟祭先夫，然後爲君婦。」主者許可。乃焚香再拜，題詞於壁，投池中死。詞云：

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尙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人物，掃

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

夢魂千里，夜夜岳陽樓。(蒲庭芳)

這個主者如果是韓蘄王自己，那麼可見韓亦是軍閥一流人物了！

陸放翁到蜀去，宿一驛中，見有題壁詩，乃驛卒的女兒所作，遂納爲妾。半年後，爲夫人所逐，乃賦詞作別。此夫人不知是否爲唐夫人，若是，更可見他倆愛情之篤了。

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窗外有芭蕉，陣陣黃昏雨。曉起理殘妝，整頓教愁

去。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生查子)

戴復古未遇時，游江西武寧，有富翁愛他的文才，以女嫁他。三年後，欲歸浙江，

乃言家已有妻。富翁大怒，女反委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夫別，贈以詞，遂投江而死。詞云：

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情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上土。（碎花箋）

復古字式之，天台人，曾居陸放翁之門，著有石屏集。

范仲脩妻，不知何地人，因她的丈夫久不歸家，作伊川令寄之云

西風昨夜穿簾幕，闔院添蕭索。最是梧桐零落，迤邐春光過却。人情音信難托，教奴獨自守空房，淚珠與燈花共落。

李清照的女弟子韓玉文（或作韓玉），杭州人，或云本秦人，避亂來杭，嫁林子安。子安得官，爽約不來迎，她乃自己去尋找。不知後來會否會見。今傳有她所作詞兩首，都是她不幸生活的反照：

閒院落，誤了清明約。杏花雨過胭脂綽，緊了秋千索。鬪了人歸，朱門悄掩，梨花寂寞。書滿紙，恨憑誰托，纔封了，又揉却。知他何處貪歡樂，引得我心兒惡！怎生全不思量著，那人人情薄？（且坐令）

莫把團扇雙鸞隔，要看玉溪頭，春風客。妙將風格蕭閒，翠羅金縷瘦宜窄。轉面兩眉攢，青衫色。到此月想精神，花生秀質，待與不清狂，如何得？奈他難駐朝雲，易成春夢，恨又積！送上七香車，春草碧。（番釧子）

宋宮人能作詞的，有：王清惠，金德淑，章麗真，袁正真……等。總之，宋代詞人，和唐代詩人一樣的多，除了較著名的若干人外，其他正似「滄海遺珠」，在所難免。我們只好作永久的悵惘了！

本節參考書；——

立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曾 隨：樂府雅詞

徐 鉉：詞苑叢談

胡世杰：歷代女子文集

第五章 兩宋詞人

## 五 吳淑姬

湖州是浙江著名的富庶之地，舊府治就是現在的吳興縣。東蒼出天目山之陽，西蒼由天目山之陰，湯湯東來，在城中交會，由此流入太湖。相傳溪上夾岸多蒼花，秋風一起，落花飄散水上，如棉如雪，故名茗溪。「錦江滑膩峨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在這樣一個富有詩意的佳地，如果沒有女文學家產生，豈不孤負了天然配置呢！好了，生長在這裏的女文學家，在唐代有徐惠與李冶，宋代有陽春白雪詞的作者吳淑姬，這兩人都都是女性文學史上傑出的人物，可以無須我們爲之惋惜了。

陽春白雪詞共有五卷，現存只有三首，南宋詞人黃昇贊許爲「佳處不減李易安」的佳作，流傳給我們的只有這一些，委實令人惆悵。不但此也，作者的歷史，除了黃昇說她是「女流中慧黠者」，中國婦女文學史及中國人名大辭典都說她嫁給士人楊子治外，

其他都不可考，而且連她是什麼地方人也沒有說出。如其黃昇不把她的詞編入專收唐五代北宋人詞的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內，吾們決計不會知道她是北宋人，或是生於北宋而沒於南渡以後的人。如其他僅存的三首詞裏沒有惜分飛那一首詞，或惜分飛詞中沒有一斷腸遙指蒼溪路」那一句詞，吾們也決計不會知道她是吳興人，或是和吳興有密切的關係的人。

但是，我們從什麼地方竟斷定她是吳興人呢？單從「斷腸遙指蒼溪路」那一句詞，至多只能疑心她是吳興人而不能遽據以斷定。我們應該另外再有佐證。我們另外的佐證是南宋人洪邁的夷堅志庚集卷十所載：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爲富民子所據。或投郡訴其姦淫。王龜齡爲太守，逮係司理獄；既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仍具酒引使至席，風格傾一座。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長短句，宜以一章自詠，當宛轉白待制，爲汝解脫。不然，危矣！」女卽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

至，命「道此景作長相思令」；捉筆立成，曰：

烟霏霏，雨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眼開，疎影橫

斜安在哉！從教塞管催。

諸客賞歎，爲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言其冤。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禮娶。周介卿石之子買以爲妾，名曰淑姬。王三恕時爲司戶攝理，正治此獄，小詞藏其處。

在這段記載裏，有和他書所載矛盾的地方，就是她的丈夫姓周而不是姓楊。不過我們要曉得，她的丈夫是誰，在當時的人已不敢確定。我們只要看唐宋著賢絕妙詞選所載女作家的詞，編者黃昇在魏夫人的名字下注道：「曾子宣丞相之內子」，在李易安的名字下注道：「趙明誠之妻」，獨於吳淑姬的名字下加以「女流中慧黠者」的考語而不注明是誰人之妻，可見她的丈夫是誰，在當時已成疑問。「女流中慧黠者」，在其他名字下都不加考語的同書裏，獨獨另外注此六字，而下面接着又贊許她「佳處不減李易安」，已流露

出編者對於原作者惋惜的心情來。我們再細嚼「慧黠」二字的意味，參之以夷堅志所載的事實，我們便可恍然於她們的是一是二了。橫豎我們所着重者是作者自己的身世，她的丈夫究竟姓甚名誰，知道了也不會增高她文學的價值，不知道也不會降低她詞人的聲譽。我們可以不必再去尋根覓柢。

總之，茗溪得名的由來，就可以做我們這位女詞人吳淑姬身世的象徵。她也有和他女性一般的快樂的黃金般的童年時代。天生成她美麗的容姿，藝術的天才，貧苦的境界，似已預兆她將來的不幸的命運。一俟她由垂髫的孩童，變成盈盈的少女，正似潔白的茗花，開始在溪流裏輕飄低拂。你說她是低賤呢，她有慧素的心性，她有創作的天才。當她是高尚呢，沾泥的絮總不及未沾泥的潔白，墮溷之花也永遠滌不去她沾染的污穢。既然到了秋天，花已經從枝頭飄下，我們也無法挽回。她的飄落的生活，或許因引起了我們的同情，反增濃了欣賞她作品的心情，添加了追尋她身世的興趣。因為她頗有才名，就引動當時一般男性的追逐。他們的賞識她，並不為她是一個天才的作家，而是

可以做他們的風雅的玩物。於是，她受了誘惑性的獎導，開始她的和男子們此唱彼和的風流生活。爲了她款待或有偏過，引起他人的嫉妬，就加上以「賣淫」的罪名，被告發而捉將官裏去。以後的遭遇，或盡如夷堅支志所載。最後，因爲她是被「正人君子」視爲蕩婦淫娃，又掙不過金錢的屈服，只好賣給人家做妾。從此便永遠成爲「禁戀」呢，或許命運還不讓她安定而再過飄泊的生活？那我們就無從知曉了。

「世間尤物難留連，彩雲易散玻璃脆」。不單是女性，就是男性也是如此，絕世的天才，往往和不幸的身世相結緣；否則他或她便似易散的彩雲，稍縱即逝，令後人憑弔無從。也因爲她有了不幸的身世，才能感起她多方面的情緒，增加她作品的內容，不致于孤負她創作的天才。如其單單吟風弄月，究竟豈不起她文學的聲譽的。請一讀她僅存的三首詞罷：

謝了荼蘼春事休，無多花片子，綴枝頭。庭槐影碎被風揉。鶯雖老，聲尚帶嬌羞。  
羞。獨自倚妝樓。一川烟艸浪，襯雲浮。不如歸去下簾鉤，心兒小，難着許多

愁！(小雪山)

岸柳依依拖金縷，是我朝來別處。惟有多情絮，故來衣上留人住。兩眼啼紅空  
彈興，未見桃花又去。一片征帆舉，斷腸遙指茗溪路。(惜分飛)

粉痕銷，芳信斷，好夢久無據。病酒無聊，欹枕聽春雨。斷腸曲曲屏山，溫溫沈  
水，都是舊看承人處。久離阻；應念一點芳心，閒愁知幾許。偷照菱花，清瘦

自羞覷。可堪梅子酸時，楊花飛絮，亂鶯啼催將春去。(祝英台近)

像這樣清麗婉轉的詞句，決不是她的無病呻吟，的確有她的實際生活做背景的。如果再  
摘取她的於技巧方面有獨得的佳句，如：「心兒小，難著許多愁！」「惟有多情絮，故來  
衣上留人住。」「斷腸曲曲屏山，溫溫沈水，都是舊看承人處。」「比了漱玉詞，正似春蘭  
秋菊，各有其態，在文藝的花園裏，各有她們獨到的芬芳和燦爛。」

似乎是在東風微拂的清晨，田野還沒有遍照着暖和的朝陽，露華還膩留在散放新氣  
的艸葉上，我們在草徑上大樹旁躑躅。忽聽得宛轉數聲，沁入脾腑，引起一種莫名的酸

感，也似乎是快感，不覺心神大暢。是黃鸝在弄舌也好，是杜鵑在泣血也好，是燕子的呢喃也好，甚至老鴉的啞啞麻雀的啁啾都好，只要唱得好，牠便有牠藝術的聲價。我們對於吳淑姬和她的作品，正應該抱這樣的態度去評量。

本節參攷書，——

黃昇：唐宋諸賢絕妙詞選

洪邁：夷堅志

方彀：中國人名大辭典

謝元景：中國婦女文學史

## 六 朱淑真

任何那個研究文學的人，一提到漱玉詞的作者李清照，便會聯想到那位苦命女詞人——斷腸詞作者朱淑真。可是很不幸，她的聲位在當時既遠不及李清照，王唐佐替她作的傳又逸失不傳。近人輯的宋詞媛朱淑真事略，又遠不如俞正燮輯的易安居士輯的可據；我們只能再根據她遺集，依稀推測她的一生。一似在薄霧濃霧的夜中窺測月亮，所見的只是她的朦朧的暗影，此外，再也看不到什麼了。

朱淑真，自號幽棲居士，她的生年，大約較李清照後數十年，錢塘下里人。梁小玉古今女史以爲海甯人，朱文公（熹）姪女，恐怕不確。世居桃邨，不知在那一代，遷居在湧金門內的寶康巷。她的父母的姓氏都不可考，但她的父親曾在浙西做官，可見她的家境也是一般官家通有的環境。而且她家裏有東園，西園，西樓，桂堂，依綠亭諸勝，決

非普通家庭所俱有。她從小就聰明美麗，喜歡讀書，在她婚前的處女生活，的確充滿着溫馨的愉快。她終日盤桓在家園裏，花卉的代謝，蝶鳥的飛舞，星月的輝映，都充實了她的詩料，使她的詩才大進。不過，我們這位女作家，好像從有生以來就被悲哀和不幸困住了似的，在這樣一個快樂的黃金時代裏，就無處不顯示出她悲慘的頭角來。看她的詩「舉杯和酒送春歸，蝶趁落花盤地舞」，句子雖是新鮮生動，但讀起來總會令人感起一種辛酸的況味。我們再讀：

一陣挫花雨，高低飛落紅。榆錢空萬疊，買不住春風！〔寄密郎事〕

彷彿是她一生命運的寫照。道德律的重壓，雖金錢亦無以為力，在她未嫁以前似已感到。所以在她後日不幸的環境中，她更只有將悲情苦緒付之低吟哀唱了！但也好像天生就她這種認識環境和痛苦的能力，預備做她應用時的使用的。

黃金時代在她出嫁的那一天就宣告結束了。原來她服從了她父母的命令，嫁給了一個她不同意的人為妻。婚姻的不自由，在普通的女子並不個個都感到不滿足；但是我們

這位感覺銳敏又會唱出她「始知伶俐不如癡」的詩句的女作家，當然要表示她的怨尤了。且看她的另外一首詩：

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生連理枝？  
（愁懷）

她對於這不相稱的婚姻，是如何的「慨乎言之」啊！

她的丈夫姓氏也失考，從前人只知她「所偶非倫」，「嫁爲市井民家妻」，都沒有說出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我們從淑真的作品裏去探找，知道淑真之所以不滿意於她的丈夫，倒不是因爲他是一個「市井細民」而自己是一個宦家的小姐，乃是因爲他和她性格不相投，情調完全迥異的兩個人。我們試想：似秋蟬一般雅潔的女詞人，嫁給一個孜孜爲利爲名的「祿蠹」，那是何等的不幸！她說到銀樣的月光，而他就想起大錠的銀子，她說起在頭上掠過的寒鴉，而他却想起烏紗帽，這焉得不使她哭？看她同她丈夫在船上所發的感慨：

帆高風順疾如飛，天闊波平遠又低。山色水光隨地改，共誰裁剪入新詩？

對景如何可遣懷，與誰江上共詩裁？日長景好題難盡，每自臨風愧乏才。

歲節將殘惱悶懷，庭幃獻壽阻傳杯。此愁此恨誰人見？鎮日愁腸自九迴。（舟行卽

）

「共誰裁剪入新詩？」「與誰江上共詩裁？」「此愁此恨誰人見？」這些無可奈何的怨語，就可想見坐在她對面呆着臉在看她寫作的丈夫是怎樣的一個蠢物了。「却嗟流水琴中意，難向人前取次彈」，一腔幽怨，向何處去發洩呢？

她的丈夫似會應禮部試，後來作官江南。起初她的丈夫還帶着她「從官東西」。別離了自家的故園，別離了年高的父母，跟着一個精神上不融洽的人，往來於吳楚之間，她焉得不日處愁城，揮她戀親思鄉之淚呢？

江南寒食更風流，絲管紛紛逐勝游。春色眼前無限好，思親懷土自多愁。（寒食詠

）

扁舟欲發意何如！回望鄉關萬里餘。誰識此情腸斷處，白雲遙處有親廬！

滿江流水萬重波，未似幽懷別恨多。目斷親幃瞻不到，臨風揮淚獨悲歌。（舟行卽）

（五）

在斷腸集裏，很多這種思親思鄉的句子。後來她的丈夫不知爲了什麼，索性把她撇了下來。據一般人的推測，都以他別有所歡，這是確實的。她的新秋詩云：

一夜涼風動扇愁，背時容易入新秋。桃花臉上汪汪淚，愁到更深枕上流！

她既以秋扇自況，當是被棄無疑了。

但人總是感情的動物，詩人尤較一般人容易動情。當她沒有嘗到愛情的滋味之前，不妨唱出「甯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的口號，以反抗那不自由的婚姻。等到反抗失敗，連那勉強和他歡洽的丈夫也把她棄絕，她此時雙棲已慣，一旦孤棲，生理上心理上却都不許她再唱「抱香枝上老」了。她會寫道：「鶯鶯燕燕休相笑，試與單棲各自知！」她此時的苦況，委實以言狀。

爲了她所作的生查子詞，曾引起許多人的聚訟，因爲歐陽修六一居士詞有同樣的一

首，於是愛惜她的人，都引爲非她所作的證據。實在這個證據是很薄弱的，因爲六一居士詞中有許多詞是從別人詞集中攙入的，誰敢擔保獨此詞反由六一詞攙入斷腸詞中呢？如果她果有偷期密約的事，在現在的我們看來，也屬常事。她的丈夫既棄絕她，她不耐獨居，因而和別個男性相戀，照男女平等原則講起來，也並不過分。而且在她全部詩詞中，的確有些線索可尋。她的元夜第三首云：

火燭銀花觸目紅，揭天鼓吹鬧春風。新歡入手愁忙裏，舊事驚心憶夢中！但願暫成人繾綣，不妨常任月朦朧。賞燈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會同？

再把生查子來對照：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滿春衫袖！

事實是這樣顯明，再有什麼話可以替她掩塞呢？她和她的戀人在元夜是第一次幽會，這是從「新歡入手愁忙裏，舊事驚心憶夢中」二句中可以看出的。而「未必明年此會同」一

語，不意竟成了不幸的讖語。他們結識之後，感情很甜密。她此時已獨居在杭州，一切都可自由，時常和他攜手湖濱，飽覽西子秀色。她作有清平樂云：

檣煙撩露，留我匆匆住。攜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黃梅細雨。嬌癡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懷。最是分攜時候，歸來嬾傍妝臺。

「和衣睡倒人懷」或作「隨羣暫遣愁懷」，但后句和上一句「嬌癡不怕人猜」的意義接不上，當以前句爲是。他們這樣的浪漫生活，只有過了二個半月，不知爲了什麼，她的戀人也和她分別。她又有清平樂一首，卽爲送別之詞，詞云：

風光緊急，三月俄三十。擬欲留連計無及，綠野煙愁露泣！情誰寄與春宵，城頭畫鼓輕敲。繾綣臨歧囑付，來年早到梅梢。

此後她再也不和他通消息了！不知是他的薄倖，還是別有原因？她的詩中有「分明此去無多地，如在天涯無盡頭」句，好像他並未遠出。又有一待封一掬傷心淚，寄與南樓薄倖人」句，好像又受了戀人的棄絕。如果屬實，那麼她的命運可謂不幸極了！於是她只

有以眼淚洗<sub>出</sub>！一部<sub>斷腸</sub>集，大半都作在這個失戀的環境裏。前人以為她既和她的丈夫感情不洽，為什麼在詩詞中却情致纏綿，不知這是對她的戀人而發的。除了作生查子詞抒寫她的相思外，尚有：

年年玉鏡台，梅蕊宮妝困。今歲不歸來，怕見江南信。歡從別後疏，淚向愁中

盡。遙想楚雲深，人遠天涯近！<sub>(生查子)</sub>

山亭水榭秋方半，鳳幃寂寞無人伴。愁悶一番新，雙蛾只暗皺。起來臨繡戶，

時有疏螢度。多謝月相憐，今宵不忍圓。<sub>(菩薩蠻)</sub>

獨行獨坐，獨倡獨酬還獨臥；佇立傷神，無奈輕寒著摸人！此情誰見，淚洗殘

妝無一半？愁病相仍，別盡寒燈夢不成。<sub>(或字木蘭花)</sub>

斜風細雨作春寒，對尊前，憶前歡，曾把梨花寂寞淚闌干。芳草斷烟南浦路，和

別淚，看青山。昨宵結得夢因緣，水雲間，悄無言，爭奈醒來愁恨又依然！展

轉衾裯空懷惱，天易見，見伊難！<sub>(江城子)</sub>

她在這樣的況味中追索她自己所以至此的原因，她並不怨天尤人，她只有作詩自責：

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繡折金鍼却有功。

悶無消遣只看詩，又見詩中話別離。添得情懷轉蕭索，始知伶俐不如癡。（自責）

後人讀她前一首詩，以為淑真亦作道學語，殊不知這是她憤世的痛語，不知她遭遇的人是不會意味他的真意的。但她另外還有消愁的方法：

昨夜霜風透膽寒，圍爐漫憶昔年歡。如今獨坐無人說，撥悶惟憑酒力寬。（圍爐）

古今來多少聰明人物，在無可奈何的時候，都借酒澆愁，淑真也未能免俗。但是「借酒澆愁更愁」，酒只能麻木你一時，等到你醒來時，正如吃了冰淇淋一樣，使你口中愈覺蒸熱，使你愈加難堪呢！

她死時，父母都健在，可見她年紀還輕。宛陵魏仲恭說：

其死也，不能葬骨於地下，如青冢之可弔，并其詩為父母一火焚之。（斷腸集序）

她的父母將她火葬，是真的依照釋家成例呢，還是有其他原因？很使我們懷疑。可是像

她這樣不幸的薄命女子，最後這麼一著，倒也令爲她愁苦的人一快。就是詩稿的被焚，她的父母也似有特殊的用意在那裏面。我們正不必因此惆悵啊！

她的集中有魏夫人宴會的詩，便有人以她爲北宋人。這位魏夫人就是曾子宣的夫人，我們不能如此輕易下斷。她的璿璣圖記，作於紹定三年（一二三〇）二月，况蕙風以紹定爲紹聖之誤，尤爲妄誕的武斷。我們只要讀她元夜第一首：

闌月籠春霽色澄，深沈簾幙管絃清。爭豪競侈連仙館，墜翠遺珠滿帝城。一片笑聲連鼓吹，六街燈火麗升平。歸來禁漏踰三四，窗上梅花瘦影橫。

這是帝城中的元夜情況。如其這時宋室沒有南渡，杭州怎會變做都城呢？上面所述的誤會，可以一掃無餘了。

比往武陵，見旅邸中好事者傳誦朱淑真詞，每竊聽之；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心中事，豈泛泛者所能及？未嘗不一唱而三歎也！（斷腸集序）

由這一段話裏，可知她的詞在當時已狠盛行。能得一般人的欣賞和傳誦；那東西的

本身就有着牠不死的生命存在，真的不是「泛泛者所能及」的。她的詞的長處，在於「有新意」和「有實境」，「清新婉麗」是有新意的攝影，「蓄思含情」就是有實境的寫照。後者前面已引過不少，前者如：

玉體金釵一樣嬌，背燈初解繡裙腰，衾寒枕冷夜香消。深院重關春寂寂，落花和雨夜迢迢，恨情和夢更無聊！（浣溪紗）

濕雲不渡溪橋冷，嫩寒初破雙鉤影；溪下水聲長，一枝和月香。人憐花似舊，花不知人瘦；獨自倚闌干，夜深花正寒。（菩薩蠻）

像這樣的好詞，不勝枚舉。就是她的詩句，如「婦人雖輟眼，淚不等閑流」，「風絮欺人故著衣」，造語亦新奇可喜。

今本斷腸集，共有詩集十卷，詩後集七卷，詞一卷。別有璿璣圖記一卷，見王士正池北偶談。元代以前的女性作家，作品的量從沒有第二人像她那樣多的。她處的是和一般女性不同的環境，她自從脫離了黃金似的童年生活，便度那和一個不相干的人相處的

得過且過的悒鬱生活，又接着過那「不見人來竹葉舟」的失戀後孤獨生活，一直到她死去！這樣的委曲豐裕的生活，却助長了她文藝的泉源，在她的生命史上的確是可悲的不幸，而在她生命所表現的藝術上却反而做了使他成功的重要原素了。

不知在淑真之前還是在後，有建康府朱將仕的女兒希真。她小字秋娘，年十六，適同邑商人徐必用。她的遭遇幾和淑真完全一樣。必用商久不歸，她作閨怨詞寄之云：

梅妬晨妝雪妬輕，遠山依約與眉青。尊前無復歌金縷，夢覺空餘月滿林。魚與雁，兩浮沉，淺顰微笑總關心。相思恰似江南柳，一夜東風一夜深。（鷓鴣天）

簾烘淚雨乾，酒壓愁城破。冰壺防飲渴，培殘火。朱消粉褪，絕勝新梳裹。不是寒宵短，日上三竿，帶人猶要同臥。如今多病，寂寞章臺左。黃昏風弄雪，門深鎖。蘭房密愛，萬種思量過，也須知有我。着甚情悰，你但忘了人呵。（滿路花）

大概是必用棄絕了她，於是她就別所有戀。從下面所引二首詞裏可以隱約看出：

別離情緒，奈一番好景，一番愁感。燕語鶯啼人乍遠，還是他鄉寒食。桃李無

言，不堪攀折，總是風流客。東君也自怪人，冷淡踪跡。花艷草芳，春事每隨花意薄，疎狂何意？除却清風並皓月，脈脈此情誰識？料得文君，重簾不捲，只等閒消息。不如歸去，受他真個怜惜。（念奴嬌）

武陵春色濃如酒，遊冶才郎，初試花間手。絳蠟燭殘人靜後，眉峯便作傷春皺。

一霎風狂和雨驟，柳嫩花柔，渾不禁傷憊！明日餘香知在否？粉羅猶有殘紅

透。（蝶戀花）

她的一生歷史，較淑真尤隱晦難考。她所作詞，因為她的姓名和男性的作樵歌的朱希真完全相同，所以也常致誤引。

我會有過一種懷疑：朱希真和朱淑真或竟是一人的化身。因為淑真的父母和丈夫都不知姓名，而希真的父親恰巧有官職可考，丈夫又有姓名職業。淑真所適，前人均云為市井子弟，徐必用也是市僧。她們又有同一模型的遭遇，她們的名字又只有一字之異。但在沒有確切可靠的證據以前，我們只能作為一個有討論價值的問題，暫時只好存疑。

了。

本節參考書：——

徐 鉉：詞苑叢談

厲 鶚：玉台書史

况周頤：蕙風詞話

左棻村：朱淑真及其詩詞

鄭元佐：斷腸詩詞箋注

## 七 嚴蕊

宋代妓女的擅長作詞，正和唐代妓女的作詩一樣，都爲了她們自己的需要。宋妓女所作詞的數量，大概也不在少數，因爲位卑人微，大都散佚不傳。此中翹楚，當托嚴蕊，她在當時不獨以擅詞著名，也以人格爲士大夫推重。

嚴蕊是台州的營妓，學者唐仲友爲台州守，狠賞識她。仲友嘗命她賦紅白桃花，她卽成如夢令云：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朱熹和仲友有私怨，他提舉浙東，奏參仲友與妓女嚴蕊爲濫，把她捉去拷問，要她承認，她不肯承認。她兩月之間受了兩次杖責，她終不肯誣害她的朋友。朱熹的後任官岳

商卿（岳飛之子）很哀憐她，命她作詞自陳，她作詞云：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風主。去也終須去，住也

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卜算子）

商卿即判令從良。她又有鷓鴣仙詠七夕云：

碧梧初出，桂花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鍼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

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怕天上方纔隔夜。

朱熹和仲友的案子，發生於淳熙九年（一一八二），那時她正在盛年，所以她的生年，至早當在南渡之後，決不會在北宋末年。這是可以確信的。

洪蕙英是會稽妓女，有詞云：

春梅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

君來作主；傳語東君，來與梅花作主人。

聶勝瓊，長安妓女，李之問和她相愛戀。臨別，她作鷓鴣天送別云：

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陽關曲，別個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著窗兒滴到明。

之問藏之行篋，爲妻所見，詢知原委。妻喜她語句清健，乃出妝奩，助夫娶歸。自后她就素妝淡服，善侍大婦，一家非常和睦快樂。

鄭云娘，不知何地人，有寄張生西江月詞：

一片冰輪皎潔，十分桂魄婆娑。不施方便是如何，莫是姮娥妒我？雖則清光可愛，奈緣好事多磨！仗誰傳與片雲呵，遮取霎時則個。

又有寄張生兜鞋兒曲云：

朦朧月影，黯淡花陰。獨立等多時，只怕冤家乖約，又恐他側畔人知。千回作念，萬般思想，心下暗猜疑。驀地得來廝見，風前語，顫聲低。輕移蓮步，暗卸羅衣，攜手過廊西。正是更闌人靜，向粉郎故意矜持。片時雲雨，幾多歡愛，依舊兩分離！報道「情郎且住，待奴兜上鞋兒！」

這是一首很生動的幽會詞，香韻欲流，一時無二。

馬瓊，南渡後營妓，朱端朝與之情密，她亦傾心相待。端朝的凡百費用，都是由她供給。端朝及第爲南昌尉，乃爲瓊脫籍攜歸，於家中關東西兩閣，東居正室，瓊居於西閣。端朝單身赴任，臨行約道：「此去書信來往，兩閣混同一絨，復書也是這樣。」半年之後，只得東閣書，復書西閣亦不得見。瓊乃密遣僕持絨往南昌，端朝開絨無一字，只有畫雪梅的扇面，後面寫一詞云：

雪梅妬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溫柔，雪壓梅花怎點頭？芳心欲訴，空仗東

風來作主；傳語東君，早與梅花作主人！

端朝連忙棄官回家，置酒會二閣。東閣道：「君且判斷雪梅是非安在？」端朝作浣溪紗云：

梅正開時雪正狂，兩般幽韻孰優長，且宜持酒細端詳；梅比雪花輸一出，雪如

梅蕊少些香，花公非是不思量！

自后二閣歡好如初，端朝亦不再出來做官了。瓊瑣所作詞，與前引洪惠英所作差不多，不知是否是一事兩傳？

蜀中妓女，大都受到薛濤的影響，多善文墨。有人（夷堅志齊東野語都作陸放翁）自蜀攜一妓歸，蓄之別室，約數日一往。後來偶然因病稍疏，妓疑有他心。客作詞自解，妓也作一詞答之云：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位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咒你？

趙才卿，成都官妓，性慧黠能詞。值帥府作食送都鈐帥，令她作詞應命，她立賦燕歸梁云：

細柳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王拓境思名將，捧飛檄，欲登途。從前密約悉成虛，空贖得淚如珠。

又有一蜀妓，作送別詞云：

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着上春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鎮長相守！苟富貴，毋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市橋柳）

嘉定間（一二〇八——一二三四），平江有妓女作送太守詞云：

春色原無主，荷東風着意看承，等閑分付。多少無情風雨，又那更蝶欺蜂妬！算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到於今已是成遲暮。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仙郎輕颺旌旗，易歌襦袴。月滿西樓絃索靜，雲蔽崑城閩府。便恁地一帆輕舉？獨倚闌干愁拍碎，慘玉容淚眼如經雨。去與住，兩難訴。

元代妓女，善作詞的亦有多人，最著名的爲陳鳳儀與羅愛卿。

陳鳳儀，亦成都妓，有送別詞一絡索云：

蜀江春色濃如霧，擁雙旌歸去。海棠也似別君難，一點點，啼紅雨！此去馬蹄何處？向沙堤新路。禁林賜宴賞花時，還憶著，西樓否？

羅愛卿，又名愛愛，嘉興名妓，色藝冠一時。嘗與諸文士會於鴛湖的凌虛閣，翫月

賦詩，愛卿先成四絕句，合坐都擱筆。同郡人趙主，慕而聘爲室。趙生將赴京師，愛卿置酒中堂，請生捧觴壽母，自歌齊天樂一闕送別云：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筵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爲主？流年幾許，况悶悶愁愁，風風雨雨！鳳拆鸞分，未知何日更相聚？蒙君再三吩咐：向

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誥蟠花，宮袍製錦，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暮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綵衣相對舞。

歌罷，皆泣下。趙生乘醉解纜去。未幾，母以思子病亡，葬未三月；張士誠陷平江，楊參政率兵拒於嘉興，趙生住宅爲劉萬戶所據，欲逼愛卿。她乃托詞入室自縊死，劉以綉褥裹瘞後園銀杏樹下。趙生歸，發屍觀之，面貌如生，乃納棺葬於白苧村母塋側，日日過墓禱哭，希求一見。一夕，果在夢中會見，並贈沁園春詞，鷄鳴別去。這一齣悲劇使我們引起無盡的悲悵！

本節參考書，——

洪邁：夷堅志

趙楨：奇想小名錄

徐鉉：詞苑叢談

## 八 張玉孃

中國文學裏有無盡藏的寶藏，正待着我們去開掘；我們寫到宋末女作家張玉孃，愈使我們覺得這些未開掘的寶藏的可貴。張玉孃著有蘭雪集兩卷，也是中國文學史上難得的女作家，可是不但文學史上從未見過她的名字，即各種詞選中也從沒把她的詞選入，各家詞話裏也沒有把她的名字提及。她的蘭雪集如沒有清初人孟羅替她刊梓，有正書局再為翻印，即使浙江通志中有她的名字，松陽縣志中有她的小傳，我們決計不會知道宋代女詞人中有她這樣一個人的。因是，我們對於那幾位刊刻她遺集的人，有說不出的感謝！

張玉孃，字石瓊，號一貞居士，浙江松陽人。父親名懋，字可翁，號龍巖野父，舉孝行，仕為提舉官。母親劉氏，善治家，年將五十，始生玉孃。玉孃生有殊色，聰慧異

常，因此益爲父母所鍾愛。祖父燁，字光大，由貢元仕爲登仕郎。曾祖父再興，字舜臣，登淳熙八年（公元一一八二）進士，仕爲科院左迪功郎。高祖父如砥，字京固，以慶恩詔下爲承務郎。她家世代書香，所以玉孃自幼耽好文墨，尤擅長詩詞，當時人曾將她比擬漢之班姬。她有侍婢兩人，名紫娥霜娥（松陽志作輕紅翠世），都有才色，亦善文墨；又畜一鸚鵡，辯慧能知人意，因號爲「閨房三清」。這是她的最堪寶貴的童年生活。笄年以後，她開始墮入情網，不如人意的環境又緊向她壓來，終於因擔負不起生離死別的哀愁，縮短了她天然的生命。

古來男女之防，時爲中表兄妹或姊弟所衝毀，其原因只在於他們除了此外沒有和異性接近的機會。玉孃有表兄沈侓，是宣和對策第一人沈晦之後，俊茂不羣，不同平常的執袴子弟。他們因中表的關係，時常有會晤的機會，於是發生了愛情。大概是爲雙方父母所知，乃索性訂了婚約。後來不知怎樣，玉孃的父母忽然翻悔起來，玉孃因此起了深濃的哀感。他們本來是愛情的結合，雖也曾憑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做過形式上的訂婚，

究竟與雙方一面不識毫無情感者不同。你看，她一聽得父母有翻悔之意，她是如何的憂  
恐啊！

白楊花發春正美 黃鶯簾垂低燕子；韓去復雙來，將鷓鴣成舊壘。秋風忽夜起，相  
呼渡江水；風高江浪危，拆散東西飛！紅徑紫陌芳情斷，朱戶瓊窗旅夢違；憔悴  
衛佳人，年年愁獨歸。(韓燕離)

從此，她開始墮入愁網了。在這事情還沒有解決的時候，沈佺隨父遊京師；突然的生  
離，更使玉孃有說不出的悲痛。最難堪的是在無可奈何中重憶舊歡，她的全部詞的十分  
之七八，幾乎都在寫這時的襟懷。現錄二首於後：

霜天破夜，一陣寒風，亂浙入簾穿戶。醉覺珊瑚，夢回湘浦，隔水曉鐘聲度。不  
作高唐賦 笑巫山神女，行雲朝暮。細思算，從前舊事，總爲無情，頓相辜負。  
正多病，愁，又聽山城，戍笳悲訴。強起推殘繡褥，獨對菱花，瘦減精神三  
楚。爲甚月樓，歌亭花院，酒債詩懷輕阻。待伊趨前路，爭如我，雙駕香車歸

去。任春融翠閣，畫堂香繡，席前爲我。翻新句，依然京兆成眉嫵。（玉女搖山風）  
素女煉雲液，萬籟靜秋天。瓊樓無限佳景，都道勝前年。桂殿風微香度，羅襪銀  
牀立盡，冷浸一鉤寒。雪浪翻銀屋，身在玉壺間。玉關愁，金屋怨，不成眠。  
粉郎一去，幾見明月缺還圓。安得雲鬟香臂，飛入瑤臺銀闕，兔鶴共清全。竊取  
長生藥，人月兩蟬娟。（水調歌頭）

玉女搖仙佩詞中，似有從前「不曾真個」之悔。水調歌頭一詞，似欲突破「金屋」，效嫦娥  
之奔月，以尋找他們的自由田地。可是，「粉郎一去」，此願難償；惟有堅定意志，誓死  
不變，以俟機會。山之高三章，就是她對他的誓約：

山之高，月出小；月出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遠道。一日不見兮，我心悄悄！  
采苦采苦，於山之南。忡忡憂心，其何以堪！

汝心金石堅，我操冰雪潔。擬結百歲盟，忽成一朝別。朝雲暮雨心去來，千里相  
思共明月！

她沒有別的希望，只希望她的未婚夫回來。可是——

極目天空樹遠，春山蹙損，倚遍雕闌。翠竹參差，聲裏環珮珊珊。雪肌香，荆山玉瑩；蟬鬢亂，巫峽雲寒。拭啼痕，鏡光羞照，辜負青鸞。此時星前月下，問將清冷，細自溫存。薊燕秋勁，玉郎應未整歸鞍。數新鴻，欲傳佳信；閣兔毫，難寫悲酸。到黃昏，貯荷疎雨，又幾度銷魂。（玉蝴蝶）

有時魚雁浮沉，連消息也隔絕，她更愁腸百結！

星轉曉天，成樓聽，單于吹徹。擁翠被香殘，霜杵尚喧落月。楚江夢斷，但帳底暗流清血。看臂銷金釧，一寸眉交千結。雨阻銀屏，風傳錦字，怎生休歇？未應輕散，磨寶簪將折。玉京縹緲，鴈魚耗絕。愁來休，窗外又敲黃葉。（蕙蘭芳引）

過了不久，沈佺因「積思於悒」，兩感寒疾，諸醫束手。京都離松陽並不遠，於是玉孃遣使問候，往來不絕於道。後來病篤了，玉孃知佺病係爲婚事而起，不覺大慟。遂又寫信給佺，立誓道：「穀不偶於君，死願以同穴！」於是佺心大安，乃答以詩道：

隔水度仙妃，清絕雪爭飛。嬌花羞素質，秋月見寒輝。高情春不染，心鏡塵難依。何當飲雲液，共跨雙鸞歸！

可是過遲的慰安，已不能挽回他深入膏肓的危疾，他終於在歔歔長潛中瞑目逝世了！年二十二歲，玉孃聽到這個消息，不知是怎樣的悲痛！從此以後，春花不能再在她面前展出她的狡黠，秋月只能照給她以晶瑩的淚光。生離已是難受，死別更何以堪！人生恨事，至此蔑加！她作詩哭道：

中路憐長別，無因復見聞。願將今日意，化作嗚臺雲！

仙郎久未歸，一歸笑春風。中途成永絕，翠袖染啼紅。悵恨生死異，夢魂還再逢。寶鏡照秋水，明此一寸衷。素情無所著，怨逐雙飛鴻！

當春天來時，新燕雙雙飛翔，已是觸目傷心；忽然又憶起她已嫁的女弟京孃，此時也正雙宿雙飛，極盡「畫眉」「舉案」之樂。她的宿恨與新感齊集，不禁又吐出她的企羨來：

三月江南綠正肥，陰陰深院燕初歸。亂銜飛絮營新壘，閒逐花香避繡幃。却笑秋

風紅纒在，獨憐舊事玉京非！蘭閨終日流香淚，愧爾雙飛拂落暉。（新燕憶女弟京娘）倏忽又到了秋天，在銀河耿耿的七夕，天上的牛郎織女，又在作那一年一度的例會。雖然是一年一度，却是有一定的時期，決不會使他倆失望。可是在人間的她們呢？伊人已逝，永無會期，琴絃斷而難續，相思欲織不成，當此良夜，如何消度！

涼蟾吹浪羅衫濕，貪看無眠久延立，欲將高調寄瑤琴，一聲絃斷霜風急；鳳膠難  
衰令人傷，茫然背向西窗泣。寒機欲把相思織，織又不成心愈感。掩淚含羞下階  
看，仰見牛女隔河漢。天河雖隔牛女情，一年一度能相見；獨此絃斷無續期，梧  
桐葉上不勝悲。抱琴曉對菱花鏡，重恨風從手上吹。（睹琴怨）

在她的父母方面却自以為是好意，看她長日悒鬱，便擬另卜佳婿，使她不致辜負了青春。但這使她尤其煩怨了。她對她父母道：「女所以不死者，因有雙親耳。……」一夕，夢沈佺駕輦相迎，便披衣起坐，對侍婢們說道：「吾的意志決定了！」遂不食，未逾月，竟逝世。時年二十八歲。在明人王詔的張玉孃傳裏，寫她夢見沈佺一事，尤使人興

感：

時值元夕，父媪出觀燈，囑詔女伴強之行。不可，托疾，隱几。忽燭影揮鶴下，見沈郎宛若，屬曰：「若瓊自重！幸不寒夙盟，固所願也。」張且驚且喜，往，握其衣，不相迎。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所不與沈郎者，有如此燭！」語絕，覺，不見。張悲絕，久乃甦，曰：「郎舍我乎？」遂得疾以卒。……

她的父母哀憫她的意志，遂請求沈氏，與侄（即沈氏之弟）葬於附郭的楓林，侍婢均哭之甚哀。後霜娥以憂卒，紫娥自經死，明日，鸚鵡亦悲鳴而殞。父母并以殉葬，名曰鸚鵡塚。

她的生卒年月不可考，（蘭雪集中有王將軍墓一詩，有小序云：）

宋王將軍，名遠宜，松陽人。宋亡，與元兵戰於望松嶺，死之，遂葬於此。

浙江通志以她爲宋人，大概她生於宋末，而死於元初，所以她能見及王將軍爭。遺集傳至京師，學士虞伯生歐陽玄非常歎賞，並稱爲婦人女子中所罕見。

集中共有詞十六闋，首首都有她寄托的生命，首首都是她生活的寫照。她的一生，除了童年之外，沒有一刻不在愁苦困難之中，所以她的作品中無處不流露出她的悲哀的心緒。戲和李易安如夢令一首，大概因竭力的在模仿易安體，所以成了她全部詞中的一「破天荒」：

門外車馳馬驟。繡閣猶薰春酒。頓覺翠衾寒，人在枕邊如舊。知否，知否？何事黃花俱瘦？

下面的三首詞，亦不亞於漱玉詞的清新婉麗：

疏雨動輕寒，金鴨無心燕蔚蘭。庭院深深人不到，憑闌；盡日花枝獨自看。消  
睡報雙鬢，茗鼎香分小鳳團。雪浪不須除酒病，珊珊；愁繞春叢淚未乾。（南鄉子）  
月光微，簾影曉。庭院深沉，寶鼎餘香裊。濃睡不堪聞語鳥！情逐裂雲，夢入青  
春杳。海棠陰，楊柳杪。疎雨寒烟，似我愁多少。誰唱竹枝聲繚繞？臨風自訴

東風早。（蘇子瞻）

玉影無塵雁影來，繞庭荒砌亂蛩哀，涼窺珠箔夢初回。 壓枕離愁飛不去，西風

疑負菊花開，起看清秋月滿臺。（浣溪紗）

在「詞匠的詞」風行而詞將走入墳墓之門的時代，她仍能保守著清新婉麗的風格，可見她不是個沒有主見而隨波逐流的人。在當時一切詞人中，也可算得「獨具隻眼」了。

本節參考書，——

王 韶：張玉環傳

王 韞章：然脂餘韻

方 綬：中國人名大辭典

松陽縣志

## 九 管道昇（一二六二——一三一九）

春秋時齊國大政治家管仲的後代，爲了避亂遷居於浙江的吳興，現在那邊有座樓賢山，就是因此得名的。他的後裔散居郡邑，至元初還不絕。吳興本是人文薈萃之地，唐代有李冶，宋代有吳淑姬，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上後先輝映。大概在吳淑姬死後百年左右，在蒙古陷濟南的那一年，在蒙古遷都大都（即現在的北平）稱帝定年號的前二年，這位大政治家的遺族中，產出了一位偉大的女藝術家——就是大書家趙孟頫的夫人管道昇女士。

道昇字仲姬，一字瑤姬。母親周氏，父親名仲，字直夫，生性倜儻，以任俠名聞鄉閭。她沒有弟兄，所以她特別爲她父母所鍾愛。她稟質既聰明，又遺傳得她父親抗爽的性情，落落大方，有丈夫的氣概。二十八歲（一二八九）那年，嫁給同郡人趙孟頫爲妻。二

年前，孟頫奉召赴闕，以布衣擢奉訓大夫兵部郎中，此時適以公事到杭。結婚後即相偕至京師。孟頫爲宋之宗室，宋亡後，程鉅夫奉詔訪遺逸，遂把孟頫介紹。這是元世祖使的籠絡手段，把他抬舉得很高。到京後，又除直集賢同知濟南路總管府。成宗時，召入史院，道昇亦與俱。後來孟頫以病辭官，同歸吳興。後又提舉江浙儒學，滿任，遷秦州尹。在這幾年內，孟頫要想納過妾。這正是一般丈夫同有的性情，一朝得志，便飽暖思淫欲，慕戀少艾，忘記了他的多年共辛苦的糟糠之妻。在文學家的隊裏，前有司馬相如，同時有關漢卿；可是相如爲是文學家，到底有些說不過去，都一經妻的反對，便把欲心壓下。我們這位女藝術家的丈夫正也是這種人。這時道昇已是四十餘歲，將及艾年，即使「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究竟不如青春少女的亭亭可愛，況且她又已子女繞膝？於是孟頫便想納妾，做了一首小詞給道昇，以窺探她的意思：

我爲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王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無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

道昇見了，便也做了一首詞回答他：

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

孟頫得詞，只好停止了念頭。我們把他們兩人的詞來相比，可見道昇詞何等溫柔敦厚，而孟頫詞却完全是縱欲的男性因為想過多性生活而藉詞背棄華落色衰的糟糠之妻的供狀，暴露了簡直可以代表一切男性的醜態。道昇的「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和「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很能表現出她的人格合一的戀愛的極致。卓文君的白頭吟，爲了回想到過去結合時的艱辛，一味是怨恨忿懣；她却不但毫無怒意，而且毫無怨意，只是以深情動人。從這裏也可窺見作者文學的伎倆的高妙。

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冬，皇太子遣使召孟頫，除翰林侍讀學士，道昇亦同至闕下。明年，仁宗即位，特授孟頫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道昇封吳興郡夫人。皇慶元年（一三一

二，孟頫請假歸里，爲先人立碑。道昇亦因管氏無丈夫子，欲命繼又無其人，乃就舊居作管公樓孝思道院，使道士奉父母祭祀。孟頫著有管公樓孝思道院記其事。次年，使者來召，夫婦倆又至京都。她的漁父詞四首，大概卽作於此時：

遙想山堂數樹梅；凌寒玉蕊發南枝；山月照，晚風吹，只爲清香苦欲歸。

南望吳興路四千，幾時閒去雪水邊？名與利，付之天，笑把漁竿上畫船。

身在燕山近帝居，歸心日夜憶東吳。斟美酒，膾新魚，除却清閒總不如。

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

她的瀟灑自在的心情，不慣居官的束縛，完全可在這四首詞中看出。比了孟頫的熱中，恰成了相反的兩極端。她丈夫也未嘗不知她詞中寓着勸他歸田的意思，可是不忍消去他貪榮苟進之心，終於使她失望！此後數年，孟頫很是得意。他善於書畫，道昇亦擅長於此，兒子雍亦善書；曾奉旨各書千字文，詔語有一令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能書」等語，推崇備至。道昇又嘗畫墨竹及設色竹圖進奉，得蒙賜內府上尊酒。又嘗謁

與聖宮，見皇太后，命坐賜食，奉旨寫梅花，并命題詩其上：

雪後瓊枝嫩，霜中玉蕊寒。前廊留不得，移入畫中看。

延祐四年（一三二七），孟頫入翰林爲承旨，道昇加封魏國夫人。五年冬，道昇脚氣舊疾復發，上遣太醫絡繹診治。六年，疾增劇，聞於上，得旨回家。四月二十五日，自大都出發。五月十日，行至臨清，卒於舟中。時年五十八歲。有子三人：亮早卒，雍，奕；女六人。

道昇一生，從事於文學似不及她從事於書畫的努力，所以詩詞的成績，遠不及她寫的金剛經及畫的黑竹梅蘭。夫婦倆都信奉佛教，她寫金剛經至有數十卷之多，又曾拜天目中峯和尚爲師，收藏家尙有她致中峯的原帖，帖中所云，備極皈依之誠。她的書法似孟頫，被譽爲衛夫人後第一人。又曾用五色筆寫璇璣圖詩，筆法工絕。泥古錄卷四載有她的家書一通，全文均爲當時白話，是研究國語文學難得的資料。原文爲道昇親筆，後有子趙奕的跋，清初時，尙藏於池灣沈定帆家。書面寫：「平安家書付三哥長壽收拆，

娘押封。」書的內容是：

娘書付三哥吾兒：昨日福山寺僧來，得五哥六月內書，知汝安好，家中及道院內安善，方得放心。可收香盟寺呈子至，先還借錢一百定；如得入手，可與四五哥大一哥商量，交孫行可買東橫錢百戶屋地，并西邊蘿蔔地，及德清園前地。我已分付五哥了；若別對付錢買了，却將此錢好生實封了，付的便寄來。九月間沈山主周年，切須與三定錢，油三斤，米五斗，請十僧，燈斛做汝父母名字，追薦沈山主則箇。可憐此人多與我家出氣力，切須報答他。書到便與哥哥每說知；分付福和萬六道徐慶一等，好生與我安排，供養爲好。蘇灣田塍，交徐壽二好生修理，休誤！桑樹好生照管澆灌。山上亦宜照管，交梓沛兄令人多接栗樹，多種桑樹。只此不一。七月二十六日，娘付三哥收。

除了此信及與中峯和尚的信外，她的著作都是些斷詩殘句，大概都題在她所作的畫上。完全的詩篇，除了前引的題梅花詩外，庚子銷夏記尚有題畫竹的七絕一首，可算是鳳毛

麟角了。

春晴今日又逢晴，閒與兒曹竹下行。春意近來濃幾許，森森稚子日邊生？

本節參考書，——

趙學頌：松雪齋文集

厲鶚：玉齋書史

陳書爵：泥古錄

劉大白：舊詩新話

第五章 兩宋詞人

## 第六章 明清曲家

### 一曲的來源

曲，一名詞餘，是散曲和戲曲的混稱。散曲又分小令和套數，戲曲又分雜劇和傳奇。散曲之研究裏面說：

曲之單調名小令，合單調若干成套爲套數；一套或四五套而插以科與白者爲雜劇；如此再益至四五套以上，則爲傳奇（此僅就形式長短而言）。

這僅就體製方面而說。如講他的來源，那麼他有詩歌和戲劇兩方面的關係，應該分開來講。關於這個，中國文學源流說得最簡要明白：

中國詩歌：由三百篇一變而爲西漢「古詩」，再變而爲漢魏「歌行雜體」，三變而爲沈宋「律詩」，四變而爲唐宋之「詞」，五變而爲宋元之「曲」。

三百篇多四言體；西漢古詩多五言體；歌行雜體，間用長短句；沈宋律詩，則全用整句；唐宋之詞，以長短句爲定式；宋元之曲，則長短句中，更加襯字。

中國戲劇：由古代之「歌舞」，一變而爲「戲優」，再變而爲演故事兼滑稽之「雜戲」，三變而爲元之「雜劇」。

宋末，趙令時作商調鼓子詞，以會真記之事實，譜爲詞曲。然止譜詞曲，猶無演白；至金章宗時，董解元又譜會真記之事實爲西廂關單詞，始有白有曲。「彈詞」之名亦始此。

金人仿遼大樂而製爲「連廂詞」，帶唱帶演。然舞者不唱，唱者不舞；至元之雜劇，始以舞者自唱，第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所謂「曲」，卽雜劇之劇文也。

雜劇每入場以齣爲度，故曲皆四折。其後有多至四五十折者，乃別稱爲「傳奇」。

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緩急之間，詞不能按，詞曲家乃更爲新聲，遂有「元曲」之名，卽「北曲」也；其後大河南北，漸染胡語，沈約四聲，遂闕其一（去聲），於是復變新體，號爲「南曲」……

雜劇發達於元，但元代只有幾個妓女在作散曲，沒有專門從事於作雜劇的女作家，直到明末葉小紈作鴛鴦夢，始有女性的作品出現。傳奇是明人擅長的文學，但明代也只有黃夫人等幾個人，在作散曲，直到清初阮麗真的燕子箋告成，才算也有了女性的作品。嗣后有梁夷素作相思硯，林以寧作芙蓉峽，王筠作繁華夢，吳藻作飲酒讀騷，女性文壇上才有了蓬勃的生氣。

元妓長於作散曲的很多，珠簾秀和順時秀最爲出名。珠簾秀姓朱氏，行四，姿容殊麗，芳名震動一時。盧疎齋嘗作落梅風和她作別，她用原調作答云：

山無數，烟萬縷，憔悴煞玉堂人物。倚蓬窗一身兒活受苦，恨不得隨大江東去！

順時秀姓郭，字順卿，行二，時稱郭二姐，姿容閑雅，與王元鼎爲膩友，善爲雜劇中的

悲角。又有解語花劉氏，長於慢詞，有驟雨打新荷曲。張怡雲，京師名妓，諸名公均與交往，嘗卽席作曲，未完而止，故今只存半曲。曲云：

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却黃花事。……

又有劉燕哥，善歌舞，齊參謬還山東，她作大常引送行云：

故人別我出陽關，無計鎖雕鞍！今古別離難，兀誰畫蛾眉遠山？一尊別酒，一聲杜宇，寂寞又春殘。明月小樓間，第一夜相思淚彈。

張玉梅，人多呼爲張四媽，舊音曲失傳的，她都能尋腔按詞歌唱。又精絲竹，南北曲卽席而成。今只存斷句「朝夕思君，淚點成斑」二語；又作有一對云：

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

劉婆惜，樂人李四妻，滑稽善歌舞，嘗口占清江引曲云：

青青子兒枝上結，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裏滋味別。只爲你酸留意兒難捨棄。

此外尚有張天香，馬素卿，一分兒……等，在當時均有能曲之名。大都行院王氏，有散套寄情人云：

【粉蝶兒】江景蕭疎，那堪楚天秋暮！占西風，柳敗荷枯，立夕陽，空凝竚。江鄉古渡，水接天隅，眼瀾漫，晚山烟樹。

【醉春風】寂寞日偏長，別離人最苦！把一封正家書，改做詐休書，馮魁不覩，是將我來娶。知他是：身跳龍門，首登虎榜，想這故人何處？

【紅繡鞋】往常時：冬里臥，芙蓉褥；夏里鋪，藤席紗廚。但出門換套好衣服。不應馮魁茶員外，員外鈔姨夫！我則想，俏雙生爲伴侶。

【迎仙客】見一座古寺宇，蓋造得非常俗。見一箇僧人，念經拈着數珠。待道是小閣梨，却原來是老院主。俺是箇檀越門徒，問「長老何方去？」

【石榴花】看了那，可人江景壁間圖，粧點費工夫。比及江天暮雪見寒儒。盼平沙趁宿，落雁無書。空隨得，遠浦帆歸去。漁村落照紅歸住，烟寺晚鐘夕陽暮，

洞庭秋月照人孤！

【鬪鶻鶻】愁多，似山市晴藍；泣多，似瀟湘夜雨。少一個，心上才郎；多一個，角頭丈夫。每日價，茶不茶，飯不飯，百無是處！交吾那里告訴？最高的，離恨天堂；最低的，相思地獄！

【普天樂】腹中愁，詩中句。問甚麼，失題落韻。跨驪騎驢？想着那，得意時，着情處。筆尖題到傷心處，不由人短嘆長吁！囑咐你僧人記取：蘇卿休與知，他雙鬢何如？

【上小樓】怕不待開些肺腑，都向詩中分付。我這里，行想，行思，行寫，行讀，雨淚如珠！都是些，道不出，寫不出，憂愁思慮！了不罷聲啼哭，是他爭知？我嫁人，他應過。這番做了魚沉雁杳，瓶墮簪折，信斷音疏！咫尺地，半載餘，一字無！雙郎何處？我則愛隨他泛茶缸去。

【十二月】無福效，同儕並侶；有分受，枕剩衾餘。想起來，相思最苦；空教

人，好夢全無！辭飛了，清歌妙舞；受了些，寂寞消疎！

【堯歌】閃得人，鳳凰台上月兒孤，趁帆風勢下東吳。我這里，安梳舉棹泛江湖；到不如，沉醉羅幃倩人扶！躊躇，躊躇！天邊雁兒遙，枉把佳期誤！

【耍孩兒】這廝，不通古今通商賈，是販賣俺愁的客旅。守着這廝，愁悶怎消除？真乃是，牛馬而襟裾！斗筲之器成何用？糞土之牆不可圻！想俺愛錢娘，喬爲做；不分些好弱，不下賢愚！

【三煞】娘呵，你好下得，好下得，忒狠毒，忒狠毒，全沒些子母情腸肚！則好交，三千場失火遭天震，一兩處疔瘡生背疽！怎不交我心中怒！你在錢堆受用，我在水面上遭徒！

【二煞】我上舡時，如上木驢；下倉時，如下地府；靠桅竿，似靠着將軍柱一箇。隨風倒拖缸牢獄，趁浪逐波承陷車。伴着這魍魎人物，使似冤魂般相纏，日影般相逐。

【一煞】他正是馮魁酒正濃，蘇卿愁起初。下缸來，行到無人處。我比娥皇女，哭舜添斑竹；比曹娥女，泣江少一套孝服。則怕他瞧破俺情緒，推眼疾，偷掩痛淚；伴呵欠，帶幾聲長吁！

【尾】比我這淚珠兒何日乾，愁眉甚日舒？將普天下煩惱收拾聚，也似不得，蘇卿半日苦！

抒寫得這般細膩入微的長套，在當時實爲僅有。此外，又有塞鴻秋一闋，不著姓名，僅知亦爲元妓所作。曲云：

到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到夏來，舞低楊柳樓心月；到秋來，金鈴犬吠梧桐月；到冬來，清香暗渡梅梢月。呀！好也麼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窗前月。

明代散曲，如黃夫人所作，已不如元人通俗。除黃夫人外，尚有沈端蕙，亦以散曲聞名。其他如妓女景翩翩，鄭雲璈，董如璩，董貞貞，薛素素，顧長芬，呼文如……等，當時均僅有一二作品流傳。所以在現在的我們，更無福欣賞她們的全作了！

本節參考書，——

堀朝英：朝野新聲太平樂府

任二北：散曲之研究

吳梅：顧曲塵談

胡徵寰：中國文學源流

## 二 黃夫人

明代是產生中國空前的偉大的文學作品金瓶梅的時代，也是產生那向來被稱爲千古第一淫書金瓶梅的時代。許多中國史上著名的浪漫怪誕文人，如唐寅、楊靈、徐渭、陳全、屠隆、馮夢龍、陳繼儒……等，都在這個時代發展他們的天才，突破了禮教的束縛，恢復了他們固有的人性。風氣所趨，造成了當時社會上普遍的情形。所以，散曲家黃夫人的作品風流佚宕，並不是因爲她是天生的淫娃，乃是不願撞破當時人情風尚的藩籬，也表現出她真摯的人性。一般慣吃冷猪肉的老先生，他們發現了朱淑真的生查子中「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兩句詞，便大驚小怪，引爲談資；他們如果讀了黃夫人的：

實指望花甜蜜就，誰承望雨散雲收！因他俊俏我風流。鼻凹兒裏砂糖水，心窩兒裏酥合油，餽不著空把人迤逗。

你不慣誰會慣？人可瞞天可（一作急）瞞？夢見槐花要綠襖兒穿。嘴孤都看一看，滑

即溜難上難！你無緣休把人來怨！（紅繡鞋）

這樣老老實實做寫性欲的文字，他們一定驚駭得如見了魔鬼了！我們要記牢，明代是產生千古第一淫書金瓶梅的時代，性欲的描寫，在一切詩詞小說戲曲中都看作很平常。這位女性的作家是當代有名的風流才子楊慎的配偶，她的丈夫決不會因此疑心她不貞或其他的什麼，她什麼都可以寫出來，只要是在她心裏感到的。

黃夫人的父親名珂，字鴻玉，遂甯人，官至工部尚書，有介直之譽。丈夫楊慎，字用修，號升菴，新都人，生平著述豐富，尤擅戲曲，著有蘭亭會洞天玄記太和記雜劇，散曲集有陶情樂府賣陶情樂府，在當時都已流膾人口。黃夫人是他的繼室，名字不詳，自幼博通經史，工筆札。他們結婚之後，夫婦間頗稱情好。夫人的性格，從她作品中所表現的看來，她頗偏於男性的踔馳。她的文字的狂放處，即以風流才子見稱的她的丈夫楊慎相較，也當退避三舍。我們須知道，凡一個文人的頭上既罩上「風流」二字，他總會

做些攀花折柳的勾當，即使他不願意，爲了有意要打破禮教的束縛，也不得不隨衆附和。況且玩妓納妾，在中國文人方面本來是司空見慣，尤其是明代的文人。我們這位女作家的丈夫楊慎，他所處的時代和他天生的性情既要他尋花問柳，當然他除了他夫人外，要在外面有所勾搭。但是，却惱了這位多情而又抗爽的夫人了，請看她給他丈夫的詰問書：

俺也曾嬌滴滴徘徊在蘭麝房。俺也曾香馥馥綢繆在鮫綃帳。俺也曾顛巍巍擊他在手掌兒中，俺也曾意懸懸關他在心窩兒上。誰承望：忽刺刺金彈打鴛鴦。支楞楞瑤琴別鳳凰。我這裏冷清清獨守鶯花寨，他那裏笑吟吟相和魚水鄉。難富，小賤才假鶯鶯的嬌模樣；休忙，老虔婆惡狠狠做一場！（雁兒落帶得勝令）

她一方面破口大罵丈夫的所歡爲「小賤才」，又索性老實不客氣自稱爲「老虔婆」，要和他們「惡狠狠做一場」，我們讀了「難富」「休忙」兩句，不覺要爲之作憤笑。她一方面又重提前情，冀望她丈夫一朝醒悟，再拾舊歡。這種甜辣並用的手段，在文藝的技術上亦屬上

乘。在她一個人孤另另獨坐閨房的時候，想到初婚時的甜蜜，現在，花朵已不似初開時的飽綻，枝葉也不似放條時的豐潤，一切都罩上了銀灰的顏色，怎能不使她傷心而憤怒呢？不信，請再看：

巫女朝朝豔，楊妃夜夜嬌，行雲無力困纖腰，媚眼暈紅潮。阿母梳雲髻，檀郎整翠翹，起來羅襪步蘭苕，一見又魂銷。（巫山一段雲）

戲蕊含蓮，一點靈犀夜不眠，雞吐花冠豔，蜂抱花鬚顫。嗟！玉軟又香甜。神水華池，只許神仙占。夜夜栽培火裏蓮。（駐雲飛）

這雖不一定是實生活的寫照，然至少可以作為初婚的憧憬，何等的香麗佚蕩！再看：

爲相思瘦損卿卿，守空房細數長更；梧桐金井葉兒零，愁人又遇淒涼景。錦衾獨旦，銀燈半明，紗窗人靜，羅幃夢驚。你成雙丟得咱孤另！（身羅袍）

寄與他三負心那個喬人：不念我病榻連宵，不念我瘴梅愁春，不念我剩枕閑衾，不念我亂山空館，不念我寡宿孤辰。茶不茶飯不飯全無風韻；死不死活不活有甚

精神！阻隔音塵，那個緣因？好事多麼，天也生嗔！

天生你端要磨咱。好朵仙花，落在誰家？被兒裏風流，懷兒裏恩愛，做了口兒裏

嗟呀。飛虎賊終遭白馬；嫩鳳鶻怎配烏鴉！海角天涯，水渺雲賒。到頭來山也相

逢，急時間心癢難撻！（折桂令）

這裏寫的是夜閨的孤寂，抱病的哀嗔，何等的委曲怨苦！「天生你端要磨咱」，罵盡了全世界的薄倖的男子；「好朵仙花，落在誰家」，對於自己又是如何的柔婉低惜？女子對於丈夫的希望是極簡單的，「被兒裏風流，懷兒裏恩愛」，是無論那個女子對着她丈夫所存的最低的希望。否則物質上即使能萬分的滿足她日常生活，而沒有精神的安慰，她還是不能消除她對於丈夫的怨恨。像黃夫人這樣一個女子的身世，物質生活當無什麼不滿足，但精神上—有創傷，她也要和普通女子一般的叫喊起來了。

本來多情的女性，又有了文藝的涵養，丈夫雖然對她不忠實，她決不因此對他忍情割愛。就是卓文君的白頭吟，看來似乎很決絕；但一經相如改過，她也馬上就和好如初

了。至於黃夫人對她的丈夫，尤有深摯的熱情，「惡狠狠做一場」，正是妻子對她丈夫愛極的表現；否則你別有所歡，我儘可和你一刀兩段，你既負情，我何必單戀呢！所以後來楊慎因直諫得罪，遣戍雲南永昌衛，長期的生離，不異於永久的死別。這時候的黃夫人不但前嫌盡釋，還是懂得於雙飛時之歡樂，於孤單寂寞之中，唱出她對於萬里飄零的同夢人的淒涼的同情：

【南呂】一枝花 好恩情花上花，都翻成夢中夢；隔春水渡旁渡，勝蓬萊東復東。江鱗翠鴻，誰把殷勤送？雌蝶雄蜂，空堆愁悶叢。

【梁州】 蓬鬆了雛鷓髻朵，蹙損了團鳳眉峯；塵埋了舞鸞腰帶，冷落了瑞鴨熏籠。想當初拈玉纖秋千夜月，片時間軟金杯桃李春風；到如今勻紅淚秋雨梧桐。冲冲、匆匆、合歡調改做了淒涼弄。點潘郎翠葆如蓬，真個是千重別恨調琴倦，一寸相思攬鏡慵。

【尾】 有一日閑衾剩枕和他共；解嬌羞錦蒙，啓溫柔玉封，說不盡嫵娜風流千萬

種。

花謝了，明年還會再開；燕子去了，明年還會再來；只是心上人兒離別了，在悠久的時光裏，再也聽不到有確切的歸來的日子！她如何能不憔悴呢！她如何能不因感傷而懨懨成病呢！我們忍了同情的眼淚，再來看她的：

不明不暗唱陽關，無語無言倚書闌，多情多恨空腸斷。那人兒甚日還？相思擔其  
實難擔！獨樹山頭路，臯橋渡口船，眼睜睜面北眉南。眼睜睜面北眉南，拋閃  
得隻凰孤鸞，都只爲燕兩鶯三。好箇人人，從他去去，鬼病懨懨。常想著：臨  
上馬淚拋珠點，蹙雙蛾鬢亂花尖。鹽也般鹹，醋也般酸；你也休愁，我也休愁。

（水仙子帶過折桂令）

鍾釵臥牀扶不起，鬼病難醫治。硯瓦害相思，想必無他意。屈原投江沉到底。（清

江引）

丈夫的遠謫，是她一生最大的創痛，在整部的她的散曲集中，多數是懷念遠人的相思

情詞。羅江怨四支，尤流傳於當時人口。

空亭月影斜；東方既白，金雞驚散枕邊蝶。長亭十里唱陽關也，相思相見，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

黃昏畫角歇，南樓雁絕，遲遲更漏初長夜。愁聽積雪溜松梢也，紙窗不定，不定風如射。牆頭月又斜，牀頭燈又滅，紅爐火冷心頭熱。

關山望轉蹉，征途倦歷，愁人莫與愁人說。遙瞻天闕望雙環也，丹青難把，難把衷腸寫。炎方風景別，京華音信絕，世情休問涼和熱！

青山隱隱遮，行人去急，羊腸鳥道馬蹄怯。鱗鴻不至空相憶也，惱人正是，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平蕪遠樹接，倚樓人冷闌干熱。

她的生卒年已不可考。楊慎生於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卒於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夫人是他的繼室，年齡或較少。夫人的著作，在明末已有楊夫人詞曲五卷，題徐文長重訂，篇章多和楊慎的陶情樂府彼此複見，混淆莫辨。此書大概出於無識書賈之手，假名

文長，以動觀聽。現代散曲研究家任中敏博證羣書，取夫人曲與陶情樂府合編爲楊升菴夫婦散曲，夫人曲編爲三卷，便較爲純粹而可誦了。

本節參考書，——

厲鶚：玉臺書史

吳梅：顧曲塵談

方毅：中國人名大辭典

任中敏：楊升菴夫婦散曲

### 三 葉小紈

「紅葉」，我們一看到這二個字，不由的便引起一種冷然的感覺。又想到秋風飄拂中的吳江，在清漣柔漪之上，一葉，二葉，三葉，……似詩人苦謳而傾吐的心血，又似思女傷秋而流零的紅淚！這自然是詩人崔信明的生平唯一佳句——楓落吳江冷——給與我們的靈感，使我們在想像中追摹那幅富有詩意的動情的天然佳畫中的佈置。而且在那裏，西面可以窺見隱約的洞庭東山，東面臨近澄湖，向南依運河可以直達嘉興的烟雨樓頭。明代的唯一女戲曲家葉小紈，同以詩詞著名的她的母親沈宛君，姊姊葉紈，妹妹葉小鸞，都在那裏過她們的曼吟低詠的文藝生活。

小紈的父親葉紹袁，字仲韶，號天寥道人，天啓（一六二一——一六二七）進士，官工部主事。母親沈宛君，名宜修，山東副使沈琬之女。紹袁生性不耐爲官，乃乞歸隱居，生

有五子三女，均長文學。三女中，小鸞最聰慧，她字瓊章，一字瑤章，四歲能誦離騷，十歲能詩。相傳當她十歲時的某一個秋夜，父親出句命她對道：「桂寒清露濕，」她立即對道：「楓冷亂紅凋。」色亦美甚，遣愁集載她的軼事云：

……晨起，未及梳粧，往候其母。母尚未起，揭帳問安，因見其貌美甚，乃笑語之曰：「我見猶憐，未識畫眉人道爾何如也？」（卷十三集風流）

年十七，許字崑山張氏，將婚而卒。著有疎香閣遺集，一名返生香集。大姊紈紈，字昭齊，適袁了凡孫，死於小鸞之先，年只二十三。著有芳雪軒遺稿，一作愁言。小紈字蕙綢，適沈永禎，獨精於曲律，著鴛鴦夢雜劇。列朝詩集謂小紈的鴛鴦夢係「傷姊妹而作者」。她們的母親沈宛君，著鷓鴣吹集，同諸女所作，合刻爲午夢堂全集。

今人吳梅對於鴛鴦夢的批評道：

葉小紈鴛鴦夢，寄情棣萼，詞亦楚楚。惟筆力略孱弱，一望而知「爲」女子翰墨。

第頤工雅。（中國戲曲論卷中一六頁）

蔣瑞藻評爲「殊清警拔俗。惟於北詞格調，不甚相合」，鄭振鐸評爲「此劇除了開場體例殊異外，餘皆嚴守北劇的規則」。蔣鄭二氏的批評幾乎完全相反，孰是孰非，我們只有去讀原作才能知道了。

下面略述全劇的本事：

劇中人物，托爲三友：蕙百芳、昭琴、成瓊、龍雕，實卽彼姊妹三人。蕙百芳爲作者自指，所云琴成年二十三，龍雕年十七，百芳年二十，亦皆與姊妹年齡相合。沈痛悱惻，甚具真情，惟以仙佛指點爲解脫，未免落套。首從西王母因三侍女塵緣未斷，貶之下界；將二女歸真後，復命呂純陽去指點所餘一女的事說起。這不似南戲的「開場」，又不似北劇的楔子，體裁頗殊於衆。繼於其後，又有一個楔子，敘蕙百芳夢見池中一朵並蒂蓮被狂風吹折，一雙鴛鴦也被驚飛去。醒來時遊於高台，遇昭琴、成瓊、龍雕二人，互相傾慕，結爲兄弟。第一齣敘中秋日，蕙、昭、瓊三人同遊鳳凰台，飲酒賦詩爲樂。第二齣敘第二年的中秋日，蕙氏苦念昭、瓊二友不得相見，又是夜雨空階，秋燈瘦影，益

增念舊之情！

【煞尾】本待學翻書釋悶消寒漏，却教吾對景無言憶舊遊。則被那鐵馬兒聲嘶鬪，怪殺啼鴉四壁啾，一盞孤燈兀自留。香霧濛濛籠畫幃，玉漏迢迢二更候，一夜西風已涼透。細雨絲絲如九重，蕉柳蕭蕭不奈秋。我可也腸斷還從春去後。那其間更比這往日的淒涼今最陡。

第三齣敍第二天家僮來報瓊龍雕於昨夜病逝，蕙氏連忙去弔臨，正在撫棺慟哭，家僮又來報昭蔡成的噩耗。第四齣敍蕙白芳、目瓊、昭二友卒後，遂悟生死靡常，自爾逍遙雲遊，訪道求真。聞得終南山有一道者，便去訪他，這道者便是呂純陽。經他指點，蕙氏便知回頭，復與昭、瓊相聚一處，同到瑤池爲西王母獻壽。

小統作此劇時，大概還未出閣。她嫁給沈永禎後，她的生活不知是否能似處女時的豐腴？却值得我們的憶念。明亡後，她的父親棄家爲僧，那時的她，大概還在盛年。在歷經滄桑之后，不知她再有心情，把當時的流離顛沛，捉來寫成她的文學嗎？這也是值

得我們的憶念的。小統的父親本是個愛好自由而不願爲官的人，母親是位思想極開豁的女性，她曾說道：「昔和凝有句云，『春思翻教阿母疑。』余以爲破瓜之年，亦何須疑，直是當信耳。」她的姊姊妹妹又都擅長於文學，她的家庭裏充滿了文學的情緒，何怪她在妙齡時已富有這種創作精神了。她的詞也清麗可誦。按小鸞有侍女隨春，一名紅于，爲小鸞所愛，嘗爲作浣溪紗詞，統統小統和宛君都有和作，紹袁亦和二首。紹袁治史有云：「侍女隨春，年十三四，卽有玉質，肌凝積雪，韻仿幽花，笑盼之餘，風情飛逗。」可以想見她的風姿。小鸞死后，歸于龐氏，別字元元。小統的和作云：

鬢薄金釵半鞦韆，伴羞微笑隱湘屏，嫩紅染面太多情。長怨曲闌看鬪鴨，慣嗔

南陌聽啼鶯，月明簾下理瑤箏。（浣溪紗）

黃文暘曲海亦載有鴛鴦夢，與此不同。曲海云：

明末蘇州人作，自稱採芝客，未詳姓氏。演秦璧崔嬌蓮皆在夢中相會，故曰鴛鴦

夢。鑿空結撰，非實事也。（今本曲海總目提要卷十二）

這本鴛鴦夢作者的時代和小紈同時，而蘇州和吳江又不過相離咫尺，如小紈原作已不存，必至令人指鹿爲馬。劇情很複雜，但也不脫當時戲曲家悲歡離合的常套。

沈宛君和紈小戀的詩詞，都清新淡雅，沒有脂馥香膩的閨閣習氣，現在酌錄幾首於后，以見小紈的家學一斑：

涼夜悠悠露氣清，晴蟲淒切草間鳴。高林一葉人初去，短夢三更感乍生。自恨迴波千曲繞，空餘殘月半窗明。文園多病悲秋客，搖落西風萬古情。（沈宛君立秋夜感）

淡薄輕陰拾翠天，細腰柔似柳飛綿，吹簫閒向畫屏前。詩句半緣芳艸斷，鳥啼多爲杏花殘，夜寒紅露濕秋干。（沈宛君浣溪紗）

故園別后正春殘，陌上鶯花帶淚看。何處鄉情最悽切？孤舟日暮泊嚴灘。（葉紈）

（暮春起讀西道中）

盡日重簾垂不卷。庭院蕭條，已是春光半。一片閑愁難自遣，空憐鏡裏年華換！

寂寞香殘門半掩。脉脉無端，往事思量遍。正是銷魂腸欲斷，數聲新雁南樓

晚。（葉執紉蝶戀花）

雲散遙天鎖碧岑，人間無路月沈沈。可憐寒食梨花夜，依舊春風小院深！（葉小鸞

吳姊）

曲榭鶯啼翠影重，紅妝春惱淡芳容，疏香滿院閉簾櫳。流水畫橋愁落日，飛花

飄絮怨東風，不禁憔悴一春中。（葉小鸞浣溪紗）

### 本節參考書，——

黃文暘：曲澤

徐鉉：詞苑叢談

吳梅：中國戲曲概論

梁廷樞：藤花軒曲話

鈕琇：觚賸

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

鄭振鐸：雜劇的轉變

#### 四 梁夷素

每年經過了炎熱的長夏，一到陰曆七月，便覺天氣逐漸的涼快，尤其是那時的晚上。每當這樣涼快的晚上，我們在院中散步，仰視天空，銀河很清楚的橫亙南北，不由得便想起牛郎織女兩星的故事。尤其是七月七日的晚上，更無端引起那一班別離了情人的青春男女的悵惘，增濃了他們悲苦的情緒。社會思想家鄭燮曾說過：

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星象昭昭可見矣。（范縣署中寄弟墨第<sub>三</sub>書）

他這種見解，委實前人所沒有道過。不過他批評唐人詩爲失去原來意思，這是他拿思想家的立場來批評文學，我們不能贊同。而且有史以來，七夕的故事很多，尤著名的是七

月七日長生殿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戀愛故事，因為後來結果的悲慘，更使人在那天與無窮的感慨。清戲曲家洪昇的長生殿，當搬演的時候，更不知驚動了多少有情人的心懷。而我們的女性作家梁夷素，却把牛郎織女送來人間，現身說法，借相思二硯做結合的樞紐，使他倆在人間過團圓的生活。她的浪漫劇相思硯，所搬演的就是這個故事。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故事的內容：

牽牛織女兩星，從前因為結婚後荒弛職務，所以天帝使他們隔絕，一居河東，一居河西，每年七月七日，才許一會。不過兩星都耐不住孤寂，常常私渡銀河，終於為天帝所知。牽牛又與南極老人彈棋，偶然拂落二子。老人說道：「這三百六十子，都是女媧的補天石做成的，應三百六十度的星宿。現在失去兩子，後日必有徵應。」其時又適遇織女到月宮助采，和月中仙子都因感到孤獨，而生下凡之想。於是天帝譎牛女二星下世，托生尤衛兩家。月中仙子亦下凡，使她也備嘗人世艱苦，但不投入胎。南極宮中的耗星，也乘間逃到人間，投胎牛家為子。

杭州戎政尚書衛觀，乞假在家。夫人鄒氏，只生一女，名蘭森，姿容絕世，雅嗜詩書。他家常生五色靈芝，芝上又有紫氣，乃掘芝根，得寶石一塊，石上有蝌蚪文，人皆不識。鄒氏幼時，曾患絕症，得一道姑來救，始告重生。但不知道姑姓名，呼爲異人姊。這時候，道姑忽率一女來訪。這女子美艷非常，托鄒氏撫爲義女，名叫蘭生。異人見了寶石，說道：「這是思硯，乃女媧氏補天石所化，尚有相硯，與此爲對。她又識上面蝌蚪文的銘，云：

惟此寶硯，彼相此思，欲諧鳳卜，得相始施。

旁又有蘭森名字。於是互相歎異，以爲他日有人來求婚，必得相硯爲聘，才能允許。

浙西柱史的兒子尤星，字瑞生。生時，他的父母曾夢河鼓來降。弱冠登賢書，尙未聘婚。一天，和他的同年友田畏揚遊西湖，適逢衛夫人挈二女到湖上探梅。瑞生與蘭森相望一水間，目交心許。後來訪知爲衛氏之女，遂投於衛觀門下，觀館之於後園。所謂異人之女兒蘭生，就是月中仙子，方在爲兩人作合，乃假蘭森之名，題詩葉上。瑞生見

了，相憶益苦，乘機問計於婢女孤鴻。鴻告以必得相硯爲聘，又叫他改易女裝，直入蘭森室，得見思硯。他要覓相硯，一時無從尋得，乃祈夢於子忠肅祠。果然夢見神告訴他，相硯在天台雁蕩山，但恐怕硯歸人去！醒後，托友人田渭洋爲媒，自己却到天台去求相硯。

其時有牛公子名晶，欲得蘭森爲室。田畏揚因恨瑞生岐視他，當瑞生祈夢時，適與畏揚遇，畏揚問他祈什麼，他一一告訴他。畏揚乃同牛公子依式僞造玉硯一方，上刻蘭生名，因爲他誤聽「森」爲「生」字。等瑞生到天台去，竟往衛府行聘。適值衛觀奉召進京，臨行，對夫人說道：「有尤公子托田舉人求婚，我已應許他。等他得硯來聘，就把女兒嫁給他。」牛田聘至，家人誤以牛爲尤，田畏揚爲田渭洋，約期許嫁。後來夫人聞知新婿很醜惡，又硯上的字不符，欲以蘭生代嫁，蘭生亦願行。合巹之夕，天帝遣孫悟空以磕頭蟲塞牛晶鼻中，使牛不得近。鄭夫人母女，得衛觀來信，催促入都，即日道。

瑞生到天台，果然得到了相硯，硯上亦有銘云：

天降靈寶，曰思曰相，于飛之兆，得思始昌。

及歸杭州，知女已嫁牛晶，乃得疾發狂，幾至於死。他的朋友田渭洋，本爲俠客。前爲星求婚後，卽他往，此時已回來。聞知此事，大憤，施法術召風神，使吹牛晶田畏揚於絕域。又偕瑞生赴京會試。瑞生的病亦漸愈。

衛觀奉命鎮守邊疆有功，爲權貴所忌，誣劾他欲據西涼，圖謀不軌。朝廷一面遣官詳訪，一面取他的妻女入宮。蘭森奉母入宮，大得公主歡心，因奏蘭生才，奏之太后，召爲女學士。蘭生適與瑞生相遇于塗，瑞生誤以爲蘭森，求一見，不得，蘭生授詩寓意，始知誤認。蘭生見太后，白衛觀之冤，且詳奏蘭森姻事始末。太后聞於朝，反晉觀爵，放鄒氏母女出宮。其時瑞生殿試擢狀元，與蘭森成婚，而相思兩硯始合。蘭生忽於此時不見。

劇情也不脫悲歡離合的舊套，可以注意的只是以相思硯作結合的證物。現在青年口

中差不多時常在談起的「戀愛」，在中國的舊的一切文學中都叫作「相思」。舊文學中所謂「各道相思」，就是現在所謂「各道愛戀」。相思硯是全劇主要的砌末，同時也是作者的中心思想。這怎麼講呢？本劇的作者是女性，凡女性十九是贊成自由戀愛的，因為女性從來不把這意思顯明的表示，所以覺得我的話有些突兀。女子所以多有這種思想，大概由於女子一嫁丈夫，終身便決定，縱或不願，在崇拜「處女膜」的中國，決不容她再嫁。至於男子，死妻可以再娶，也無所謂處男，所以他們對於自由戀愛的要求，不及女性要求來得熱烈。相思硯的作者，她也是主張以戀愛為婚姻的必要條件的，只是她也不敢顯明的表示，所以用「相思硯」來象徵「戀愛」的意義。在這一點上，相思硯已有他特殊的意義與價值，高出於當時許多男性所作的戲曲一籌。

作者梁夷素，字孟昭，錢唐人，身世詳情不可考。西泠閨詠云：

夷素字孟昭，武林女子，茅鹿門孫修撰見滄子九成婦，著墨繡軒詩，有春湖詩湖晚詩。善畫，陳眉公比之天女散花，雲孫錦，非人間所易得。見繪事擷英集。著山

水吟。(卷九)

杭州府志卷九十藝文五云：

墨繡軒集，錢唐茅瓚孫九仍妻梁孟昭彝素撰。

據此，似作者的名爲孟昭，而彝素爲字。又按，茅鹿門名坤，歸安人，嘉靖進士，與茅瓚不知是一是二？曲海的作者也不知她的身世，所以說：

相思硯，錢塘梁孟昭撰。中有于墳祈夢事，又官銜有戎政尙書，乃明世宗時始置，而引小青宵長公等在內，則更是近時人手筆也。……(卷二十五)

曲海作於清乾隆時，所謂近時人者，大概是揣測之辭。她大約是明末清初人，陳眉公會贊賞她所繪的畫，那麼至遲當和他同時。相思硯現已無傳本，不知原稿尙在人間否？他的作品，現時也都不易考見，我們暫時不引了。

總之，她是當時——明末清初——一位傑出的戲曲作家，可執一般女性戲曲家的牛耳！

本節參考書，——

黃文暘：曲海

姜紹登：無聲詩史

陳文述：西泠目錄

梁廷樞：藤花軒曲話

杭州府志

## 五 阮麗珍

梅瓣初落，桃葩始放，正是燕子重來的時候。他們捉對兒輕展柔翅，頰之頰之，一到晚上，便雙雙並頭宿在梁上。可以說，在他們的一生，端的沒有一刻兒分離。但是「空梁落燕泥」，薛衡因賦佳句而遭妒殺；「燕燕於飛」，衛莊姜因送戀人而生離憾；「清秋燕子故飛飛」，杜子美自嗟飄泊；「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劉禹錫感慨今昔；燕子，燕子，你為什麼總是使詩人悲苦，使詩人傷心？你的呢喃的情話，幾同於不吉的鴉鳴；你的銳敏的飛翔，幾等於傷人的火箭。燕子，燕子，你應該謝謝女戲劇家阮麗珍，如果沒有她創作偉大的作品燕子箋，假託你們的力量，把兩個天南地北漠不相關的少男少女牽合在一處，成功喜劇的奇蹟，你們將無辭以解人們永永的呪詛！

燕子箋的原作者為阮麗珍，在文學史上，在戲劇研究上，都是驚人的發現。誰不知

燕子箋的作者是作有春鏡謎雙金榜牟尼合忠孝環的阮大鍼？只要是稍微知道一些中國文學史的人。實在這兩者都不差誤。燕子箋的成功，決不能歸功於一人。阮麗珍是草創者，阮大鍼是修正者，一個建立了巧妙的基礎，一個築成了玲瓏的樓閣，各有他們相當的功績。而且他們是父女，父親是個作戲劇的能手，他的女兒稟受他的遺傳，而又有適宜的環境給與她，這成功的功勞，自然大家都有分的。不幸的是阮大鍼因依附魏忠賢，名列逆案，爲文人吐棄；在南都爲兵部時，便專翻逆案，傾陷名士；後又降清，爲清兵前驅，想據福建地盤，在攻仙霞嶺時，僵仆石上而死，所以聲名狼藉，爲人所不齒。緣是當時即鄙薄他的人如吳應箕侯朝宗輩，雖皆許爲才人之筆，但都不屑再去追問他的來歷。他的女兒阮麗珍是怎樣一個人，自然更沒人去注意了。

阮大鍼是安徽懷寧人，麗珍曾字楊龍友的幼子作霖。楊龍友是桃花扇戲劇中的要角，爲人任俠，和他親翁的性情人格完全異致。這一對小兒女後來曾否結合，這事我們已無從知道。麗珍美容色，長於作曲，所作尚有夢虎緣綠鸞帕……等劇，夢虎緣係敍梁

紅玉事，今皆不傳。燕子箋所敘雖爲唐朝事，但她借用的時代背景仍爲明末，所以她寫離亂的慘像，頗能動心悅目。如第二十三齣所寫：

【四邊靜】胡雛高鼻如蜂擁，邊笳颺天開；尖嘴過潼關，長安任飛韃。皂鵬翅聳，蒼鷹韉縱，一位老哥舒，靠他有何用！

【前腔】咸陽烽火兼天動，鐵騎起騰猛；荊棘長銅駝，馬嵬斷香夢。羊羔連甕，琵琶調弄，拍手卯兒姑，把如花向帳前奉。

【金錢花】驀然殺氣雷轟，雷轟；街廂燒得通紅，通紅。蓬鬆短髻瘦鞋弓！顧不得拋老面，露芳容，娘和女，緊相從。

【前腔】軍聲四起洶洶，洶洶；教人何處潛踪，潛踪。我蜂腰細你背駝峯；忒軟怯，忒龍鍾，狹路上，恰相逢。

【前腔】奔騰萬馬呼風，呼風；居民逃竄西東，西東。如鷹撲兔網黏蜂；脫得去，謝大公，拏住了，一場空。

【前腔】弓刀耀日如虹，如虹；羽林那個當鋒；當鋒。神號鬼哭滿城中；金和寶，搶教空，拿得去，獻頭功。

這顯然是一幅流寇殺人劫物的寫照，是作者當時親臨的實境。全劇共四十二齣，敘唐時 霍都梁到京會試，與妓女華行雲相戀，因繪二人合像，送到裱裝店去。同時，禮部尚書 鄧安道有女飛雲，面貌全像行雲，亦將觀音像一幅，送到同一店裏去付裱。不料裱好後，店中人將二幅畫互送錯了。飛雲見二人合像，一人酷肖自己，一人却是風度翩翩的少年，不禁爲之驚慕。在某一個爛熳的春天，飛雲春思纏綿，作詞一首，詠寫此事。詩箋放在鏡臺上，爲燕子銜去。此下數曲，完全把這閨女的癡心，赤裸裸地傾瀉出來：

【四季花】畫裏遇神仙。見眉稜上，腮窩邊，風韻翩翩天然。春羅衫子，紅杏譚香肩。那人佞半邊，兩迴眸，情萬千。蝶飛錦翅，鶯啼翠烟，遊絲小挂雙鳳鈿。光景在眼前，那須要陽臺雲現？縱山遠水遠人遠，畫便非遠。

【浣溪紗】麟髓調，霜毫展，方纔點筆題箋。這梁間小燕忒刁鑽，忽地啣去飛半

天。天，天，未必行方便，便落在泥邊水邊。那些御溝紅葉蕩春烟，只落得飛絮浮萍一樣牽。

【柰子花】二三春月日長天，往常時兀自懨煎，那禁閒事恁般牽挽。畫中人幾時相見，待見纔能說與般般。

燕子將詩箋銜去，恰落在都梁面前。後來都梁爲友所陷，逃於他方。時安祿山反，天下大亂，飛雲與母在逃難途中相失。行雲亦逃難在外，與飛雲母相遇，認爲義女，路中恰遇安道。飛雲則爲父執賈南仲之軍所收容，亦認爲義女。這時，霍都梁改名卞無忌，入賈南仲幕中，獻策滅了祿山。兵亂平靜了，在飛雲母及行雲那邊，還得不到飛雲及都梁的消息，時候已是秋天，格外的引起了傷感：

【山坡羊】澹慘慘芙蓉霜悴，冷蕭蕭芭蕉風碎，聒刺刺疏檣紙鳴，一陣陣天外歸鴻至。憶嬌癡，當年正授衣；這物在人亡，疊向空箱裏。那禁月上梧桐，又砧聲敲起！淒其，掃不盡香閨落燕泥；傷悲，挽不斷雕窗挂網絲。

這是慈母思女的血淚！

【前腔】詞轟轟笳聲如沸，虛飄飄楊花無蒂，迫忙忙萍水相逢，親切切蘭玉相依。倚。最慘悽，霜寒烏夜啼。紅焰雙花，怎炤着孤衾睡！怕爇爐香，也懶描眉翠。這腰圍，黃花瘦一枝；歸依，把曇花禮六時。

這是怨婦思夫的哀吟！這時正南仲以飛雲妻都梁，二人拏出圖畫和詩箋，相爲驚異，遂細數衷情。不久，行雲亦歸於都梁。最後的一段曲白，寫來頗有情致，令讀者如聽白妞的說書，餘韻嫋嫋不絕。

【清江引】烏衣小尾多情況，粧次頻來往，啣將一紙箋，勾卻三生帳。從今後，凡有情人一般的將白鸚哥與那紫燕兒同供養。

【生旦小旦對燕拜揖介】燕子，燕子，承謝你作美。這是如今詩箋收得牢牢的，再不把你啣去了！

果然，從此以後，燕子再也沒有做過戲劇中的重要角色了！

麗珍艸成此劇，即請她父親爲之潤色。弘光時，曾以吳綾作朱絲闌，命王鐸楷書此曲，爲內廷供奉之具。大概那時是用大鍼的名義發表的，所以當時人也都以爲大鍼所作。就是民間搬演此劇，也歲無虛日。可謂風行一時了。大鍼降清時，麗珍爲某親王所得，很是寵愛。後來爲福晉所妒，遂被醜死。一代才女，就是這樣了結了她的一生！清人徐虹亭過皖江，作雜感一絕句云：

亂落楊花攪白綿，皖江江水綠如烟。南朝狎客無人見，腸斷聲聲燕子箋！

可見燕子箋聲價的一斑了。

本節參考書，——

梁 蕙：楚天風雲錄

蔣瑞藻：小說考證

鄭振鐸：文學大綱

## 六 林以寧

歷來才女，多產生於山明水秀之鄉。這話雖近於迷信，證之事實，却也有些理由。西湖山水，甲於東南，東南本爲人才所薈；西子湖邊，似又專爲誕生才女而設。從前司馬遷遊遊名山大川，後來作史記，文章便雄肆奔放；後人以爲如果他是一個足不出戶的人，他永不會作這種文字。他是吸取了山川靈秀，開拓自己的心境，才能有此成績。準是而論，那麼西子湖邊的產生蕉園七子，其理由也不外乎出。況乎前此已有大詞人朱淑真女士，和她們差不多時候，又有大曲家梁夷素女士，後此又有唯一的通俗小說的作者汪端女士呢！

明末女子，染上當時一般文人結立「社」「派」的積習，也喜歡結社做詩。此風到清初尙盛。錢唐御史錢肇修的母親顧玉蕊，工詩文駢體，有聲大江南北，曾經集合能詩的女

子，組織蕉園詩社。當時所謂蕉園五子，就是徐燦柴靜儀朱柔則林以寧錢雲儀五人，互相酬唱，頗風動一時。大概在林以寧于歸肇修之後，繼續姑志，重行組織蕉園七子社（？），新加入的有張槎雲毛安芳馮又令顧啓姬，而徐燦朱柔則不在內。蕉園七子之名，很蜚揚於西子湖濱。

我們要在這裏敘述林以寧，並不因她有詩人之譽，也並不因她會組織社團，只因她能在和一班女詩人吟風弄月之餘，曾試作戲劇芙蓉峽。現在此劇已失傳了，內容完全不能知道，曲文亦隻字不知，所留下的僅有芙蓉峽這個名字。所以這裏除了敘述她的身世及其他作品外，對於所作戲劇，不能下一個字的批評。杭州府志上很簡單的載着她的小史：

林以寧，字亞，進士林綸女，監察御史錢肇修石巨室，能詩善畫，且工爲駢儷之文，著有墨莊詩文 鳳簫樓集。（卷一百五十四列女三）

西泠閨詠所載，亦沒有多大兩樣：

亞清名以寧，錢唐人，錢石臣室，蕉園七子之一，有錢塘觀潮五言長律。又，哭陳夫人詩云：

忽駕青鸞返碧虛，瓊花摧折痛何如！修文應是才人責，徵到嫦娥舊侍書。

著墨莊詩抄，林西仲序之。有鳳簫樓集。卷十。

我們所能知道她的身世，也不過如此。照所引的記載看，她的丈夫是位監察御史，官爵不可謂不高。但以為是監察御史，監察御史是鐵面無私的司法官，所以她的丈夫一定是位方正的男性。但是他們夫婦的感情却很好。丈夫在京供職，不能常常回來，她便非常思念。柴靜儀有答林亞清詩云：

羅幃不捲坐焚香，靜對殘春欲斷腸。憐我病餘都罷繡，知君愁裏不成妝。牡丹着雨還如泣，柳絮隨風底事忙？倘步池塘閒遣興，莫因幽恨打鴛鴦！

所謂「知君愁裏不成妝」，所謂「莫因幽恨打鴛鴦」，併起來看，就可隱約知道她所愁所恨了。她自己也有相思之作，如獨夜吟云：

蕉心未展桐花老，春社纔臨燕聲小。屋角陰雲凍天色，兩脚斜侵砌艸織。暮寒壓  
夢不成，耳邊哀角鳴鳴鳴。幽房鬼逼蘭缸凝，牀頭玉盞敲紅冰。砧桂燒雲老不  
死，夜烏啼殺曉鳥起。獨繭抽絲結繡襦，儂心未卜郎心似。開簾蠟樹烟依微，海  
燕賓鴻相背飛。孤吟起坐各無賴，昨夜鄰家夫婿歸。

最後一句，竟將自己心事老老實實的吐了出來——鄰家的夫婿歸來了，我的丈夫爲什麼  
還不歸呢？因爲鄰家丈夫的回來，更增添了她的深濃的悲悵，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她也  
很自然的吐出來了。

關於她的其他消息，一時不能再爲考得；就是她的父親和她的丈夫的詳細歷史，也  
似乎久矣闕簡了。

本節參考書，——

梁廷樞：藤花軒曲話

陳文述：西泠園錄

許夔臣：香咳集

王葦章：然脂餘韻

杭州府志

## 七 王筠

燕子桃花絕妙詞，南朝法曲少人知。天公奇福何嘗吝，不付男兒付女兒？  
不爲海上騎鯨客，暫作花間化蝶人。是幻是真都是夢，三生誰證本來身！

燕子箋和桃花扇是清代有名的南曲——傳奇，她們的地位和西廂記在元朝北曲——雜劇中一樣。現在燕子箋我們已知道也出於女性之手，但因經過作者父親的潤飾，多少總有一點改竄，所以聲譽雖高，我們還認爲美中有些不足。上面的兩首詩，是畢沅的母親題在繁華夢傳奇的卷首的。繁華夢的作者是長安人王筠女士。她天生有北方人慷慨的性情，自幼喜歡讀書，自恨身列巾幗，不能與男子抗衡，所以作此劇以寄恨。她將自己整個的人格完全傾瀉在這本戲劇中，爲女性一吐數千年來的柔懦之氣，的確可與桃花扇燕子箋相頡頏。

作者的身世不很可考，有無其他作品也已不可知，就是繁華夢的內容節目，我們也只能知道一個大概的大概。普通的戲劇，第一齣總是男子先上場，獨是她這本傳奇，先以女子王氏登場，「生」在數齣後始出現。由這點上，可以見到她痛恨男子之深了。至於她作這本傳奇的宗旨，她會自題一首鷓鴣天詞於卷首，已訴說得十分的明白：

閨閣沉埋十數年，不能身貴不能仙。讀書每羨班超志，把酒長吟太白篇。懷壯志，欲冲天，木蘭崇緞事無緣。玉堂金馬生無分，好把心情付夢詮。

這正是一般知書的女孩兒家的心事啊！你想：讀到班超投筆從戎，便想像在那平沙無垠的戰場上，快馬單鞭，向前奔逐，旌旗是何等的鮮明，戰鼓是何等的悲壯；壯士們抖擻精神，隨着長驅直入，殺盡胡兒，醉飲黃龍，精神上何等的痛快！即使運命不濟，流血疆場，馬革裹尸而歸；那時六軍縞素，萬人慟哭，也極盡人世的哀榮！讀到李白飲酒長吟，便想像在那滔滔不絕的大江之上，目覩後浪追逐前浪，恨不能手持太阿，獨斬長鯨，使滿江盡成殷紅，造成偉大無盡的奇麗的景色；在峻峭嶙峋的高山之巔，滿望的都

是那奇峯怪石，似兒孫般羅列在脚下，恨不能化作億萬身，逐峯皆到，認識完全那千變萬化的山靈面目。會做詩時，不妨儘量把來融成材料，作成豪邁的長吟；不會做詩時，在那種地方儘量的領略，至少可以振奮精神，否則也可消愁遣悶。但是，她們清醒轉來看一看自己現在所處的環境，不禁要爽然失色；床幃和窗簾，彷彿是桎梏她們自由的巨鎖；銀瓶和金盞，都似裝滿了麻醉她們性靈的毒藥；樓下桃花，窗前明月，是僅有的已吟厭了的乏味的詩料。這樣，怎不使她們痛心疾首呢！這並不是她們的弱點，一個人起來反抗是永不會成功的預兆，要多數人起來必須經相當時間的宣傳。像繁華夢這類作品，雖不能即認爲反抗男性的哀的美敦書，爲了時代的關係；然無論若何，她們已是表現出她們也有一般人所共有的人格。她們既也是人，她們未嘗不能似班超般的爲國爭光，也未嘗不能似李白般的浪遊豪唱。這是女權運動開始的第一聲，她們的大隊正在後面浩浩蕩蕩的奔來，我們不要輕易看爲平常啊！

當作者在繁華夢完稿之後，就請她族人元常替她修改。元常就加以評語，藏之篋

中。險些兒就是這樣的埋沒了。乾隆戊戌（一七一八）年，元常偶然拿出來給觀察張鳳孫看，鳳孫是制軍畢沅的舅父。他看後，就轉送畢太夫人（鳳孫的姊妹，畢沅的母親）。畢太夫人是非常看得起有才的女子的，所以在她擊節稱賞之後，就替她刊板印行，並親自做了二首詩，寫在卷首，以資倡導。

王筠所作戲曲，除繁華夢外，尚有全福記。今人吳梅在他的中國戲曲概論裏說：

全福，長安女士王筠撰，詞頗不俗。有朱珪序，略謂女士先成繁華夢，閱之覺全劇過冷，撥演未宜。越年乃有全福記，則春光融融矣。此記事實，未脫窠臼，惟

曲白尚工耳。（卷下）

我們因梁廷柅的藤花軒曲話只說王筠作繁華夢，而沒有說起全福記；吳梅的中國戲曲概論只列入她的全福記，並不把繁華夢再為列入；又參詳朱珪序中語意，疑心全福記是繁華夢的改作。不過這僅僅是疑心而已，在未得確切的證明以前，我們儘可當作牠們是各自獨立的。

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這種偉大的作品，也得似西廂記紅樓夢般的家傳戶誦，那末作者身世的詳情，一定有人專門爲之作數千萬言的考證，而使我們慙愧於自己的失漏和粗略了。

本節參考書，——

張培仁：妙香室叢書

吳梅：中國戲曲概論

梁廷樞：藤花軒曲話

## 八 吳藻

因爲你把桃核種在地下，他會長成桃樹，開放桃花，結成桃子，你又看見梁上燕子孵卵，孵成的總是小燕，決不會生出孔雀或鸚鵡來；你便以爲只有孔丘的孫子子思才會作中庸，司馬談的兒子遷才能作史記，父母是商人或農夫，他們的兒女決不會成爲文學家。那你便大錯了。你拿自然界的現象來比擬人事，本來不會切合，而且這種思想「只有皇帝的兒子才能做皇帝」的封建思想，簡直並不兩樣。「將相本無種」，文學家何以反要講遺傳呢？如果不能打破這種因襲的謬見，那你不必來讀我們在這裏介紹的曲家吳藻女士的身世。

吳藻字蘋香，自號玉岑子，浙江仁和人。她的家庭狀況，已不能詳細考查，只知她的父親和丈夫都是商人，而丈夫姓黃。她自幼好讀詞曲，後乃自作，便爲人稱譽，傳誦

一時。杭州府志載她的作品，有：

香南雪北廬集，仁和吳藻蘋香撰。（卷九十四藝文九）

花籬詞，又香南雪北詞，仁和吳藻撰。（卷九十五藝文十）

因為戲曲和平話向來不登大雅之堂，也不會列入四庫書目，所以各處地方志的藝文門大都不載此項作品。杭州府志的不載她的飲酒讀騷劇，並不是偶然的失漏。所以她的詞集至今還在流傳，她的戲曲却早已存佚不知了。

清代提倡女性文學的人，要首推袁枚和陳文述。隨園的收女弟子，曾受當時一般所謂「正人君子」也者的非難和攻擊。陳文述較後於袁，那時風氣已變，所以便無人再為反對。吳藻正生在陳文述提倡女性文學的時代，所以她雖是商人之女及商人之妻，亦得置身當時女性文壇，而忝列為陳氏門牆之一。不過袁陳二氏所提倡，僅僅限於詩詞一類專門吟風弄月的作品，而被我們現在所公認為當時的時代文學——戲曲和小說——在一般男性文學家尚不知道重視，他們決不會提倡之於女性的。她在當時却能獨具眼光，除了

被譽爲「嗣響易安」的花簾詞外，她又作飲酒讀騷劇，且曾「被之管絃，一時傳唱」。可見她對於當時的時代文學，確有特殊的貢獻的。

在被數千年來禮教所壓服的女性中間，一旦有人忽發現了自己也是人，是和男性一般具有獨立人格的人，在當時決不會作反抗的呼聲的。柔弱一些的只有付之一歎，杭爽一些的只怨老天不把她們變爲男子，去做男子一般的事業。不得已而求其次，木蘭，黃崇緞，便是她們理想中的模範人物。所以這種理想中的模範人物表現於她們的作品中，並不是偶然的事實。王筠的繁華夢，陳端生的再生緣，不知誰氏所作的雙珠鳳，文武香球（這二種也似出於女子手筆），都可做表現這種理想人物的代表作，而尤其是吳藻的這本飲酒讀騷。可惜，她這本作品，我們已不易見到，他的內容，我們所能知道的，不過是：

嘗寫飲酒讀騷，小影作男子裝，自填南北調樂府，極感淋漓之致，託名謝絮才，殆不無天壤王郎之感耶？（西泠園詠卷十六）

又嘗作飲酒讀騷長曲一套，因繪爲圖，已作文士妝束，蓋寓「速變男兒」之意。余

爲題句云：「南朝幕府黃崇嘏，北宋詞宗李易安，」蓋非虛譽也。（兩段俱可會隨筆卷二）

此外，我們又知道這本戲劇一名喬影。幸虧她除喬影外，還作有其他的散曲，使我們得以窺見她作風的一斑。當陳文述在西泠爲小青菊香友修墓，徵集題詠，一時閨秀，如汪逸珠方若徵、錢蓮因、沈采石……等均有題詠，頗極一時之盛。文述乃彙刻成編，名曰蘭因集。在這本集裏，載有吳藻的南北曲一套，錄之如下：

【步卡嬌】金粉難消湖山路，草綠裙腰露。荒陵落日初，一片傷心，美人黃土。何處弔蘭蕪？把香名一例兒從頭訴。

【醉扶歸】一個葬秋墳冷唱逋仙句；一個對春山閒臨西子圖；一個簾垂畫閣綠陰疏；怎蓮胎生迷的蓮心苦！最憐他寒膏冷翠強支吾，最傷他蘭因絮果難調護。

【皂羅袍】日日畫船簫鼓，問湖邊艷迹，說亦模糊。桃花三尺小墳孤，棠梨一樹殘碑古。春烟楊柳，秋風荻蘆，紛痕蛺蝶，紅腔鷓鴣；玉鉤斜誰把這招魂賦？

【好姐姐】有個謫仙人，轉蓬萊故都，愛一帶春山眉嫵。平章花月，把嬋娟小傳摹，詩禪悟，重留片石將青天補，欲倒狂瀾恨海枯。

【尾聲】珊瑚環佩歸來否，早註入碧城仙簿，則問他曾向詩人下拜無？

陳文述是嘉慶時舉人，西子湖畔是他的故鄉，著有西泠閨詠、西泠仙詠……等書，搜採湖上遺聞軼事頗不少。吳藻曾列身門下，和他當爲同時人。據兩般秋雨盦隨筆所載，則吳藻在道光時尚在。她在晚年時，移家南湖，古城野水，地多梅花，取釋典語意，題其居爲「香南雪北廬」。她的香南雪北廬的自序裏，有這樣幾句話：

愛患餘生，吟事遂廢，因檢殘叢牘稿，恕而存焉。自今以往，掃除文字，潛心奉道，香山南，雪山北，皈依淨土，「幾生修得到梅花」乎？

所謂「愛患餘生」，她的際遇當亦有難言之痛，但決不是朱淑真般「却嗟流水琴中意，難向人前取次彈」的不遇知音，而是屈靈均的懷才不遇。所以她惟有飲酒瀉愁，讀騷寄恨，既作飲酒讀騷劇，復題香南雪北廬，以寄寓此身不得爲男子之憾。今人吳梅評她的

散曲，以爲「文情閒適」，而於飲酒讀騷，則曰「未免牢騷」，可見她感慨之深，流露之顯。她的浣溪沙詞也吐出同樣的哀呻：

一卷離騷一卷經，十年心事十年燈，芭蕉葉上幾秋聲。欲哭不成還強笑，諱愁無奈學忘情，誤人猶是說聰明。

錢謝菴微波詞有云：「人爲傷心才學佛。」略可與此詞印證。似蘇曼殊之多才多情，最后也要遁入空門，所謂「人間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無處消。」那麼吳藻晚年之學佛，我們除了惋惜和同情外，有什麼話可以多說呢！

花簾詞被譽爲「詞響易安」，的確有她特殊的生命。清人詞曾有「詞的復興時代」之稱，然最著名的朱陳村詞，都是詞匠的堆砌，臨空的樓閣，很少清新雅麗之音。獨吳藻追宗易安的自然，不同凡俗，但也是受了她愛好南北曲的影響。我們再來一讀她的：

蓮漏正迢迢，涼館燈挑，畫屏秋冷一枝簫；真箇曲終人不見，月轉花梢。何處暮砧敲，黯黯魂銷，斷腸詩句可憐宵？欲向枕根尋舊夢，夢也無聊。（浪淘沙）

曲闌低，深院鎖，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已覺此身墮，那堪多事青燈，黃昏纔到，又添上影兒一個？最無那！縱然著意憐卿，卿不解憐我！怎又書窗依依伴行坐！算來驅去應難，避時尚易，索掩却繡幃推臥。（說笑裏近）

彎彎月子，偏照深閨裏。病骨闌珊扶不起，祇把紗窗深閉。幾家銀燭金荷，幾人檀板笙歌？一樣黃昏院落，傷心誰似儂多？（清平樂）

燕子未隨春去，飛入繡簾深處。軟語話多時，莫是要和儂住？延佇，延佇，含笑回他「不許」！（夢令）

雖然不是時代的文學，然在清代一切詞人中，不可不謂之爲「空谷足音」了。

本節參考書，——

陳文述：西園圖歌

梁紹壬：香樹齋詞話

第六章 明清詞家

三七五

第六章 明清曲家

王穉登：然指餘韻

錢謙益：履園叢話

吳梅：中國戲曲概論

杭州府志

## 九 姜玉潔與吳逸香

在這一節裏，專門敘述幾個或雖有歷史可考而作品全不傳，或作品雖傳而歷史已不可考的作家。至於如姜玉潔之作鑑中天，僅存作者姓名及作品名目而此外一概不可考者，在本節實爲例外。

明代散曲家，除黃夫人外，沈端蕙的歷史及作品都不易考見。妓女作家，鄭雲璈，董如璫，董貞貞三人的歷史及作品亦不可考。其他如薛素素，小字潤娘，又字潤卿，一字素卿，吳人，或云嘉興人，居京師史金吾宅後，行五，人稱爲薛五。姿態艷雅，有十能；詩，書，琴，弈，簫，馳馬，走索，射彈，畫……等。所交多名士，屢脫籍侍人，皆不終。後居吳門，著南游草，王百穀爲之序；又有西湖泛晴六言詩。呼文如，江夏營妓，能詩善琴，與邱謙之有婚娶之約，爲謙之父所阻。一日大雪，謙之方倚樓念文如，

忽一艇飛楫渡江，直抵樓下，推蓬而起，乃文如。於是抱持慟哭，知爲潛遁，遂委禽成禮。文如著有鳧羅袍四時詞。景翩翩，字三昧，一作字驚鴻，建昌妓，嫁丁長發。長發爲人誣訟於官，翩翩竟自縊死。著有散花吟。以上三人，均見青樓小名錄，她們的作品今都僅存其名。

戲曲作家中，她的身世及作品都不可考的，有姜玉潔。藤花軒曲話云：

女道士姜玉潔作鑑中天，此又方外而兼閨秀者。（卷一）

除此之外，他書中均不能見她的歷史。鑑中天的內容亦無從考得。不過我們敢決定，因爲她不見載於黃文暘的曲海中，所以她至早不會在葉小紈梁夷素之前的。

江都曲家徐坦菴，有女元端，字延香，通詩詞，知音律，著有繡間集（詞集）。坦菴每度曲，對元端歌誦，有不合，她爲他正拍。元端所作詞，後人徵引的很多，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她亦知曲律的。她雖不以作曲出名，但既知曲律，則作曲亦易易，我們不妨亦以曲家目之了。

藝術家吳綰，長洲人，字素公，號冰仙，通判水蒼的女兒，巡道許瑤的夫人。她善彈琴，工小楷，長丹青，著有嘯雪菴稿。詞家梁溪顧貞觀的姊姊貞立，字文婉，自號避秦人，亦長於詞，著有栖香閣集。仁和孫雲鳳，字碧梧，有妹雲鶴雲鵬，均能詩，俱列袁隨園門下。雲鳳著有湘筠館詩稿及湘筠館詞，當時已有「詞愈於詩」之譽。以上三人，曲家姓氏小典都列其名。大概都會經作過曲的。

現在有作品可見的，只有吳逸香女士。她是琴川人，身世也不可考，曾題硯緣集北曲一套。黃鈞宰金壺七墨曾記硯緣集緣起，并錄她的散曲。然脂餘韻轉述其事云：

大興王佛雲壽邁，嘗於袁浦市上，得葉小鸞眉子硯，拓本徵題，刊硯緣集行世。後佛雲作令吳江，適爲小鸞故里。下車伊始，即訪葉氏後人，修墓立碑，招魂取影。囊所謂綠，於今乃驗。山陽黃宰平振均，曾題硯緣集此曲一套，自謂歷卷之作。後琴川吳逸香女史亦題一曲，宰平見之，乃自歎勿如，屬清谿樵子錢吉生作聽真圖以識嚮往。（卷六）

這一段文學因緣，在當時文壇上頗傳爲美談。逸香所作曲云：

【步步嬌】塵海滄桑如過鳥，往事憑誰弔？仙雲跡未消，千古傷心，美人香草。  
一硯認前朝，是名媛當日閨中寶。

【醉扶歸】有時對明窗，閒譜游仙調；有時捲疎簾，喜將明月描。你看：櫻桃開落幾昏朝，又是寒食東風斜照。誰解道，生天成佛任逍遙；祇憐他，曇花幻影增悲悼！

【皂羅袍】落日松陵古道，歎荒烟蔓草，遺冢蕭條！桃花三尺鮑魂銷；垂楊幾度啼鶯老。春山翠黛，秋風野蒿，綠波明鏡，羅裙細腰，珮珊珊應有芳魂到。

【好姐姐】遇這謫仙人，讀生香舊稿，一片石珍似瓊瑤。仙魂招取，把亭亭倩影描，又護得孤墳好。硯綠庵裏，憐才懷抱，仗海內詩篇把幽恨消。

【尾聲愁】愁紅慘綠知多少？誰值得才人顛倒？也算是薄命青娥有下梢！

此外，尚有劉古香女士，沭陽人，著有小蓬萊仙館傳奇十種及古香詩詞集（見清代

婦女文學史附錄一（第三四八頁）。傳奇十種，大概先有刻本，後有海上石印本。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上海廣益書局的圖書目錄上說：

小蓬萊仙館傳奇，東海劉古香女士著，俞曲園撰序，汪柳門署簽。女士名清韻，填詞凡十種：雖傳述舊事，而時出新意，關目節拍，皆極靈動。至其詞則不以塗澤爲工，而以自然爲美，頗得元人三昧；雅潔新警處，且較李笠翁而突過之。……（上編一八頁）

在民國十七年出版的圖書目錄上又說：「小蓬萊仙館傳奇，再版印刷中。」（分類目錄一三頁）可是我在今年去購買，店夥告訴吾說：「此書絕版已久，不再印行了！」又往別家書店去採訪，都已賣完。使吾悵惘懷喪者數日。此書大概不至十分難覓，在我沒有覓到以前，暫時我不想說些什麼話。

女性曲家的數目，決不祇如上述，所有的遺漏，要俟將來發見時再爲補入。但僅是本章所敘述的一些，在我已覺很不容易，此後尤期望於國內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了。

本節參考書，——

趙慶楨：香樓小名錄

梁廷柅：藤花軒曲話

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

黃鈞宰：金壺七墨

王蘊章：然脂餘韻

任二北：散曲之研究

梁乙眞：清代婦女文學史

方 毅：中國人名大辭典

## 第七章 通俗小說與彈詞

### 一 通俗文學的來源

中國的通俗文學，在民間最占勢力的，散文當推通俗小說，韻文當推彈詞。

小說的來源很古，漢人以爲出於稗官；稗官的職務，不過是采集「街談巷語」，不是創作。所謂「街談巷語」，都是在民間流行，而指不出作者是誰的，她的內容，就是傳說與神話。傳說與神話是怎樣產生的呢？魯迅先生說得好：

昔者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於人力所能之上，則自造衆說以解釋之；凡所解釋，今謂之神話。神話大抵以一「神格」爲中樞，又推演爲敘

說，而於所敍說之神，之事，又從而信仰敬畏之，於是歌頌其威靈，致美於壇廟，久而愈進，文物遂繁。故神話不特為宗教之萌芽，美術所由起，且實為文章之淵源。惟神話雖生文章，而詩人則為神話之讐敵，蓋當歌頌紀敍之際，每不免有所粉飾，失其本來，以是神話雖并詩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

銷歇也。（中國小說史略 頁）

此項神話與傳說，到現在還沒有人集錄為專書，不過散見於古書中——像列子，淮南子，莊子，史記，左傳，楚辭，詩經……等，而山海經中特多。六朝志怪書，都是當時流行民間的神話與傳說，中間亦雜有古代遺留下來的，大概因為那時去古未遠，所以古代的神話與傳說，在民間尚未泯滅，志怪書的編者，不加甄別，盡以編入。實在，他們要甄別也一時無從甄別了。唐宋傳奇，雖大都亦為當時之傳說，但文體冗長，其目的在聳動觀聽，故難免為作者加以煊飾，而有失本來面目。古代小說，一到此時，文辭逐漸不通俗，已和她們的內容異其旨趣。這時候，真正的通俗文學，受了佛教的影響，在民

間漸漸流行。此種文學的作者都是平民，故文字淺俗，人人能解。一到宋代，她們逐漸顯露頭角，明清二代，她們竟占據了中國文學的正宗地位，發揮光大，貢獻了不少驚人的成績。通俗文學的來源，拙著中國文學進化史所敘，最爲簡扼而要。

中國之有通俗文學，不能不說幾乎完全受了佛教影響。佛教徒因爲傳教的便利，將經典翻成「俗文」、「變文」；又爲吸引觀者讀者起見，夾用敘事的韻文以增高興趣。今尚有佛本行集經俗文、維摩詰所說經俗文……等及釋迦八相成道記、目蓮入地獄故事……等諸書，大都唱白兼用；後來的「寶卷」都用這體裁。在文學上，却受了她的影響而創立了「彈詞」體。此外，仿之而作的有唐太宗入冥記、秋胡小說……等，但無唱句，單爲說話體，已開宋人話本的形式。所以我們攷求通俗文學的發源，當始自唐代，而她的體裁，「唱本」和「說話」同時並興，亦同到宋代而大盛。說話由宋代的「話本」進化而成元、明人的「通俗小說」，唱本則由宋代的「淘旦」進化而成爲元、明人的「彈詞」。

宋時有梁公九諫，敍狄仁傑諫武后事，亦爲說話體，可見是仿唐人的著作。唐代的「傳奇」「詩歌」和「詞」，宋人那一味的擬作或創造，「說話」當然不至居於例外。唐代已有說書的人，到宋代盛時，民間遊樂之事甚多，其中有所謂「說話」，業此的人名之爲「說話人」，卽是唐人說書的遺風。唐代說話，主在勸懲；宋代的說話人，專口講古今驚人動聽之事。說話人所用的底本，叫做「話本」。說話又分做四科：第一科是「小說」，……第二科是「談經」，……第三科是「講史書」，……第四科是「商謎」……。今存的話本，如京本通俗小說，屬於小說科；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屬於談經科；大宋宣和遺事及五代史平話，屬於講史書科；商謎科無專書可見，但齊東野語卷二十所載「隱語」若干則，當爲現時僅見的遺文。

宋代「淘真」的體裁若何，今亦無書可見，惟存「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兩語。後人遂依據此兩語，斷知「淘真」係七字爲句，和後代的彈詞相類。唱的人大抵爲男女盲者，手彈琵琶，或敲鼓，口唱古今小說平話中故事。他們亦分

爲若干科，如「唱賺」「小唱」「彈唱因緣」「唱京詞」……等。至於各科的分別，現在亦已無法考知。從陸放翁的「死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二句詩中，也只知道唱的是古人動聽的事跡罷了！

現存的話本，只有京本通俗小說和五代史平話確知其爲宋人作品。宣和遺事和取經詩話或以爲亦是宋人所作，或以爲元人的擬作，尙無定論。最近在日本發現的元刊本平話——自武王伐紂書至三國志平話——五種，更難斷定他作書的年代。

總之，在宋代確已有「小說」和「平話」兩種體裁，小說都是述說戀愛、鬼怪……等一切社會瑣事，平話就是講演史書，這是可以深信的。這種體裁相傳至明代，遂混稱爲「通俗小說」；明代和清代的天才文學家，都用這「通俗小說」的體裁，創作了許多許多的有價值有生氣的作品，爲沉悶的中國文學史上開創了一個新鮮的燦爛的時代。（二四一——二四四頁）

中國的著名通俗小說——如水滸，金瓶梅，三國志，西遊記，今古奇觀……——都產生

於明代。中國最長的彈詞——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三部曲——大概亦產生於明代，可是女性的通俗文學家都產生在清代。這原因自然和戲曲家一樣，當時的女性都是深閨中的千金，通俗文學在社會上已流行了，可是沒有立刻流入深閨裏去。等到社會上流行已久，一般人都視作平常，於是她們才得寓目。她們中識字的人，既不能學入股以求升官發財，又不須嫻熟古文以冀揚名後世，偶然識了幾個字，又忍不住胸中蓄積的忿憤，看見通俗文學的體裁易作易看，便仿着自己也創作。這就是女性通俗文學家衆多的原因了。

但是，女性作家獨喜創作彈詞，而且篇幅不厭冗長，內容不嫌複雜，如筆生花，長至一百數十萬字，如玉釧緣，再生緣，再造天，不厭一續再續，在中國所有一切的文學作品中，她們都占到第一個位置。這個原因，大概因為彈詞是韻文的，女性大都偏富於藝術性，她們不獨因富於情感嗜好文學，也因有音樂的天才而偏長於韻文。整部的中國女性文學史上，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沒有一個不是韻文的作家，這個現象，大可以

做女性偏富於藝術性的證明了。而且一般欣賞通俗文學的女性，她們嗜好彈詞也甚於小說。至於通俗小說的作者，我們僅發現了汪端女士一人，她的作品元明佚史既已佚失不可見，而她的身世也考據不詳。長至百萬餘言的彈詞至今盛行社會上，簡短的元明佚史連知道她的名目的人也很少，或竟沒有，從這點上，我們更可以窺見社會婦女對於通俗文學嗜好的傾向，和女性通俗作家的偏重於創作彈詞之不爲無見了。

彈詞亦有南北之分。北詞大約與「鼓兒詞」相近，南詞則以七字爲一句，有襯字。女性作品都爲南詞。有人以彈詞爲女性文學的主體，在女性自身果如是，在彈詞本身却並不是這樣。彈詞本來爲了彈唱而作，同戲曲爲了表演而作一樣。女性所作彈詞，只能供女性在花前月下曼吟低詠，而不很適宜於弦索彈唱，所以反不及文辭淺陋的三笑姻緣，玉蜻蜓……一流作品盛行於兩性社會間，而家傳戶誦。

民國以來，中國文學逐漸走入了新的領域，完全受了西洋文學的浸染。截至今日，幾乎完全脫離了中國舊有文學的關係，站入世界文學的場所。女性作家在這時代，更顯

露她們特異的天才，與男性爭雄。這却要留待後來的文學史家去臧否了。

本節參考書，——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

## 二 汪端（？——一八三八）

有清一代，最努力於提倡女性文學的，前有袁隨園，後有陳碧城。當時能文女子，都以身列門牆爲榮，所以隨園女弟子與碧城女弟子幾遍於全國。但隨園門下，都是詩人，而陳氏門下，有詞人，有曲家，家庭內且有小說家，濟濟一堂，尤稱多才。他的媳婦汪端女士，著有元明佚史，爲在通俗小說盛行時代僅見的女作家，她又選明三十家詩選，見解高絕，尤爲當時一般女子所不及。

碧城名文述，字雲伯，錢唐人，著有碧城仙館詩鈔，頤道堂集，西泠閨詠……等。夫人龔玉晨，字羽卿，亦能文，妾文靜玉湘霞，管筠湘玉，蔣蕊蘭玉嫣，薛纖阿雲婉，女華嫩麗嫩，無不能詩。汪端是他的兒子斐之之妻，字允莊，自幼卽聰慧，七歲賦春雪詩，人以爲不減於謝道韞之「柳絮因風」，因呼之爲小韞。學詩於梁楚生，嘗取唐宋元明

及清朝人詩，閱一過即棄去，只留高青邱吳梅村兩家。已而又去吳，以爲「梅村濃而無骨，不若青邱淡而有品」。後讀明史，見青邱爲魏觀牽累被殺，大恨，然尙希望厄於遭際，而不厄於聲名；及觀七子標榜成習，錢牧齋列朝詩集沈歸愚明詩別裁，都推崇夢陽而抑青邱，又大恨。乃嘗翻詩壇冤案，選明三十家詩選，丹黃甲乙，晨書暝寫，盡五六寒暑，始得竣事。此書長處，梁楚生敍中說得最確：

……允莊所選，以清蒼雅正爲宗，一掃前後七子門選，於文成青邱清江孟載諸人，表章尤力。至於是非得失之故，與衰治亂之源，尤三致意焉。讀是書者，不特三百年詩學源流，朗若列眉；卽三百年之是非得失，亦瞭如指掌。選詩若此，可以傳矣。

她因明太祖待青邱暴酷，感吳王張士誠待士之賢，乃節錄明史，搜探佚事，用平話體著成一書，卽元明佚史，凡十八卷。此書曾否刊行，現已不可考。「成則爲王，敗則爲寇」，歷來一切史家的見解，除了司馬遷外，都是這樣。張士誠在元末，在一般史家看

來，不過是割據羣雄之一，並無特別表彰的必要。殊不知士誠在吳，頗得民心，其待文士又有禮，吳中人至今猶盛稱其賢。汪端的著元明佚史以表彰士誠，雖屬有感而然，究亦非同空中樓閣。我們不妨把來和梁啓超的作王安石傳胡適的替王莽翻案作一例觀。

明三十家詩選例言中，有論詩一段，可以代表汪端的文學見解：

嘗謂詩不可不「清」，而尤不可不「真」；「清」者，詩之「神」也。王孟章柳，如幽泉曲磬，飛瀑寒潭，其神清矣。李杜韓蘇，如長江大河，魚龍百變，其神亦未嘗不清也。若神不能清，徒事抹月批風，枯淡間寂，則假王孟而已。「真」者，詩之「骨」也。詩以詞爲膚，以意爲骨。康樂蹠蹠，故其詩豪邁；元亮高逸，故其詩沖澹；少陵崎嶇戎馬，故其詩沈鬱；青蓮嚮慕仙靈，故其詩超曠。後人讀之，想見其人性情出處，所以爲真詩。若乃生休明之世，而無病呻吟，處衝泌之間，而恣談國是，則僞少陵而已。

所謂「清」，就是有意境，所謂「真」，就是有情感；也就是胡適所提倡的「不做『言之無

物」的文字」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她在烏烟瘴氣的十八世紀時代，居然有這樣透澈大膽的文學見解，何怪她會重視通俗小說而自己也試作了。

她對於當代人的詩，非常愛重二王——就是王仲瞿和王井叔。仲瞿名曇，著有烟霞萬古樓集，秀水人，好遊俠，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世。下第過穀城，招琵琶妓三十二人，祭西楚霸王墓。集中有住穀城之明日謹以斗酒牛膏合琵琶三十二絃侑祭於西楚霸王之墓詩三首，中有「如我文章遭鬼擊，嗟渠身手竟天亡」之句，悲壯蒼涼，不啻爲自己放聲一哭。川楚教匪作亂，他的座師吳省欽薦於朝，謂能掌心雷及奇遁幻變之術，可佐軍事，吳因之坐妄言罪罷職，而曇遂廢棄終身。所著尙有神史一百卷，居今稽古錄若干卷，寓秦淮時，取遼懿德皇后十香詞案，譜回心院傳奇四十折，皆未傳。又善填詞，有「一幅紅裙，包裹了十二萬年青史」句，頗爲奇特。他的繼室金雲門，善畫梅，後寓居西湖紅柏山莊，皈依淨土，雲伯姜文靜霞爲輯刊其遺詩，名曰秋紅丈室遺詩。井叔名嘉祿，長洲人，著嗣雅堂初二集若干卷，桐月修簫譜詞若干卷，

尤工駢文。雲伯嘗讌客揚州玉樹堂，他在座間替雲伯作秣陵集駢體序，援筆立就，灑灑千言，坐客皆嘆佩。阮梅叔嘗衆誦讀，至「李供奉脫裘換酒，百年三萬六千場；杜司勳蠶屨尋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尤爲擊節，座客爲之各浮一大白，比之爲王勃的滕王閣詩序。先娶黃壽玉，爲大藏書家士禮居主人蕘圃之女，故善辨別板本，婚一年卒，并叔賦悼亡詩百篇，寫眉奩殘月圖以寄哀思。繼娶曹小琴，善書，爲墨琴夫人弟梧岡之女，承繼爲從姑之姪。我們在這裏詳述二王的身世，因爲要表明二王都是當時奇特的人，她獨獨爲之推崇，可以想見她自己的胸襟。她常置二人詩集於案頭，呼之曰老王先生，小王先生。仲瞿臨終時，以詩稿付裴之，尙未整理而裴之卒，端乃爲之選定。裴之嘗欲刻并叔詩，亦未果，端乃爲加甄錄，於病中請於雲伯，必付梓以完裴之人世文字之債，雲伯許諾。不數日，汪端亦卒。

初，汪端歸裴之，生子孝如，彌月而殤。逾年又生孝先，婉後失調，體孱多病。繼以選明人詩，精神過於勞疲，不加靜攝，將成怔忡。乃請堂上命裴之納妾，俾自己得安

心優遊文史，以延餘命。裴之乃納秣陵王子蘭爲妾，端先期營香奩樓使居之。然佳人薄命，不久即殞，裴之著香奩樓憶語哭之，人比之影梅齋憶語。端亦著詩十六章，她的庶姑管筠評之曰：「寄哀思，極沉痛，不妬之美，上符關雎，非直詩之工也。」她身處多妻的大家庭內，即使欲丈夫不納妾亦不可得；所以請命納妾，乃是僞道德所強迫而非出於本心，所謂「順水推舟」而已。迨子蘭香消玉殞，作詩以哭，也不過剝露她天生的同情心，爲一般薄命女子慟哭，無所謂妒不妒也！裴之後客死漢皋，死時，父母尙存，子孝先僅十四歲，端爲重刊其遺集澄懷堂遺詩。她自己做的詩，有自然好學齋詩集十卷，現尙有刻本流行於世。

總之，她是女性文學史上一位僅見的通俗小說作家！

本節參考書，——

陳學之：香奩樓憶語

在 題：明三十家詩話

王 章：然脂餘韻

論 詞：清稗類鈔

書 畫：小說今評

### 三 陶貞懷

明代是戲曲，小說，彈詞最發達的時代，不獨創作家從事的很多，就是流傳也很廣遠。這三種中，戲曲大概都出於當時名士之手，所以流傳得比其他二種較爲久遠。其他二種中，小說又比彈詞容易著名，正因小說的作者間亦有名士在內的緣故。因此，明人所作戲曲與小說，傳至現在的尚多，戲曲至少在百種以上，小說亦有數十種。惟獨彈詞，雖不能說現存的沒有一本是明人所作，但傳本不多，且難知其確爲何代的作品。天雨花的卷末有云：「彈詞萬本將充棟，此卷新詞迥出塵。」天雨花成於順治八年（一六五二）之前，其時已有「彈詞萬本」，可見明人著作彈詞之多。至於彈詞的價值，陶貞懷在天雨花的自序裏說得很明白而且很透澈：

蓋禮之不足防而感以樂，樂之不足感而演爲院本，廣院本所不及而彈詞興。夫獨

弦之歌，易於八音；密座之聽，易於廣筵；亭榭之流連，不如閨闈之勸諭。又使茶熟香溫，風微月小，良朋宴座，促膝支頤，其爲感發懲創多矣。

以當時傳本之多，而且已有人認識她的真正價值，何以傳至今日，反逐漸銷亡呢？牠的理由，除了作者都是無名作家這一個原因外，其他很難找出第二個相當理由。天雨花是確知作書年代的最早的一部，內容很豐富，思想也很高超，爲當時通俗文學作品中一部傑出的作品。作者又爲女性，更增高了讀者——夫人小姐們——對於作品的興趣與玩味。

陶貞懷是梁溪人，身世不能詳考，她在天雨花自序裏說：

余生長亂離，遭時患難，每讀英雄之傳，慨然忠孝之才。每歎漢室亡於宦官，唐家亂於寵嬖，天啓兼此，宜長厲階；而屠戮忠良，烈於前古，卒移龜鼎，自取喪亡。慨已！家大人有水鏡知人之明，抱輞川卷懷之首，惜余纒足，許以論心，謂余有木蘭之才能，曹娥之志行，深可媿焉。……今者風木不甯矣，生我，知我，育

我，授我，我何爲慳！寄秦嘉之扎，遠道參軍；悼殞襮之殤，危樓思子。爰取叢殘舊稿，補綴成書。嗟乎！烽烟旣靖，憂患頻仍！澹看春蚓之痕留，自歎春蠶之絲盡；五載藥爐，一宵蕉雨；行將花石以去，其能使頑石點頭也乎！別本在清河張氏嫂，莒城張氏嫂，同里蔣氏姊，高氏姊，管氏妹，並多傳鈔脫訛。身后庶將此本，丁甯太夫人寄往清河。順治八年，歲次辛卯，月二十九日，梁溪陶貞懷自序。

觀此序最后數語口氣，似序文作於作者彌留之際，所以說來異常淒涼。但從這篇序文里，我們可以知道作者有個知人的父親，隱居不仕。她自幼即多才識，有男子的情性。她的丈夫在外從軍，但不知他是在平流寇，還是在他處。她彌留之際，不獨丈夫未歸，又值幼子夭殤。她一病五年，自知不起，乃將天雨，舊稿整理了一番。死時，太夫人——不知是母是姑——尚在，她大概年紀還很青。所謂「生長亂離，遭時患難」，當是指明末流寇之亂及清兵入關之難，當時她或許還在少女時代。及長，乃有感於亡國之痛，

作天雨花以寄意。她在自序的開首就說道：

天雨花何爲作也？憫倫紀之焚亂，思得其人以扶倫立紀，而使頑石點頭也！

所謂「扶倫立紀」，乃對於當時不良政治的對症發藥，和一班迂儒的無病呻吟不同。她又看破一般人不願做忠臣都爲怕死，所以天雨花獨能打破一切戲曲，小說，彈詞的舊套，使忠臣不至受戮。她在第一回開宗明義，就借太白金星啓奏上帝道：

歷代以來，紛紛忠佞。凡爲忠良者，皆被奸邪所害；雖後世有流芳遺臭之名，然在當時實爲不平。臣之愚見，欲帝遣一位星君下世爲臣，……做一個忠臣而兼智士，再不爲奸臣所害，以爲後世忠良做一個榜樣，亦是快人之事。……

這也不是她的無病呻吟，而也是她對於當時政府人員的對症下藥。

天雨花的作者陶貞懷，有人以爲沒有這個人，係屬僞托。小說考證續編卷一引閩媛叢談云：

楊蓉裳先生嘗稱：「南花北夢，江西九種。」南花謂天雨花，北夢爲紅樓夢，謂

「二書可與蔣青容九種曲並傳。天雨花彈詞，共三十餘卷，而一韻到底，洵乎傑作也。其署名爲梁溪女子陶貞懷，而近人謂實出浙江徐致和太史之手，爲其太夫人愛聽彈詞，太史作之，以爲承歡之計。則所謂陶貞懷，似係子虛烏有，未知然否？……

這只能作爲一個疑問，我們暫時可以不去理會。

「一韻到底」，確是天雨花藝術上的特點，爲別種彈詞所不及。在思想方面，也有幾處特點，爲別種通俗文學所不及的，如書中正人子弟，都是一夫一妻，概不娶妾，與結局「三美團圓」「十美團圓」的作品截然異趣。鏡花緣中寫盜婦反對娶妾一段最好的文字，却是從這本書裏抄來的。第一回寫杜弘仁之妻爲盜所劫，弘仁乃假扮女子，僞爲左維明之妻，二人故意爲盜拿去，

大王道：「留下標致婦人，饒你回去便了。」維明道：「若留下夫人，小生也不去了。我夫妻兩個，恩愛異常，一刻難捨。既是大王要妻子，小生願在帳前做

個走卒，服侍大王便了。

還能見見嬌妻面 若還獨自轉回程 今生那得妻來見 定是相思一命傾 這六個婦人都留下 帳中服侍老妻身」 大王聽說微點首 開言說與賽流星

便道：「娘娘，這一個婦人，沒有方才的標致，你容我納了罷！」賽流星聽了，微微含笑，指着左公子道：「大王，你若容我納了這個男子，我便容你納那兩個婦人。」吳謀見說，哈哈大笑道：「使得，使得！就是這等便了。」

這段文字當然不及鏡花緣，用意却比鏡花緣含蓄而不露。第十二回寫黃持正迫他女兒靜英投河自盡後：

持正道！「……我這道她必要哭哭啼啼，求生乞命，誰知這妮子如此輕生，死得這般爽快！罷了！此事已畢，如今回去罷！」

言罷勒馬回舊路 家童隨侍盡行程 再把玉河回首望 忽然一陣覺酸心 咳靜英的兒阿 你皆因自己行差事 算來難怪父親身 言罷了時忙忙走 一程走到自家

門 匆匆回入中堂上 此時譙鼓已三更 聽夫人房中悲啼哭 老黃亦覺暗傷心  
眼中落下三點淚 巧蓮請去睡安身……

這一段文字，比了錢玄同所稱許的儒林外史寫王玉輝迫他女兒殉節后天良發現情形，也不相上下。此外，作者又痛惡迷信，排斥佛教，尤不贊成婦女入廟燒香。書中寫杜宏仁妻被擄后，杜公子怨言道：

可惜嬌妻遭此難 拋頭露面賊營門 家中老母全不曉 家人可去報知聞 燒甚麼  
香來還甚願 這場禍事自家尋……（第一回）

又如左維明新婚后，即欲赴京會試，他的母親不許，因為俗例新婚未彌月，不能空房：

夫人道言「使不得 未曾滿月怎行程 自古新婚房不空 空了新房了不成」維明  
聽了回言道 「母親今且聽緣因 孩兒此去來會試 還要河南走一巡 說甚新婚  
房不空 常談俗話有何憑」……（第三回）

中國有思想的男子，不信迷信，本屬平常，女性能打破此關的却很少。你們看：同樣是

女性的作品，再生緣，再造天，筆生花，錦上花……等彈詞中，迷信色彩何等濃厚！在這種地方，天雨花的特色就呈顯出來了，天雨花就有了她的特殊的價值了。

書中的事實，大半都有來歷，俞樾茶香室三鈔卷七巫娥月妹一節云：

國朝吳紹箕筆夢清談云：明英宗復辟，吾湖有大臣某公，忤石亨，致政歸。子壻四人，皆列清要，寓京邸。石黨疾之，購名妓二人，曰巫娥月妹，故寓其旁，听夕歌舞。四人果墮其計，往來甚密。一夕，聚飲於妓所，分填一半兒詞，巫娥詠荷云：

好趁春晴著意裁，亭亭出水映紅腮，綠萍魚躍不知回。晚風催，一半兒含香，一半兒開。

月妹詠月云：

滿目新涼雨乍晴，梧桐葉落夜風輕，一枝斜影小窗橫。月窺人，一半兒雲遮，一半兒明。

〔原注：餘詞不備錄〕……酒地花天，禍機潛伏，四人不知也。先是，有宋半城者，京師大賈也，緣案擬辟，公平反之，賈感甚。是月，知其謀，乃以重賂結妓寓閨者，密布火種於內外。漏三下，見十餘人持鐵練繩索而來，闖者納之。賈即使人拋進引火之物，少時，烈焰飛騰。賈率多人毀門而進，擾攘中將四人負出，返之於其寓。賈函告某公，公遂致書於四人。拆之，得詞三首，云：

只道隔園春色多，誰知好事忽生訛，星橋剛渡正鳴珂。起風波，一半兒繩牽，一半兒鎖。

就裏機關君莫參，眼前去處是波瀾，切休誤認好姻緣。命難全，一半兒幾希，一半兒免。

錦帳佳人貌以蓮，何須別戀野花妍，高堂望子錦衣旋。再俄延，一半兒充軍，一半兒斬。

四人得詞，遂歸。按此事不知出何書，今有彈詞名大雨花者，中有一段，全敷衍

此事。卽宋半城之名，亦見於其書，然事則全別也。

今本天雨花果有其事，惟奸臣爲魏忠賢，二女爲崔呈秀之妾，被其所誘者爲左維明之子——左永正——婿——桓玉，王禮乾，趙夢魁，杜順卿——破其謀者卽爲左維明（第二十六回）。宋半城亦有其人，惟與此事無關，是位江西木客，僅在維明姪女孝貞爲惡姑所賣時一現色相爲賣主而已（第二十四回），亦無緣案擬辟，爲某公平反之事。其他如第一回寫吳忠投番，擒殺左彝事，似暗指吳三桂爲圓圓出關降清，將中原送入滿人之手，乃是作者對於全書的微言大義。照此看來，書中事實，的確大半都有來歷，惟因都是隨手拈來，不求與事實全合，所以現在難於一一考明了。

書中的主人翁是左彝的兒子維明，他天生足智多謀，官至丞相，除奸拯弱，彷彿三國演義中之諸葛亮。他的長女儀貞，亦有乃父之風，作事不讓男性。這二人大概就是作者和她父親的攝影。全書所敘，大半爲左氏家庭之事，寫維明自幼正直多智，卽能破獲劫盜。孫公子壓迫佃戶，強搶陶安之養媳，維明爲之營救，且設計使孫公子受挫於賣解

之女子及其悍妻，爲之大快人心。出繼之弟致德，未受良好家庭教育，以致蕩佚不法，維明百計教導，使歸於正。維明最恨娶妾，其母有婢桂香，妄思爲維明之二夫人，母爲所惑，強迫兒子納妾，維明不願，卒乘維明醉后，桂香冒充夫人桓氏，強姦維明。維明醒后，終加拒絕。後來累官至御史，彈奸勸惡，爲奸臣所忌。適北番又來犯，乃奉詔出征。其時皇上以服紅丸宴駕，鄭貴妃之弟國泰乘機篡位，又令人劫儀貞，擬立爲后。儀貞身懷利刃，刺殺奸賊，這一段文字寫來異常有聲有色。儀貞在未行刺之前，假意允許，當筵勸酒，手執檀板，歌滿江紅云：

鐵石肝腸，儘一片忠心報國。觸目處——珠簾畫棟，大明宮闕。八百公侯俱束手，三千甲仗都從賊。娥眉今日報君仇，心何烈！白璧志，青松節。挾匕首，披丹赤。數迢迢良夜，漏聲將徹。龍鳳枕前飛白刃，鴛鴦帳里噴紅血！料奸雄數盡合難逃，今當絕！

慷慨淋漓，何等令人奮發！後來維明班師，掃除叛賊，儀貞亦得救。此後又敘些家庭子

女瑣事，不是導女爲良，就是引婿歸正，不一一備述。最后敍至魏忠賢當權，各地建生祠諛諛，爲維明所反對。乃百計加害，時而遣刺客，時而施妖術，總不得逞。後維明致仕，乃以美人套陷其子壻，不特爲維明所破，反喪其諸子。於是讐隙益深，知不可久留，乃相率告歸。闖賊作亂，曾爲維明所擒，忽於中途脫逃。闖賊陷京都，帝自縊煤山，清兵又入關。維明乃約桓王趙杜五家，議定殉國捐生，凡爲男曾經出仕，女受誥封者，皆聚舟中，至江心殉節。書中寫到這裏，忽然接上——

九天閭闔開宮殿 宣到襄江殉節人 四大天師宣玉旨 居垣一衆賜平身 明朝氣數今已絕 王氣全消輔不成 命汝下凡非別事 爲正三綱辨五倫 汝曹完節歸班位 再有非常事付卿（第三十回）

接着是維明審判諸流寇罪狀，加以酷刑。幼子永孝，以未受君恩，奉旨仍返人世，詩禮傳家，期願方下世，再與父母相見。明代歷史上著名的三大案——梃擊，紅丸，移宮——都在書中插敘及，對於三案的批評，却完全不脫當時東林黨人的口氣。

總之，凡是讀天雨花的人，不要忘記作者在她自序裏所述作書的緣起：

天雨花何爲作也？憫倫紀之焚亂，思得其人以扶倫立紀，而使頑石點頭也。

本節參考書，——

俞樾：茶香室三鈔

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

胡適：鏡花緣引論

錢玄同：雷平外史新序

#### 四 陳端生與梁德繩

陳端生與梁德繩，都是再生緣的作者。蔣瑞藻小說考證續編卷一引閩媛叢談云：

相傳泉唐陳勾山太僕之女孫端生女士，適范氏。壻以科場事，爲人牽累謫戍。女士謝膏沐，誤再生緣彈詞，託名有元代女子孟麗君，男裝應試，更名鄺君玉，號明堂，及第爲宰相，與夫同朝，而不合并，以寄別鳳雛戀之感。曰：「壻不歸，此書無完全之日也！」後范遇赦歸，未至家而女士卒。許周生駕部與配梁楚生恭人，足成之，稱完璧。吾國舊時婦女之略識之無者，無不讀此書焉。楚生名德繩，晚號古春老人，駕部卒後，遺集皆其手定。二女雲林雲姜，皆能詩。

陳勾山名兆崙，字星齋，雍正進士，乾隆初舉博學鴻詞，授檢討，官至通政使，詩文淳古淡泊，京師士大夫奉爲文章宗匠，有紫竹山房集。女端生長生，都能詩。任城許夔

臣韓國朝閨秀香咳集，在卷四中獨輯長生詩而不及端生，殊屬可怪。陳文述西泠閨詠卷十五，有繪影閣詠家口口，題下注云：

口口字口口，勾山太僕女孫也。……（其下與閨媛叢談所述盡同，不再覆引）

陳文述與端生時代相去甚近，且係同族，不應不知她的名與字，而代以口口。難道有什麼難言的忌諱，不便提她的名字嗎？她的妹妹長生，字端笙，號秋穀，適歸安葉紹樞，著有繪聲閣集。端生詩集名繪影閣集，「繪影繪聲」，似有約而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端生身世，閨媛叢談與西泠閨詠所述，大概不是虛造。今本再生緣的卷末亦云：

再生緣 接續前書玉釧緣 業已詞登十四卷 未曾了結這前緣 既續前緣緣未了

空題名目再生緣 可怪某氏賢閨秀 筆下遺留未了緣 後知薄命方成讖 半路

分離各一喬（？） 天涯歸客期何晚 結果驚悲再世緣 我亦緣慳甘茹苦 悠悠夢

寐悟前緣 有子承歡方事定 心無罣礙洗塵緣 有感再生緣者作 半途而廢了生

前 偶然涉筆閒消遣 巧續人間未了緣……（第八十回）

再生緣共八十回，每卷四回，共二十卷。端生作至第十四卷時，書中鄺君玉尙未恢復女裝，作者遽爾謝世，所以說「筆下遺留未了緣」。這一段彈詞，大概卽出於梁德繩之手。

德繩亦以詩名，杭州府志有她的小傳，她的著作，據杭州府志所載，有：

古春軒詩鈔二卷 錢塘梁敦書女德繩楚生撰（卷九十四藝文九）

古春軒詞 錢塘梁德繩楚生撰（卷九十五藝文十）

西泠閨詠卷十五 古春軒詠梁楚生夫人序她的小傳云：

相國文莊公孫女，冲泉司空次女，德清許周生駕部室，子婦汪端姨母也。博雅能文，詠紫牡丹詩，有「闌前香染昭容袖，簾外春生宰相袍」句。駕部旣沒，遺集皆夫人手定。

德繩自幼隨父宦遊，足跡半天下，所以她的詩詞頗雄宕軒敞，有男性之風。通俗小說家汪端，就是她姊姊的女兒，她姊姊適汪早卒，德繩撫養遺孤，并授以詩學。汪端後來之成就，實爲德繩的功績。德繩死時，年七十一，經學家阮元爲之作傳。許周生名宗彥，

嘉慶進士，授兵部主事，閱兩月告歸，杜門著書，喜購異書，尤精天文，嘗自製渾金球，別具神解。

再生緣的成功，陳端生創始於前，梁德繩結束於后，實不能分別她們功績的軒輊。她是續玉釧緣而作，玉釧緣的作者爲男爲女，現在已不能確實考證。此二書後來都經侯香葉夫人的改訂，所以今本已不是原文。再生緣的改動處更多，侯香葉夫人自己在再生緣序里說：

近世四種，錦上添花業已梓行。若再生緣傳鈔收（？）十載，尚無鑄本，因惜作者發思，刪繁撮要，……改而付梓，不沒作者之意。……

所謂「刪繁撮要」，其爲大改動可想。至於端生所以續玉釧緣的原因，她在再生緣的開首待很明白：

却說玉釧緣書中只有謝玉輝一人爲首他於大宋朝中占盡榮華富貴

真個是 少年早掛紫羅衣 美貌佳人作衆妻 畫戟橫挑胡虜懼 繡旗遠佈姓名奇

人間富貴榮華盡 膝下芝蘭玉樹齊 美滿良緣留妙跡 過百年 又歸正果上清  
虛 雖然說 風流一世無惆悵 尚有餘情未盡題 鄭氏如昭商客女 于歸謝府作  
偏妻 德性溫柔無妬忌 仁心慷慨少嫌疑 敬公姑 晨昏不缺飢寒禮 和姊妹  
閨閣無爭大小儀 如此爲人真可羨 正該應 同膠似漆作夫妻 偏懷身孕臨盆晚  
謝玉輝 暗信讒言致見疑 便令賢人懷抱恨 冤情雖白怨猶遺 若非生子如親  
父 一旦清明化作塵 長齋一世修真性 得作天宮執拂姬 雖則上天成正果 前  
生景况尚依依 更兼美婦陳芳素 也得修行上太虛 玉皇封作焚香女 一點癡心  
未肯離……(第一回)

因此他們重生人世，再結前緣。再生緣的題名即本於此。這兩位作者的個性，亦時在書中流露。兩人的個性最不相同處：端生生性驕傲，德繩生性謙和，因此她們對於自己的作品，抱着兩種絕不相伴的態度。端生說：

季冬時節雪花飛 硯墨凝冰火不離 每怯西風穿戶牖 常看曉日照庭扉 梅花破

臘年光近 書卷娛情景物移 已廢女工徒歲月 因隨母性學癡愚 芸窗紙筆知多貴 祕室詞章得久遺 不願付刊經俗眼 惟將存稿見閨儀……(第九回)

「不願付刊驚俗眼」，是何等的驕傲？德繩說：

終朝握管意何爲 藉以消閒玩意兒 每到忙時常擱筆 得空暇日便編詞 填填虛字何容算 草草完篇不甚思 真教空來無所事 偶然興發不推辭 人方竟此相嘲笑 我亦情知是醉癡 如遇賞音能改削 竟當一字拜爲師……(第七十三回)

「竟當一字拜爲師」，是何等地謙和？總之：端生是有爲而發，不由她不驕氣迫人，以冀增高作品的地位；德繩是無所爲而爲，所以她萬分謙虛，希望作品臻於全美的境界。凡是知道她們境遇的人，都知道這是必然的結果，也沒有什麼可以軒輊之處。

再生緣不獨文辭優美，情節也異常複雜。描寫細膩本是彈詞的特長，再生緣的長處，在於別人視作平常之處，她偏偏敘寫得十分有致，而引人神往。主人翁孟麗君改名鄭明堂，赴京考中魁首，在相府招親。梁相繼女素華，本是麗君女伴蘇映玉的化身，當

二人見面時，在別人筆下寫時，一定是二人又驚又喜，各訴經過，沒有什麼可以多寫。可是再生緣的作者却把他寫成三千餘字，而且二人在未曾認清以前，却又加倍的寫得波折。原文是：

話說鄺明堂閉好房門就移了一枝窗前的絳燭步入繡幔中來

只見千金梁素華倚牀低首美如花 微微翠色橫眉暈 淡淡紅痕襯臉霞 半帶羞

容嬌不語 憑幃側坐鳳裙斜 芳容艷麗真堪愛 妙態風流實可誇 君玉一觀心甚

駭 執燈呆立暗驚呀

阿呀奇哉我說十分面善却原來竟像映雪蘇娘

可怪梁家小姐容 竟如映雪一般同 天長地久爲夫婦 好叫我 思憶蘇娘痛在胸

可歎佳人亡得苦 寒泉渺渺恨重重 今朝忽見芳容面 寸斷柔心頃刻中

咳我想梁老師也是雲南人氏莫非映雪投池被他收留在此

然雖如此不堪云 現世梁家相府人 他果若然蘇映雪 投池豈可猶重婚 我如此

刻疑而問 反弄得 喬扮之情也要明 君玉暗思驚喜定 停燈小桌近新人 疑抬  
袍袖輕攜手 緩吐言詞低喚卿 小姐側身遮翠袖 芳心不定意擔驚 恐其果是真  
男子 不辱身時也玷名 滿腹狐疑難忍耐 檀口忙開吐鶯聲

阿呀狀元奴看你不是湖廣人氏聲音口氣竟像雲南乞將肺腑之情一一向奴直說

雲南口氣未爲奇 美豔豐姿世上稀 奴料你 不是男來還是女 因此上 行藏隱  
匿語言虛 快將肺腑衷腸事 一一從頭向我提 如若狀元還抵賴 告知父母決狐  
疑 素華言乞觀神色 酈狀元 意亂心慌怕是非 玉面通紅眸慘淡 芳心亂顫意  
難迷 自知容貌原姣美 喘不過 聰敏裙釵俊眼觀 且自用言遮飾去 他如不信  
再求伊 狀元暗暗心驚怕 按定容顏扯繡衣

阿呀夫人阿何出此言

下官本是一微才 幸蒙岳父提拔來 連中三元身及第 現今供職立金階 下官若  
是裙釵女 予怎敢 贅入堂堂相府來 何故夫人思到此 竟將新婿當裙釵 狀元

言乞微微笑 | 梁小姐 粉面微紅又自呆 再舉星眸觀一遍 分明小姐斷無疑 芳  
心一決抬身起 款啓朱唇把口開

狀元呀你不明言麼待吾替你說了罷咳 | 鄺狀元呀鄺狀元聽我道來

只因御賜你成婚 守節逃災作遠行 遇見康公收義子 伏才華 三元連中入詞林

待奴道你真名姓 你本是 閩秀雲南孟麗君 小姐之言猶未盡 嚇壞了 多才

博學鄺詞林 桃花兩頰登時淡 柳葉雙眉頃刻頻 驚駭之中心忽忽 這佳人 決

然映雪又重生

阿呀是呀快快的將他語破怎叫他獨逞威風

若然不是一蘇娘 彼却如何仔細詳 况且改粧人不曉 豈有個 梁家反倒悉中腸

新人必是蘇家女 我就明言也不妨 君玉想完重細憶 手攜翠袖道端詳

阿呀梁小姐梁小姐你道不知詳細麼也要聽我道來

朝廷旨下賜劉門 孟氏私逃你替婚 要與千金留名姓 竟投一水赴幽冥 梁家收

作螟蛉女 又得全身在帝京 此日洞房花燭夜 返來盤詰這些情 卿如映雪蘇家  
女 我是雲南孟麗君 梁氏素華聞此語 又驚又喜又傷心 春與微扯紅袍袖 慘

慘悽悽叫一聲……(第十八回)

像這種瑣細的敘寫，書中隨時可以見到，這就是彈詞的特長所在，尤其是再生緣的特長所在。原文此下遂接着二人各訴衷情，直至匪宿，連上共有三千餘字，不能說寫得不冗長了。

再生緣中故事產生的時代是在元代。敘雲南孟士元有女麗君，冰雪聰明，與乳母蘇大娘之女映雪同居閨中，相親相愛。適都督皇甫敬之子少華，與元戎劉捷之子奎璧，同時遣人來求婚，士元一時難決，命二人比武以定去應。奎璧失敗，乃計害少華，為妹燕玉所救，未遂。其時遼東元帥必凱來寇登州，海疆告急，劉捷乘機奏保皇甫敬為帥，敬同先鋒衛煥為妖道所擒，乃誣為降寇。朝廷震怒，旨拿皇甫全家。少華先期微服出走，遇熊浩，二人乃同往山中學道。少華姐長華與母尹夫人為欽差捕拿解京，中途為盜

所劫。盜係衛煥之女勇娥，偽作男裝，乃拜尹夫人爲母，長華爲姐。奎璧見皇甫失敗，請旨婚麗君，奎璧之姊爲元帝皇后，從中關說，帝允其請。麗君不願，荐映雪以代，己則借婢男裝出走。映雪亦不甘，難於拒絕，乃立誓爲皇甫全家報仇。成婚之夕，懷刃刺奎璧，中其額，她卽縱身投入昆明。中途爲梁鑑所救，認爲義女。鑑後爲丞相。

麗君出走后，更姓名爲鄺君玉，字明堂，途遇富商康若仁，認爲義子。後來入京赴試，中會元，主考爲梁鑑，贅之爲婿。映雪初不願，遇神人夢喻，始諧花燭。君玉官居極品，奉詔考武，少華與熊浩更名應試，中武狀元。時奎璧討衛勇娥被擒，燕玉因却崔拔鳳之婚出走尼菴，劉氏漸亦失勢。少華乃奏請招撫勇娥，共征鄔必凱，以靖國難。於是封少華爲征東大元帥，熊浩等爲將軍，跨海出征。後來敵寇告平，鄔必凱被殺，又破獲劉捷通敵書信。少華班師回朝，乃將自己更改姓名，全家被陷及劉捷通敵之事一一奏明。元帝大怒，下劉氏全家於獄，封少華爲忠孝王，敬爲武憲王，其他均封賞有差。

接着就是燕玉集款進京救父，忠孝王追念昔日救命之恩，且念與燕玉有婚姻之約，

乃奏請特赦劉氏全家，惟以奎璧抵罪。燕玉于歸皇甫氏后，少華以未得麗君消息，虛左以待，立誓非得麗君，不先與燕玉同房。其時麗君玉恨少華未徵同意，遂幫劉氏之忙，不願即示真相。後來屢經波折，偽裝事爲元帝所知，欲娶爲妃。此時長華已爲皇后，又力爲少華戳破君玉行藏。中間曾有二女偽充麗君，來京冒認，但未遂所欲。最后，君玉自己表明，元帝大怒，欲以欺君之罪斬首，幸太后下旨特赦得免。以後就是少華與麗君結婚，映雪亦歸皇甫氏。全書至此，已有七十六回，計十九卷，作者自己也說：「十九卷中業已結，良緣不負再生緣」，實在已可結束。大約因爲卷數的關係，又添出四回，併成二十卷，敘些各家生男育女的事，頗爲蛇足。

再生緣的著作時代，大概在乾隆嘉慶兩朝（一七三六——一八二〇）。不知經過了若干時日，有人編爲通俗小說，計八卷七十四回，名爲龍鳳配再生緣，又名三美緣。此書回數與彈詞相差不過，當爲根據原本而作。今本再生緣共二十卷八十回，想來係侯香葉夫人改編后的成績，她的原本或也只七十四回，不過無法可以證明了。

本節參考書，——

陳文述：西湖圖詠

蔣鼎藻：小說考證續編

杭州府志

侯芝：再生緣敘

## 五 侯芝（一七六六左右——？）

凡是研究通俗文學的人，大家都知道明代有許多喜歡編刻通俗小說的文學家，如馮夢龍的編刻「三言」，凌濛初的編刻「兩拍」，對於保存通俗短篇小說的功勞很大。我們現在尚得欣賞許多明代的通俗小說，我們不能不對他們表示相當的謝意。通俗文學中的彈詞，在明代雖也產生得很多，可是因為作者都是無名作家的緣故，重視者少，也沒有有名的文學家為之提創，任牠們逐漸消滅，所以到現在已沒有幾部供我們欣賞了。在清代嘉慶中年至道光初年（一八一〇——一八二六），有位侯香葉夫人出來專改彈詞，且陸續梓行。彈詞的地位始抬高，而版本也始在社會流行，一直到現在，牠的改本還沒有泯滅。她對於彈詞的功績，我們可以不言而喻。

侯香葉夫人的名字及身世，都不能詳細研考。女詩人王迺德的竹軒詩稿（刻在種竹齋圖

秀聯珠(中)中，有寄侯香葉芝夫人詩，「芝」，大概就是夫人的名，而「香葉」是她的字。她又自稱香葉閣(遺(題詞)或香葉閣主人(再生緣序)，那麼「香葉」又似乎是她的別號了。她在再生緣敘里說：

詩以言情，史以記事。至野史彈詞，代前人補恨，或恐往事無傳，雖里俗之微詞，付棗梨而並壽。余幼習翰墨，敢誇柳絮吟風；近抱采薪，不欲筆花逞豔。是以十年來拚直章句，專改鼓詞。花樣翻新，祇恐詞難達意；機絲巧織，未免手不從心。近改四種，錦上添花業已梓行，若再生緣傳鈔收(疑將字之誤)十載，尙無鑄本，因惜作者發思，刪繁撮要，……

照序里所說看來，她從一八一〇年起(序作於一八二一年)專改彈詞，在道光元年(即一八二一年)，又改成四種，那麼她所改當不止四種。但她的弟子宋淑吉在道光六年作的再造天序里，却有「侯香葉夫人手訂彈詞四種」之說，那麼似乎她所改僅有這四種了。四種是玉釧緣，再生緣，再造天，錦上添花；玉釧緣沒有大修改，再生緣已「刪繁撮要」，再造天是

創作，錦上花係拼合錦箋綠及金冠記二種而成。這四種或改或作，實和「近改」「手訂」的意義不很符合，不知她是否另有四種，却令我們難以考證了。我們姑來研究這四部書的內容。

玉釧緣共有三十二卷，二百三十四回，卷首載全書回目，書中每卷爲起訖，不再載回目。這種體例，正同宣和遺事及三國志平話……等體裁一樣，所以有人以爲是明人所作。作者是誰？這個問題現已無法解決。作者是男是女？我們却可以在書中尋出一些端倪來。作者在卷三十一的開頭說：

清和節過近薰天 燭影書齋景自然 曉色半含雕檻畔 晚涼多在綠陰邊 深廊寂寂低花影 曲徑盈盈動碧欄 滿樹鳥飛春色亂 一庭月映露華寒 小齋燈火揮濃墨 長晝風清作短篇 昨日完時今日起 再調詞句入冰絃 這番方說功將就 此際真稱事漸全 女把紫毫編異句 母將玉緒寫奇言 篇篇已就心加勝 事事俱成 意倍欣 鳳舞龍飛詞有興 錦圍花簇物多鮮 此回已近收場句 莫擾閒言說正端

……  
讀了這段文字，使我們知道作者爲母女二人。她們是什麼時候人呢？作者在卷六的開端說：

……玉釧緣中多樂事 詞逢六集更新清 紅絲繫足天緣定 莫道無憑却有憑 御  
書紅葉傳宮怨 燕子香箋遞淑情 萬般氤氳姻訂使 千里良緣一段繩 蜂媒蝶使  
留佳集 詞中閑筆寫黃鶯 一段風清憐弱秀 姣啼啣出玉樓春 燕子慢誇傳好信  
鶯兒更使惜芳心……

她既提及燕子箋中的故事，那麼她至早當作於燕子箋之后。燕子箋作於明末，她約當作於清初。范烟橋在中國小說史里說：

今所及見之南詞，以玉釧緣爲最古，不署作者姓名，並不譜時代，惟中有記馬弔之戲，度爲明末之作。

明末與清初，相差不多，范氏所度還不算誤謬。

玉劍緣的內容，遠不及再生緣，情節很簡單，文字很樸質。惟寫法細膩，寫家庭瑣事，戰場狀況，無不歷歷如繪，令讀者如身入其境。主人翁爲謝玉輝，他是南宋甯宗時的狀元，有妹湘娥，才色並茂。玉輝未中舉時，與薛美英訂婚，值朝廷選秀女，湘娥與美英均被選派在內。玉輝痛未婚妻之遭劫，又不忍親妹長離，乃假扮女子，冒充湘娥，隨衆入宮。其時適宮中劉朱二妃奪寵，劉妃生子，朱妃欲害之，玉輝乃與美英、鄭如昭、曹燕娘等營救出宮。玉輝暗中又與如昭、燕娘訂婚。湘娥男妝冒玉輝名，入京應試中狀元，娶王淑仙，與兄相遇。後來天子追究陷害太子事，玉輝以功免罪，湘娥嫁榮王世子爲妃，鄭如昭、曹燕娘、薛美英均出宮，與王淑仙俱歸玉輝。玉輝又娶華楚雲。朱妃被罪，兄朱亮在外與兵造反，又勾結金兵入寇，天子封文武狀元謝玉輝爲大元帥，率大兵討伐。金兵主帥爲明華公主，先鋒爲酈貞卿。玉輝爲所敗，幾被擒，幸蓬萊島曹仙人化檀板爲一虎，啣玉輝入山。玉輝乃拜曹仙人爲師，在山習仙法。天子聞知其事，大爲驚恐，乃御駕親征。最后，天子亦險爲所擒，仙人命玉輝下山救駕，始將金兵破滅。明

華公主的鄧貞卿俱歸玉輝，全書在一家團叙中告畢。續書再生緣之作，在本書結末已下伏筆：

却說謝玉輝，享壽至九十有一，後來六代兒孫，烏紗冠佩，名列朝班，成羣逐隊，富貴非凡。百年之后，他夫妻各還仙位，情緣永絕。惟有如昭惺緣未斷，到了至元年間，又臨凡世。更兼芳素癡心憐主，駙馬（？）念彼之苦意真修，亦斷與駙馬爲妾。謝玉輝在元朝至元年間，又幹了一番事業，與如昭芳素做了三十年恩愛夫妻，才歸仙班。陳芳素兩世修真，也得列於仙班，此皆後話，不必細表。

陳芳素在本書中起初不過是個平常女子，她死了丈夫，乃到謝府爲奶媽。她和玉輝也發生了感情，但她是個寡婦，自知和他沒有結合的可能，就歸依修真，以冀來世。上面所引的一段說白，是侯芝修改時增入的呢，還是原作所有，我們未見原本，也未敢隨便臆斷了。

再生緣的原作者及修改情形，已見前述。

再造天一名續再生緣，宋淑吉譽之爲「其心思筆力，更出於三種之上」。宋序作于一八二一年，據此可知彈詞四種均改訂於一八二一年之前，而再造天成於最后。再造天所敘，爲：鄔必凱投胎皇甫爲少甫之女飛龍，欲報前世之仇。飛龍爲英宗右妃，傾陷忠良，囚后閉母，任用奸臣，無惡不作，幾至亡國。其時上皇遠遁，少華歸隱，朝內無人。少華乃萬里尋皇，卒恢復皇室，右妃賜死，皇甫一門，仍爲忠臣。飛龍未入宮時，已慕武則天的爲人，她曾經說道：

唐朝不是武則天大權獨掌，若如高宗與中宗庸主行爲，則江山久已分崩，如晉惠帝五胡入占，唐明皇避蜀，而一家元氣喪矣。則天僭位改元，誅殺太過，但量材酌用，知人以明，實一代英主。唐之後代主，誰能及之？且六十年完完全全的，若是中宗，作二十年天下，則久爲章后諸人弄的如賈后矣。則天乃千古之奇人，豈昏君淫后之比！（第一回）

她又有詠則天詩云：

女主御當陽，威名四海揚。呼韓稽首至，高麗甲兵藏。人漫欺狐媚，君誰及帝剛。南衙嚴內寵，鳳閣按張郎。法不寬私愛，臣惟擇相良。知賢稱老，讀檄惜賓王。慚德何爲玷，誰才足制強？金甌無缺失，千載一神皇！（第一回）

這樣批評武則天，當然是十分公允之言。作者對於飛龍用如此寫法，似飛龍不至有那后日的行爲。但飛龍除獨當大權一事和則天相似外，其他如她一生沒有男寵，好引用奸臣，最后不得其死，處處和則天相反。作者對於則天是始終欽服的，不過她自己不敢明說，所以借一位傾國任奸的后妃口中說出來，以避免他人的注意；以致我們在初讀再造天時，以爲飛龍異日必是一位有權有能，做些轟轟烈烈事業的女后，萬不料她后日竟以誤用奸臣，陷害忠良的罪名而被處自裁了。作者在尾聲里說道：

一部新書今日成 不知若個是知音 團圓不用彈詞套 結局全平花樣新 與其重  
伏无警語 莫若枯臺花再生 况且桑榆當暮景 安能神智不終昏 要宣徐氏重生  
世 與那起鶴熊郎再締姻 無奈不妙難再緊 只好待馬齒能延再作成（第十六回）

再造天完稿時，作者已在桑榆之年了，由此可以推知作者生年，大約還在乾隆中年（一七六六左右）。作者所云「待馬齒能延再作成」的續書，大概因為年齡關係也未獲如願了。作

再造天的宗旨，作者在書前有題詞一篇云：

爲甚書名再造天 只因坤母勝於乾 女媧煉石功雖盛 義帝稱尊德大千 治得衣

冠傳奕世 未聞粉黛步金蓮 無端桀紂昏淫亂 遂使蛾眉逞媚妍 一笑傾城千古

恨 三生私誓百年愆 溫柔鄉裏堪娛老 雲雨臺中不羨僊 長夜千杯歌玉樹 南

風一曲變桑田 蒙塵未必皆佳境 疎骨由來盡婦言 父母久忘寢食視 弟兄直作

豆箕煎 妬人豈止爭床第 固寵何如柄大權 爲此太阿從暗竊 免教團扇至秋捐

居然九五專閫外 漸覺君王礙榻邊 弒逆頓生身世憾 淫邪乃污管形編 人緣

不悟尤頻效 書近重編事有源 前作後承原古語 昨非今是在無偏 麗君不作要

君勢 右后應無逐父旋 九錫暗加裝急鑿 三公明使國空懸 加之太后悲風木

更令南宮嘆食眠 富貴竟如無告苦 凶頑恐值倦勤年 故將蔽屣遺身外 保得餘

生在目前 一木苦他支大廈 孤忠痛彼碎重泉 青鋒難再投懷子 國祚看移冤孽  
緣 舌劍直教慈母結 唇槍不乞痛堪憐 但知自逞簾垂名 豈識覬覦位暗遷 大  
寶據來人攘有 寸心始覺痛初焉 劬勞已負生身德 萬死難酬敵體恩 言善安能  
補昔過 罪昭猶幸首能全 無才爲德爲前訓 寄語閨人方淑賢

在這一篇文字里，全書的情節也已完成網羅在內。但是她的「無才爲德」的宗旨，不獨她自己失去了女性的立場，而且和她推重武則天的用意也矛盾了。

錦上花原本作四十八回，今本爲二十四回。實際是半斤和八兩，因爲原本以每個回目作爲一回，所以每回有二個回目，就當牠是二回了。原本有嘉慶蓉花小陽月修月閣主人序，敘文及本文均拙劣異常，好像是原作者原稿。現存舊本，差字至於不能句讀。現將修月閣主人序中改編此書的原因一段文字錄下：

余觀書史賢相忠臣未有不被奸佞之讒殺身去國者獨沂國公王曾少年連中三元正色立朝辭使職不懼於大庭去佞臣片言進一夕非深沉相度不能了本傳公無子以兄子嗣

予竊不平焉後人傳奇演事順記與公無一合偶閱彈詞錦箋緣內有遇劉氏七首不言定高姬八載未露似與公恪情合惜乎無不蘊藉情太粗略通節無文針鋒不對後本金冠記更爲囁嚅非成予遭多故致染痼疾息靜閣中借筆墨以消日月寫俚俗聊承色嘖增改全

峽……(依同治甲戌學餘堂梓本照錄)

由此看來，修月閣主人，就是將錦箋緣和金冠記合編爲錦上花的人。但照原書的文字看，不及再生緣不必說，就是比了再造天也相去天壤。我們看她開首的幾句題詩已經不通：

從來女子忌遲才 染翰題箋總不該 不是錦箋書一紙 怎能才女列金釵

和其他三書，怎能相提並論呢？侯香葉在再生緣敘里，有「近改四種，錦上花業已梓行」的話，再生緣敘作於道光元年，則錦上花之刊刻亦當在嘉慶時代。她還是就拿修月閣主人編本來改的呢？還是現行本就是她的改本？或竟修月閣主人就是香葉閣主人？我們實在無法爲之考明。不過從文字上看，我們總是疑心她的改本不是現行本，而另有一

種版本的。

錦箋綠的主人爲宋眞宗時代的洛陽人王會，娶妻李鳳雲，入京赴考，中解元，回家度歲。長沙有劉舜華，劉舜英姊妹二人，以避兵亂隨父母居洛陽，一日，二人偶遊家園，感唐代紅葉題詩事，舜華戲用舜英之名，取箋題詩云：

宮詞讀罷自沉吟，天賜良緣夙世音。我把錦箋書一紙，可能代覓有才人。

回家時將箋遺忘，接着全家均返長沙。舟行中途，遇怪風失事，舜英及韓采雲被攝入河，復遇救入京。錦箋爲王會所拾，殿試又中狀元，適皇后命考女才人，舜英亦應考被取，乃知卽爲題詩之人。後來舜英奉使至遼，遼主欲納爲妃，因不從被禁。王會征遼，救還舜英，二人乃結婚。王會又娶遼公主和高月英爲妻妾。以下便是金冠記：敘王會的兒子王鐸，自幼定宋蘭仙爲妻，蘭仙忽失蹤，王鐸乃娶金枝郡主。蘭仙輾轉爲包公所救，認爲女，納王鐸爲婿，結婚之夕，二人始各恍然。后面又附及他的兄弟王澤的婚姻故事，亦頗平常。

王曾實有其人，係宋仁宗時宰相，封沂國公，卒諡文正，著有王文正筆錄。其他都是空中樓閣，所以作者在書末也寫道：

人間未必有此事 書中不過屬心形 榮華貧賤留人意 離合悲歡信口云 雖無咏絮因風句 亦要巴人下俚詞 熟登陳言容易說 新鮮關目頗難成 過節自然要曲折 穿插亦必用針鋒 書若團圓皆熟咏 詩如重句不能新 謔出離戲古人語 寫景描情后世人 論將綱鑑些些典 唱與閨中細細聽 王曾連中三元有 丁謂私通外國無 郭后貶死千秋恨 文公進錦一朝中 燕雲未復中華恥 宮闈僭禮漢温成 王相鋤奸于一旦 仁宗立本在東宮 男戒淫邪無內亂 女能勤儉德言工 忠孝節義原難備 仁智禮恕習於胸 不是五經四書學 也有些須涉史文 莫笑女流無訓話 病中歲月代呻吟 閨中士女休草草 永晝長更仔細吟

本節參考書，——

梁乙真：清代婦女文學史

侯 芝：再生緣序

宋淑吉：再遊天序

錦上花序

玉劍緣序

## 六 邱心如（一八〇五左右——一八七三以後）

在以前的中國，每一個像樣的女子都在小脚的時代，只要是一個女子就很可憐；但是即使處於這樣的反動思想之下，每一個可憐女子都有她的希望。於是乎在這裏面，也不免有幾個膽量雖小而極有野心的女文學家，就要去設想着一切以女性爲中心之後的種種得意情形了。不過她們仍舊掙不脫數千年來男性中心社會所造成的道德觀念，她們理想中的「女樣」，不是古今無二的大政治家武則天，而是改扮男裝以取得功名的冒牌男性黃崇嘏，所以最後還是希望雌伏閨中，甘心做男性的良妻賢母。這種不澈底的理想，盤桓在普通一般知書識字的女子的腦子裏，造成了她們畸形的意外的物質的奢望，從不會引起她們對於自身地位的覺悟。這在作者却是一個大失敗！但我們也該原諒，作者思想之所以不能澈底，完全是時代的關係。當時的一般男子尚不知臣屈婢伏於異族之前爲可

恥，女性獨能感覺到這樣，已經至少要比男性高明一等了。

一部一百餘萬字的彈詞筆生花，寫的也是一樁女性假扮男性，做出許多奇功偉業的故事。她和再生緣幾似同出一型，不過換去了每個角色的名字。另外，在思想上却表示出作者與再生緣的主旨為異趨，作者在第一回的開端就說：

新刻再生緣一部 當時好者競爭傳 文情婉約原非俗 翰藻風流是可觀 評遍彈

詞推冠首 只嫌立意負微愆 劉燕玉 終身私訂三從失 怎加封 節孝夫人褒美

焉 女則云 一行有虧百行失 何況這無媒而嫁豈稱賢 鄺保和 才容節操皆完

備 政事文章皆擅兼 但摘其疵何不孝 竟將那劬勞天性一時捐 閱當金殿辭朝

際 辱父欺君太覺偏 實乃美中之不足 從來說 人間百善孝為先 因翻其意更

新調 竊笑無知姑妄言……（第一回）

因此，私訂終身，花園贈金這一類才子佳人的老套頭，在筆生花中却找不出來。在筆生花中所見的女性，都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男性，都是放誕不羈，風流任性。作者的

兩性觀既如是，所以她以爲：

男兒立世宜忠孝 女子侍身重節貞（第三十二回）

男兒所重者爲忠孝，所以容許他們多妻；女子所重者爲節貞，所以她們雖能與男子同樣建功立業，最后還須雌伏。書中女主人姜德華，改扮男裝，以功績位居台輔，後來爲人識破，她不得不上章奏明。她當這時候：

欲修奉摺無心緒 鋪下黃箋筆懶揮 硯匣一推身立起 綉袍一展倒羅幃 心輾轉

意敲推 想後思前無限悲

咳好惱恨人也

老父既產我英才 爲什麼 不作男兒作女孩 這一向 費盡辛勤成事業 又誰知

依然富貴乘塵埃 枉枉的 才高北斗成何用 枉枉的 位列三台被所排……

（第三十二回）

最后數語，不啻身處熱鬧場中，突受一勺冷水，冰澈心骨，令人哭笑不得！「費盡辛勤

成事業」〔依然富貴棄塵埃〕，正是她突不破舊藩籬的結果。她的思想爲什麼不索性更進一步呢？

這部巨著的作者邱心如女士，總是一個怎樣的女性，我們現在已不容易說出。只曉得她是淮陰人，嫁給一個姓張的男人，如此而已！幸虧她時常在她的作品的每回之首發洩她的牢騷，我們藉此可以知道她生活狀況和她身世的一斑。她在筆生花第六回的頭上這樣說：

一從蹤跡阻清淮 境遇由來百事乖 最可憐 多病慵妝閒寶鏡 良可歎 療貧無  
計質金釵 雖則教 良人幼習儒生業 怎奈是 學淺才疎事不諧 到而今 潦倒  
半生徒碌碌 止落得 牛衣對泣歎聲喑 克勤克儉功何補 求利求名志已裁 怎  
比當初依父母 止曉得 承歡取樂不憂災 惟停針線償詩債 或檢篇章遣悶懷  
此目前 婦職原來非女職 凡百事 欲憑禮義總須財 高堂看待雖加重 可奈這  
羣小離間多妬猜 止與我 薄產一區爲活計 千鈞重負壓枯骸 奉羹湯 安能

充膳終長葢 乏樹木 那得添薪仰古槐 最苦者 兒女嬌癡不解事 有時還 呀  
哇繞膝索錢來 更傷心 客冬老父悲長逝 渺渺音容隔夜台 一別慈顏難復見  
寸心千割實堪哀 誠知此恨人人有 在我這 久別初逢益痛哉 罔極之恩慚未報  
空餘涕淚日盈顛 關情亦念同胞妹 賦柏舟 矢志冰霜撫幼孩 刻下雖然依母  
氏 將來未卜怎安排 自古今 紅顏薄命原常事 予姊妹 未具紅顏命亦乖 此  
理由來渾不解 落得個 千愁萬慮日縈懷……

她處在這樣一個不幸的環境里，不由她不同憶到處女時代的生活。她在第八回的開端這  
樣說：

細數平生諸際遇 姑從少小記分明 止無非 父談古則書和典 止無非 母督閨  
工儉與勤 爲訓者 利口覆邦男所戒 爲訓者 巧言亂德女子箴 因此教 時時  
擇語渾如啞 因此教 事事重思懼失行 常日間 習靜拈針惟默默 常日間 儉  
閒弄筆頗欣欣 絕猜嫌 慚爲棠樹懷中刺 叨愛惜 敢認椿庭掌上珍……

她的處女生活，未嘗不呆板而少生氣，可是「絕猜嫌」「叨愛惜」，這樣自由而熱情的遭遇，事過境遷，在不自由而冷酷的環境中偶然憶到，便也覺得有無限的寶貴。接着她又訴說了一回她當時的苦痛，和第六回所說不相上下，這裏省去不錄。在第十二回的開端，她又在傾寫她念念不忘的母家的情形：

爆竹聲中又一年 由來心緒總紛然 千慮集 百憂煎 微遣窮愁愁更添 別親闈  
自賦于歸無善狀 遭惡口 難當毀謗佈流言 誠也知 心耽寂寞甘於淡 怎奈  
教 世有炎涼重在甜 怕的是 喋喋不休耳畔語 愁的是 朝朝欲斷灶中煙 每  
懷慚 兒曹魯拙難爲教 更念及 母族蕭條不似先 一自那 老父歸來悲去世  
即便使 家門顛沛遇連遭 賦閒居 諸兄淪落錐難立 存苦志 寡妹伶仃針代拈  
實堪嗟 望七萱幃垂暮景 當斯際 惟餘涕淚日漣漣 竊思余 先君一世人忠  
厚 里黨中 品學堪推兩字兼 論家風 祖籍淮陰原望族 評事業 官居學博奉  
先賢 這其間 化行士俗敦儒教 這其間 晚隱鄉居少俸錢 真個是 不作風波

於世上 真個是 絕無冰炭置胸前 重倫常 言惟禮樂心無苟 餘旨蓄 惠及貧  
寒志不慳 似這般 遺澤後人該樂業 却不道而今天道曲還偏 這年來 六親同  
運皆如是 竟不覺 搔首呼天欲問天……

她自從嫁到張家，在辛苦困難中一混又是二十一年過去了，她還是百事不如意。所以在第二十回的頭上，她又訴苦道：

自賦于歸廿一年 毫無善狀遇連遭 備嘗世上艱辛味 時聽堂前話碎言 喜的是  
愛女多能情少慰 恨的是 癡兒廢學愧三遷 愁的是 良人終歲饑驅迫 痛的  
是 寡妹無家苦志堅 一椿椿 已累寸心常戚戚 連日來 何堪病體又懨懨 真  
個是 詩腸欲并愁腸結 真個是 墨蹟將和淚蹟研 思渺渺 骨肉牽情千里隔  
恨悠悠 窮愁苦病一身兼 原也知 破垣敗壁堪容膝 怎奈何 冷灶荒廚欲禁煙  
真個是 落葉爲薪非妄誕 真個是 野蔬充膳欠周全 自憐落薄今生已 遍遇  
紛紜俗累牽 一向爲人忙嫁具 此書荒廢久無編……

她寫到第二十九回的時候，忽殤愛兒，女又出嫁，親兄以病亡，人事倥傯，心緒惡劣，使她不得不暫時擱筆。

此集寫來言瑣瑣 今宵擱筆要收場 本已教千頭萬緒心如結 更又此 第一明珠  
驚痘殤 正痛這 落落一春含淚過 偏值爾 炎炎三伏困人長 嘆日少 事何忙  
婚嫁催人累阿娘 檢墨女兒箱篋畢 時光早看九秋霜 正翻舊卷思增續 不道  
親兄又病亡 看了他 四壁空存良可嘆 雙孤無恃更堪傷 情關天性悲難已 力  
費經營願莫償 爲此心煩重掩卷 得逢閒日再評量

再來看看她在本書結束時，她的環境情形怎樣？

近者家庭無可計 邇來母族益難言 姑姪勞勞奔白道 次兄戚戚困寒軒 荏苒藕  
絲難作線 療貧榆莢恨無錢 奉親困乏蓮花鮓 教子慙同柳絮禪 枉有韶華臨眼  
底 料無好事到胸前 謀生艱擬登天舫 收卷欣乘下水船……（第三十二回）

從上面所引的文字里看來，她的丈夫簡直是個沒出息的笨男子，所以家庭千金負擔，都

擱上她一人肩上。加之母族方面，也事事不順利，不由她不分心去照顧。她是一個弱女子，既要顧外，又要顧內，經濟的壓迫，使她「老猶設帳」(雲映女士敘中語)，她的處境，確是盡人世的艱貞了。但這些責任，在例都應該男子負的，在她却是越俎代庖，最后，或還要吃力不討好。所謂「才高北斗成何用」，所謂「位列三台被所排」，她是親身經驗過來的人，所以她中心的創痛，更無以遏忍，而不得不借作品中傾洩了。

筆生花的回數雖僅有三十二，每回的字數却都在三萬以上。作書的時期，作者自云「浪費工夫三十載」，其實她起首作了五回，忽而中止，我們看第五回的后面，她明明寫着：

一自于歸多俗累 操持家務費周章 心計慮 手匆忙 婦職兢兢日恐惶 那有餘  
情拈筆墨 只落得 油鹽醬醋雜詩腸 近因阿妹隨親返 見示新詞引興長 始向  
書囊翻舊作 披箋試讀剔殘缸 忙中撥冗終其卷 早已是 十九年來歲月長

中間因出嫁的關係，擱筆十九年，始再從第五回續起。作者在本書中發洩她的牢騷，却

從第六回起，正因第六回以後，都作在於歸后十九年之後。自第一回至第五回，回首偶也寫入作者的思慮與情致，却完全是少女的心懷，青春的閒逸。我們可以引她幾段來看：

深閨靜處樂陶然 又值三春景物妍 花氣襲人侵薄袂 苔痕分影照疎簾 清晝永  
惠風暄 最好光陰是幼年 堂上椿萱欣具慶 室中姑娘少猜嫌 未知世態辛酸  
味 祇有天生文墨緣 喜讀父書翻古史 更從母教嗜閑篇 大都綺閣吟香集 亦  
見騷壇唾錦聯……(第一回)

連日陰陰雨乍收 碧梧翠竹兩修修 芰荷已盡看無暑 桂魄初圓及半秋 少年  
華情自適 清涼天氣與偏優 蟲聲入戶人初睡 月影橫窗夜更幽 獨坐黃昏無所  
事 前文接續句重搜……(第二回)

天時人事兩相催 冬至纔過春意回 香馥馥 小案供梅金吐豔 粉溶溶 閨庭積  
雪玉成堆 聽聲聲 風刀凜冽餘威栗 觀處處 冰筋消溶化淚垂 課閨工 秀針

頻添貪永晝 翻舊卷 新詞再續趁斜暉……(第三回)

一瞬流光值早春 東風吹得百花醒 樹頭柳色看猶淺 枝上梅英落已頻 深院乍

聞鶯語巧 小簷初見燕飛輕 花明映日韶華麗 草茂生煙物候新 裁得青衫無意

製 閑翻舊卷有心親……(第四回)

一輪皓月照明窗 三伏炎炎晝漏長 粉牆邊 幾樹芭蕉搖翠影 瑤階下 數叢茉莉

莉送清香 熱蒸蒸 頻揮紈扇愁當午 閑悄悄 倦臥湘筠愛趁涼 這幾天 暫歇

女紅親筆硯 消永晝 披箋再續舊詞章……(第五回)

自第六回以後，就沒有這樣的傾吐了。所以只能算做動筆至擱筆一共三十年，中間停筆十九年，實在只有十一年。從第一回至第五回的回首看來，她動筆於某一個春天，到明年夏天，共成五回。于歸後十九年重續舊作，到于歸后第二十一年的夏天，又成十四回，共十九回。自后仍繼續編作，將近年終，她的舅姑忽而逝世，又為娶媳，所以不得不於第二十三回結束時又暫時停筆。明年四月，她又開始作第二十四回。自後她雖是還

在窮困中度日，可是舅姑已亡，向平願了，又與老親同居，精神上不勝愉快，所以筆下也不像從前牢騷得利害了：

四月清和喜乍晴 三春已盡日初薰 繁化零落飛紅雨 遠樹陰濃蔽碧雲 蝶夢驚  
殘啼布穀 鳥聲欲碎喚催新 長晝永 小窗陰 無奈閒愁逐草生 論世茫茫難測  
料 舉家瑣瑣費經營 惟祈年歲常豐稔 但祝山河早太平 每訴艱難惱夫婿 且  
憑笑語樂慈親 愁中玩月情雖懶 醉後吟香意尙勤 自笑翻詩如訪舊 又添蛇足  
幾多痕……（第二十四回）

筆生花之作，起初不過爲遣興，中間爲了消愁，最后却爲了娛親。這個歷程，在書中可  
以很清楚的體會出來。筆生花三十二回完稿之後，遂於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刊刻行世，她  
的表姪陳同助爲她作叙。從她刊刻行世之時，推算她作書年月，大概她起稿於道光初  
年（一八二一——一八二九），而完稿於咸豐之首（一五一——一八五七）。作者生年，大概在嘉  
慶十年（一八〇五）左右，而卒年至早須在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三）之后。因爲雲腴女士的敘，

即作於同治十一年，玩敘中的口氣，似作者其時正在設帳授徒，而且她的境遇依然如故——貧困。

如以內容來估量筆生花的價值，那麼她和再生緣幾似同一輪廓，沒有什麼新奇獨特之處。不過在技術上却要比再生緣進步，不獨描寫細緻，結構也較有斟酌。在思想方面，作者也不能掙脫因襲思的束縛，她因為己身處境的貧困，便憧憬於富貴榮華的迷夢中。她自己也說：

嗟景況 貧窮恥向人前道 借歡娛 富貴何妨紙上誇……（第二十三回）

她不知道紙上誇說得越富貴，愈襯出她貧窮的「痛」，所謂「借酒澆愁愁更愁」，古往今來，同此心理。而且不懂她為什麼不從正面寫？如果從正面寫時，不獨可在材料上特創新境，即內容也一定動人的多了。

筆生花的本事大概是這樣：

女主角姜德華，是個才藝德容均備的奇女子，她已和她的表兄文少霞，經了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訂有婚約。她的父親姜近仁，曾官工部侍郎，晚年告老回故鄉——杭州，以生性剛直，得罪當地奸徒，又拒絕了奸徒柏存仁的求婚。值朝廷遣使南來選點宦家閨秀并民女，奸徒即以德華妄報，硬指爲未經訂婚，加以種種威脅。德華恐牽累老父，挺身而往。中途，乘人不備，投河自盡，終爲人所救。其時有一狐精，假冒德華形容，仍爲使者送至宮中。德華遇救後，乃改易男裝，冒稱近仁外室所生之子，入京應試，中魁首，后累官至極品。她的未婚夫文少霞以爲她已入皇宮，知婚姻無望，乃負氣出走，中途娶慕容純娘爲妻。後亦入京應試，見德華貌似表妹，頗懷疑，百端試探，不得破綻。他在京又娶沃良規爲妻，置純娘於不顧，良規性情妬悍，少霞頗受其苦。德華偶娶純娘，詢知少霞往事，且知已有孕，頗不直少霞。後純娘產子，衆乃益信德華爲男子。二人同居朝中，見朝政敗壞，奸徒欲乘機顛覆，乃設策勸王，滅奸平亂。二人均以功高居極位，俱各妻妾滿堂。少霞以未得表妹確息，對於德華疑懷難釋。後屢經試探，終於露白，德華乃不得不向朝廷自己表白，改易女裝。二人既履行婚約，妻妾亦歸

一人享受。後來又做了些破妖清宮大事，遂於子孫滿堂，衣錦回鄉中結束。書中對於德華姊妹，少霞弟兄及一切有關係的人，均加以詳細的描述，讀者每不覺其長。時代背景為明正德時，歷史上的偉人王陽明，作者亦頗推崇；但不知爲什麼，寫陽明的兩位公郎，却不甚出色。

總之，一個貧困交迫的女性，能獨力成此百餘萬言的巨著，而且技術高妙，文辭優美，在中國文學史上能有幾人？在這點上，不由我們不極端崇拜這位偉大的彈詞作家——邱心如女士。

本節參考書，——

傅彥長：以女性爲中心的筆生花

陳同勛：筆生花序

雲：筆生花序

## 七 程蕙英

在鳳雙飛的卷末，有作者自題的七絕二首云：

紫虛樓閣倚長空，縹緲烟雲奪化工，閣上鳳凰飛已去，餘音猶遶碧梧桐。

易稿一番此最俊，枯毫落處漸成邱，應逢福地爲書篋，慰我辛勤二十秋。

第一首是作者對於自己作品的贊譽，第二首是作者敘述作書經過及書成后的希望。以一部一百餘萬字的長篇彈詞，易稿三番，於二十年中寫成，不能說她寫得太慢。況且作者是位境遇困厄的女性，正同邱心如一樣，因爲生活的不安定，所以不能長期的安心創作。作者程蕙英，我們從瑞芝室主人的序里，知道她是一位昆陵的女士，而且也知道她「系出名門，性耽翰墨」。小說考證卷七引缺名筆記云：

陽湖程蕙英，著有北窗吟稿，家貧，爲女塾師。曾作鳳雙飛彈詞，才氣橫

盜，紙貴一時。其所爲詩，純乎閱世之言，亦非尋常閨秀所能。小說界中有此人，亦佳話也。自題鳳雙飛後寄楊香曉云：

半生心跡向誰論？願借霜臺說與君。未必笑啼皆中節，敢言怒罵亦成文；驚天事業三秋夢，動地悲歡一片雲！開卷但供知己玩，任教俗輩耳無聞。……

毘陵與陽湖，是一地而古今異名。據此可知蕙英字茵儔，曾爲女塾師，且長於詩。她的身世也有難言之痛，所以借文字來抒洩。所謂「驚天事業三秋夢，動地悲歡一片雲」，確係閱世之言，而字裏行間，亦含有無窮忿憤。我們讀完了鳳雙飛之后，覺得她果是一位「才氣橫溢」的奇女子，不襲前人窠臼，沒有陳腐思想，處處站在女性地位落墨。我們只要讀她在開卷第一回前的一首西江月：

白日長行不返，青春來者無多。纖腰長腕易消磨，怪底愁城深鎖？試檢古今奇事，編爲花月新歌。狂呼自遣快如何！莫管旁人笑我。

就覺得她狂放倜儻，無普通女子畏縮柔懦之氣。她這個人的性情，有類於詩人李冶，曲

家吳藻，不過閱歷較深，學問淵博，非李吳兩人所及。至於作書的時代，作者的生卒年月，都已不能考證。瑞芝室主人的序作於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九月，我們藉此亦僅能知她成書於一八九九年之前，她那時是否還存在，我們也考不出來了。

鳳雙飛的長處，作者在第一回裏自己說得很明白顯暢。第一回的開首，作者也學宋明人小說彈詞的習氣，從盤古說起，說到作者所要說的時代，然后引入正文，而將本書大贊一番：

開非開是日紛紛 於我無關總莫論 欲破愁城開笑口 新詞演出古今文 大荒首  
出曰盤古 繼世三皇天地人 淡泊無爲天下治 唐虞聖帝迭相興 大同之世民熙  
皞 三代相承有聖君 戰國強秦而至漢 西東有史又三分 兩晉中包十六國 宋  
齊傳統至梁陳 隋唐事跡多傳載 五代紛紛未足評 北宋南遷原不久 只將近代  
講前明 高皇奮跡於滁泗 成祖遷都到北平 聖德仁宣悲祚短 英宗北狩弟稱尊  
七年復辟廊王廢 八載重光大駕崩 傳子憲宗成化主 實爲六代八朝君 此書

便在其時起 立意新奇衆所驚 男有扶天匡國手 信哉緯武又經文 女無脂粉閨  
房態 冰雪爲姿鐵石心 君義臣忠安社稷 父慈子孝樂家庭 閨房靜好諧琴瑟  
夫婦皆賢著令名 誰謂弟兄非合母 豈知異姓勝親生 金蘭契結同生死 雙鳳齊  
飛衆口稱 嚴正處 能改陰邪爲道義 跌宕處 忽移忠孝作奸淫 怒時節 風雲  
變色山河動 喜時節 花鳥爭妍萬物春 悲感處 羅刹觀場應墮淚 嫉媚處 神  
仙當境也消魂 真激烈 此頭可斷心難改 善談諧 縱體神龍批逆鱗 忍心的  
不念佳人難再得 情重的 何愁傾國與傾城 因私忿 絕裾斷義拋良友 爲公義  
剖腹明冤諫至尊 有節概 弱女能爲豪傑事 沒檢束 美男反效婦人攀 奇奇  
變變渾難測 正正邪邪總莫論 此曲祇應天上有 人間能得幾回聞 清音恐入雲  
霄去 敬請諸公側耳聽……

凡讀過這部書的人，都會覺得她這並不是過分的自誇，她確有這種種特長。拙著中國文學進化史對於這部書曾有過一段嚴正的評述：

鳳蝶飛凡五十二回，全書長短與筆生花差不多。……書中好寫男子同性戀愛，然和品花寶鑑不同，品花寶鑑所寫爲優伶，而此書中則任何美男子都爲人狎弄，如任何女子所受於男子一樣。作者在書中，時以貞操責之於美男子，却更迂腐得可笑。猥褻處頗多，而且寫的又是不自然的變態性欲，此種文字出之於女性之手，頗令人覺得奇怪。……（三一頁）

其實這正是她「才氣橫溢」的表現，否則在那個時代的女性，她們沒有這樣寫的膽量。所以一方面是她的短處，而在另一方面却反成了她的特別長處了。

在男性中心的社會里，女性素來站在倒楣的地域。有志氣的女性，她們不相信女性天生不及男性，所以陳端生要作再生緣，邱心如要作筆生花，用以表示女性特別的偉大。天雨花和鳳雙飛雖不是以女性爲中心的作品，但是書里所表現的女性，却和男子站在同等地位，有同樣的見識和才能。女性在男性中心社會里普遍的痛苦，程蕙英在鳳雙飛第二十回借何世威勸張神州的話里說的很明白：

……口叫太爺休若此 讀書人何苦這般迷 我有句真言君休怪

大凡是倒運之人纔生女兒

花錢鈔 費心機 撫育到成人長大像花枝 正好替他手脚把娘幫襯 偏又要嫁與人家去做妻 若是箇知禮公婆夫也好 保得他安安穩穩住身軀 開心快樂千般足 父母丟開口不提

這便是生女無益之處

若遇著吃屎人家非達道 倒還要嫌長道短想姪資 公婆罵 丈夫欺 開口牽娘又帶參 逼迫欺凌到難過日 就要來回家告訴哭啼啼 真弄到父親痛壞娘心急 總使道打到他家去論是非 却也是布落青缸難退白 珍珠已落在污泥 女兒一世無歸著

這又是生女有害之處

所以說臨上轎時如死了 算來還是半便宜 雖然令婿人中傑

## 小姐若活在此間

這等奇文決計無 孝敬岳翁何用說 偏又是佳人命短早歸西……

「倒運之人纔生女兒」，這是社會上一般人的見解，就是做母親的也忘記了自己是女性而  
有此謬見。女孩兒出嫁后，十個翁姑中有幾個是知禮的，所以女性就沒有幾個不入牢獄  
了。女兒入了牢獄，做父母的不思設法援拔出來，而反以爲倒楣之人才生女兒，却怪女  
兒生得不是，這真是千古奇談。作者在書中插入這一段奇論，正在替普天下無量數女  
子，作無告的訴苦，我們不要輕忽看過了。

作者是個貧家女子，很看到貧富階級的不平等，尤明白貧民的痛苦，所以不期然而  
然要在筆下流露出來。如第四十八回寫張逸少在家中異常寂寞：

……悶得張郎無計較 愁眉雙鎖動嗟呀 在京只道回家好 瀟洒安閑樂自如 誰  
料到家如此樣 猶如淺水困鯨魚 無兄無弟無朋友 飲食三餐何益乎 又值天公  
偏作對 這般炎熱汗流珠 弄得我走頭沒路如何好 鬱緊胸膛氣不舒 坐立難安

真可恨 恨不得一時飛去轉皇都 沐園避暑把香兒見 適意尋歡病也除 怎奈騰  
雲無妙訣 空睜兩眼望雲衢 朝朝納悶如狂醉 榻上橫眠把胸口舒 這便叫世上  
人心無厭足 不知郊野衆農夫 任他赤日當頭晒 衣不遮身茶飯粗 常要勤耕並  
力種 方能五穀上倉儲 貴人身住高堂屋 終日逍遙散且舒 得福嫌輕還發躁  
恨不得長年涼爽夏全無

又如第二十四回寫白無雙同郭凌雲因尋訪畫中人，賃居真小姐家，茶飯都托房東買辦。  
午飯由元媽送出來，

少停飯罷收盤去 如玉心焦忙似麻 等了一回不見面 起身移步下庭階 走來牆  
下推門望 元媽廚房正劈柴 聽見推門忙走出 一頭把着眼睛揩

無雙看了道元來這里就是廚房倒也潔淨一面說就跨將進去

蒼頭恰好剛回轉 小小爐兒窗下排 如玉進來開口道 我身閑空好搨茶 你們吃  
飯休遲悞 滾了之時我會篩

元媽道多謝你就把扇子遞了過來

自己忙忙盛飯吃 無雙坐定眼兒斜 見他夫婦吃飯如狼虎 大碗盛來只幾划 吃

了又添添了吃 不禁笑問老人家

你們年紀將近六旬倒有這等好飯量麼元義點頭道向來倒也吃不多只爲個把月不喫飯所以要吃飯侍多了無雙道爲何不煮元義道沒米怎麼煮無雙道爲何不買元義道沒有錢無雙道沒錢銀子也好用的呀元義道那裏有銀子呢無雙指着對面道這裏邊聽見你們說是庫房庫房不堆銀子是堆甚麼的元義聽了不覺跌着腳笑道小官人你真是大富貴人家過慣了日子所以說的多是富翁話我們所謂庫房不過堆些零碎什物而已若有銀子堆在裏邊也不賣屋了……

無雙的問，正同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一般可笑，可是也是必有的事，我們試想，住在紅樓金屋中的人有那一個知道衣食住的來源？作者寫到這裏，她的感慨一定深乎其極了！

全書的情節很複雜，主人翁爲郭凌雲與張逸少，穿插入的重要分子爲白無雙與何世威，時代爲明代孝宗武宗二帝時。凌雲爲明開國功臣武定侯郭英之後，父親宏殷，居官清正，三十六歲時，放浙江廉憲，賞識了一位書吏張神州。神州面貌秀麗，前任官曾欲加非禮，神州力拒不從，郭公聞知其事，頗爲敬重。二人相交甚深。時另有書吏白進忠，對神州生妄想，且造謠污蔑郭張二人人格，爲郭公所逐。進忠進京，又大造二人謠言，二人乃告退歸林。其時玉帝遣王子晉與無憂仙下凡，投生郭張二姓之門，王子晉後身爲凌雲，無憂仙後身爲逸少，二人在天友誼甚深，故入世后仍異常交好。逸少之姊飛香，又許爲凌雲之妻。凌雲生而重瞳，郭公恐爲天子所忌，乃自請處分。天子開明，反認爲義子，與太子同樣看待。白進忠在京，娶妻性淫，與張起鵠輩私通，進忠有子無雙，天生佳麗，爲起鵠所誘。黔甯王沐英之後雷，與進忠有舊，進忠死后，遺孤歸沐公收養。無雙屢次爲奸人誘逃，沐公搜索頗急，奸人乃獻之太子，爲太子所寵。凌雲知其事，諫太子，不從，反疑凌雲與無雙有私。總總嫌隙，由此而生。

張逸少訪名師學武，得何世威與其女淡煙。世威本亦無賴，入張府后，得弟子凌雲。逸少之薰染，乘邪歸正。張綵欲誘逸少，世威百計衛護，卒不得逞。時白無雙已歸張神州，隨沐英至雲南。張起鶴投吐蕃入寇，沐公爲所敗，神州亦被擒，爲女主留居宮中。逸少奉旨救親，女主投降，西南始定。張綵在朝，勾結權宦劉瑾等，專害忠良。值飛香與淡煙男裝回浙，彼等使人中途鑽穿船底，二人俱溺沉河中。時三仙島主靜海王偕女來東嶽完願，救起二人，且招飛香爲婿，同歸海島。凌雲知飛香被害，向朝廷控告諸奸，天子判以張綵之妹抵償，婚后，凌雲乃遠遊尋妻。在登州救真小姐於困厄中，爲諸奸誣與私通，又適慕容公主來東嶽，諸奸路見欲劫，爲所敗，更誣凌雲通海盜。天子不察，欲斬凌雲，逸少剖腹鳴冤，始得赦。朝廷乃遣兵剿三仙島，靜海王被殺，慕容公主百計抵禦，卒被擒而降。飛香與淡煙始返中國。最后，真小姐，慕容公主俱歸凌雲。

張逸少始娶沐公之女，復私納鮑五兒，見真小姐之妹小雅貌美，又百計得之，後又借避暑獨眠，私通兩婢。逸少爲人風流倜儻，與凌雲的剛直不阿完全不同。但二人交誼

頗好，生死不移，故有「雙鳳齊飛」之號。後來諸奸盡滅，兩府各振家業，以白無雙年齡已大，不便居內，凌寒欲爲娶妻另居。無雙雖伏已久，且不願離居，自宮以示其志，遂仍留居張府，服侍神州，以終天年。無雙在前半部書中，本爲一重要穿插人物，後來書中脚色漸多，他就成了個中等人物，惟於結束時寫他特殊行動，以歸結他一生所受不自然的待遇而已。此人在全書中實爲贅疣，不知作者何以把他特別着重！難道因爲作者痛恨於數千年來只有女子被男子頑弄，所以造出一個與女子同樣被其他男性頑弄的男子白無雙來，以一洩胸中的憤氣嗎？

作者在本書結束時寫道：

莫須有 想當然 從來無說不瞞天 文詞大抵無憑據 海市蜃樓盡妄談 譬若東坡好說鬼 諸公妄聽莫拘牽 意中人物心中事 遊戲文章聊寓言

這樣的結束，既屬別致，亦頗雋永有韻。

除了上述七作家外，女彈詞家有姓名可考的尙很多，但是她們的作品却很少流傳。

坐月吹笙樓主人在娛萱艸彈詞序里說：

昔鄒澹若夫人，撰夢影緣，華縵相尙，造語獨工。彈詞之體，爲之一變。逮吾嫂蕙風氏，演述宋岳忠武事，撰精忠傳，盡洗穠艷之習，直抒其忠肝義膽。雖亦彈詞，而體又一變也。……

夢影緣現在傳本很少，全書共四十八回，敘莊夢玉與十二花神的姻緣，很富於浪漫的色彩。精忠傳有刻本亦不可知，知道有這本書的人更少。此外，便不易一一備舉了。

最近，有映清女士作玉鏡台彈詞，傳本頗多，內容係取材溫太真的故事。但篇幅很短，在工作的繁簡上，遠不及前述各本，故不詳述。

### 本節參考書，——

——蔣瑞藻：小說考證

——徐：詞：詩神類鈔

第七章 通俗小說與彈詞

四六六

王蘊章：然脂餘韻

譚正璧：中國文學進化史

禮道人：娛堂柳彈詞

一九三〇，八，二四完稿

中 國 女 性  
的  
文 學 生 活

補  
正

## 第二章 漢晉詩賦

### 一 詩賦的來源

杞梁妻，失其姓氏，齊莊公時人。夫戰死，她枕尸哭於城下，七日，城爲之崩。既葬，因無子，自傷無依，乃赴淄水而死。她的作品，今僅存琴歌二句，歌云：

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

這段史實，就是中國著名的哀豔故事，民間無人不曉的「孟姜女尋夫」的來源。後來展轉變更，內容逐漸複雜，人物時代也全部變移了。

麗玉，朝鮮津卒霍里子高之妻。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流而

渡。他的妻隨后呼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她於是援箜篌而歌，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於河。子高歸家告麗玉，玉大爲傷感，乃引箜篌而寫其聲，作歌云：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

聞者莫不墮淚。此歌後人名爲箜篌引，被收入樂府，仿作者很多，成爲樂府的一體。

紫玉，吳王夫差之女，愛戀童子韓重，欲嫁不得，結氣而死。重游學歸，知其事，往弔於墓側。玉現形，贈明珠，因作歌云：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歿身黃壚；命之不造，  
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皇；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  
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

遂化煙而沒。後人詩云：「傷心紫玉化成煙。」把這個故事用爲悼亡作的題材，的確哀  
豔無比。

琴女，失其姓氏，秦王殿上司琴之女。荆軻刺秦王，右手執匕首，左手把其袖，秦

王要求他道：「乞聽琴而死。」荆軻許諾。琴女乃奏曲云：

羅縠單衣，可掣而絕。三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

秦王從其計，遂拔劍斬軻。這是中國古代智慧故事之一，正好作爲現代兒童讀物的題材，可惜很少有人注意到。

虞姬，西楚霸王項羽的帳下美人。羽被圍垓下，夜，聞漢軍皆楚歌，大驚道：「豈漢已得楚嗎？」乃起飲帳中，慷慨作歌云：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不覺數行熱淚，從虎目中直淌下來。諸將都爲之感泣。虞姬和詩云：

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遂自刎。後人以爲五言詩成於漢代，虞姬時五言詩尙未成立，故疑此詩爲僞作。

## 六 徐淑

感夫人，漢高祖時定陶人。高祖得定陶，愛幸夫人，生趙王如意。惠帝立，立呂后爲太后。呂太后乃囚夫人於永巷，髡鉗衣紫，令舂。夫人舂且歌云：

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使誰告汝？

太后聞之，大怒云：「乃欲倚子耶！」召趙王殺之；夫人被割去耳目手足，服暗藥，置於土窟之中，名爲「人籠」。這樣慘無人道的酷辣手段，卽惠帝亦爲之萬分痛恨，但因太后是他母親，究竟奈何她不得。她就在這不生不死的酷刑中掙扎了若干時日，終於也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華容夫人，漢武帝第四子燕王旦的妃。昭帝時，旦自以爲武帝子，且長，不得立，乃謀廢帝自立。事發，旦憂懣，置酒萬載宮，會筵賓客羣臣，妃妾坐飲。旦作歌自悲，夫人起舞和之云：

髮紛紛兮冥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徘徊兩渠間，君子將安居！

且遂自殺。

蘇武妻，不知姓氏。漢武帝太初四年（前一〇一），且鞞侯單于新立，時蘇武爲中郎將，被遣以厚幣往賂遺。武臨行，作詩別妻，妻亦答詩云：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月馳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悲鳴戲清池。

趙飛燕，成陽侯趙臨之女（或以爲長安民家女），初學歌舞，以體輕，號曰飛燕。初私射鳥兒，後屬和陽主家。成帝悅之，召拜婕妤；許后廢，立爲后。她與妹妹昭儀，日事蠱惑，致帝無嗣暴崩。及哀帝崩，廢爲庶人，乃自殺。她作有歸風送遠操云：  
涼風起兮大隕霜，懷君子兮渺難望，感予心兮多慨慷。

竇玄妻，失其姓氏。玄字叔高，平陵人，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她既爲夫所棄，乃寄書以別，並附以怨詩云：

焚燿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唐姬，漢廢帝弘農王妃，會稽太守唐瑁之女。董卓既行廢立，置王於閣上，命人進醖。王不肯飲，強之，王乃與唐姬及宮人飲讌作別。王悲歌云：

天道易兮我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玄。

因令姬起舞。姬亦抗袖而歌，歌云：

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爲帝兮命天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奈何焚獨兮心中哀！

泣下嗚咽。在坐者皆欷歔。王對她道：「卿爲王妃，勢不復爲吏民妻，幸自愛，從此長辭！」遂飲醖死。姬歸潁川，父欲嫁之，誓不許。後李確破長安，爲所得，欲迫爲妻，固不許，而終不自明。尙書賈詡知之，奏知獻帝。帝大爲感愴，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弘農王妃。

## 七 左芬

前書本節所載劉臻妻陳氏所作箏賦，一作陶融妻陳氏所作。劉妻只作椒花頌。想因二人同姓而誤。

鍾琰，王渾妻，潁川人，著有遐思賦，鶯賦……等賦。遐思賦云：

惟仲秋之慘悽：百草萎悴而變衰。燕翔逝而歸海；蟋蟀鳴而相追。坐虛堂而無聊：嗟我心之多懷，悵遐思而內結。嗟爾姜任，邈不我留！謀民生之未幾，吾何爲其多愁？涼風蕭條，露沾我衣，憂來多方，慨然我懷：感飛鳥之反鄉，詠衛女之思歸。於是——周游容與，逍遙彷徨；悲民生之局促，願輕舉之遐翔。

李夫人，賈充妻。夫妻聯句作詩云：

室中是阿誰？歎息聲甚悲。（充）歎息亦何爲！但恐大義虧。（李）大義同膠漆，匪石心不移。（充）人誰不慮終，日月有合離。（李）我心子所達，子心我所

第二章 漢晉詩賦

知・(枕)若能不食言，與君同所宜。(李)

## 第四章 隋唐五代詩人

### 一 律詩的來源

吳興妓女，梁時人，姓氏失傳，有贈謝府君詩云。

玉釵空中墮，金鈿行已歇。獨泣謝春風，夜長孤明月。

## 二 侯夫人

杭靜，亦隋煬帝宮人。當時唐勢已盛，帝猶一味淫樂，不知爲天下計。她在江都迷樓，乃於夜半作歌云：

河南楊柳樹，江北李花營。楊柳飛絲何處去？李花結果自然成。

### 三 宮闈詩人

宜芬公主，姓豆盧氏，有才色。天寶四年（七四五），玄宗賜與奚霫質子爲配，遣中使護送，至盧池驛。公主悲愁作詩題屏上，云：

出嫁辭鄉國，由來此別難。聖恩愁遠道，行路泣相看！沙塞容顏盡，邊隅粉黛殘。妾心何處斷？他日望長安。

抵國後，國中已立別君，夫婦皆遇害。

龍城公主（或作龍城貴主），姓名事跡皆失傳。今傳有二絕句云：

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到天涯，紅樓日暮鶯飛去，愁殺深宮落砌花！（寄人）

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鈿，寒闈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烟。（寄人）

金良德，新羅王金真平女，平卒，無子，遂立她爲王。永徽元年（六五〇），真德大破百濟之衆，織錦作五言太平詩，遣其弟之子法敏以獻。詩云：

大唐開鴻業。巍巍皇猷昌！上戈戎衣（一作成大）定，修（一作興）文繼百王；統天  
崇雨施，理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適時康；幡旗旣赫赫，鉦鼓何鏗鏘；外  
夷違命者，翦覆被大殃；和（一作淳）風凝宇宙（一作幽顯），遐邇競呈祥；四時調  
玉燭，七曜巡萬方；維嶽降宰輔，維帝用忠良；三五成一德，昭吾皇家唐（一作  
唐家光）！

## 七 魚玄機

定魚玄機斬首罪的京兆府尹溫璋，我本來疑心他是酷吏一類人物，但一時沒有佐證。現在太平廣記卷四十九引三水小牘溫京兆一條裏，見到關於他的貪污酷暴的記載，才證實了我的疑心的不誤。

溫璋任京兆府尹，在唐懿宗咸通壬辰年（八七二）。他天性黷貨好殺，人們都怕他嚴酷殘忍，不敢犯他，因此得嚴正之名。但「善泗者必溺於水」，結果他也失敗在酷暴貪污兩件事上。舊制：京兆尹出門，必須靜通衢，閉里門，如不迴避，立即杖殺。一個秋天，溫出自天街，將南抵五門，有一老黃冠不避，曳杖橫行，呵之不止。溫乃命答背二十。黃冠殊無所苦，振袖而去。溫異而命人偵伺，知爲真君，且言溫禍將滅族，死且將至，猶敢肆毒於人，罪在無赦。溫乃親往謝罪，經他再四的拜首求哀，才允許「恕爾家族」。這是一段不經的神話，但這個神話正可表現當時一般民衆對溫的心理，以及溫的

酷暴的程度，直至天怒神怨。明年，同昌公主薨，懿宗傷念不已，忿藥石的不驗，下詔醫生韓宗紹……等四家下京兆府窮訊究竟。照皇上的意思，須處四家以死罪。不料溫醫獄緩刑，因納了宗紹……等的金銀貨物凡數千萬。後來事情發覺，溫飲酖而死。果然應了真君的話。魚玄機不幸而撞在這樣一尊人物的手裏，她的罪是應得，是冤枉，莫怪我們們要懷疑了。

今本魚玄機的詩集裏，有次韻光威哀姊妹三人的聯句詩一首，且附原作。詩有序，云：

因次光，威，哀韻。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精粹難儔 雖謝家聯雪，何以加之。有客自京師來者，示予。（全文疑有脫誤或顛倒）

觀序中之意，可見此姊妹三人在當時頗有詩名。但除此序外，此三人均不見他書的記載，以此連姓也佚去。這頗使人感到奇異，而又引起我們「不幸而爲女子身」的感慨。

原作云：

朱樓影直日常午，玉樹陰低月已三。(光) 風粉暗銷銀鑊合，錯刀閑剪泥金衫。

(威) 繡牀怕引烏龍吠，錦字愁教青鳥啣。(哀) 百味鍊來憐益母，千花開處鬥宜男。(光) 鴛鴦有伴誰能羨？鸚鵡無言我自慚。(威) 浪喜遊蜂飛撲撲，伴鶯孤鶻語喃喃。(哀) 偏憐愛數蠶蟻掌，每憶先抽玳瑁簪。(光) 烟洞幾年悲尙在，星橋一夕恨空含。(威) 窗前時節羞虛擲，世上風流笑苦諳。(哀) 獨結香綃偷餉送，暗垂檀袖學通參。(光) 須知化石心難定，却是爲雲分易甘。(威) 看見

風光零落盡，絃聲猶逐望江南。(哀)

玄機的和作，實較原作為勝。聯句本爲中國文人的一種遊戲，重技巧而不重情境，原作的不及和作，當然也爲了這個原因。

戚道遙，冀州南宮人，年二十，適同邑蒯濤。舅姑嚴酷，責以蠶農，而道遙但知以齋潔修靜爲事。丈夫屢責，亦不聽。後來她得舅姑允許，返母家獨居修道；但以香水爲資，絕食靜想。自歌云：

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君。千載卻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

人皆以爲妖妄。夜聞室內有人言語，至曉往探，則祇有她一人獨坐。相傳於作詩后之第三日，白日昇天而去。

楊監真，吳清妻，今傳得授仙詩四首。玩詩意，似亦爲女道士一流人物。茲錄其一云：

日落焚香坐醮壇，庭花露濕漸更闌。淨水仙童調玉液，春宵羽客化金丹。

## 八 楊容華與步非煙

前書本節中所載張窈窕一段，現按窈窕係妓女，當編入第十節。又，崔萱，字伯容，疑是崔仲容之姊，其字前書未載，茲爲補入。

此外，前書未載而爲現在所攷得的，又得十餘人。

韓襄客，漢南女子，爲歌詩知名襄漢間。孟浩然曾贈詩云：「只爲陽台夢裏狂，降來教作神仙客。」襄客所作詩，今只存閨怨詩二句：

連理枝前同設誓，丁香樹下共論心。

程洛賓，長水人，京兆參軍李華侍兒；安史後，失所在。華後爲江州牧，登庾樓，見洛賓在一舟中鼓胡琴，問之，乃岳陽王氏之舟，遂贖幣贖歸。她的詩今僅存歸李江州後寄別王氏一首：

魚雁回時寫報音，難憑剝蘖數年心。雖然情斷沙叱後，爭奈平生怨恨深。

薛瑤，東明國人，左武衛將軍承沖之女，後嫁郭元振爲妾。十五歲時，曾剪髮出家，六年後，又返初服歸郭。有返俗謠一首云：

化雲心兮號淑貞，洞寂滅兮不見人，瑤草芳兮思芬蘊，將奈何兮青春！

又有薛瓊，事跡無考，疑是薛瑤的姊妹。今傳賦荆門詩一首，意境極麗。

黃鳥翻紅樹，青牛臥綠苔；渚宮歌舞地，輕霧鎖樓台。

長孫佐輔（或作轉，誤）妻，德宗時（七八〇——八〇四）人。佐輔戍邊，久不歸，

寄書於妻。妻答以詩云：

征人去年戍邊水，夜得邊書字盈紙；揮刀就燭裁紅綺，結作同心答千里。君寄邊

書書莫絕，妾答同心心自結。同心再解不心離，離字頻看愁字滅；結成一衣和淚

封，封書只在懷袖中。莫如書如字難久，願學同心長可同。

王氏，貞元中（七八五——八〇四）長安人。李章武見而愛之，賃居其家，與之通。

不久，李因事告歸，贈以交頸鴛鴦絹及詩；王氏答以玉指環及詩。詩云：

河漢已傾斜，神魂欲超越。願郎更迴抱，終天從此別！

念子還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玩，循理無端極。

後李去久不還，王氏思念成疾而死。

蓮花，咸通中（八六〇——八七三）洪州鎮帥嚴譔之侍女，豫章人。時處士陳陶隱居西山，操行清潔，嚴慮其清苦，遣蓮花往侍。陳經月不一顧，蓮花求去，呈詩爲別。詩云：

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尙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台。

崔氏，校書郎盧象妻。盧娶她時已暮年，她長日不樂。盧問她說：「不是因我年老官卑嗎？」她答以詩云：

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張氏，失其名，爲草場官張立本女。少未讀書，忽自吟詩，其父隨口錄之，得詩一首：

危冠廣袖楚宮妝，獨步閑庭逐夜涼；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孟氏，太壽春妓，後歸維揚 萬貞爲妻。萬常賈於外，她於春日獨遊花園，忽有美少年踰垣而入，賦詩贈答，遂私合。今傳詩二首：

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遊。無端兩行淚，長只對花流。（獨遊家園）

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歎。不道終不可，可卽恐郎知。（答少年）

李節度姬，姓氏無考，節度亦佚其名。姬於某年元夕，以紅綃帕裹詩擲於路旁，約得之者來年元夕會於相藍後門。宦子張生得之，如期而往，姬果在，遂與生偕逃於吳。

今傳詩三首：

囊裏直香誰見憐？鮫綃滴淚染成紅。殷勤遺下輕綃意，好與情郎懷袖中。

金珠富貴吾家事，常渴佳期乃寂寥。偶用志誠求雅合，良媒未必勝紅綃。（以上

書紅綃帕）

門前畫戟尋常設，堂上犀簪取次看，最是惱人情緒處，鳳皇樓上月華寒。（會張

（生述懷）

郭紹蘭，長安人，巨商任宗妻。任賈湘中，數年不歸，她作詩繫於燕足寄任。時任在荊州，忽有燕落其肩上，見足繫有書，解視之，乃其妻所寄，感泣而歸。詩云：

我婦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

王霞卿，藍田人，會稽宰韓嵩之妾。韓死，她流落會稽。嘗題詩唐安寺壁，進士鄭殷彝和詩去謁，她答詩拒之。

春來引步暫尋遊，愁見風光倚寺樓；正好開懷對烟月，雙看不覺自如鉤。（題唐安寺壁）

君是煙霄折桂身，聖朝方切用儒珍。正堪西上文場戰，空向途中泥婦人。（答鄭殷彝）

楊德麟，司徒楊敬女，年十三，遊奉慈寺，題詩一絕，自稱關西夫子二十七代孫。

說云：

日月金輪動，旃檀碧樹秋。塔分鴻雁翼，鐘掛鳳凰樓。

玉簫，姜使君青衣侍女。章學少遊江夏，客館姜家。簫時年只七歲，常命侍舉，迨年長有情，乃相約云：「後七年再來。」簫贈舉以白玉指環，并詩云：

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爲見相思夢入秦。

學去後，踰八年，不再至，她乃絕食而卒。後十餘年，舉理蜀，值生辰，有人送一歌姬來，未滿破瓜，亦名玉簫。舉視其貌，亦與玉簫無異，乃相傳以爲再生云。元明通俗文學家，嘗取以爲通俗小說及戲曲的題材。

韋璜，周混妻，有寄夫詩云：

早知離別切人心，悔作從來恩愛深。黃泉冥漠雖長逝，白日屏幃還重尋。

四絃，不知何許人，適鮑生爲妾。鮑多蓄聲妓。外弟章生好乘駿馬，遇於歷陽，鮑爲置酒。酒酣，密遣四絃歌以送酒；章牽紫叱撥酬之。她的詩今傳二首：

白露溼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留恨，含思獨無言。（送章生酒）

風颭荷珠難暫圓，多情信有短姻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弦！（送鮑

生酒）

李十簿姬，不知姓名，主簿亦不知何名。主簿遊廣陵，久不返，她作詩寄之。詩

云：

去時盟約與心違，秋日離家春不歸；應是維揚風景好，恣情歡笑到芳菲。

趙氏，不知其名，南海人，有寄情詩云：

春風白馬紫絲韁，正值蠶娘未採桑。五夜有心隨暮雨，百年無節抱秋霜。重尋繡帶朱簾合，却忍羅裙碧草長；爲報西遊減離恨，阮郎纔去嫁劉郎。

下列詩若干首，只存作者姓名或姓，其他概無考。

蟬鬢驚秋華髮新，可憐紅隙盡埃塵！西山一夢何年覺；明月堂前不見人。

玉鈞風急響丁東，回首西山似夢中。明月堂前人不到，庭梧一夜老秋風。（以上

二首均爲劉氏婦明月堂）

九天天遠瑞烟濃，駕鶴騰鸞意已同。從此三山山上月，瓊花開處照春風。（葛氏

女和番雍）

砌下梧桐葉正齊，花繁雨後壓低枝；報道不須鷗鳥亂，他家自有鳳凰棲。（趙虛

舟戲贈）

天漢涼秋夜，沉沉一鏡明。山空猿屢嘯，林靜鳥頻驚。（張璞——一作英——望月）

蠶市初開處處春，八衢明豔起香塵。世間總有浮華事，爭及仙山出世人。（眉娘

和錦城春望）

## 九 薛 濤

獻十離詩的薛書記，係元敷之在浙東時的賓府中人。薛飲酒醉，因爭令以酒器擊傷微之，由此遂去幕。事實及十離詩俱載唐摭言，且附有微之詩一首，以證實其事。詩云：

馬上同攜今日盃，湖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詠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樽前百事皆依舊，點檢惟無薛秀才。

據此，則事實昭章：一爲男性，一爲女性；一在浙東，一在西蜀，決非一人二傳。爲了此事，薛濤的人格被污到現在，她真不幸之極。惟微之詩不載集中，詩格亦平常，疑所傳薛書記事，亦屬「齊東野語」之類。

## 十 劉采春

除前書本章第八節「張窈窕」一段須補入本節外，現又考得娼妓作家若干如下：

劉國容，天寶時（七四二——七五五）長安名妓，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戀愛。郭授天長簿，和她相別，明日赴任，行至咸陽，她使一女僕騎矮駒賫書追至。書云：

歡寢方濃，恨鷄聲之斷愛；恩憐未洽，歎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

長安子弟多傳誦。但她的詩現已無存，殊爲憾事。

王福娘，解梁人，字宜之，北里前曲妓女。與孫棨交好很深，所遺詩三首，皆爲與孫棨酬問之作，今錄其二云：

苦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個言語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值黃金一二斤。（題孫

〔棨詩後〕

日日悲傷未有圖，嬾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仙郎有意無？〔問棨

詩〕

史鳳，宣城妓。待客有差等：上等有迷香洞，神鷄枕，鰾蓮燈，次爲鮫紅被，傳香枕，八分羊，最下爲閉門羹。她每等都有題詠，詩艷而蕩，恰如其身分。詩云：

洞口飛瓊佩羽霓，香風飄拂使人迷；自從邂逅芙蓉帳，不數桃花流水溪。〔迷香

洞〕

枕繪鴛鴦久與棲，新裁霧縠門神鷄；與郎酣夢渾忘曉，鷄亦留連不肯啼。〔神鷄

枕〕

燈鎖蓮花花照鼻，翠鈿同醉楚台巍，殘灰別罷攜纖手，也勝金蓮送轍回。〔鎖蓮

燈〕

肱被當年僅禦寒，青樓慣染猩紅紈，牙床舒卷鸞鸞共，正值窗櫺月一圓。〔鮫紅

{被}

韓壽香從何處傳？枕邊芳馥戀嬋娟。休疑粉黛如鋌刃，玉女旃檀侍佛前。{傳香

{枕}

黨家風味足肥羊，綺閣留人漫較量。萬年亦是男兒事，莫學狂夫取次嘗。{八分

{羊}

一豆聊供游冶郎，去時忙喚鎖倉琅。入門獨慕相如侶，欲撥瑤琴彈鳳凰。{閉門

{羹}

相傳有馮垂客於她家，罄囊盡銅錢三十萬，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照春屏而歸。可見她一時的聲價了。

楊萊兒，字蓬仙，利口敏妙。有進士趙光遠一見愛之，後爲豪家所得。存詩二首，今錄其一云：

長者連塵每到門，長卿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翼難隨鳳，却喜波濤未化鯤；嬌別翠

鈿韃去袂，醉歌金雀碎殘尊；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爲返魂。（和趙光遠題

壁）

楚兒，字潤娘，三曲中名妓。後爲捕賊官郭鍛強據，閉居他所。她還乘隙於窗牖中和舊識相呼，或使人詢訊，以巾箋送遺。郭爲人凶悍，每知必加笞辱。她與鄭光業（昌圖）詩云：

應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世惡姻緣。娥眉欲碎巨靈掌，鷄肋難勝子路拳。祇擬嚇人傳鐵券，未應教我踏青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遭他數十鞭。

讀此詩，可見她遭遇的一斑了。

顏令賓，南曲中妓，舉止風流，喜事筆硯，詩歌常滿箱篋。及病甚，值暮春，扶坐砌前，飄落花長嘆，乃爲詩遣小僮持出，邀新第郎君及舉人數輩，張樂歡飲。至暮，涕泗請求道：「我不久於世了，幸各製哀輓送我！」得詩數首。及死，有劉駱駝者能爲曲子詞，因取其詞教挽柩者唱之，聲甚悲愴，瘞青門外。自是盛傳於長安，多用爲挽歌。

她的詩現僅存臨終召客所作一首，詩云：

氣餘三五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尊酒，相邀無後期。

故臺城妓，姓名事跡不詳。今存金陵詞云：

宮中細草香紅濕，宮中纖腰碧窗立，惟有虹梁春燕鷁，猶傍朱簾玉鈎立！

紅綃妓，不知姓名，大歷中一品勳臣某的家妓。有崔生往省一品，一品命妓侍宴，臨行，命着紅綃者送之。紅綃妓乃與生暗約。生歸後，崑崙奴磨勒夜往劫出，二人相偕遠遁。妓有坐吟詩云：

深谷鶯啼別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

曹文姬，長安妓，姿艷絕倫，善書，號爲書仙，筆法爲關中第一。凡求偶的人，須先投詩以待其自擇。有岷江任生投詩得她歡心，遂一留五年。有送春詩云：

仙家無夏亦無秋，紅日清風滿翠樓，况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雲遊。

後來她白日上升，招任生同去。這自然是不可信的傳說，我們不用去尋根覓抵了。

崔紫雲，兵部李尚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罷鎮閑居洛陽，大筵賓客。時杜牧之爲御史，分司洛陽，以官職關係，不敢邀飲。杜乃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卽馳書邀請。杜聞召卽來。會中女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滿引三觥，問李道：「嘗聞有能做詩的紫雲，未知孰是？」李指示給他。杜凝睇良久，說道：「果然名不虛傳，將她送給我吧！」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引三爵，起身朗吟云：

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乃上馬而去。後李卽以紫雲贈杜，她在臨行時獻詩云：

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台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

段東美，青州妓。會昌中（八四一——八四六），薛宜僚爲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由青州泛海，屢爲惡風雨所阻，泊郵傳一年。是時，節使烏漢真待遇甚隆，置東美於驛中，薛頗屬情。迨舟發，二人均嗚咽流涕，東美於祖筵席上留詩云：

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溟滄望，惆悵歡情恰一年。

薛抵新羅，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對判官苗甲道：「頻見東美於夢中，不知何故？」數日而卒。苗乃攝大使行禮。後薛櫬返抵青州，東美請求到驛，素服執奠，哀號撫柩，一慟而卒。

楊苧蘿，後周洛陽歌妓，善嘲辯，有慧思。楊凝式以姪女呼之，常令歌唱。言詞捷給，聲韻清楚，一時無二。時有僧名雲辨，能俗講，有文章，敏於應對，亦爲楊所重。一天，楊和她到長壽寺聽他講經，忽有蜘蛛於簷前垂絲而下。他戲對她道：「試作詩嘲蜘蛛，如嘲得着，奉絹兩匹。」她不假思索，應聲而成，詩云：

喫得肚盤撐，尋絲繞寺行，空中設羅網，祇待殺衆生。

雲辨體肥而肚大，故她的詩句句雙關，爲之絕倒。她大叫道：「和尚快取絹來！」雲辨只得如約奉她。

## 十一 花蕊夫人

蜀中女詩人，除前書所述外，今又得二人。

任氏，蜀尚書侯繼圖妻。侯未第時，登大慈寺樓，倚闌遠望，忽有木葉飄墜其前，上有詩云：

拭淚（翠）斂蛾眉（一作愁蛾），爲鬱心中事，擗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一作情）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

侯取藏笥中。後五年，與任氏結婚，偶誦詩句。她奇怪道：「此乃我從前戲寫在梧桐葉上的詩，不知郎君由何處見來？」侯乃檢葉以示，夫婦引爲大異。

周仲美，成都人，李某之妻。傳書壁詩一首，係仲美隨夫金陵幕，其夫因事棄官入華山；仲美攜子寄居合肥外祖家。求歸不得，會其舅從泗調任長沙，載之而南，因書所

懷於壁。詩云：

愛妾不愛子，爲問此何理？棄官更棄妻，人情甯可已？永訣泗之濱，遺言猶在耳。三載無朝昏，孤幃淚如洗；婦人義從夫，一節誓生死！江鄉感殘春，腸斷晚煙起。西望大華峯，不知幾千里？

五代女性詩人，除蜀中外，尙有多人。除妓女詩人，已載上節外，現共考得崔素娥，韓續歌姬，楊氏，梁意娘及蔣氏五人。

崔素娥，韋洵美妾，能詩。後梁鄴王羅紹威辟洵美爲從事，素娥隨行。紹威聞其姝麗，羨其能文，逼獻之。素娥爲詩以別云：

妾閉閑房君路歧，妾心君恨兩依依；神魂倘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

是夜，洵美獨宿長吁，有同行者問知其事，歛然而去；至三更，以皮囊貯素娥至。洵美遂挾以他遁。

韓續歌姬，不知姓名。相傳南唐僕射韓續，請韓熙載撰父神道碑，除珍貨外，兼贈

一歌姬爲潤筆。文成，只敝些譜系官秩及薨葬誄贈而已。續封還，意欲請他改作。熙載亟以歌姬珍貨奉還，姬因題詩於泥金雙帶云：

風柳搖搖無定枝，陽台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絕，留取尊前舊舞衣。

楊氏，南唐人，爲宋齊丘閉於秦州永寧宮，有詩云：

江南江北舊家鄉，六十年來夢一場。吳苑樓台皆冷落，廣陵宮闕亦淒涼；雲凝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淚兩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更思量！

江南野錄以此詩爲李煜所作，未知孰是？

梁意娘，五代周時瀟湘梁公女，與李生爲姑表。因中秋玩月，與李潛通。事露，李被逐。後意娘作長歌寄李，李得歌悲咽，托人說梁公道：「令愛才華，賢甥文藻，天生佳耦。幸未議婚，公不若妻之以塞外議。」遂許之，乃成婚。意娘的作品，今存一詞一詩：詞調爲憶秦娥，題作寄李生，云：

春宵短，香闌寂寞愁無限。愁無限；一聲窗外，曉鶯新囀。起來無語成嬌懶，

柔腸易斷人難見。人難見；這些心緒，如何消遣！

此詞大概作於二人私通的時候，讀詞意可見。詩卽爲李被逐後作以寄李者，淒涼惋側，道盡相思之苦。此詩自來被推爲一切相思詩中的白眉，流傳人口，可是作者是誰，知者很少。詩云：

花花葉葉落紛紛，終日思君不見君；腸欲斷兮腸欲斷，淚珠痕上更添痕。我有一寸心，無人共我說；願風吹散雲，訴與天邊月。攜琴上高樓，樓高月華滿；相思彈未終，淚滴琴絃折。人道湘江深，未抵相思半，江深終有底，相思無邊岸。君在湘江頭，妾在湘江尾；相思不相見，同飲湘江水。夢魂飛不到，所欠惟一死。入我相思門，知我相思苦。長相思兮長相思，短相思兮無盡極。早知如此掛人心，悔不當初莫相識！

蔣氏，吳越時蔣凝之女，湖州司法參軍陸濛（一作蒙）妻。能詩嗜酒，因酒成疾，諸姊妹勸其節飲加餐，她答以詩云：

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餐，但得杯中滿，時光度不難。

右詩僧知業，偶訪陸談玄，她令婢送一杯酒給他。他辭以不飲。她隔簾對他道：「只如上人詩云：『接墨橋通何處路？倚欄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安有不飲？」知業漸作而退。

## 第五章 兩宋詞人

### 一 詞的來源

唐代女性試作長短句的，尚有吳二娘，杜秋娘及柳氏。

吳二娘的身世不能詳考，僅知她是唐代的妓女。白居易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便不聞。」自注云：「江南吳二娘曲詞云：『暮雨瀟瀟郎不歸。』」據此，亦只能知二娘爲江南人。她的「暮雨瀟瀟曲」，調爲長相思令，全曲云：

深黛眉，淺黛眉；十指籠葱玉染衣，巫山行雨歸。巫山高，巫山低；暮雨瀟瀟郎不歸，空房獨守誰？

按長相思令白居易亦有填作，可見已成爲當時流行的一體了。

杜秋娘金縷詞，本爲七言絕句，後人亦用爲詞調。詞云：

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柳氏，李王孫家妓。李與韓翊友善，她對李說道：「韓秀才很窮，但必不久於貧賤，應當有以假借之。」李大以爲然。一天，飲正酣，命柳侍坐接韓，韓懇辭不敢當。

李說道：「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死且許之，况一婦人！」柳乃歸韓。明年，韓及第，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韓乃置柳氏於都下，三年，不果迎，寄以詩云：

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

柳氏也答以詩云：

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是時，適值二京覆陷，柳氏已入庵爲尼。不久亂平，柳爲番將沙叱利所劫。後韓隨希逸入覲，知其事，無如之何，悵悵不樂。適有宴會，中丞許俊被酒，以計劫歸。希逸以此

事修表上聞，詔歸韓翃，乃得偕老。唐許堯佐著有柳氏傳，元明戲曲家又用爲劇本的題材。二人倡和詩，經後人用爲詞調，卽用韓詩首句，名爲章臺柳，亦因柳詩首句，名爲楊柳枝。

五代女作家，詞家少於詩人，除前書所述陳金鳳<sub>氏</sub>蕊夫人外，今只攷得梁意娘一人。

梁意娘，後周瀟湘人，身世已見前述。她是詩人而兼詞家，所作詞遠不及她的詩。詞云：

春宵短，香閨寂寞愁無限。愁無限；一聲窗外，曉鶯新囀。起來無語成嬌懶，柔腸易斷人難見。人難見；這些心緒，如何消遣！

除此之外，尙有不知作者姓名年代的詞三首，相傳亦爲女性所作，現在附錄在這裏，以待考證。詞云！

門外猶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階，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

衣。醉則從他醉，還勝獨醒時。（醉公子）

牡丹含露真珠顆，美人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

惱，須道「花枝好」。一向發嬌嗔，碎撥花打人，（菩薩蠻）

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屏山簇。眼重眉頭不勝寺。花知我銷香玉。

雙雙燕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江曲。萬樹綠低迷，一庭紅撲

簌。（後庭宴）

#### 四 魏夫人與孫夫人

前書所述范仲胤妻事，不很詳盡，現就所得加以補充。范爲相州錄事，久而不歸，妻寄以伊川令。范拆視，「伊」字誤寫作「尹」字，乃作南鄉子寄回以戲之，詞云：

頓首啓情人：卽日恭維問好音。接得綵箋詞一首，堪驚！題起口詞客恨生。展轉意多情，寄與音書不志誠。不寫伊川題尹字，無心！料想伊家不要人？

她又答以詞云：

閒將小書作尹字，情人不解其中意。共伊問別幾多時，身邊少個人兒睡。

范得詞，大笑稱賞。

下列諸人，均爲前書所未載而補輯的。

紫竺（一作竹），大觀間（一一〇七——一一一〇）人，工詞，善笑謔，恆謂天下無其偶。一天，正讀李後主詞，她的父親元伯問她：「後主詞何處最佳？」她答道：「問

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一有秀才方喬，樂平人，偶和她相遇於野間，很愛慕她。乃託一嫗通殷勤，先以詩詞往來，終乃得遂私願。日久，爲父親所知，索性將她嫁給方喬。紫竺平生作詞頗多，今錄她的生查子云：

晨鶯不住啼，故喚愁人起。無力曉妝慵，閑弄荷錢水。欲呼女伴來，鬥草花陰裏。嬌極不成狂，更向屏山倚。

幼卿，不知其姓，宣和間（一一一九——一二五）人，少與表兄同研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表兄欲與訂婚，幼卿父母因他未祿，不許。後幼卿嫁一武弁，表兄亦登甲科，任職洮房。幼卿夫亦統兵陝右，相與邂逅。表兄鞭馬而馳，略不相顧。幼卿感懷舊情，因題浪淘沙於驛壁以寄意云：

極目楚天空，雲雨無蹤。漫留遺恨鎖眉峯。自是荷花開較晚，孤負東風。客館嘆飄蓬，聚散匆匆。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啼紅。

詞前有序，文很雅潔，敘二人過去的關係，卽爲本文所據。

蔣氏，浙西人，陽武令蔣興祖女，失其名。靖康間（一一二六），金兵入闕，興祖殉難，女被擄至雄州驛，題減字木蘭花詞於壁云：

朝雲橫度，轆轤車聲如水去。白草黃沙，月照孤村三兩家。飛鴻過也，百結愁腸無盡夜。漸近燕山，回首鄉關歸路難！

王瑩卿，字嬌娘，宣和時蜀人，父爲通判。有中表申純，字厚卿，居其家，和她有私。二人唱和甚多，她有滿庭芳寄生云：

簾影搖花，篔簹浮水，綠陰庭院清幽。夜長人靜，贏得許多愁！空憶當時月色：小窗外，情話綢繆。臨風淚，拋成暮雨，猶向楚山頭。殷勤紅一葉，傳來密意，佳好新求。奈百端間阻，恩愛休休！應是紅顏薄命，難消受，俊雅風流。須相念，重尋舊約，休忘杜家秋。

有婢飛紅，才貌不亞於嬌娘，申偶與近，爲嬌娘所責，於是百端阻撓，二人卽欲見面亦不得。生使人向女父求婚，以格於中表，不允。嬌娘後悟責飛紅之失計，乃百計籠絡

之，飛紅感其誠，反爲從中設策。後女母亡，通判立飛紅爲妾。通判任職出外，申爲經紀其家，事事有倫。通判歸後，知生才幹有餘，且妙年高第，前程未可量，頗悔向日却婚之非，反慮申之不從，乃命飛紅探申意。申喜之不勝，遂遣媒至家，得父母允許，擇日行聘。在這時候，帥子某聞女美，懇父向通判求婚，父從其意。通判再四拒却。帥逼以威勢，賄以財貨，不得已許之。二人遂以死相約，申乃歸家。不久，女鬱鬱而死，申聞之，亦絕食而亡。通判深自痛悔，將二人合葬於濯錦江邊，人見有雙鴛鴦飛其上，因名爲鴛鴦墓。明人取爲通俗小說的題材。飛紅亦善詞，有詞云：

花低鴛踏紅英亂，春心重頓成慵懶。楊花夢斷楚雲平，空惹起，情無限。傷心漸覺成牽絆，奈愁緒寸心難管。深誠無計寄天涯，幾欲問，梁間燕。

宣和間，上元張燈，許士女縱觀，各賜酒一盃。有一女子竊所飲金杯，押至御前。女遂誦鷓鴣天詞述竊杯的原因云：

月滿蓬壺燦爛燈，與郎攜手至端門。貪看鶴陣笙歌舉，不覺鴛鴦失却羣。天漸

曉，感皇恩，傳宣賜酒飲杯巡。歸家恐被翁姑責，竊取金杯作照憑。

徽宗大喜，以金杯賜之，遣衛士送歸。

陳妙常，女貞觀尼，年二十餘，姿色出羣，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孝祥）授臨江令，宿觀中，以詞調之。她亦以詞拒。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兩情很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有太平時詞云：

清靜堂中不捲簾，景悠然。闌花野草漫連天，莫狂言！獨坐洞房誰是伴？一爐煙。閑來窗下理琴絃，小神仙。

唐氏，大詩人陸游之妻。二人本爲中表，故夫婦愛情很篤。但不知爲什麼緣故，不得於姑，初惟他居，終於忍痛離婚。她乃改適趙士程。嘗於春日出遊，與陸游相遇於禹跡寺南的洗園。她告知士程，乃遣致酒餚。陸游悵惘不已，爲賦斂頭鳳一詞，題於園壁，其詞云：

紅酥手，黃籐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

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暈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她看見了，也道：

世情薄，人情惡，雨送黃昏花易落。曉風乾，淚痕殘；欲箋心事，獨語斜闌。難，難，難！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嘗似秋千索。角聲寒，夜闌珊；怕人尋問，咽淚妝歡。瞞，瞞，瞞！

不久，她即快快而卒。陸游晚年，居鑑湖之三山，每入城，必登寺眺望，嘗賦二絕云：

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悵然！

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台。傷心橋下春波綠，更是驚鴻照影來！

這是多麼愁慘的一齣悲劇！這齣劇中的主人翁陸游，竟在這樣的悵惘中終他的殘年！命運給與我們詩人的，沒有比這個更殘忍更傷痛的了！

美奴，係陸藻（字敦禮）的侍兒，善綴詞。每出侑樽酒，巧韻於座客，頃刻成章。

嘗作卜算子及如夢令云；

送我出東門，作別長安道。兩岸垂楊銷暮煙，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陽關，莫惜

金樽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卜算子）

日暮馬嘶人去，船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不？無緒，無緒，生怕

黃昏疎雨。（如夢令）

楊妹子，乃寧宗皇后之妹（或以爲是趙清獻女，或云清憲媳）。善書，書法似寧宗，

大畫家馬遠的畫多是她所題。清阮元曾得二人合作的古團扇一柄，可見她和他二人的關

係。有訴衷情題馬遠「松院鳴琴」云：

閒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然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林

深，夜沉沉。清風拂軫，明月當軒，誰會幽心？

劉鼎臣妻，婺州人，鼎臣就省試於行都，她贈以自製的綵花一枝，并鵲鷓鴣天云：

金屋無人夜翦綵，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贈，襯與蕭郎兩鬢青。聽囑

附，好看承。千金不抵一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易祓妻。祓字彥章，潭州人，寧宗朝狀元，以優等爲前廊，久不歸，她乃作一翦梅寄之。詞云：

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却前廊，忘却回廊。功成名就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妝；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余淑柔，不知何許人。寶祐間（一二五三——一二五八）題浪淘沙於臨川驛壁云：

雨溜和風鈴，滴滴丁丁，做成一枕別離情。可是當年陶學士，辜負郵亭。過雁帶邊聲，音信無憑，花鬢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好，菊滿寒城。

易少夫人，失其名，亦不知何許人。有臨江仙詞云：

記得高堂同飲散，一杯酒罷分攜。絳紗籠影簇行旗。更殘銀漏急，天淡玉繩低。只恐曲終人不見，歌聲且爲遲遲。如今車馬各東西。畫堂攜手處，疑夢又疑非。

張淑芳，西湖樵家女，理宗選妃日，賈似道匿以爲己妾。淑芳知賈必敗，營別業潛居。後賈敗，削髮爲尼，結庵九溪，栽花種竹以老。作有更漏子詞云：

墨痕香，燈下淚，點點愁人幽思。桐花落，蓼花殘，雁聲天氣寒。雲樓月，清

溪塢，付到秋來更苦。風淅淅，水盈盈，淙淙激不平。

景炎丁丑（一二七七），爲元人滅宋后一年。其時南方婦女，都被元兵擄掠北去，流離顛沛，不如拆散多少家庭夫婦。是年，有過路軍挾一婦人，經長興和平酒庫，書沁園春於壁云。

我生不辰，逢此百罹，况乎亂離！奈惡因緣到，不夫不主，被擒捉去，爲妾爲妻。父母公姑，弟兄姊妹，流落不知東與西，心中事，把家書寫卜，分付伊誰。

越人北向燕支，回首望，雁峯天一涯。奈翠鬟雲軟，笠兒怎帶？柳腰春細，馬性難騎。缺月疎桐，淡烟衰草，對此如何不淚垂！君知否：我生於何處，死亦魂歸。

王清惠，宋昭儀。至元丙子（一二七六）正月十八日，元兵入杭，被擄北行，題滿江紅於驛壁云：

太液芙蓉，渾不是舊時顏色。曾記得承恩雨露，玉樓金闕。名播闐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鞞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遇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

抵燕都，懇請爲女道士，號冲華。東園友聞云：此詞或傳爲昭儀下宮人張璠英作。

金德淑，宋宮人，亦被擄至北方。有章邱人李生，至燕都，嘗對月高歌，夜靜，聞鄰婦倚樓而泣。明日訪問，乃爲德淑，詢歌所自來。李告以有舟人自杭來，吟此歌，他偶然記誦。她乃泣道：「此乃亡宋昭儀王惠清所作寄汪水雲詩，當時我們都有詩詞贈汪。」乃取示她所作望江南云：

春睡起，積雪滿燕山。萬里長城橫綉帶，六街燈火已闌珊，人在玉樓間。

她遂委身於李生。按汪水雲名元量，從謝后北遷，教宮人作詩。後南歸，宮人作詩詞送之，今尚傳有章麗真的長相思云：

吳山秋，越山秋，吳越兩山相對愁，長江不盡流。風颺颺，雨颺颺，萬里歸人空白頭，南冠泣楚囚。

袁正真的長相思云：

南高峯，北高峯，南北高峯雲淡濃，湖山圖畫中。采芙蓉，賞芙蓉，小小紅船西復東，相思無路通。

賈雲華，小字娉娉，幽州人賈平章女，家於杭。未生時，她的母親和魏鵬的母親有指腹之約。至正間（一三四一——一三六七），魏奉母命謁雲華的母親。雲華的母親命女結爲兄妹，不及前約。兩人遂相私通。不久，魏因母喪歸，她賦踏莎行與決別云：

隨水落花，離絃飛箭，今生無處能相見！長江縱使向西流，也應不盡千年怨！  
盟誓無憑，情緣有限，願化作啣泥燕；一年一度一歸來，孤雌獨入郎庭院。

遂鬱鬱而死。二年後，有長安丞宋子璧女月娥暴卒，一日復甦，自言雲華借屍還魂。丞以告賈，遂嫁於魏鵬。夫婦愛好異常，有唱隨集，賈雲石爲之序。按魏鵬，字寓言，懷陽人，父巫臣，延祐初（一三一四）參政浙江行省卒，故家於杭。吳衡照蓮子居詞話以雲華爲賈似道女，不知何據。似道爲天台人，時代亦相離太遠，定是誤會無疑了。

王氏，真州崔英妻。至正辛卯（一三五二），崔補浙江永嘉尉，攜妻上任。崔家本極富，道經姑蘇，舟人艷其賞，於夜中沉英於水，并殺婢僕，獨留王氏。她乘間逃逸，奔入尼庵中落髮爲尼。年餘后，忽有人施畫芙蓉一幅，她識爲英筆，詢知爲舟人顧氏兄弟所施，遂援筆題臨江仙詞於上云：

少日風流張敞筆，寫生不數黃荃。芙蓉畫出最鮮妍。豈知嬌顏色，翻抱死生冤！

紛繪淒涼餘幻質，只今流落誰憐？素屏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斷，願結來生緣。後有人將此畫買去，獻於御史高公。崔英被舟人沉於水后，因善泗未死，賣草書爲活，爲高所見，延爲賓客。忽見此畫，乃泫然大慟。高怪問其故，遂爲述往事，且讀其詞。

第五章 兩宋詞人

補五四

云：「此乃英妻所作。」高乃爲捕盜置之法，且跡得王氏，使他們夫婦復合。

## 五 吳淑姬

吳淑姬嫁給士人楊子治一說，係出於元人林坤的誠齋雜記，中國婦女文學史採用之，後來又爲中國人名大辭典所據。誠齋雜記係摘抄舊籍而成，材料很複雜，頗多關於女性的記載。關於吳淑姬的故事，當亦本於宋人記載，但全與夷堅志所載的不同。原文簡短，全錄如下：

汾陰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與饋面，玉簪墜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治詩，諷而悅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啓奩視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治，結爲夫婦焉。後嫁子治，優於內治，里中稱之。子治仕至蘭陵太守。中國婦女文學史所云的楊子治，此作楊子治，自當以此書爲是。至於中國人名大辭典亦作楊子治，乃係沿中國婦女文學史的筆誤。我們不得沿用「依據多數」之例，而遂以誠齋

雜記爲非。觀此文所載，此吳淑姬爲汾陰人，與湖州的吳淑姬適爲一在天南，一在地北，當爲二人而姓名偶合無疑。且汾陰的吳淑姬，家庭很嚴，看她欲一讀時人詩卷，須侍兒設法始得，便可想見。文中亦不言能詞，而家庭也似乎不允許她做情思纏綿的文字，又係北人，所以我敢斷定她決不是陽春白雪詞的作者。

從僅存的三首詞的材料上，風格上，我敢暫時假定，陽春白雪詞的作者確是湖州的吳淑姬。而且她旣以詞擅名，那末有五大卷的詞集傳世，本無足奇。加之她身世飄忽，遭遇迢迢，更無怪她有這樣豐富的情境來做她的詞料。胡雲翼的女性詞選亦取夷堅志之說（胡氏係引青泥蓮花記，但青泥蓮花記編於宋代之後，當即採自夷堅志者），可謂「先得吾心」了。

## 七 嚴蕊

關於嚴蕊，尙有她爲妓女時的軼事一則，當在這裏補述。嚴蕊，字幼芳（前書漏載），嘗於七夕宴請賓客，有豪士謝士卿，命她卽席成詞，且以己姓爲韻。酒方行，她已成鵲橋仙云：

碧梧初出，桂花才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

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天上方纔隔夜。

士卿大爲欽佩，留居她家中半年，傾囊贈之而歸。

以下若干妓女作家，都爲前書漏載而現在補入的。

尹溫儀，成都妓女，本爲良家女子，後失身妓籍。蔡京帥成都時，非常喜歡她。她告求蔡京除去她的樂籍。蔡戲道：「若在樽前成一小闋，便可除免。」她乃乞腔調，蔡答以西江月，又乞嚴韻，蔡道：「汝排行十九，可用九字：」她乃應聲成詞云：

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才調風流；良辰開宴在西樓，敢勸一卮芳酒。記得南宮高  
遇，弟兄爭占鰲頭；金鑪玉殿瑞煙浮，名在甲科第九。

全詞完全在頌揚蔡氏，蔡以第九名及第，故末句云云。以上係據花草粹編所載，復齋漫錄以爲係姑蘇妓蘇瓊事。瓊行第九，蔡道過蘇州，太守召她侍飲。蔡聞她能詞，因命卽席爲之。她乞韻，蔡答以九字。她卽賦詞云云。詞句和此稍不同：「才調」作「性情」，「開宴」作「美景」，「高遇」作「高第」，「名在」作「高占」。詞同而地與妓名皆異，在當時必爲一事兩傳，或兩事合一。惟宮闈小名錄亦載有尹溫儀成都妓，則似以前者爲確。

琴操，杭州妓。西湖有一倅，唱秦少游滿庭芳詞，誤唱「畫角聲斷斜陽」，適琴操在旁，便說：「乃『畫角聲斷鷓門』，非『斜陽』也。」倅因戲道：「爾可改爲『陽』韻否？」她乃改作云：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

頻回首，烟靄茫茫。孤村裏，寒鴉萬點，流水遶紅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漫贏得，秦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

東坡聞知其事，頗爲稱賞。後來東坡官西湖，常召她侍飲，倡和甚樂。一天，東坡戲云：「我作長老，爾試參禪。」她乃問道：「何謂湖中景？」答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答云：「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掃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答云：「隨他楊學士，整殺鮑參軍。」「如此，究竟如何？」東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大悟，乃削髮爲尼。

樂宛（一作苑），杭妓，與施酒監善。施嘗贈以卜算子詞，宛答云：

相思似海深，舊事如天遠。淚滴千萬萬行，使我愁腸斷。要見無由見，見了終難判。若是前生未有緣，重結來生願。

僧兒，廣漢營妓，秀外慧中，善填詞。有姓戴的，失其名，兩作漢守，很寵愛她。

後來戴得請玉局之可以歸，僧兒乃作滿庭芳見意云：

圓菊苞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煙。使君歸去，千里倍潸然。兩度朱旛雁水，  
空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一時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煩梳洗懶，尋思陪醺，把  
月湖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神仙。應相許衝煙破  
霧，一到洞中天。

楚娘，建昌妓，以姿學自負，有詠桂花詩云：

丹桂迎風蓓蕾開，摘來斜插竟相偎。清香不與羣芳並，仙種原從月裏來。

自負頗不淺。三山林茂叔官建昌，和她很相得，因攜回家中。林妻李氏不能容，楚娘乃  
題生查子於壁間云：

去年梅雪天，千里人歸遠。今歲梅雪天，千里人追怨。鐵石作心腸，鐵石剛猶  
軟。江海比君恩，江海深猶淺。

李氏見了，乃道：「人非木石，胡不能容？」遂置長枕大被，三人共寢。

吳女盈盈。年十六，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貌佚麗，才思清卓，翹翹出羣。魏人王山，下第游東海，適盈盈來，府守田龍圖召使侍宴。山亦與宴，因相得於樽俎之間，從之歡處累月。山辭歸，盈盈垂泣悲啼，不能自止。明年，寄傷春曲與山云：

芳菲時節，花壓枝折，蜂蝶掩欄檻光發。一旦碎花魂，葬花骨；蜂兮蝶兮何不來，空使雕闌對寒月。

山作長歌寄答，中有一阿盈阿盈聽我語：勸君休向陽臺住！一生縱得楚王憐，宋玉才多惟解賦。洛陽無限青樓女，神龍紅牙金鳳縷；春衫粉面誰家郎，只把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倖五陵兒，一日憐新玉如土；雲零雨落止堪悲，空入他人夢裏去。……」等句。原歌甚長，不勝全錄。又明年，山適淄川，於邸舍得盈盈簡，欲偕遊山東。時方初夏，山以病不克赴約。秋中再至山東，盈盈已死。山又作詩以弔。後山遊泰山，恍惚若有所遇，著有筆匯錄詳記其事；但語涉神怪，令人難以確信了。按青樓小名錄所載盈盈傷春曲，爲五七言古詩，辭意亦全不同。此係據夷堅志及情史，似較可靠。

## 第六章 明清曲家

### 一曲的來源

元代幾個以作曲出名的妓女中，除前書所述外，尙有一分兒的作品尙可攷見一二。

一分兒，姓王氏，京師角妓，歌舞絕倫，聰慧無比。有一天，丁指揮與賓客小飲於

江鄉園，召王氏佐籌。時有小妓歌菊花會南呂曲云：

紅葉落，火龍褪甲；青松枯，怪蟒張牙。……

丁道：「這是沉醉東風的首句，王氏可以足成牠嗎？」她乃應聲道：

……可詠題，甚描畫。當觥籌席上，交雜答刺。蘇頻斟入禮廡麻。不醉呵，休扶

上馬！

一座爲之歎賞。

第六章 明清曲家

補六三

31600

## 第七章 通俗小說與彈詞

### 六 邱心如

關於邱心如的事跡，作前書時因未得參考她原籍的地方志，頗引爲憾事。今在馮沅君的讀筆生花雜記的一段附注裏，看見到下面一段話：

適翻閱淮安府志，列女中竟無邱張氏（應作張邱氏）其人。蓋方志所錄之女子，非節孝，卽貞烈，作者無此高行，故不入選。山陽邱氏，淮陰張氏，確爲兩邑望族，然無確證，不敢牽強附會，致誣古人。

據此，似無須我再去參攷了。但不知該志藝文中有無她的著作，馮女士未言，尙須一攷。此外淮陰縣志亦有一考之必要。

上海光明書局 新刊

明珠與黑炭	張資平著	布面一元四角 紙面一元
愛之渦流	張資平著	布面一元一角 紙面七角五分
柘榴花	張資平著	五角五分
素描種種	張資平著	實價四角
上帝的兒女們	張資平著	甲種一元八角 乙種一元四角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	譚正璧著	布面二元 紙面一元六角
熱情的書	邱韻鐸著	六角五分
暗雲	王獨清著	二角五分
墨索里尼自傳	佩魯合譯 魏谷	布面一元五角 紙面一元一角
現代文學雜論	趙景深著	實價四角
中國文學進化史	譚正璧著	一元三角
中國文學史大綱	譚正璧著	四角五分
社會進化史大綱	陸一遠著	實價一元
中國社會組織	長野朗著 朱家清譯	實價一元
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	董霖著	實價七角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五五〇號

● 張資平氏最偉大的長篇創作 ●

# 上帝的兒女們 出版了！

▲▲ 集戀愛文學之大成！

▲▲ 達技術描寫之尖端！

歌德的成名，是由於『少年維特之煩惱』一部小說；但丁的成名，是由於『新生』一篇敘事詩，張資平氏之在現代中國文壇，其成功和成名的基礎作品，就是這一部廿萬餘言的最初的傑作！

『上帝的兒女們』，是張資平氏積數十載之經驗。窮十年間的精力寫成的作品，暴露了宗教道德的實際内幕，揭發了性愛肉慾的狂亂狀態，並展開了政治社會的黑暗勢力。

這一部作品是文學以上的偉大文學！

這一部作品是具有社會價值的深刻意義！

現實社會在這兒打着基礎！

新的文學在這兒劃一時代！

全書五百六十頁

甲種用道林紙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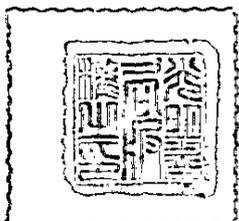
精裝大洋二元二角

平裝大洋一元八角

乙種報紙一元四角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二十日補正再版

版 所



橫 有 注 意

本書蓋有本局版權圖章  
否則即係盜版  
望各同業  
注意

###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 (全一冊)

紙面本 實價一元六角  
布面本 實價二元 (外埠酌加郵費)

編著者 譚 正 璧

發行者 光 明 書 局

印刷者 光 明 書 局

發 行 所 五 上 海 四 馬 路 十 號 光 明 書 局

代 銷 處 本 外 埠 各 大 書 局

